
武俠世界
第31年
40
$10.00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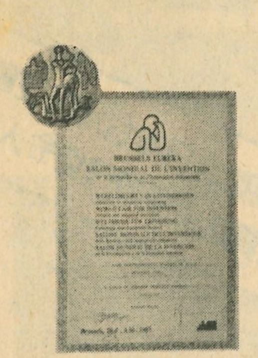
# 強力生髮靈

**EFFICIENT HAIR PANACEA**

## 中國衛生部唯一認可並推薦之生髮製品

1985年通過著名專家鑒定，
並獲省科技進步二等獎。
1986年獲省衛生廳批準文號：
吉衛藥準字(86)430136
1987年榮獲36屆尤里卡
世界發明銀牌獎
發明者：宋安全先生
榮獲 一級騎士勳章








1988年
榮獲16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1989年
榮獲17屆日內瓦
國際發明金牌獎

研製廠家：中國吉林省集安製藥廠

經 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吉林省長春市人民醫院應用"強力生髮靈"系統治療 398病例(患病史最長的達十餘年，最短的僅十幾天)，証實對斑禿、全禿，脂溢性脫髮及其它原因脫髮的有效率達89.99%



SOLE AGENT：M & 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總 代 理：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0—6015715 圖文傳真：(852)0—6918344

# 楊振華教授
# 對人類的偉大貢獻

振華牌

# 振華 851

##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提高人體免疫功能　防禦身體各類疾病**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爲，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狀態下運行，調節人的內分泌系統，健全人的中樞神經，提高人體免疫功能，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擧，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強、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 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 851 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爲 851 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請認明發明人楊振華教授親自監製正宗的中國福建振華 851 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質量才有保證。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3721(4 LINES)

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

## 編者話

蕭顯先生所撰寫的「金棺門」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描述在金雞山比武大會中，競技羣雄突告集體失踪，參予盛事的龍騰空、尉遲剛、夏侯平發現現場有十七具金棺，內有失踪者名號，據白瑾透露，六詔山及岷山亦同樣出現金棺，於是他們分頭查探，結果揭發一個名爲「金棺門」的邪惡組織圖霸武林，專以藥物控制武林高手，迫使高手們加入金棺門下，門主覬覦夏侯平的身手，於六詔山途中設下陷阱，欲誘夏侯平入門……故事內容奇幻詭異，驚心動魄，別具風格，使讀者耳目一新，佳作當前，不容錯過！

*　　　*　　　*

西門丁先生所著「太監頭陀劍」由今期起連載刊出，西門丁先生之佳作向以文字精鍊、結構嚴謹、情節曲折緊張稱著，喜讀西門丁先生佳作的朋友今回又可一飽眼福！

江揚先生所著「鳳劍恩仇」也在今期刊出！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之「魔障江湖」。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260.00 |
| | 一年港幣 | $520.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289.00 |
| | 一年港幣 | $577.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346.00 |
| | 一年港幣 | $691.00 |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300半年26期NT.$12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式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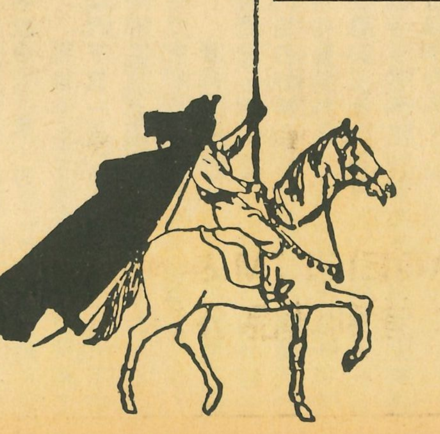

# 武俠世界

## 第31年 第40期

（總號158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奇幻詭異俠情故事／蕭顯·文 可飛·圖

# 金棺門



## 競技羣豪 集體失踪

不是扁舟，是一艘相當華麗的大船，艙中燈火輝煌，有三個人在對坐飲酒。

其中一位虎背熊腰，豹頭環眼，年約四十的豪壯武士裝束之人，拿杯憑窗，望着滿地月色，嘖嘖讚道：「這滇池水天一色，極目無邊，秋色之美，眞可稱得天下第一！」

話方至此，一位長身玉立，年約三十一二，相貌透逸，眉目間閃動英氣的黃衣文士，搖頭接口說道：「尉遲兄，你形容得太過份了。論景色，『六橋春水舫，三竺夕陽樓』的西湖，簡直美得醉人；論氣勢，『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的八百里洞庭，却又超越此數，故而不論人、事、地、物，均是『只道此身凌絕頂，誰知還有更高層』，哪有甚麼『天下第一』？」

「尉遲兄」的豪壯武士，他單名一個「剛」字，是專練「紅砂掌」的山東有名豪杰，聞言之下似乎有點不服氣，揚眉說道：「我不相信沒有天下第一之人，我這一點粗淺掌上功夫，雖然可能有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若以龍老人家那種『天龍百變』的絕頂輕功而論，却……」

艙中另一位姓龍名騰空的灰衣老叟，號稱「百變雲龍」，約莫五十七八，聽至此處，慌忙搖手笑道：「尉遲老弟千萬不可如此說法，老朽微不足道，夏侯老弟才是人中之龍，他一身軟、硬、輕功，和那支神妙萬方、壓蓋武林的『乾坤筆』……」

黃衣文士苦笑一聲，皺眉接道：「龍老人家莫加謬讚，晚輩夏侯平的微薄所學，只如這船外岸邊磷火，水面秋螢，怎敢比擬老人家朗照無翳的中天皓月。」

尉遲剛目注夏侯平，蹙眉問道：「夏侯兄，你是被武林同道譽爲『江南第一高手』的出類拔萃人物，怎的如此謙抑？倘若毫無求名之心，又何必遠來碧鷄山參與這『天下第一大會』？」

夏侯平笑了一笑，在桌上盤中拈了一片新鮮脆藕，揚眉說道：「『第一』二字，最容易招致妒忌，養成驕妄，誤盡蒼生，故而，儘管承蒙武林朋友抬愛，夏侯平却絕不接受甚麼『第一高手』的稱號，此行志在觀光，見識些輕易難睹的武林絕藝而已。」

龍騰空笑道：「夏侯老弟這一說法，在明日大會上，是定作旁觀，不擬出手了？」

夏侯平目中微閃精芒，但只一現即隱，含笑說道：「那也並不一定，晚輩認爲武林中最多只有『天下第一劍』、「天下第一刀』，或『天下第一掌』、『天下第一輕功』等等，不應有自視太高，壓蓋一切的『天下第一人』。倘有人過份狂妄，夏某或許會不揣鄙陋，向他領教一二！」

龍騰空頷首道：「夏侯老弟胸襟高邁，說得有理，以你眼光看來，在明日會上，誰將是『天下第一劍』呢？」

夏侯平略一尋思，緩緩說道：「四海八荒間奇才異能之士，不盡其數，倘就已知名者列論，『崑崙劍客』徐冲的『玄天劍法』火候頗深，但龍老人家令師弟『黃山遁叟』俞楓的『乾坤八劍』也是當今絕藝，他們兩位有得一鬥，其餘劍士則不足論矣！」說完，把手中所拈的那幾片藕兒吃掉。

尉遲剛斟了一杯半兒，向夏侯平舉杯笑道：「來，夏侯兄幹一杯，你認爲誰是天下第一刀？」

夏侯平飲了半杯，皺眉嘆道：「『天下第一劍』是技藝之爭，『天下第一刀』則恐是血腥之鬥。」

尉遲剛不解道：「爲甚麼？」

夏侯平笑道：「這是身份問題和修養問題，因爲當世武林兩位極負盛名的用刀好手中，『遼東刀客』厲嘯天的性格狂暴無倫，『百忍陰刀』焦一眞的性格却又極陰損無比，他們兩人一旦動手，無論誰勝誰負，多半不會有甚麼祥和局面！」

語言至此略頓，目注龍騰空、尉遲剛兩人，微笑又道：「刀劍之名，必有劇鬥，與龍老人家爭勝輕功，與尉遲兄較量掌力者，恐亦有人，倒是小弟因所用兵刃比較冷門，大概不至於有人向我挑戰，互爭甚麼『天下第一筆』。」

語方至此，水面突起歌聲，歌聲是發自一葉扁舟，舟上坐的是看不清面目的雨笠漁簑之人，口中吟道：「忍字頭上一把刀，任它怒火膽邊燒，得放手時且放手，能饒人處把人饒……」

小舟是從大船前斜掠而過，雙槳如飛，舟行極速，轉瞬便隱入水雲。

夏侯平突然嘆息一聲道：「『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口面不知心』之諺，眞是經驗之談，半點不差，在這險惡江湖中，誰若過份老實仁慈，誰就多半會吃虧上當！」

尉遲剛道：「夏侯兄，你爲何突發感慨？」

夏侯平道：「尉遲兄大概決想不到方才在小舟上雨笠漁簑的作歌之人，就是『百忍陰刀』焦一眞吧？」

尉遲剛微感意外地軒眉說道：「這決想不到，因爲從那歌聲聽來，此人胸襟寬恕，似已近道，不是高人，也屬隱士……」

夏侯平冷笑接道：「這就叫『知人口面不知心』了，焦一眞外貌仁厚，實際却陰損毒辣，手黑無比。」

龍騰空笑道：「夏侯老弟定然是有甚麼實據，否則不會在言語中對焦一眞一再鄙棄！」

夏侯平的星目之中微閃殺氣，「嗯」了一聲道：「『栖霞紅姑』孟玉萍因曾見焦一眞連屠仇家大小一十三口，太過陰狠絕毒，遂責其空負『萬忍』之名，焦一眞竟悄然出手偷襲，以『大小陰刀』，劃破孟玉萍周身衣衫，使其上下赤裸，悲憤自絕！」

龍騰空挑眉怒道：「竟有這等事麼？我輩身為武林俠士，應對焦一眞的過份陰損之行，加以懲戒！」

夏侯平俊目閃光，點頭道：「那當然，孟玉萍與我還略帶表親，晚輩『碧鷄山』之行，可以說便是為這焦一眞而來。」

尉遲剛詫異道：「既然如此，夏侯兄適才為何不加阻截，聽任焦一眞自在狂歌而去？」

夏侯平道：「規過應於私室，誅惡宜於公堂，焦一眞久思與『遼東刀客』厲嘯天一爭刀上凶名，明日『碧鷄大會』不會不到。我當着天下羣雄，揭穿焦一眞的陰毒罪行，為玉萍表妹報這被辱深仇，不比在這滇池水面上來場私鬥强得多麼？」

龍騰空笑道：「夏侯老弟胸襟高遠，令人佩服，『碧鷄大會』於明晨舉行，我們再飲幾杯後，也該調息一宵，留點實力，為明日大會之上的除惡較技等事略作準備！」

* * *

「碧鷄山」的後山深處，有片廣達數十丈的平坦石坪，尋常遊客因攀爬不易，足跡罕至，却是武林人物約會較技的理想場所。

紅日未升，曙光初露，三條矯捷人影便飛馳而至，登上石坪。

此時，晨霧雖頗迷矇，但却可以看出石坪之上別無人跡。

這三條人影正是龍騰空、夏侯平、尉遲剛。

龍騰空目光閃處，電掃四面，口中「咦」了一聲道：「奇怪，據我所知，有不少武林高手昨夜便來，怎的時已清晨，這『仰天坪』上，反而不見半絲人影？」

夏侯平劍眉雙蹙道：「着實奇怪，待晚輩略驅霧氣，看看有甚麼蹊蹺？」

語音落處，黃衫寬袖雙揚，向四外連拂三拂。

一片極柔和的袖風，捲得霧影飄飄，刹那間，便自驅散得乾乾淨淨。

適才，「仰天坪」是在霧影裏，龍騰空、夏侯平、尉遲剛三人，心中感到「奇」。

如今，「仰天坪」上已清清楚楚沐罩在初陽曙色之下，他們心中却感到「驚」！

適才的「奇」，由於這「仰天坪」上，應該有「人」，却看不到「人」。

如今的「驚」，是由於這「仰天坪」上不應該有「東西」，却有了「東西」。

所謂這「仰天坪」不應該有的「東西」，是「棺材」！

不單有「棺材」，而且為數甚多，仔細點來，共有一十七具。

但這些「棺材」，不是可以內盛屍體的實用之物，只是體形小而微，每具長約半尺，高約三寸，金光閃閃地，似屬銅鑄，一齊排列在「仰天坪」靠崖壁處，看去令人觸目心悸，好不怪異！

夏侯平劍眉雙軒，指着那十七具小小金棺，向龍騰空問道：「龍老人家，這是甚麼花樣？」

龍騰空苦笑一聲，搖頭說道：「我自十五歲出道，在莽莽江湖中，業已闖蕩了四十三年，却還是第一次見過這種怪事，看來，『碧鷄大會』定已生變，準是開不成了。」

尉遲剛道：「『碧鷄大會』主人，自以為在掌法一技上可傲視天下的滇南大俠『雲龍三現』公孫楚呢？他……他難道也避了開去，不在這『仰天坪』上迎客？」

這時，夏侯平突然舉步向那排金色小棺材之前走去。

龍騰空知曉夏侯平想檢視那些金色小棺，遂趕緊叫道：「夏侯老弟，目前情況怪異，要盡量小心。」

在他發話之際，夏侯平已從髮結上抽下一根銀針，向那些金色的小棺上試了一試，回頭笑道：「老人家放心，這些金色小棺之上，並未淬毒。」

說到「並未淬毒……」，夏侯平已伸手取起第一具小小金棺，並把棺蓋揭開。

龍騰空遙為注目，見夏侯平一揭棺蓋，臉色竟變，遂皺眉問道：「夏侯老弟，棺中有甚麼東西？」

他與尉遲剛兩人也立即雙雙舉步走去。

夏侯平從金色小棺中拈出一物，遞向龍騰空道：「龍老人家請看，我們委實遇到了罕世怪事！」

龍騰空接過看時，見是一張名帖，寫的是：「雲龍三現公孫楚」。

因龍騰空認識公孫楚的字跡，知道這書宗北魏，體學「峅龍顏碑」的七個小字，正是那位滇南大俠親筆所書，不禁愕然說道：「眞是奇怪，公孫大俠為何平白失踪，不主持『碧鷄大會』，親筆寫張名帖放在這金色小棺中為了甚麼？」

夏侯平冷笑道：「事情越來越詭秘了，恐怕突然失踪的武林豪雄，不止這位滇南大俠『雲龍三現』公孫楚吧？」

一面說話，一面又啟開第二具金色小棺蓋，其中也有一張名帖，寫的却是「遼東刀客」厲嘯天。

第三具棺中的名帖是「崑崙劍客」徐沖，第四具棺中的名帖是龍騰空的師弟、極有希望獲得「天下第一劍」名位的「黃山遁叟」俞楓。

夏侯平繼續開棺，發現十七具小小金棺中，共有十六份名帖，全是前來參與「碧鷄大會」、各精一技，想爭該項技藝「天下第一」榮譽的當世武林名家，且份份名帖，字體不一，分明是本人親手所書，不是出於代筆。

只有一具棺中空無一物，未曾放置甚麼武林人物的親筆所書名帖。

龍騰空皺眉叫道：「夏侯老弟，若以『棺中置帖』來打個啞謎，應該怎樣猜法？」

夏侯平想了一想，答道：「『棺中置帖』，恐欲『埋名』。」



龍騰空目閃精芒，點頭說道：「猜得好，但這一十六位來此爭名的武林豪客，究竟是受了甚麼嚴重打擊，突告一齊灰心遁世？隱姓埋名這種擧措，是出於自動，還是出於被動？十七具小小金棺，又是由誰置備？夏侯老弟乃睿智之人，你能猜得出麼？」

夏侯平苦笑道：「這事並不難猜，赴會羣豪，決不致不約而同，每人携帶一具小小金棺前來！當然出於被動，只是主謀人的用意何在，以及用何種手段，能使羣豪屈服，却頗難捉摸而已！」

尉遲剛道：「還有一件事叫我弄不明白，那主謀人分明準備了一十七具小小金棺，為甚麼單單留有一具金棺却未報名帖？」

龍騰空笑道：「我們且把適才所見的名帖回想一遍，看看已知來此赴會的武林羣雄，是為何人漏列？」

話方至此，夏侯平已失聲接道：「『百忍陰刀』焦一眞。」

他這一句話，提醒了龍騰空與尉遲剛，想起了方才所見一十六份親筆所寫設置棺內的名帖中，果無焦一眞的姓名暨其「百忍陰刀」外號。

夏侯平又道：「赴會羣雄，一齊投帖棺中，唯獨少了『百忍陰刀』焦一眞之故，不外有二：其一是焦一眞明知有變，不來『碧鷄』；其二是這陰惡兇徒，根本就和預備金棺陷害羣豪的主謀人互相沆瀣一氣。」

龍騰空微一沉吟道：「兩者之間，似以後者的可能稍高，因為昨夜我們還在滇池遇見『百忍陰刀』焦一眞獨駕小舟，他要和『遼東刀客』厲嘯天爭『天下第一刀』的榮譽，怎會不來此地？」

夏侯平憤然道：「我們設法找尋焦一眞吧，只要找到這『百忍陰刀』，或可解開隱秘，使眞相大白！」

龍騰空伸手一指道：「那面有人登峯，且看來的是甚麼人物？」

夏侯平與尉遲剛一齊注目龍騰空手指之處，片刻過後，有條白衣人影飛登「仰天坪」上，來的是位年約二十二三，容貌極為俊美的書生打扮之人。

這白衣書生一上仰天坪，便向夏侯平等抱拳含笑說道：「三位大概抵達不久，這場『天下第一大會』可是停了麼？」

夏侯平一見之下，便覺這白衣書生器宇超凡，華風高朗，遂拱手笑道：「仁兄怎樣稱謂？你是如何知曉這『碧鷄大會』竟會停開？」

白衣書生笑道：「小弟『峨嵋』白瑾，此次意欲觀光『碧鷄大會』，但方才乘舟來時，却接獲了一張紙條，並有一些武林人物於接得紙條後，都不再前來，紛紛折回了呢！」

他邊說邊從袖中摸出一張畫有「血紅符錄」的黃色紙條，在空白處，寫着：「大會停開，免勞跋涉，金棺再現，永鎮江湖」等十六個字。

白瑾等他們看完紙條，便含笑請教姓氏名號。

夏侯平為自己暨龍騰空、尉遲剛等才報出名號，白瑾便「呀」了一聲，揚眉笑道：「原來三位都是我欽羨已久的武林大俠，委實可稱幸會。」語言略頓，目光專注夏侯平道：「夏侯大俠，這畫滿符錄的紙條上，寫了『金棺』字樣，那旁石壁之前，又堆了不少『金棺』，究竟發生了甚麼怪異之事？」

夏侯平對這白瑾的人品氣質，均一見投緣，便把藝有專長、來此爭豪的十六位英雄人物一齊親書投帖、棺內埋名之事，向白瑾說了一遍，並把那份大會主人雲龍三現公孫楚的名帖，也從小小金棺之中取出，給白瑾察看。

白瑾略一注目，乃將公孫楚的名帖放回棺內，微揚雙眉說道：「這件怪事，委實撲朔迷離，主其謀者，只留有十七具小小金棺和一張血紅符錄，但不知三位是否意欲追查，以及如何追查此事？」

夏侯平道：「十七具小小金棺，獨空一具，各路英豪投帖埋名者，也獨缺『百忍陰刀』焦一眞一人，故而，我們想從焦一眞的身上設法追查。」

白瑾笑道：「風聞『百忍陰刀』向來單獨行動，流蕩江湖，居無定所，夏侯大俠打算往何處找他？」

這一問，倒把夏侯平問了個張口結舌，莫知所對。

白瑾微笑說道：「三位欲查此事，我倒另有線索。」

尉遲剛在三人中比較粗豪性急，一聞此言，立即問道：「白老弟，『百忍陰刀』焦一眞藏在何處？」

白瑾搖頭道：「我並非知道『百忍陰刀』焦一眞的下落踪跡，而是內裏另有線索。」

夏侯平抱拳笑道：「白兄請道其詳。」

白瑾閃動目光，一掃三人，含笑說道：「三位或係來自山東，大概均不知道『雲南六詔』和『四川岷山』兩處出現了兩件怪事，並流行了幾句歌謠。」

龍騰空點頭道：「尉遲老弟是山東豪杰，夏侯老弟世居江南，老朽也在百粵八閩間，對西南情況確實有點陌生，不知『雲南六詔』出了甚麼怪事？」

白瑾緩緩說道：「六詔山陰風峽內，有塊長方形的石坪，本來就叫『棺材坪』，但近半年間，『棺材坪』上竟停放了一具巨大金棺，四週則散列無數新死陳死的骷髏白骨，並流行了幾句歌謠『已成聖地，莫近金棺，三屍七魄，心膽皆寒』。」

夏侯平聽得劍眉一軒道：「哦，『六詔山陰風峽』的棺材坪上，居然這樣湊巧，出現了一具金棺？『四川岷山』又出了甚麼事呢？」

白瑾笑道：「四川岷山絕頂的『勾魂壁』上，不知被誰貼上了一張『血紅

符錄』，符錄之下，並鐫了幾句話兒『身懷絕技，請揭血符，虔誠參拜，永鎭江湖』。」

龍騰空目中精光連閃，點頭說道：「『金棺』『血符』二物，與『永鎭江湖』一語，均與今日之事關係密切，而『仰天坪』上所失踪的十六位武林豪傑，又全是身懷絕技之人，這樣看來，白老弟所提線索，大有價值，比從『百忍陰刀』焦一眞身上追查，要來得有效多了！」

夏侯平道：「事不宜遲，我們立即着手，龍老人家認爲應該是合力施爲，還是對『岷山』『六詔』兩地分頭查探？」

龍騰空不加思索，應聲答道：「既有兩地，自應分頭，但必須認清，此去不是鬥力，只重於查明眞相，等彼此會合互告所得後，再行商定應付策略。」

夏侯平連連點頭，表示同意道：「對極！但關於怎樣分路，誰去『岷山』，誰去『六詔』，以及彼此定於何時何日何地會合，均由老人家一併發個號令。」

龍騰空也不客氣，但正欲發話，忽想起一事，目注白瑾問道：「白老弟，你參不參與這椿分往『六詔』『岷山』探查究竟之事？」

白瑾聽龍騰空有此一問，神色極爲高興地頷首笑道：「在下對夏侯大俠等俠譽英名，欽羨已久，只恨無緣交結，若能得附驥尾，哪有不願追隨之理？」

龍騰空笑道：「好，少年人比較容易意氣交投，白老弟既參加，便與夏侯老弟一路，你們同往『六詔』，我和尉遲老弟則去『岷山』絕頂，看看『血符』蹊蹺。」

夏侯平笑道：「龍老人家又吃虧了，大概你因發號施令之故，只好自行選擇跑趟遠路。」

龍騰空搖頭笑道：「彼此是道義之交，我即痴長幾春，便不會再與你們作甚麼無謂客氣，這樣分配，並非隨意爲之，實有雙重涵意。」

白瑾笑道：「涵意何在？龍老人家可否指教一二？」

龍騰空道：「一來，我在『岷山』有位老友，得他相助，地勢便熟，定可減少一些困難，多獲知一些有關血符的秘密。」

夏侯平白瑾二人，聽得連連點頭。

龍騰空又復笑道：「從白老弟所告，『已成聖地，莫近金棺，三屍七魄，心膽皆寒』，和『身懷絕藝，請揭血符，虔心參拜，永鎭江湖』等兩首歌謠看來，六詔之行的兇險成份，分明大於『岷山』，老朽自知淺薄，功力遠遜夏老弟，才故意避難就易，業已佔了大大便宜，夏侯老弟怎麼還我吃了虧呢？」

夏侯平拱手笑道：「老人家何必太謙虛，便請訂約會時地可也！」

龍騰空目掃四周，含笑說道：「這『仰天坪』遠絕塵俗，地點不必另換，時間則可從容一些，便在兩個月後如何？」

白瑾笑道：「姑且不論我們的『六詔』、『岷山』之行有無重要所得，雙方均於兩個月後趕到這『仰天坪』上相見。」

龍騰空轉過面去，向夏侯平正色說道：「夏侯老弟，在彼此分手之前，有些事我要向你叮囑一下。」

夏侯平不知龍騰空爲何把神態放得如此鄭重，不禁嚇了一跳，恭身爲禮，抱拳說道：「老人家請賜金言，夏侯平恭遵指點。」

龍騰空又復常態，笑嘻嘻地說道：「江山靈氣，代蘊才人，武林中光彩艷發的蓋世奇花，也定屬青年才俊，我要提醒夏侯老弟的是，千萬不要忽略輕視了這位白老弟，他寶相外宜，英氣內斂，一身功力，定已高絕，你們兩人委實是祥麟威鳳，仙露明珠，應該多多往深處交結交結！」

說完話後，又向夏侯平施了個神秘眼色，便對尉遲剛叫道：「尉遲老弟，岷山路遠，我們早點走吧！」

夏侯平對於龍騰空那番有點閃爍的言語和神秘眼色尚未回味過來，仰天坪上已失去龍騰空與尉遲剛兩人的踪跡。

白瑾「咦」了一聲，苦笑說道：「這位龍老人家是怎樣了？小弟所學淺薄，又初出江湖，無甚閱歷，分明只可勉强追隨，難望夏侯大俠項背，他却對我那等誇讚作甚麼？」

夏某笑道：「白兄莫要太以韜光，慢說龍老人家閱歷豐富，慧眼識人，就是我夏侯平的一雙俗目，又何嘗未看出你仙骨珊珊，一身靈氣。」

白瑾越發惶恐地紅着臉兒叫道：「夏侯大俠……」

夏侯平搖手笑道：「大俠之稱，俗氣之極，若不嫌棄，我們乾脆就一盟在地，你是我的白賢弟，我是你的夏侯大哥！」

白瑾神色激動，目中隱泛淚光，立即口稱「大哥」，拜倒在地。

夏侯平剛剛含笑還了一禮，忽然聽見有陣歌聲從遠處傳來，隱隱是：

「忍字頭上一把刀，任它怒火膽邊燒，得放手時且放手，能饒人處把人……」

夏侯平不等歌聲唱到尾聲，便從地上一躍而去，並向白瑾叫道：「賢弟，隨我快追！」

話音中，一式「淺龍出壑」，轉化「飛雁凌空」，業已縱出了七八丈遠，向歌聲來處的一片削壁之上電疾翻去。

夏侯平認定那「忍字頭上一把刀……」的歌聲是「百忍陰刀」焦一眞所發，急於追踪查探，故把一身輕功毫不隱諱地盡情施展。



他年歲雖然只有三十一二，但因天資太好，又得明師秘傳，不但內外藝業久壓大江南北，被推爲第一高手，便在整個武林之內，也算得上是屈指可數的絕頂人物！

但任憑他功夫再高，身法再快，宛如電掣雲飄般縱登那片陡削山壁頂端，却已四顧茫然，空山悄悄，不見半絲人跡！

白瑾的清脆甜朗語言在他身邊響起，帶笑問道：「夏侯大哥，你打算追誰？」

夏侯平心中陡地一驚，知道龍騰空臨分手時，叮囑自己千萬莫對白瑾輕視之語，確實江湖老到，極有見地。

因爲自己方才所用身法，極爲迅捷，當世武林中，幾乎只有以「天龍百變」絕頂輕功享譽稱雄的龍騰空可堪比擬，但白瑾却輕易追隨，半步也未落後，可見身懷絕學，更由此可以想到，四海八荒間，不知隱有多少高明難測的異士奇人，闖蕩江湖寄身鋒刄，眞宜謙衝自抑，絲毫驕妄不得。

夏侯平的這種心頭警念，一閃即逝，側顧白瑾笑道：「方才『忍字頭上一把刀……』的歌聲，便是『百忍陰刀』焦一眞所發，我一來想追上他問問有關『碧鷄大會』隱秘，二來也打算爲我表妹『棲霞紅姑』孟玉萍報仇。」

「報仇？」

白瑾聽得莫明奇妙，不禁向夏侯平投過一瞥詢問眼色。

夏侯平遂把焦一眞對孟玉萍所施的狠毒手段，對白瑾說了一遍。

白瑾聽得秀眉連挑，等夏侯平語畢之後，目中神光一閃，凝注左前方十來丈的一塊巨石，冷然發話道：「江湖中講究的是殺人需償命，欠債要還錢，焦朋友，你在當世武林中，也算有頭有臉之人，何必畏首畏尾，躲躲藏藏，放光明點大方些走出來吧！」

夏侯平雙眉方皺，白瑾已換了柔和神色，向他含笑說道：「夏侯大哥，不是你耳力不好，而是這斯藏在十來丈外，又用了龜息之法，任何人也難以發現他的踪跡。」

話至此處，語音一頓，手指處的石後，緩步走來一個灰衣瘦削老人，又復笑道：「但在大哥向我說話時，我却瞥見石後有根衣帶，被山風拂得動了一動，才知對方並未走，就藏在十來丈外！」

夏侯平一向對人相當謙虛有禮，但由於孟玉萍事件之故，遂不再假辭色，目注那業已走到身前的灰衣老人，冷然問道：「朋友是不是『百忍陰刀』焦一眞？」

這灰衣老人的神態相貌倒頗清奇蕭脫，看不出有絲毫兇惡陰險之處，等夏侯平語音一了，雙手微拱，點頭笑道：「老朽正是焦一眞，尊駕是……」

夏侯平不等詢問名號，已自身邊摘下長約三尺，一向不輕用的「乾坤筆」！

焦一眞目光一注，失聲說道：「尊駕既覆姓夏侯，又手持這罕見之物，莫非竟是我心儀已久的江南第一高手『乾坤筆』夏侯平麼？」

雖然對方措辭十分恭敬客氣，未帶敵意，夏侯平仍面罩寒霜，冷冷說道：「夏侯某不敢當焦朋友『心儀已久』之語，但我對於尊駕，倒是『心恨已久』。」

焦一眞不在乎夏侯平的神色冷厲，含笑問道：「方才老朽在石後打坐，耳邊略有所聞，夏侯大俠對我『心恨』，莫非竟是爲了表妹『棲霞紅姑』孟玉萍之事？」

夏侯平雙目之中寒芒如電，「哼」了一聲道：「焦朋友既有所聞，應該也聽見我這位白賢弟向你所說的『殺人需償命，欠債要還錢』了！」

焦一眞神色自如地點了點頭，含笑說道：「當然聽見，但我要向夏侯大俠請教一聲，你是否目睹令表妹孟玉萍遭我毒手？」

夏侯平冷笑道：「我若在場，我表妹又怎會遭此輕薄，終告羞憤自絕？」

焦一眞笑了笑，緩緩說道：「常言道：『耳聞是虛，目睹是實』，又道是：『捉奸要雙，捉賊要贓』，夏侯大俠是堂堂正正的白道中人，總不會以『莫須有』三字，來冤屈我焦一眞吧？」

白瑾在一旁「咦」了一聲道：「想不到，想不到，堂堂名震江湖的『百忍陰刀』竟會像市井無賴般……」

焦一眞不等白瑾說完，便神色和平地接口說道：「這不是賴帳，而是是非之辯，我要求夏侯大俠在爲令表妹孟玉萍報仇之前，先拿出此事的人證物證！」

夏侯平在年輕人中，修養已算極好，但也被焦一眞這種想不到的耍賴態度，氣得軒眉道：「焦一眞，『百忍陰刀』四字，在江湖上頗具兇名，你……你怎麼像隻縮頭烏龜，毫無骨氣？」

焦一眞仍然不以爲然地笑了一笑，說道：「忍字頭上一把刀，我不是毫無骨氣，而是師法『張公』善於『百忍』，忍得下膽邊怒火，免得在這兇險的江湖之中，多生閑氣而已！」

他忍得住，夏侯平可忍不住了，一聲怒喝：「拔刀！拔出你那血腥無比、歹毒絕倫的『大小陰刀』！」

怒喝聲中，「乾坤筆」一振，風磨銅絲所聚的筆鋒，化成彌漫當空的千百線奪目精芒，向焦一眞面目胸腹等要害部位飛點而出！

白瑾懂得夏侯平這招「夢筆生花」，乃是精粹絕學，不單內蘊多種玄妙變化，並意在爲孟玉萍報仇，含憤出手，凝聚了十成眞力，倒要看看這據稱刀法一道上造詣極深的「百忍陰刀」焦一眞怎生閃避？或怎樣化解？

誰知漫天金芒筆影，已把焦一眞

的身形完全密密罩住，這位「百忍陰刀」却仍卓立如山，一動不動。

以夏侯平身份品格，怎能傷害一個放棄攻守不加抗拒之人，只得牙關暗咬，把散成千百金芒的「乾坤筆影」一收，向焦一眞哂然說道：「焦一眞你好膿包……」

焦一眞微揚雙眉，神色自若地接道：「在我『大小陰刀』之下死去的英雄人物，敢說是骨堆如山，血流成河，焦某怎會是膿包？只是在你無法證實孟玉萍爲我所害之前，不願和你互作這場無謂之爭！」

夏侯平一銼鋼牙，恨聲說道：「好，孟玉萍之事，便等我取得證據之後，再行找你算帳，如今我且問你另一件事兒。」

焦一眞冷冷道：「夏侯大俠的事兒，是否太多一點？你儘管問，但作不作答，却要看我焦某是否高興回答。」

夏侯平道：「你知不知道『碧雞大會』之事？」

焦一眞挑眉道：「當然知道，碧雞不鳴，大會已散，人化黃鶴，名入金棺。」

夏侯平目閃神光，沉聲喝道：「說，爲甚麼你的名不入棺，十七具小小金棺中，一棺獨空，少了你『百忍陰刀』？」

焦一眞從鼻中「哼」了一聲，緩緩說道：「想不到號稱江湖第一高手的夏侯大俠，居然如此盛氣凌人，我對你這項問題，本來不想答覆，但又恐怕臊得你臉上不太好看……」

對方語利如刀，不禁使夏侯平聽得當眞俊臉微熱！

焦一眞哂然一笑，繼續說道：「十七具金棺中，獨缺『百忍陰刀』的親書名帖之故，說來極爲簡單，就是我焦某尚存大志，不願埋名。」

夏侯平想不到所獲得的竟是如此簡單答案，不由爲之一怔。

焦一眞嘴皮微披，目光略注夏侯平道：「夏侯大俠若不願意使令表妹沉冤泉下，便需趕緊去找證據，焦某就此告辭。」

「告辭」二字才一出口，白瑾便搖手說道：「且慢！」

焦一眞眉峯一聚，道：「你也有事？」

白瑾笑道：「我的事兒很簡單，就是白某久慕盛名，想要請教幾招，看看你『大小陰刀』的『陰陽開闔』刀法究竟有多奧妙，能不能也像對付孟玉萍那般，把我的衣服劃碎？」

焦一眞搖頭道：「我今天毫無鬥志，不想動手，否則，我寧鬥夏侯平，也不鬥你！」

白瑾詫道：「爲甚麼呢？因爲我白某是初出江湖的無名之輩，勝之不武，不勝爲恥？」

焦一眞道：「不是，焦某一向忍人之不能忍，更不敢小視任何人，我不願和你相鬥之故，是爲了你白衫右襟所綉的那片小小紅葉。」

夏侯平聞言，不禁向白瑾所着白色襦衫右襟所綉一片大才寸許，並不惹人注目的小小紅葉，看了兩眼。

白瑾臉上神色起了一種極難爲外人覺察的輕微變化，一挑雙眉，冷然喝道：「不行，除非你肯忍耐得把成名兵刃『大小陰刀』替我留下一柄，否則，我不是武林大俠，不必像夏侯大哥那般顧全身份，我就要來個霸王硬上弓了！」

焦一眞雙目中閃射惻惻的厲芒，凝視白瑾有頃，終於失聲一嘆，搖頭說道：「『手段如刀心腸似鐵，寧鬥三妖，莫惹一葉』，罷，罷，罷，我焦某今天就忍到底！」

這位江湖兇人，眞不愧有「百忍」之名，居然在話了之後，從身邊取出一柄刀身柔軟如綿，可以圍成一圈，寬才三指，長約四尺的奇形金刀，橫托手中，向白瑾舉步走去。

夏侯平決不相信焦一眞窩囊到這等程度，皺眉發話道：「白賢弟小心一些，根據江湖傳言，此人其毒如蛇，其狡如狐，防範他會耍花樣。」

焦一眞本是手托金刀走向白瑾，聞言哈哈一笑，止步說道：「夏侯大俠，你看錯我了……」語言略頓，揚眉又道：「江湖傳言不虛，焦某確屬奸狡狠毒之流，但正因如此，我便從來不吃眼前虧，更深明『忍得氣中氣，方爲遠禍人』之旨，如今情況既對我不利，除非你們肯殺一個放棄對抗之人，否則，只好改日再會，在這碧雞山中，是拿我沒辦法的了！」

夏侯平委實恨得暗銼鋼牙，却拿他毫無辦法！

白瑾向焦一眞托在手中的奇形金刀盯了兩眼，揚眉笑道：「你這柄『金帶斷魂刀』，是仗以成名、視如性命之物，眞肯平白留下？」

焦一眞神色平淡得不帶半絲感情，冷冷答道：「『大刀』是我防身保命之物，不能輕易給人，白朋友既然聲稱除非留『刀』，才肯放人，我便獻上『小刀』，但願白朋友好好保存，焦某定竭所能，取回此物！」

話完，果然從金帶斷魂刀的刀柄之內，抽出一柄與金帶斷魂刀形式完全相同，只是體積要小上十倍的小小金刀，在七八尺外，向白瑾凌空拋過。

白瑾星眸凝注，微一伸手，便極爲準確的撮住了那小小金刀的刀柄部位。

焦一眞面容一忍，從雙目中射出極具狠毒的意味，能令人感覺不寒而慄的森厲眼神，向夏侯平、白瑾凝望有頃，方緩緩轉身走去。

這種「留刀放人」之舉，極具侮辱意味，焦一眞既能忍辱從命，慢說是一向愛惜羽毛，矜持身份的江南第一高手的夏侯平，便連準備不管江湖過節，要對焦一眞來一個「霸王硬上弓」



的白瑾也照樣傻了眼，只得聽任對方揚長脫身，無法再加攔阻。

這段時間中，出現了甚爲沉重的一段靜默……

直等焦一眞縱下峭壁，身形已消失於百十丈外以後，白瑾才連連搖頭，失聲嘆道：「厲害！厲害！我眞想不到焦一眞竟能忍得如此一口氣。此人深沉無比，眞是厲害角色……」

語言至此，忽然頓住，俊臉之上飛起了兩片紅霞！

白瑾突覺羞窘之故，是發現夏侯平把兩道炯炯眼神，死盯在自己的胸脯之上。

他一面霞飛雙頰，一面佯嗔叫道：「夏侯大哥，你這樣賊忒嘻嘻地，是在看些甚麼？」

夏侯平劍眉雙挑，朗聲答話，笑道：「焦一眞對於白賢弟襟上所綉紅葉，十分畏怯，竟有寧可鬥我，也不鬥你之語，我自然要看清楚這片威力超過我『乾坤筆』的紅色楓葉，究竟妙在何處？」

白瑾「哦」了一聲，失笑說道：「我襟上這片紅葉，無甚威力可言，焦一眞是走了眼，上了當了！」

夏侯平道：「五歧，一般楓葉，都是這樣五歧如掌……」

白瑾聽他說至此處，含笑接口道：「夏侯大哥說得對，尋常楓葉，均葉分五歧，有何威力？但我衣上所綉，葉分三歧，則眞是震蕩三山，搖動四海的了！」

夏侯平「哦」了一聲，目閃神光說：「三歧楓葉的妙處何在？威力從何而來？」

白瑾笑道：「這是西南西北邊陲的武林秘辛，大哥俠踪多在大江南北，難免沒有聽人說過。」

夏侯平道：「白賢弟，你能不能說出其中經過，爲我一開茅塞？」

白瑾點頭笑道：「好，我們且找家村店，一面略進飲食，準備趕赴『六詔』，一面爲大哥講說艷傳邊陲武林的『三歧紅葉』故事！」

夏侯平自然點頭稱好，兩人遂尋了一家山村酒店，叫來酒菜，相互暢飲。

白瑾拿杯在手，向夏侯平含笑問道：「夏侯大哥，你還記不記得那『百忍陰刀』焦一眞曾說過『手段如刀，心腸似鐵，寧鬥三妖，莫惹一葉』之語？」

夏侯平道：「我不單記得這四句話，心中還十分奇怪，因不僅有關『一葉』，茫然不知所指，便連所謂『三妖』和『冷金屍』……」

白瑾微微一笑，向夏侯平舉杯笑道：「難怪夏侯大哥不知，他們本不是當代武林人物，這『狂血神』、『瘋酒怪』和『冷金屍』，在江湖中出風頭之際，是在一甲子前，大哥方值而立之年，可能未聽老一輩談及這三名已歸入另一世界的兇邪人物。」

夏侯平道：「聽白賢弟這樣說法，所謂『三妖』，均已死去？」

白瑾答道：「是否均已死去，雖然不敢肯定，至少他們已遭逢大挫折，兇心收斂，匿跡吞聲，一甲子來，未見在江湖走動！」

夏侯平本絕頂聰明，當下雙揚劍眉，含笑問道：「賢弟所謂『三妖』曾受的嚴重挫折，是否便是由於『一葉』所爲？」

白瑾目注夏侯平，點頭笑笑道：「大哥猜得不錯，『一葉』就是指『紅葉館主』！」

夏侯平笑道：「從這外號聽來，『紅葉館主』莫非是位絕代佳人？」

白瑾舉箸挾了一塊醉雞，點頭道：「對，當時西南西北一帶，最流行的江湖諺語，便是『容貌如花，心腸如鐵，手段如刀，羣尊紅葉』。」

夏侯平替白瑾把杯中斟滿，揚眉說道：「我如今已知『紅葉館主』是位功力高於『狂血神』、『瘋酒怪』和『冷金屍』的巾幗奇俠、絕代佳人，却不知楓葉三歧和楓葉五歧，有甚……」

白瑾「哦」了一聲，微笑接道：「那位『紅葉館主』所居的『峨嵋獨楓崖』上所生長的一株千年古楓，楓葉乃作三歧，故而『紅葉館主』便以『三歧楓葉』作爲表記以及暗器！」

夏侯平突然想起一件事，目注白瑾笑道：「白賢弟，你自稱『峨嵋白瑾』，衣又綉有紅葉，莫非與『紅葉館主』有甚麼深源？」

白瑾的臉上浮現出一種異樣神色，想了一想，含笑低聲道：「小弟雖奉嚴命，不可輕洩根底，但對大哥不敢隱瞞，『紅葉館主』是我師祖，我本是孫兒，偶承她老人家恩惠，收爲再傳弟子！」

夏侯平舉杯笑道：「恭喜，白賢弟獲得『紅葉館主』老人家如此蓋代高人垂青，難怪會成就一身絕藝！」

白瑾笑道：「小弟雖獲明師，却屬陋質，因此所得不多，夏侯大哥莫要嫌棄，好好指點！」

夏侯平道：「賢弟何必過謙，此去『六詔』，定多兇險，我們要……」

話方至此，突從雙目之中射出驚疑神色，因爲他含笑注目之上，忽見白瑾身上，似乎起了陣輕微顫抖！

夏侯平此時已知白瑾一身修爲，足有上乘火候，未必比自己遜色多少，見狀之下，失驚問道：「白賢弟，你怎麼了？是因事激動？還是……」

白瑾引手撫額，苦笑說道：「奇怪，我突然有點覺得頭暈心跳，不大舒……」

「不大舒服」的最後一個「服」字尚未出口，白瑾便把頭搖了兩搖，暈伏在酒桌之上。

夏侯平大驚欲絕，趕緊爲白瑾診視脈象。

一診之下，夏侯平的兩道劍眉，不禁蹙得更緊！

因為他發現白瑾是中了某種奇異毒力，這毒力只在發作初期，便已令人暈絕，倘不立即服以對癥藥物，片刻之後，定將斷腸魂飛。

夏侯平身邊雖有丹藥，但却自忖解不了這種罕見奇毒，無奈之下，只得先餵白瑾服下兩顆「葆元清心丹」，並欲點他「三元大穴」，暫遏毒力攻心，再徐圖解毒之道！

就在夏侯平主意打定，剛欲伸手為白瑾點穴之際，突然耳邊聽得森冷如冰的「賣命」二字！

他回頭一看，見言語發自村店壁角一個獨自飲酒、形容猥瑣的走方郎中之口，遂注目問道：「誰要賣命？」

走方郎中從猥瑣臉龐上，擠出一絲極難看的笑容道：「我既賣命，夏侯大俠總該想買你這朋友的一條命吧？」

這時，店中本已稀少的酒客，業已散盡，店家也似知道生事，悄悄躲開，店堂裡只剩下夏侯平、白瑾與那走方郎中三人。

從這一聲「夏侯大俠」，夏侯平已知對方決非尋常江湖郎中，雙目神光一閃，軒眉問道：「聽尊駕這等說法，竟能袪解其毒，要為我這朋友『賣命』？」

走方郎中道：「毒要知名，藥要對症，不惜重資，能買生命！」

夏侯平冷然道：「說，我朋友中的是甚麼毒？」

走方郎中笑道：「醫家有『望、聞、問、切』四訣，我僅僅用了一個『望』，便知夏侯大俠那位貴友，是中了『百忍陰刀』焦一眞淬在『大小陰刀』刀身之上的『七煞毒粉』！」

夏侯平本因白瑾中毒之事太過突然，心內好生詫異，如今聞言之下，才知焦一眞允諾留刀之舉，果然蘊有陰謀，不由微銼鋼牙，恨聲說道：「焦一眞委實下流卑鄙……」

語言略頓，目注走方郎中道：「尊駕既知毒名，是否解得這種『七煞毒粉』藥力？」

走方郎中笑道：「當然能解，我若沒有手到毒袪的特殊本領，又怎麼會自告奮勇地想和夏侯大俠成交這樁買賣？」

夏侯平道：「救人之事不可稽延，尊駕既有此話，便請趕快下手，為我這位白賢弟……」

走方郎中接口道：「慢點，我和夏侯大俠尚未談好條件。」

夏侯平目注白瑾，滿面關切焦急神色，軒眉說道：「不必浪費時間來談條件了，我定照尊駕之意，不惜重資……」

走方郎中譎笑道：「不惜重資？常言道：『黃金有價命無價』，夏侯大俠當眞……」

夏侯平道：「我希望尊駕不要强人所難，要我未曾帶在身邊的萬兩黃金，或傾城珠寶……」

走方郎中連搖雙手，含笑說道：「我這郎中一不要黃金白銀，二不要珍珠寶貝，只想向夏侯大俠討上兩件東西。」

夏侯平道：「說，你要甚麼東西？」

走方郎中道：「第一件，我要焦一眞那柄淬有奇毒的小形帶狀金刀。」

夏侯平毫不猶疑，點頭應道：「我可以代我白賢弟作主，把那柄害人『陰刀』送你就是！」

走方郎中喜形於色，笑聲說道：「第二件東西，夏侯大俠應該更能作得了主，因為是你自有之物。」

夏侯平詫道：「你要我自己據有的甚麼東西？」

走方郎中道：「就是你成名震世，用寒鐵鑄杆、風磨銅為毫的那管『乾坤筆』！」

夏侯平冷哼一聲，目中神光電閃！

但他這種怒容才發便收，把神色轉得極為緩和地含笑說道：「好，身外之物，有何足惜？我送給尊駕就是。如今一刀一筆，兩皆允承，你也該拿出你的對癥藥物了吧？」

走方郎中點頭笑道：「當然，當然，有了這一管『乾坤筆』和一柄『小陰刀』作為代價，我就可以以貨易貨，給你一顆『百寶轉魂丹』了！」

說完，便取出一顆梧桐子大小的丹丸，托在掌上，頓使這小小酒店之中，充滿了藥香氣味！

夏侯平正欲接取靈丹，那走方郎中却把手一縮，怪笑說道：「對不起，夏侯大俠請付陰刀寶筆！」

夏侯平不悅地道：「你既然信不過我，憑甚麼我又信得過你？」

走方郎中譎笑道：「憑的是你夏侯大俠舉世罕敵的絕藝神功，倘若這『百寶轉魂丹』不見靈效，縱使我先走百里，也休想逃出夏侯大俠掌握！」

夏侯平劍眉雙挑，「哼」了一聲道：「這倒也是實話。」

邊自發話，邊取出自己的成名兵刄「乾坤筆」，向那走方郎中凌空拋去。

走方郎中伸手接住「乾坤筆」，怪笑說道：「還有一柄『小小陰刀』。」

就在他伸手接筆之時，夏侯平瞥見此人手臂異於尋常，枯乾得幾乎沒有肉，只剩一層皮包在臂骨之上，成了鳥爪模樣！

夏侯平聽他索討「小陰刀」，遂向白瑾懷中探手摸去，誰知才一伸手，夏侯平的臉上突現詫色。

他分明記得白瑾揣入懷中的那把「小陰刀」，如今却突見白瑾襟下已露刀柄。

夏侯平關懷良友，無暇再想其他，趕緊從白瑾襟下取出「小陰刀」，「颼」地一聲，拋釘在走方郎中所坐的酒桌之上。

走方郎中果然毫不食言，把手掌中那顆朱紅丹丸拋給夏侯平，怪笑說



道：「夏侯大俠請以這『百寶轉魂丹』，好好調治令友，我們前途有緣，或會再見。」

伸手拔起桌上的「小陰刀」，便從他座後窗口之中飄身而出。

夏侯平無暇計較這走方郎中的動作，趕緊回身準備餵白瑾服食丹藥。

這一回身，把夏侯平幾乎驚呆了……

原來白瑾已抬起頭來，睜着兩隻黑白分明的絕美大眼，雙手在胸前作勢，好似阻止夏侯平，不令他接近的模樣。

夏侯平詫然問道：「白賢弟，你……你已經沒有大礙了麼？這……這是……」

一語未畢，白瑾陡然全身又是一陣急顫，豆粒大小汗珠從額間滾滾而落。

「白賢弟，你……」

白瑾彷彿竭盡全力地，吁出一口長氣，語不成聲說道：「好，我總算從……從鬼……鬼門關上拾……拾回了小命……」

夏侯平這才恍然知曉他方才全身抖顫、滿頭大汗之故，是在運功逼毒，不禁看他一眼，皺眉說道：「賢弟何苦如此耗損內力的運功逼毒，我已為你尋得一顆『百寶轉魂丹』了！」

白瑾經過片刻調息，已可恢復說話，白了夏侯平一眼，苦笑道：「夏侯大哥，你眞是君子可欺之以方，這大概不是『百寶轉魂丹』，而是一顆『百毒斷魂丹』吧？」

夏侯平聽得方自莫明奇妙，白瑾已從他手上奪過那朱紅丹丸，丟向桌上酒杯之內。

藥才沾酒，便滋然騰起一股青烟，分明蘊有劇烈毒物！

夏侯平這一怒非同小可，雙眉一挑，便待追尋那走方郎中踪跡。

白瑾搖頭道：「夏侯大哥不必追了，我敢擔保，你如今業已看不見那走方郎中的半絲踪影！」

夏侯平不信對方身法竟能快捷到這等地步，依然閃身出窗，並縱登高樹之巔，向走方郎中所去方向以及四處眺望。

果然，那走方郎中竟似遽然失踪，目光所及之處，看不到半絲人影！

夏侯平嗒然返回店內，向白瑾苦笑道：「我眞是糊塗，竟上那厮大當，被他騙去『小陰刀』，並幾乎使白賢弟誤服毒藥，喪失性命！」

白瑾笑道：「那『小陰刀』本是焦一眞之物，失去有何足惜，倒是大哥為了解救小弟，竟把成名兵刄『乾坤筆』輕易與人，這份深厚情誼，眞令小弟刻骨銘心，感激不盡！」

夏侯平回想方才之事，有所不解的問道：「賢弟方才是知覺猶存，不能言語，在默默運功逼毒？」

白瑾點頭道：「小弟本質特殊，本具極强抵毒能力，但因『百忍陰刀』焦一眞淬在『小陰刀』之上的『七煞毒粉』是由多種毒物所煉，力量特强，遂使我不得不盡運功力，將其逼散體外，才算保住性命！」

夏侯平道：「既然賢弟可以自行逼毒，何必又把『小陰刀』給那走方郎中……」

白瑾不等夏侯平說完，便接口道：「小弟此舉，原因有二，一來是雖覺走方郎中可疑，却未拿準他定屬『百忍陰刀』焦一眞的黨羽，遂索性把『小陰刀』給他，才好令其露出猙獰面目。」

夏侯平聽得連連點頭，目注白瑾道：「賢弟這第一種想法，頗有道理，但不知第二種想法又是甚麼？」

白瑾突然站起身形，抱拳長揖，向夏侯平深施一禮！

夏侯平不解道：「白賢弟，你這……這是何意？」

白瑾笑道：「我是先行謝罪，求大哥寬恕，因為我不信大哥會為了一個萍水相逢的新近交結之人，竟肯捨棄愛如性命成名護身的乾坤筆，那獻刀筆之舉，其實含有考驗大哥對我感情之意！」

夏侯平「哦」了一聲，恍然含笑說道：「賢弟不必再考驗我了，一盟在地，金石問堅，我們雖萍水相逢，情份已深逾手足……」

白瑾接口道：「何止深逾手足，大哥對我一片眞情，或許我們之間會更進一步……」

夏侯平詫道：「更進一步？難道我們會……會從金蘭兄弟，變……成骨肉手足？」

白瑾的俊臉上不由起了兩片紅霞，答非所問地揚眉笑道：「大哥，你想不想捉住那走方郎中，加以懲戒，並取回『乾坤筆』？」

夏侯平點頭道：「想當然是想，只怕難以辦到，因為我剛才縱登高樹，向四處眺望，數里之內……」

白瑾連搖雙手，截斷他話頭，揚眉笑道：「不會逃出數里，我料準那走方郎中必仍藏在近處！」

夏侯平道：「賢弟怎會有這等推斷？」

白瑾從星眸俊目中閃射出充滿智慧的朗朗神光，含笑說道：「首先，我覺得這間村店頗有可疑。」

夏侯平經白瑾這一提醒，略加思索，點頭說道：「對，自從那走方郎中喊出一聲『賣命』後，店家便匆匆避開，似知曉即將生事，至今仍不見人影！」

白瑾笑道：「假如店家也是黑道兇邪，屬於焦一眞的黨羽，則這黑店便有可能築有地道、暗房等機關。」

夏侯平道：「大有可能，大有可能。」

白瑾又道：「那走方郎中認定我服藥必死，大哥也必氣極追他，以他脚程及你絕世功力，眞是先行百里，亦難逃脫，則最安全的所在，和最保險

的方法，就是在附近尋個隱蔽之處，暫匿身形，等大哥追過頭去，再復悄然逃逸。」

夏侯平聽得萬分佩服，向白瑾一挑拇指，讚道：「賢弟眞是智慧如海，此語如見對方肺腑！」

白瑾道：「大哥既然同意我的淺薄看法，我們不妨就在這村店搜上一搜，看看是否有甚麼地道、黑房之類？」

夏侯平自然同意，兩人便立即展開搜索。

搜索結果，白瑾甚爲失望，因店家雖已逃逸，這座村店，卻是民房，並非奸匪巢穴，建有甚麼地道。

可惜他們百密一疏，只在隱蔽暗處搜尋，卻忘了搜查明處。

其實，白瑾所作推斷甚爲高明，那走方郎中深悉夏侯平的功力，不敢逃遠，是以鑽入離這村店僅有十來丈遠的一個稻草堆內。

更妙的是夏侯平與白瑾如今便站在此處，背對草堆，互相說話，與那右手拿着「乾坤筆」，左手拿着「小陰刀」的走方郎中，僅有尺許稻草之隔！

白瑾滿面緋紅，向夏侯平赧然說道：「夏侯大哥，小弟把事料錯，以爲那廝必然不會走遠，才聽任他騙去『乾坤筆』，如今使大哥失了成名兵刃，委實太慚愧了！」

夏侯平以一副無所謂的自若神色，含笑說道：「只要賢弟安然無恙，一管筆兒，算得甚麼？昔日我雖仗它成名，如今用得着兵刃之處業已不多，何況那走方郎中曾有『再見』之話。」

白瑾聽得牙關一咬，接口恨聲說道：「那廝不再出現便罷，如被我碰上，我非讓他嚐嚐武林中聞名膽懾的『紅葉搜魂』手段！」

這時，躲在稻草中的走方郎中起了兇心，他身邊有個歹毒的「七孔黃蜂針」，只消按動彈簧，毒針穿草而出，射向夏侯平、白瑾背後，兩位少年英豪必化南柯一夢！

但走方郎中只敢這麼想，不敢這麼作！

因爲走方郎中懂得利害，深悉環境不宜。

這是稻草堆中，自己只一放右手所執的「乾坤筆」，向懷內摸取「七孔黃蜂針」，縱使如何小心，也會發出悉索聲息！

這種聲息，在十丈以內，休想逃得過夏侯平、白瑾的耳目。

那時，「七孔黃蜂針」尚未出懷，可能已有一片奇强罡風，把自己壓成肉餅，甚至還會身落人手，受盡「紅葉搜魂」之苦。

這走方郎中辨明利害，故而雖起兇念，卻不敢施出，只以內家龜息之法，蹩着大氣藏在草堆中，只盼望這兩個決惹不起的對頭早點離去。

夏侯平舉步了，他向滿面悻悻之色的白瑾笑道：「賢弟不必生氣，我們走吧，我們既要去『六詔』，探尋『金棺』之秘，又要設法找出『百忍陰刀』焦一眞害我表妹『棲霞紅姑』孟玉萍的證據，事情還多得很呢，不能光在此處生甚麼閑氣！」

白瑾自然和夏侯平舉步離開，但仍抿着嘴兒道：「我就不服氣大哥的『乾坤筆』竟被……」

夏侯平笑道：「我的筆兒無妨，雖然暫落他人之手，但總有取回之日，倒是那焦一眞若在前途來向賢弟索取『小陰刀』，卻應怎樣對答？」

白瑾雙眉高挑，目射煞芒，冷哼一聲道：「就怕他不來，他若來時，兩筆帳兒正好一併結算，大哥還以爲『百忍陰刀』焦一眞和那鬼裏鬼氣的走方郎中不是一路的麼？」

夏侯平覺得白瑾於生氣之時，有種難以形容的特殊嫵媚，不禁向他多看幾眼，含笑問道：「賢弟認爲那走方郎中此擧主旨，是在爲焦一眞取回被賢弟扣留的『小陰刀』？」

白瑾點頭道：「當然，他取去大哥的『乾坤筆』，顯然便是報復我對焦一眞所作折辱之意！」

夏侯平失聲笑道：「厲害，厲害！這倒眞叫做『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了，幸虧賢弟具有特異體質，未曾服下那顆毒丸，否則若換了是我時，多半便難逃此劫了！」

白瑾皺眉道：「大哥，你看出那走方郎中有甚麼特點沒有？我們若知他來歷，日後才容易找他算帳！」

夏侯平搖頭道：「沒有，我當時一心掛念賢弟安危，業已急得發慌，哪裏還注意其他……」

話猶未了，突然住口，雙目中閃現神光。

白瑾是七巧玲瓏之人，見狀含笑道：「大哥是否想起了甚麼事兒？」

夏侯平道：「我想起那走方郎中在接住『乾坤筆』之際，顯示出他的那隻手臂大異常人。」

白瑾道：「異狀何在？」

夏侯平道：「此人手臂枯乾得似乎沒有肉，只剩一層皺皮包裹着臂骨，成了鳥爪模樣。」

白瑾似乎觸動了甚麼靈機，目中神光連閃，急急問道：「此人是否顴骨特高，臉龐上闊下尖，形如三角，相貌十分猥瑣？」

夏侯平頗爲驚奇，也頗爲高興，目注白瑾道：「正是如此，莫非賢弟認識此人？」

白瑾搖頭道：「我不認識，但已曉得他是誰了。」

夏侯平「哦」了一聲，向白瑾投過一瞥詢問的眼色。

白瑾笑道：「此人是西南一帶的獨行巨寇，心黑手辣，惡行頗多，姓凌名漢，有個『瘦貓鷹』的外號。」

夏侯平失聲笑道：「這外號眞的名副其實，我如今想起那走方郎中的形相，確實極像一隻奇瘦貓鷹！」

白瑾道：「除了『瘦貓鷹』外，因此人頗通醫道，卻往往仗以勒索，又稱『惡郎中』，豈不是證明騙走大哥的『乾坤筆』之人，定是他了？」



夏侯平目注白瑾，問道：「賢弟與這『惡郎中』凌漢接過招了？」

白瑾搖頭道：「決無絲毫瓜葛，我和他可說是風馬牛不相及！」

夏侯平道：「既然如此，騙筆之擧可恕，用毒丸對賢弟投石下井之罪難容，這『惡郎中』凌漢下次只要被我遇上，便是他惡貫滿盈之日！」

白瑾突然目注夏侯平，揚眉道：「大哥，我發現當前急務之一，有樁莫大難題……」

夏侯平道：「賢弟是指『六詔尋棺』……」

白瑾連連搖手，截斷夏侯平的話題，說道：「『六詔尋棺』雖然必具凶險，卻非難題，我認爲以夏侯大哥的胸襟，對令表妹孟玉萍受辱被害之仇，誓所必報，但『百忍陰刀』焦一眞卻太過狡猾，他竟來個硬加抵賴，要你提出證據，如今孟姑娘已死，又無在場目擊之人，要證明焦一眞確屬此事主兇，豈不難到極處？」

夏侯平聽得白瑾這麼一說，劍眉深蹙，苦笑道：「這件事確實令我十分爲難，想不出應對之策，賢弟既然提起，是否有甚麼妙計？」

白瑾正色道：「我經過再三思考，覺得人亡事過，除了使焦一眞自吐罪狀，根本再無別策！」

夏侯平苦笑道：「賢弟話雖不錯，但『百忍陰刀』焦一眞是何等狡詐陰險之人，他怎會自吐罪狀，授人以柄？」

白瑾笑道：「他雖不會自動吐露，但我們可用『逼』，也可以用『騙』。」

夏侯平詫道：「用『騙』？莫非賢弟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白瑾笑道：「用『騙』容易，用『逼』難！總之請大哥放心，這樁事兒，由小弟來爲你盡力！」

夏侯平乃胸襟豪邁之人，既聽白瑾如此說法，便點頭笑道：「好，此事便仰仗賢弟，我一切聽命便了。」

白瑾略作尋思，向夏侯平揚眉笑道：「大哥，我要暫時告別。」

夏侯平愕然道：「賢弟要去何處？」

白瑾笑道：「我認爲焦一眞雖然騙回『小陰刀』，仍必兇心不息，極可能趁大哥失去『乾坤筆』之際，對你暗下毒手，以求斬草除根，絕去異日隱患！」

夏侯平劍眉一軒，點頭含笑說道：「賢弟猜得好，此語如見焦一眞肺腑，但我不怕焦一眞與我正面相對，只怕他一味無耻耍賴，使我無法出手爲玉萍表妹報仇雪恨！」

白瑾道：「我與大哥的意見相同，暫時告別之擧，便是想使焦一眞見大哥落單，誘他大起兇心，正式出面。」

夏侯平「哦」了一聲，揚眉問道：「聽賢弟這般說法，雖然是暫別，卻不遠離，你打算暗隨在我的身後？」

白瑾頷首笑道：「不單暗隨，我還要施展精妙易容之術，否則怎能騙得過那萬分狡詐的焦一眞？」

夏侯平道：「對，焦一眞對於賢弟襟上所綉『紅葉』，畏怯頗甚，賢弟若不遠離，並隱匿掉這師門表記，他必然顧忌多端，不敢正式出面，與我們放手一搏！」

白瑾笑道：「大哥既然同意，小弟就此告別，希望能在抵達『六詔』的一段旅程之中，誘得焦一眞暴露兇謀惡行，爲孟玉萍九泉雪恨。」

語言至此略頓，目光中流露深情，凝望夏侯平又道：「大哥，我們雖別未離，小弟可能以各種不同形象，追隨大哥左右。」說完，向夏侯平深施一禮，便自飄然而去。

夏侯平目送白瑾去後，搖頭一笑，獨行十三四里，進入一家酒店。

才進酒店，便覺一怔！

* * *

夏侯平才進店門，小二便諂笑着迎上前來，哈着腰兒，恭聲問道：「來者可是夏侯相公？你所訂的酒菜，小店中已經準備妥當。」

夏侯平以爲是白瑾所爲，劍眉微揚，含笑問道：「是誰替我訂的酒菜？」

小二從懷中掏出一張紙條，雙手奉上道：「是位年輕相公，他說是夏侯相公的知心好友，對小人賞賜頗豐，並留下這張紙條，說夏侯相公一看之後，便會明白。」

夏侯平接過紙條，只見上面寫着十個字：

「欲得乾坤筆，速來白鬼庵！」

簡簡單單兩句，又把夏侯平驚得緊皺眉頭。

留書、訂酒之事，他認爲是白瑾所爲，令他皺眉的是那「白鬼庵」三字。

有「白衣庵」、「白雲庵」，卻從來沒有聽說過有「白鬼庵」。庵觀寺廟，竟會以「鬼」爲名，豈非太奇特了？

在夏侯平皺眉之間，店小二已把酒菜搬來，擺了一桌。

菜餚雖不精美，卻頗豐盛，在這等山村小酒店中，已算頗爲難得。

夏侯平又把兩道劍眉微微一蹙道：「店家不必再忙碌了，我只有一人，哪裏吃喝得了這麼多酒菜？」

語言頓處，遞過一錠銀子作爲打賞，並向小二笑道：「店家，我想向你打聽一個奇特的所在。」

店小二喜孜孜地接過賞銀，陪笑說道：「夏侯相公是不是要找這紙條上所寫的『白鬼庵』？」

夏侯平擧杯飮了一口，覺得酒味確實香醇，遂點頭笑道：「我對滇邊的風土人情雖不十分熟悉，但也想不到會以『白鬼』二字作爲庵名，小二哥知不知道這座『白鬼庵』是在何處？」

小二猛然想起一件事，又在所着

圍裙的布兜兒中一陣猛找，找出另一張紙條，遞給夏侯平，陪笑說道：「夏侯相公，不是你問起『白鬼庵』來，小的幾乎忘了那位替你訂酒菜的年輕相公，還留下一張紙條。」

「欲尋『白鬼』，先訪『白衣』，庵中相會，歡喜所依。」

他看完紙條，向那正替自己斟酒的店小二含笑問道：「小二哥，請問附近有沒有一座『白衣庵』？」

店小二答道：「有，有，有座『白衣庵』，但卻不在附近。」

夏侯平道：「在那處？怎樣走法？尚請小二哥指點指點。」

店小二從窗中指着南面一座隱約的高峯，說道：「那座山峯，名叫『慈雲峯』，離此約莫三十來里，峯腰有座『白衣庵』，昔日香火十分鼎盛，但近半年來，不知是否出了甚麼狐鬼虎狼之類，大家都不敢去，遂告漸漸冷落。」

夏侯平一聽，便知那「白衣庵」中顯有蹊蹺，多半已爲江湖兇邪盤據，白瑾定已先行趕去。

他一來關懷良友，二來又見識過「惡郎中」凌漢暨「百忍陰刀」焦一眞的毒辣陰險手段，深恐白瑾孤身犯險，無人接應，哪裏還有心吃喝？立即站起身，含笑說道：「多謝小二哥，你這店中，菜香酒美，我稍後將再路過此處，一定會再來飲上幾杯！」

說完，又遞過一塊碎銀，便飄然出店，向那縹緲雲霧之間的「慈雲峯」峯腰趕去，他要看看所謂「白衣庵」，是否即爲「白鬼庵」？又與自己的「乾坤筆」究竟有甚麼關係？

* * *

夏侯平離開後半盞茶光景，一條人影走進店中。

這是一位年在二十左右，美俏得不可方物的白衣絕代佳人，她才進入店中，便以一錠二兩重的銀子拋向店小二，嬌笑說道：「小二哥，這錠銀子賞你，我要向你打聽一件事兒。」

店小二在這一天之中，竟遇見了三次財神，不禁高興得眉開眼笑，接住銀子，哈腰說道：「多謝姑娘，小人有問必答。」

白衣少女指着夏侯平即將消失於遠方的背影，問道：「那位相公，剛才是不是在這店中喝酒？」

店小二連連點頭，陪着笑臉說道：「那位是夏侯相公，剛才未飲幾杯，便匆匆趕去『慈雲峯』山腰的『白衣庵』了。」

白衣少女以一種微感意外的神情，「咦」了一聲，自語道：「他去『白衣庵』幹甚麼？」

店小二根本弄不清其中因由，但方才看了紙條，也略知一二，在受人重賞之下，蓄意巴結笑道：「夏侯相公好像是要去『白衣庵』中尋找甚麼『白鬼』，討還一管乾……乾……」

白衣少女見他「乾……乾……」說不出來，便皺眉問道：「是不是討還一管『乾坤筆』？」

店小二點頭道：「對，對，正是『乾坤筆』，姑娘和夏侯相公……」

白衣少女笑道：「夏侯相公是我知己好友，我們……」

語言至此忽頓，伸手指着桌上的酒菜，秀眉微蹙，略一凝思，向小二注目問道：「小二哥，這事奇怪，夏侯相公只有一人，怎會點了這許多酒菜？」

店小二笑道：「酒菜是另一位年輕相公替夏侯相公所訂，並留下紙條，夏侯相公看完以後，才匆匆趕去『白衣庵』。」

白衣少女聽得眉頭更是緊皺，妙目連閃，伸手端起夏侯平所飲的杯中餘酒，湊向鼻端微嗅，又伸出舌尖，嚐了一口，方透了一口長氣，臉色略爲緩和，向店小二問道：「小二哥，你所說的『白衣庵』，是在『慈雲峯』峯腰……」

店小二指着窗外遠處那被雲封霧繞的高峯，答道：「對，那座高峯，便是『慈雲峯』，看來雖近，要走却足有三十多里……」

話猶未了，香風一閃，白影電飄，手中又多了一錠銀子。

店小二大喜之際，那位白衣少女的身形已到了十來丈外。

## 誤信奸計　身中邪毒

夏侯平尚未到達慈雲峯，便知店小二所說白衣庵中原來香火頗盛，近年却突然冷落之因！

因爲山道之間長滿雜草，顯然人跡罕至，但雜草間，卻又不時發現一具一具的骷髏人骨。

到達慈雲峯下，夏侯平默計所見，一共有十三具骷髏。

夏侯平不期然覺得頗爲奇怪，暗忖即使白衣庵已被江湖兇邪盤據，又何必這般嗜殺，並把死者遺骨不加掩埋，任意拋棄？

他抬頭望去，這慈雲峯十分雄偉陡峭，三四十丈以上的峯腰樹影中，微見屋宇，可能便是店小二所謂的「白衣庵」所在。

再看天色，雖僅是黃昏，但因四外山高，已是一片暮色。

夏侯平藝高膽大，又深恐白瑾已入庵中涉險，遂毫不考慮地提氣長身，施展輕功，飛登巧縱。

三四十丈距離，轉眼便到達，果然發現樹影中有座尼庵，庵門上橫匾所書，赫然是「白鬼庵」三個字。

但明眼人一看便知，「白鬼庵」橫匾當中的那個「鬼」字，是被人把另一個字削去，然後改寫而成。

庵門緊閉，門上貼着一張黃色符錄，上面寫着：

「鎭鬼神符，揭者必死！」

夏侯平哪裏會相信這等威脅，伸手一揭，黃符飛落，兩扇庵門也呀然



而啓。

門內有個小天井，其後便是佛殿，但殿中卻一片黑暗，毫無燈光！

夏侯平劍眉微蹙，目光四外一掃，發聲叫道：「白賢弟……白賢弟……」

這「白鬼庵」中靜寂若死，哪裏有半點回應！

夏侯平劍眉略蹙，心中暗自忖道：「難道店中之語，不是白瑾傳言？這座名稱詭異的『白鬼庵』，竟似荒廢已久，小天井內雜草叢生，不像是有人住持。」

但一轉念間，又覺得自己來此目的，是要取回「乾坤筆」，只消筆在庵中，便無差錯，管它有人無人。

心念轉處，舉步走過天井，到了佛殿之外，因天色業已暗黑，到了殿前才看見兩扇虛掩的殿門上，也貼了一張符錄。

這道符錄，與前黃符不同，是作暗赤血色，故而遠處難見。

夏侯平走到近前，看見血符上除了「勅令」等符錄外，赫然發現還另有文字，寫的是：

「何名『白鬼』，百思不得，一解此謎，驚心蕩魄！」

夏侯平看到末尾一字，驀然觸動靈機！

他暗想「魄」字正是「白鬼」二字結合而成，莫非這「白鬼庵」中，藏有一個名號與「魄」字有關的人？

但心念電轉，反覆思量，也想不出任何人或名號，與這「魄」字沾上任何關係。

天下人往往同一心理，對越是參詳不透之事，便越感興趣。

夏侯平爲了解開這個「驚心蕩魄」之謎，便又伸手推門。

但因情勢詭異，已生戒心，他不肯用手推，而是舉起手來，內力遙吐，一股柔和的暗勁，便在數尺外，向殿門緩緩撞去。

封門血符，虛掩殿門，自也應手而開！

殿門才開，便見有條白衣人影，在佛殿的沉沉暗影中卓然凝立。

夏侯平性格謙和，對人絕無傲慢之態，微抱雙拳，含笑問道：「庵主恕我夏侯某冒昧之罪，並請教法號如何稱呼？」

他認爲人在殿中，定是「白鬼庵」的住持，自己所用「庵主」之稱，大概不會有錯。

暗影中的白衣人巍然不動，也不答話。

夏侯平連問三聲，見對方均不理睬，不禁心中微慍，舉袖一拂！

內家高手的「流雲飛袖」威力本極驚人，但夏侯平在對方敵友未明前，有所保留，只用上三成功力！

袖風拂處，白衣獵獵飄飛，人影也搖晃不定。

夏侯平這才看出，站在距自己兩三步的白衣人影並非活人，只是一具屍首！

但屍首無法用功力相抗，袖風所拂，爲何只見人搖衣飄，未見屍倒？

夏侯平藝高人膽大，劍眉一軒，走近細看。

不錯，是具年輕白衣書生的屍體，其未被袖風拂倒之故，乃因在屍身背後有物支撐。

而支撐屍身之物的，卻是夏侯平被「惡郎中」凌漢設計騙走的「乾坤筆」！

白衣人的屍身被支撐得巍然卓立，左手並被細繩吊起，所指之處，則是佛殿右側的一間內室。

夏侯平取回「乾坤筆」後，膽氣更壯，走向左室，欲探個究竟。

他如今的疑念更深，因爲「白鬼庵」中，鬼氣森森，佈置詭秘，顯然主持其事者，必非正人，卻爲何又毫不食言的把「乾坤筆」還給自己？

左室室門開啓，並未像先前虛掩，貼有符錄。

夏侯平才入室內，先是一陣極爲幽雅、醉人心神的淡香入鼻，然後又看到第二條白衣人影。

他以爲對方故技重施，遂又暗凝功力，舉袖拂去。

誰知一片柔和勁力迎面湧來，消解了他的「流雲飛袖」暗勁，那白衣人竟以瀝瀝鶯聲，嬌笑說道：「夏侯大俠請坐，莫怪我如此待客，小弄狡獪！」

隨着這嬌柔話聲，眼前一亮，室內燈光大明。

夏侯平俠膽包天，雖對目前環境無甚驚怯，但錯把活人當作死屍，不禁略顯慚愧，在冠玉般的俊臉之上，泛起了淡淡紅色。

雲暗時，臉紅；燈明後，心跳。

想令夏侯平心跳，並不容易，原因有二，其一是地，其二是人。

佛殿左側，應是禪房，但如今的環境，卻錦帳牙床，香衾綉枕，陳設得異常華麗。

衾間、壁上，並沒有畫着甚麼令人一見便噁心的「春宮」之屬，但床枕安排，燈光柔美，卻令人自然而然地生出一種懶洋洋的慵慵之感。

人，是個三十歲以下的婦人。

論年紀不算太輕，論姿色不算絕美，但卻從成熟胴體之中，散發出一種年輕絕美少女所無的極强誘惑。

胴體並非赤裸，卻豐滿之極，在凸凹有緻的赤裸胴體上，罩披了一件並非透明，卻有六七分隱約可見的粉紅薄紗。

說也奇怪，穿得太多，會掩飾「力量」，完全赤裸，又暴露「醜惡」，只有穿得隱隱約約，才是女人們令男人心跳臉紅、神魂顚倒的最强武器。

室中並無桌椅，對方既然請坐，自然是請夏侯平坐在那張柔軟旖旎的華麗大床上。

夏侯平臉紅心跳，只是環境改變

的一刹那間。

他是內家好手，定力方面，自與常人不同，在這一刹那後，便又恢復了平常、鎮定。

聽得對方「請坐」之語，他劍眉微挑，毫不客氣地便在那張極舒服的大床之上坐了下來。

身披彩紅薄紗的美貌婦人，不等夏侯平開口問，便自嫣然笑道：「我來自行引介，我叫常妙眞，有個外號，人稱『蕩魂白鬼』！」

夏侯平向她薄紗內撩人美妙胴體瞥了一眼，點頭說道：「『蕩魂妙魄』大概也可以改稱『蕩魄白鬼』了？」

常妙眞噗嗤一笑，點頭答道：「我早就知道這種小狡獪，難以瞞得過夏侯大俠的高明法眼。」

夏侯平道：「一路山道之間，以及方才佛殿之上的那些少年子弟遺屍，都是你這『蕩魂白鬼』的裙下冤魂？」

常妙眞毫不掩飾地點點頭，媚笑說道：「不錯，但夏侯大俠大概很匆忙，不曾細看，才未發現他們都是含笑而死。」

夏侯平一時未解其意，皺眉問道：「含笑而死？」

常妙眞不等夏侯平再往下問，便媚眼連飄，接口說道：「他們離開塵世之際，都獲得了從未有過的絕妙享受，翩翩若仙，銷魂而死，所以才在遺容上流露出毫無遺憾的莫大滿足！」

夏侯平「哦」了一聲，劍眉雙揚，說道：「這樣說來，常姑娘是位超渡衆生、功德無量的女菩薩？」

常妙眞雖然聽出夏侯平說的乃是反話，卻故意信以爲眞，嬌笑連連，流波問道：「夏侯大俠太誇獎了，你既入我庵，進我『歡喜禪房』，定也早有夙緣，常妙眞若承厚愛，必當施展所學，供你盡興馳驅，以期彼此同登極樂之境！」

夏侯平嘴角微掀，笑了一笑，目光冷注常妙眞說：「常姑娘，夏侯某笑傲江南，不矜名節，金陵的秦淮畫舫和揚州的十裏帘珠之中，時常有我足跡。」

常妙眞媚笑說：「我早知道夏侯大俠是位風流人物……」

夏侯平劍眉雙軒，目閃神光，接道：「不錯，夏侯某賦性風流，但我卻有原則。」

常妙眞自作聰明地媚眼一拋，嬌笑問道：「夏侯大俠的自訂守則，是不是『只好好色』四字？」

夏侯平冷然一笑，目閃神光，答道：「不是，是『儘管風流莫下流』七字。」

常妙眞聞言，先是臉色一變，跟着卻花枝亂顫，發出了一陣騷蕩無比的「格格」嬌笑！

夏侯平向對方看了一眼，劍眼微蹙道：「常姑娘笑甚麼？難道認爲我言不由衷，是假道學麼？」

常妙眞銀牙微咬下唇，吃吃笑道：「眞英雄怎就假道學，但慢說你是一位俊逸風流的江南大俠，就是魯男子和柳下惠遇見我『蕩魂白鬼』，也會變成急色鬼呢！」

夏侯平聽出她言外之意，怫然叱道：「你敢！難道你想向我施展下流藥物？」

「我愛慕夏侯大俠已久，遂引你來此，雙方作一生死纏綿的銷魂拚搏，倘若現在才對你施展藥物，萬一藥效太遲，夏侯大俠不識抬舉，豈不大煞風景，使我難解相思，吃不到這塊名貴無比的唐僧肉麼？」

夏侯平怒聲問道：「聽你話中之意，是已向我作了下流手脚？」

常妙眞媚笑道：「夏侯大俠是絕頂聰明之人，怎不想想我爲何要替你預訂酒菜，爲何要讓你親手揭去那封庵黃符，又爲何要奉還你那管寒鐵鑄管、風磨銅絲爲毫，威力絕倫的『乾坤筆』？」

夏侯平越聽，眉頭越結，臉上也越添愧色！

常妙眞繼續笑道：「酒杯之中，我塗了『興龍膠』，封庵黃符表面，灑有『銷魂粉』，『乾坤筆』之上，沾有『乾坤散』，這三樣東西，只沾一樣，絲毫不起作用，但若三樣均沾，再加上……」

常妙眞語言略頓，神秘一笑，又道：「再加上你進入我『歡喜禪房』時，所嗅得的那種似有似無的『蕩魄妙香』，更將發揮無比妙用，雪獅子怎堪向火？鐵金剛也必低頭。」

媚眼飄處，看看夏侯平那燒紅雙頰，笑道：「夏侯大俠，滋味如何？你嘴裏是否口渴，心頭是否有隻小鹿在『怦怦』亂跳？小腹是否奇脹？丹田包蘊了一團奇熱烈火？」

夏侯平似在暗咬牙關，但仍向常妙眞怒目問道：「常妙眞，你……你擁有這麼多混帳藥物，究竟是甚麼來歷？」

常妙眞笑而不答，忽然漫聲吟道：「已成聖地，莫近金棺，三屍七魄，心膽皆寒。」

夏侯平額間微現汗漬，失聲說道：「你與『金棺』有關？你就是能令人心膽生寒的『三屍七魄』之一？」

常妙眞點頭笑道：「夏侯大俠猜得不錯，但我對你那絕世風流，委實愛慕太深，一定特別愛護，不會使你心膽皆寒，只會使你心魂欲化。」

夏侯平不單額間已滾下汗珠，連身體也輕微顫抖起來！

常妙眞好似對他頗爲憐惜，搖頭嘆道：「夏侯平，這四種媚藥的綜合力量，雖不足使人百脈如煎，丹田欲爆，但只要鸞顛鳳倒，便告萬劫俱消，彼此均有一場欲仙欲死浹骨浸心的眞快活，幸虧你遇見『三屍七魄』的『蕩魂妙魄』，若遇上其他諸人，那裏會對你這等憐惜？早就遭受毒手，俠骨成灰。」

此時，夏侯平業已冷汗狂流，顯



然他的身體內部，正有莫大苦楚！

但他仍咬緊牙關，竭力忍耐，並向常妙眞厲聲問道：「常妙眞，你們爲首之人是誰？那具『金棺』，又代表甚麼意思？」

常妙眞嬌笑道：「『金棺』一出，舉世埋名，至於本門門主名諱，我却不敢輕易洩露，但你只要和我結了這場歡喜姻緣，並領受一顆『金屍』法印，成了本門中人，我便可以帶你前往『六詔山陰風峽』中面聖！」

夏侯平的一張俏面已被慾火熬煎得成了血紅色澤，語不成聲的道：「『碧鷄大會』上所失踪的一十六名當代高手，如今……如今何……何在？」

常妙眞又發出一聲憐憫的嘆息，道：「夏侯平，你怎麼仍在咬牙撐持，還不投降？在這種銷魂蕩魄的節骨眼上，老問這種無關痛癢的話兒作甚？」

說至此處，雙臂一振，薄紗自落，粉彎雪股，一覽無遺，口中並「格格」笑道：「常言道：『男想女，隔重山；女想男，隔衣衫』，如今索性連衣衫也不必隔，加上『興龍膠』、『銷魂粉』、『乾坤散』、『蕩魄妙香』四種妙藥，我不信你這位江南第一高手，還能嚴守『儘管風流不下流』的自訂原則，不作我『蕩魂白鬼』常妙眞的胯下之臣！」

一面說話，一面挺着她那赤裸嬌軀，撲向夏侯平的懷內。

夏侯平劍眉一剔，右手揚處，迎向常妙眞顫巍巍的左胸。

但他不是急色鬼意圖輕薄，遽施祿山之爪，而是駢指點向常妙眞的乳下「期門」大穴！

常妙眞明知對方媚毒在身，眞力難聚，遂不單不想躲，反而撒嬌似的一挺雙峯，昵聲說道：「愛點穴你就點吧，我全身上下的任何妙穴，都可以讓你點個淋漓盡……」

「淋漓盡緻」的最後一個「緻」字尚未出口，常妙眞便發出「吭」的一聲！

因爲她「期門」穴上中指後，才發現夏侯平眞力雖弱，但還可勉强提聚，點在如此要穴部位，仍使自己支持不住。

常妙眞身雖受制，口仍能言，恍然大悟地目注夏侯平道：「夏侯平，我明白了，方才你滿頭冷汗、全身顫抖情狀，不是在强忍慾火狂煎，而是在拚着大耗元氣，在爭取時間，運功逼毒？」

夏侯平透了一口長氣，冷冷答道：「你明白得太晚了，如今我先行調息養神，然後再來逼問有關『金棺』隱密，你若敢不照實直言，我定會想盡花樣，讓你消魂蕩魄，變成一個眞正的『白鬼』，替那化爲骷髏的十四名青年子弟報仇雪恨！」

常妙眞好似萬念皆灰，口中呻吟一聲，身軀萎然倒地！

夏侯平不去理她，因自己於極短時間內逼散强烈媚毒，眞元方面，委實虧損甚多，生恐常妙眞還有餘黨，難免惡鬥，遂趕緊運氣調元，用起內家妙訣！

一遍功行作罷，天君靜朗，龍虎已調，夏侯平劍眉雙軒，向地下叫道：「常妙眞，我剛才所用的手法不重，你此時必然血氣已通，快爬起來，不要裝死，先穿好衣服，再……」

話方至此，夏侯平突然目瞪口呆——因爲地下只有那件薄紗，哪裏還有常妙眞的半點踪跡？

剛才，夏侯平雖是在運氣調元，閉目行動，但這靜室之中若有絲毫聲息，絕對逃不過他的聽覺，故而，他敢確定常妙眞決未逃走！

既未逃走，人在何處？難道眞像「魂魄」般，可以隨意化去？

夏侯平注目細看，終於看出端倪。

地上有灘黃水，黃水中有根長約寸許的小金針！

照這情況看來，常妙眞是中了金針，被針上劇毒化爲黃水！

尋常「化骨丹」等毒物，能化骨肉，難化毛髮，這根小小金針，竟能連毛髮也化去，可見所具毒力，可怕到甚麼程度。

但這根金針，是常妙眞用以自殺？還是有其他人對常妙眞暗殺滅口？

這項問題，不是僅憑臆度可以解答，夏侯平遂在細搜白鬼庵毫無所得後，放了一把幹淨火，甚至把他那管「乾坤筆」也燒在其內！

因爲夏侯平入手後便知，這是仿造之物，不是他那管以寒鐵鑄管、風磨銅絲爲毫、妙用無窮的獨門兵刃。

燒却白鬼庵後，自然仍奔「六詔」。

＊　＊　＊

在落店打尖時，又使夏侯平微皺雙眉，因爲又有店小二十分巴結地迎上前來，稱他爲夏侯相公，並告知有人替他付了店錢，訂了酒菜。

夏侯平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先要弄個明白，向店小二問道：「替我預付店錢訂了酒菜之人，可有留書？」

店小二連連點頭，陪着笑臉道：「有，有，夏侯相公請少待，小的去內室，把那位白衣姑娘留給夏侯相公的書信取來。」

夏侯平聽得吃了一驚，皺眉問道：「留信給我的，竟……竟是一位姑娘？」

店小二道：「是……是位美得罕見、大方得也罕見的白衣姑娘，她叫小的去往藥鋪，買上幾錢人參，連同跑腿賞賜，一出手便是一張金葉。」

夏侯平不解其意，目注店小二道：「那位白衣姑娘要買人參作甚麼？」

店小二笑道：「她說夏侯相公在前途和鬼打架，元氣大傷，特地燉碗『參湯』，給你補上一補！」

話完，揭開桌上碗蓋，果然是碗

熱騰騰的參湯。

夏侯平有了白鬼庵中那場風流小曲，對於這碗參湯怎敢貿然入口？只催着店小二取來白衣少女所留書信。

店小二匆匆取來，夏侯平展書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大哥恕罪：在大哥以無邊定力，與『興龍膠』、『銷魂散』等下流藥物硬抗，並運功逼毒之際，小弟正在歡喜禪房之外，悄然爲大哥護法！

此舉並非考驗大哥之操守品德，其原因有二：

一，是小弟亦無此類邪淫藥物之對症解藥，縱然出面，仍非請大哥折耗眞元，自行逼毒不可。

二，是深恐常妙眞尙有黨羽，隱形暗中，可予一網打盡，並容易探出有關金棺秘密。

誰知『白鬼庵』中，僅有常妙眞一人，而常妙眞又自知生望已絕，用毒針自殺，全身化血而死！

小弟深佩大哥定力操守，並暗爲護法，至發現大哥即將調息成功，始悄然而去。

『參湯』一碗，美酒十斤，好菜豐席，或可使江南第一高手之損耗復元，益振降魔能力！

總之你我一明一暗，遠赴『六詔』，所謀之事，期於途中有成，小弟無論化身何種形相，均將不離大哥左右也。」

箋末，單書一個龍飛鳳舞的「白」字。

不消說，這封信，是白瑾所留。

夏侯平放膽喝了那碗參湯，但他一面進補，一面仍自俊臉飛紅，心中充滿了驚佩慚愧之感。

驚佩的是：白瑾的易容之術極爲精妙，他易弁而釵，化裝成一位白衣女郎，居然毫無破綻，還被店小二誇讚爲美麗得那般罕見！

慚愧的是：白鬼庵中那副情狀，竟被白瑾看在眼中，幸虧自己硬抗邪淫，不欺暗室，否則一向「蕩魂妙鬼」常妙眞的色誘低頭，雖然白瑾必加援手，自己的「江南第一高手」盛譽也必告付諸流水！

由於有愧在心，白瑾爲他所訂的十斤美酒和半席好菜，雖然十分豐盛，但夏侯平吃在嘴裏，仍覺不是滋味！

店小二見夏侯平意興闌珊，不太舉筷，遂在旁道：「夏侯相公，那位姑娘說百里外將有大事，要夏侯相公盡量多吃多喝，並在小店中好好睡上一覺，養足精神，明日才好應付，她替你先行開道去了！」

夏侯平的精神早已恢復，本想連夜上路，但聽完店小二的話後，又覺良友深情，不宜辜負，遂長嘆一聲道：「我吃不下了，煩勞店家準備卧室，我明日一早就走，這五兩銀子，送給小二哥拿回家孝敬父母！」

這一宵，夏侯平睡得雖安，卻睡得不穩。

幸好一宵無事，次日曙光方透，夏侯平又獨踏征途。

他想起白瑾囑店小二轉告的「百里外有事」之言，心中立刻深懷戒意！

事有湊巧，前面山路轉角之處放着一隻巨大銅壺，並有個短裝漢子席地而坐，顯然是個賣牛骨髓油茶的莊稼人，但站在那賣油茶漢子面前、背對夏侯平、持碗喝茶之人卻甚扎眼。

此人身着一件雪白長衫，腰懸長劍，僅從那猿臂削肩的背影看來，已可知道是位相當倜儻的武林人物！

夏侯平認爲這白衣人不會無故在此，蓄意先加挑逗，劍眉一挑，朗聲吟道：「名震江南未肯休，殺人彈劍少年游，夏侯公子最風流……」

他這首時常吟詠的「浣溪沙」，剛剛吟了半闋，那白衫人業已哈哈大笑道：「好個『殺人彈劍』、『名震江南』，除了『乾坤筆』夏侯平外，當世武林之中，誰能有此風貌？」說至此處，放下油茶，轉過面來，果然是個長眉如鬢，雙目炯炯，約莫三十的俊品人物，只可惜目光中的陰鷙之氣，太嫌濃郁！

他一見夏侯平便「咦」了一聲，抱拳說道：「尊駕丰采非凡，難道就是名震武林的『江南第一高手』夏侯公子？」

夏侯平拱手還禮，目注白衫人道：「在下正是夏侯平，尊駕怎麼稱呼？」

白衫人笑道：「在下俏太眞，濵邊湖末卒，賤名大概不會入過夏侯大俠法耳。」

夏侯平聞言一怔，心想焦一眞、常妙眞、俏太眞怎麼三人姓名末尾，都有一個「眞」字？這究竟屬於巧合，還是有某種排行，顯示這三個人同屬於某一組織？

他心中想事之際，俏太眞也在閃動兩道陰鷙目光，向夏侯平不住打量。

突然，俏太眞眉梢一挑，冷笑說道：「光棍眼內莫揉沙子，眞人面前，不說假話，尊駕好端端的，卻要冒充『江南第一高手』夏侯平做甚麼？」

這幾句話，宛如晴空霹靂，使夏侯平爲之一怔，目注俏太眞，眉頭微蹙，訝然問道：「俏朋友爲何突有懷疑我是假冒之話？」

俏太眞道：「夏侯平大俠以一管『乾坤筆』威震江南，在下更對他那寒鐵鑄杆，風磨銅絲爲毫的獨門兵刃萬分景仰，如今尊駕並無此筆，而武林人物對成名兵刃又視如性命，向不離身……」

夏侯平聽到此處，截斷俏太眞的話，搖手說道：「原來俏朋友是因此起疑，我那管『乾坤筆』在不久前被人騙去……」

俏太眞不等夏侯平說完，便立即搖頭笑道：「怪事，怪事，成名兵刃竟會被人騙去？這膽敢欺騙『江南第一高手』夏侯平公子之人，又是誰呢？」

夏侯平冷笑道：「是個無恥之徒，並可能屬於某一藏頭露尾、不敢明面對人的某一鬼祟秘密幫派。」他一面說話，一面冷眼觀察俏太眞的神色變化。

俏太眞臉色平淡，絲毫未起變化，只把雙眉微揚，目注夏侯平道：「除了『乾坤筆』外，俏某還有一個法兒可以知道夏侯大俠的眞僞。」

夏侯平目閃神光，冷盯對方說道：「俏朋友是否要與夏侯某過上幾招？」

俏太眞連連搖動雙手，苦笑說道：「邊荒末卒的鷄肋，不足以當『江南第一高手』尊拳，我只是想請夏侯大俠來個簽名留念！」

夏侯平惑然道：「這簽名留念……」

俏太眞不等他往下再說，便接口笑道：「風聞夏侯大俠風流俊逸，文武雙全，除了『乾坤筆』威震八荒外，一手『黃庭經』和『蘭亭集序』也寫得直追二王，遠近聞名，你若肯簽個名兒，送我留念，俏某必作瓊瑤之報，供給你一項渴欲知曉的重要消息！」

夏侯平道：「簽名不難，但曠野荒山，何來紙筆？」

俏太眞笑道：「紙筆容易，夏侯大俠莫笑俏某班門弄斧，我且來個撕衣爲紙，燒木代筆！」

話完，「嘶」的一聲，毫不吝惜的，撕下了一條白色衣襟。

然後，揀段枯枝，雙手一搓，枝上便起火焰。

直等枯枝燒成焦炭後，方連同白色衣襟，向夏侯平含笑遞去，夏侯平伸手接過，目注俏太眞道：「俏朋友眞人露了相呢！你『三昧火』的內家玄功，業已煉到八成左右！」

俏太眞見夏侯平一眼便看出自己的內功深淺，不禁微露驚容，愧然一笑，說道：「這點微薄所學，哪裏上得夏侯大俠的高明眼法。」

夏侯平面含微笑，手持枯炭，在那白色衣襟之上，剛寫了一個鐵劃銀鈎、龍飛鳳舞的「夏」字，忽然心中一動，目注俏太眞道：「俏朋友要我簽名，除了從字跡上辨識夏侯某身份眞僞之外，是否還有別的用意？」

俏太眞冷不防他有此一問，微怔之後，點頭答道：「有，我對夏侯大俠心儀已久，想擁有你一份親書手跡，留作紀念！」

夏侯平此時的心中已瞧出六七分，揚眉一笑道：「留作紀念無妨，但願俏朋友不要把我這親書姓名，送到一具小小金棺之內！」

俏太眞聽他這麼說法，臉色微變，目光一閃道：「夏侯大俠既起疑心，姓名不必再書，我且請你喝碗油茶，既當萍水相逢之敬吧。」

說完，斟了一碗油茶，雙手托捧，向夏侯平恭恭敬敬地遞過。

羅孟眞與終南兩條狠合鬥夏侯平。

夏侯平搖頭道：「不敢當。」

三字才出，俏太眞面色獰厲，冷然接道：「不識抬擧，敬酒不吃，要吃罰酒！」

雙手翻處，竟把那碗油茶向夏侯平的面門潑來！

那賣油茶的短裝漢子右手一搭銅壺，一股奇熱並帶奇腥的光雨，向夏侯平狂噴而出。

如此距離，加上如此手段，照說被猝然暗襲的夏侯平應該絕無可能閃躲！

尚幸夏侯平早存戒心，對於對方的一切動作，均有了防範之心！

俏太眞油茶才潑，夏侯平雙手也翻！

左手一記「拂袖驅雲」，以內家罡氣，把俏太眞所潑出來的油茶，震得四散分飛！

右手卻暗凝玄功，向那巨大銅壺虛空搖按！

那股奇腥奇熱光雨才出壺口，便被夏侯平的玄功暗勁壓逼得倒向後飛，反把那短裝漢子濺得一頭一臉，全身盡濕！

短裝漢子失聲狂叫，身上凡被油茶濺中之處，都騰起了縷縷青烟！

人也似痛苦難禁，口中不住鬼嚎，倒在地上，不住滾來滾去！

夏侯平冷笑一聲，面罩寒霜，目光覷定俏太眞，一步一步逼近。

常言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俏太眞在功力方面，雖然也具上乘火候，卻知自己決非這位江南第一高手之敵。

對方一步一步逼近，他既自知不敵，心有所怯，便只好一步一步後退。

夏侯平從鼻中哼了一聲，冷笑說道：「俏朋友，揭開本來面目，我們見見眞章吧！你地勢選得不好，背後是百丈懸崖，你最多再退三步，便將粉身碎骨！」

俏太眞目光中閃射出狠毒猙獰的神情，緊咬牙關，一聲不响地仍往後退。

又退兩步之後，果然已到了百丈斷崖崖邊。

俏太眞厲嘯一聲，白衫大袖悠然雙翻，十三四道閃閃寒光，向夏侯平電掣飛來！

那是三柄柳葉刀、三根喪門釘、三根鐵翎箭、五根十字鏢！

能把這麼多暗器同時發出，可見俏太眞定是此道高手。

但是夏侯平料準他無路可退之下，必會反撲，劍眉微挑，左袖拂處，震飛了柳葉刀和十字鏢，右手一式「分光捉影」，已輕而易擧的把三根喪門釘和三根鐵翎箭一齊接在手內。

他接釘接箭之擧，是準備在俏太眞反撲之際，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讓俏太眞嚐嚐與那短裝漢子同樣的自食其果滋味！

誰知夏侯平這次卻把事料錯，俏太眞根本就未準備反撲。

他用十四件暗器飛襲夏侯平之意，只是略緩對方逼來之勢。

就在夏侯平接鏢接箭，身形略爲停滯的一刹那，俏太負竟不進反退，向後縱身，跳下百丈懸崖。

夏侯平一怔，他不信俏太眞如此兇徒，在不戰之下，會肯自盡！

搶前幾步，到了崖邊，向下注目看時，方知自己上了大當……

原來俏太眞那件白衫乃是特製，這一御風下落，竟鼓起如篷，並飄蕩着兩根長長白帶，使他像隻絕大飛鳥般，向崖下緩緩落去。

夏侯平苦笑一聲，知道追已不及，回過頭來，想找那短裝漢子的晦氣。

那知目光注處，那短裝漢子已和「蕩魂妙魄」常妙眞一樣，骨肉、毛髮、甚至衣履，均已化去無存，變作了巨大銅壺之旁的一灘黃水！

夏侯平心驚了，他由這兩次情況，知道有關「金棺」這秘密組織之內，必有精擅用毒之人，而所煉奇毒，必是絕毒無倫！

他心道明面交鋒，不足爲懼，但這等不擇手段，卻防不勝防，剛才自己若讓那奇毒油茶灑中一些，一代英雄豈不立化南柯一夢？就在此時，耳後又起風聲！

他微一伸手，用二指接住，果然是枚紙鏢。

展開一看，紙上字跡是白瑾所書，寫着：「欲鬥羣兇，先怯其毒，去訪神醫，耕雲峯麓。」

夏侯平劍眉微蹙，心想白賢弟何必如此神秘？

他所謂的「神醫」是誰？「耕雲峯」又在何處？

念方至此，耳邊忽又聽得了「丁丁」伐木之聲。

夏侯平知道有人砍樵，但仔細一聽，那伐木之聲，卻來自另一峯頭。

他有意尋人問路，遂一脚把那曾貯毒漿的巨大銅壺，踢得飛墜深壑。

過了一座山峯，才到地頭，伐木之人是個尋常山野村民，僅從那滿臉忠厚的貌相看來，已可斷定不是兇狡匪徒喬裝改扮。

夏侯平一抱雙拳，向那山野村民含笑說道：「請教樵哥，知不知道有座山峯，名叫『耕雲峯？』」

那樵夫還了一禮，目注夏侯平笑道：「相公是外鄉口音，遠道來遊『耕雲峯』，是不是要找那位『萬靈先生』？」

夏侯平見對方神態和靄可親，遂索性問道：「那位『萬靈先生』，是不是醫道極精……」

樵夫不等夏侯平語畢，便連連點頭道：「『萬靈先生』姓萬，名子靈，不單醫道極精，心腸也好到極處，不論遠近求醫之人均有求必應，藥到病除



，眞被左右山野村民敬如萬家生佛。」

接着手指一座山峯之後的朦朧峯影說道：「這就叫『耕雲峯』，峯麓竹林之中的三間雅緻茅屋，便是『萬靈先生』的『耕雲小築』。」

夏侯平道：「這位『萬靈先生』，會不會出外行醫，不在……」

樵夫搖手接道：「不會，不會，『萬靈先生』不知爲了何事，曾經立過誓言，永遠不離耕雲峯，故而絕不會出外行醫，但對來求之人卻有求必應，只有兩種病兒不肯醫治！」

夏侯平好奇問道：「他所不肯醫治的，是哪兩種病？」

樵夫道：「一種是自作其孽的『風流病』，一種是無可藥醫的『喪心病』。」

夏侯平點頭笑道：「這位萬先生不單是位神醫，還是一位蓄意默施教化的有心人呢，在下應該專誠拜謁。」

樵夫笑道：「相公快點去吧，等你到達耕雲峯峯麓之際，萬先生大概正在他那景色美妙的茅屋右側，據石獨飲，曳杖觀瀑。」

夏侯平謝過樵夫指點，便向那「萬靈先生」萬子靈的所居之處趕去。

以他脚程，頃刻便到，耕雲峯峯麓一片密翠浮天竹林之中，果建有三間潔淨寬敞茅屋。

茅屋右側，有一深潭，潭水乃由飛瀑所積。

瀑並不大，卻極曲折有緻，是在百丈危峯間作九疊飛落，到了最後一疊，也就是落於茅屋右側十來丈的一塊圓形巨石之上，化成或粗或細的無數飛泉，注向石下，成爲清澈深潭。

青凝遠黛，白掛銀河，萬籟清幽，一塵不染，周圍景色，委實不帶半絲煙火俗氣。

夏侯平看得連連點頭，心中暗自忖道：「僅從這『耕雲小築』的環境看來，已知『萬靈先生』的胸襟高超，自己倒該好好結識結識。」

他記得樵夫之言，先向瀑布旁石上注目，因未見人跡，遂走到茅屋之前，一抱雙拳，朗聲說道：「萬先生可在仙居？江湖末學夏侯平有事拜謁！」

語言了後，茅屋之中無人相應。

他見那兩扇柴扉似是虛掩，遂試行伸手一推，門兒果眞呀然開啓。

室中一明兩暗，雖因墻壁所擋，看不到內室轉折之處，但目光所及，確實毫無人影。

夏侯平知道「萬靈先生」乃一代神醫，心懷敬重，不肯在無人接待時妄闖茅屋，遂轉身走到茅屋之前三小步遠的一片平坡上，氣發丹田，引吭長嘯。

他想起那野村山民曾告以「萬靈先生」立過誓言，永遠不離耕雲峯，遂認爲對方不在屋之故，可能是在峯中採藥。

夏侯平這個念頭動得極好，他嘯聲未多久，右側林中，便傳來步履聲息。

但這聲息毫不輕靈迅疾，反倒有些沉重遲滯！夏侯平自然認定這發出步履聲音之人，便是「萬靈先生」萬子靈。但他目光注及右側小林時，不由驚得大瞪秀目——從林中拖着沉重脚步走出來的，不是年高德劭的白髮神醫，而是一位風華絕代的白衣少女。

肩若削成，腰如素束，修短適中，這是身材的美！

秋水爲神玉爲骨，芙蓉如面柳如眉，這是容美！

人美，丰神更美！

衣白，臉色更白！

夏侯平驚了！他不是登徒子，不是驚艷，而是驚異如此年輕美妙的女郎，爲何會有如此慘白的臉色和如此沉重的脚步？

白衣女郎笑了，雙現梨渦，嫣然笑道：「大哥，爲甚麼怔住？你……你不認識我了？」

夏侯平本就覺得對方的絕世風神依稀相識，聞言之下，恍然說道：「哎呀！居然是白賢弟，你的易容之術委實絕妙，這樣一扮，西子南威，頓失顏色，王嬙……」

話猶未了，白瑾已搖了搖頭，含笑接着：「君子委實可欺之以其方，大哥不要謬讚，我是本來面目，毫未易容裝扮，你也不想想，『紅葉館主』傳人，怎會是個男的？」

夏侯平臉一紅，苦笑說道：「那我應該怎樣稱呼你……」

白瑾不等夏侯平再往下說，便以一種凄然神色，接口說道：「叫我賢妹、瑾妹均可，或許我在大哥的同意之下，會……會要求你……給我另一稱謂……」

她似乎中氣極弱，幾乎語不成聲，回手自點胸前三元大穴以後，才精神一振，把話說完。

夏侯平本來就對白瑾的沉重步履和慘白臉色起疑，如今一見這種情況，不禁搶步趕過，失聲問道：「賢……賢妹……你……你是受了嚴重內傷，或……或是……」

白瑾自點「三元大穴」以後，精神已振，含笑搖手說道：「大哥別急，我未受傷，只是中了奇毒，但至少還有個把時辰光陰，可以和大哥作最後歡聚！」

夏侯平震驚欲絕，向白瑾失聲問道：「賢妹怎會中毒？你……你不是有特殊體質，不畏……」

白瑾苦笑說：「我是上了『百忍陰刀』焦一眞的惡當，但焦一眞同樣也上了我的惡當！」

夏侯平一聽又是「百忍陰刀」焦一眞，不禁皺眉問道：「賢妹智慧超絕，怎會中了焦一眞的算計？」

白瑾的神色完全鎭定，含笑緩緩說：「焦一眞化裝成小販，誘我服食一種有毒湯圓，被指破他本來面目，和他打了一個賭兒，他若敢在一張白紙

上簽下『焦一眞』三字，我就敢服那有毒湯圓。我是依仗特殊體質，又察覺湯上所蘊毒質，並不十分强烈，遂提出如此賭注，誰知服下之後，才發現上了焦一眞的惡當，他用的是『子母毒丸』，湯圓所蘊，只有普通毒質，但其中卻另有小丸，是以我特殊體質無法抵卸『七煞毒粉』所製……」

夏侯平想起白瑾上次僅僅觸及「小陰刀」尚且性命交關，如今竟將爲數更多的「七煞毒粉」吞入腹內，不由急得搓手頓足，一頭都是冷汗！

白瑾笑道：「大哥別急，我縱遭不測，也還頗有代價，總算弄到了焦一眞的親筆簽名！」

夏侯平苦笑道：「他的簽名，有何價值？」

白瑾「咦」了一聲，雙挑秀眉說道：「怎麼沒有價值？焦一眞未料到我早在紙上用礬水書有字跡，故而他簽名時雖是白紙，如今卻已變成了一張大哥最需要的供狀！」

伸手入懷，取出一張白紙遞過，紙上有較淡的「殺孟玉萍者，焦一眞也」和較濃的「焦一眞」簽名字樣。

夏侯平感動得雙目噙淚，失聲說道：「賢妹對我，眞……眞是情至義盡，犧牲太大，但你……中毒之事，多半有救……」

白瑾淒然一笑，望着夏侯平，搖頭說道：「大哥你不必安慰我了，救在何處？」

夏侯平指着身後的「耕雲小築」說道：「這『耕雲小築』主人萬子靈的醫道通神，必有解毒聖藥，只要等他歸來……」

白瑾淒然一笑，截斷夏侯平的話，說道：「大哥莫作幻想，萬子靈先生不會再回來的了，我大概合該數盡，我們來遲一步。」

夏侯平駭然問道：「賢妹此話怎講？」

白瑾道：「大哥可知萬子靈先生，有永遠不離耕雲峯之誓？」

夏侯平點頭道：「我於問路之時，曾聽得一位山野村民說過。」

白瑾道：「立誓原因何在？」

夏侯平茫然搖頭，白瑾嫣然笑道：「大哥你隨我來，一看就會明白！」

說完，拉着夏侯平的手，走進她出現的那片林木之中。

林中有座孤墳，墓碑上鐫有：「愛妻慕容貞之墓，萬子靈敬立，並朝夕相伴，永世不離。」

夏侯平「哦」了一聲，恍然說道：「原來萬先生永世不離耕雲峯之誓，便是爲了陪伴他的泉下愛妻。」

白瑾頷首道：「耕雲峯一峯如梨，範圍甚小，萬先生若在近處，聞得大哥嘯聲，早就趕回，如今蹤跡杳然，顯已出了意外。」

夏侯平皺眉道：「神醫高隱，與世無爭，萬先生會有甚麼意外？」

白瑾嘆道：「我聞得有關『金棺』那的秘密組織之中，有人生了怪病，準備以霸王手段延醫，萬先生恐怕已被這般萬惡凶徒擄往『六詔』去了。」

夏侯平大驚失色道：「賢妹所聞此訊，千萬不可是眞，否則……」

說至此處，他已語音淒咽，說不下去，目中淚光浮動。

白瑾從懷中取出香巾，替夏侯平抹去頰上淚漬，神情自苦地嫣然笑道：「人生自古誰無死？青山何處不埋人？大哥莫要傷心，我只要完了心願，雖死無憾！」

夏侯平爲白瑾一診脈象，發現果有厲害的毒力在她體內蠢蠢待動，遂含淚問道：「賢妹有何心願？」

白瑾一雙充滿柔情的絕美妙目盯着夏侯平，緩緩問道：「大哥，我若死了，你會不會像『萬靈先生』萬子靈一樣，也爲我建造這樣一座乾淨漂亮的墳？」

夏侯平哪裏忍心答話，只是握緊着白瑾的玉手，目中充滿情淚。

白瑾笑了一笑，揚眉說道：「此時無聲勝有聲，看大哥的神情，一定肯爲我造墳，但不知墓碑之上，是用甚麼稱呼？」

「賢妹，妳……妳……想用甚麼稱呼？」

說到「稱呼」二字，已不禁珠淚狂流，青衫盡濕！

白瑾倒仍能神色鎮定，笑了一笑，目注夏侯平道：「大哥還記得我不以金蘭骨肉爲滿足，還想和你更進一步的話麼？」

夏侯平舉袖拭淚，滿面神光，朗聲說道：「好，既承瑾妹錯愛，萬一五行無效，天妒紅顏，夏侯某必爲瑾妹親手築墳，並樹一『愛妻白瑾之碑』，但……」

他是滴淚吞聲而話，白瑾卻在含笑靜聽……聽至此處，見他話音忽頓，白瑾遂對夏侯平投過驚詫的眼色。

夏侯平略拭頰上淚痕，雙眉一排，朗聲又道：「但我只能對瑾妹聲稱從此永作鰥夫，卻不能立誓寸步不離，因爲我還要海角天涯去追尋『百忍陰刀』焦一眞，爲瑾妹和孟玉萍表妹雪恨！等到彼獠授首，大仇一雪，我再長伴瑾妹於這耕雲峯峯麓……」

「夠了，夠了，」白瑾臉上帶着一種極滿足的微笑，搖手截斷夏侯平的話題，說道：「大哥，有你這番話兒，我和你雖然未成夫婦，但已比世間那等慘遭無情夫婿所遺棄的紅顏幸福多了！你的瑾妹不會無聊得要你立即在此烟霞泉石伴我一生，我反而要你立誓另娶賢妻，爲夏侯門中接續香烟，並以一身所學，濟救扶民、衛道降魔，才使我在九泉之下，面含微笑，更見光彩。」

夏侯平越聽越覺得白瑾心胸偉大，也越發對她萌生愛意。

但這時白瑾手按胸頭，秀眉微蹙，臉上出現了難過神色。



夏侯平全身一顫，目注白瑾問道：「瑾妹，是不是毒力猛動？」

白瑾取出一顆丹藥服下，點頭答道：「若是普通人，早已慘死，我仗着特殊體質，大概還有半個時辰活命……」

說話至此，嬌軀發軟，足下一個踉蹌。

夏侯平慌忙一伸猿臂，把她抱住。

白瑾點頭笑道：「對，大哥抱抱我吧，我們既已訂了夫妻名份，也該趁這有限時光，親熱親熱……」

俠女酸心話，英雄熱淚流。

夏侯平滿面淚痕，一手托腰，一手托腿，抱起白瑾，便向茅屋走去。

白瑾詫道：「大哥你去何處？」

夏侯平俊目中淚光盈盈，悲聲答道：「我不相信像瑾妹這樣一朵武林奇葩，竟會遽爾夭折。」

白瑾嘆道：「人難與數鬥，命不與天爭，我已毒入膏肓，難道大哥會有回天之力？」

夏侯平道：「『萬靈先生』人雖不在，但他既屬神醫，這『耕雲小築』之中，或許會留有聖藥，我盡心力找一找看。」

說話之時，他已走進「耕雲小築」右側那間「萬靈先生」的起居室內。

這是間起居室，也是藥庫。

滿架瓶瓶罐罐，所貯的是藥草藥丸，可惜神醫不在，處方無人，夏侯平雖稍通岐黃，卻仍無法仗恃尋找藥物，袪解白瑾所中的罕世奇毒！

室中除了藥架，便是榻，還有一張書桌。

桌上硯中，墨汁未乾，並有一張素箋，似乎萬子靈於離去之前正遺與作書，箋上寫的是：「嵩雲秦樹久離居，雙鯉迢迢一紙書，休問梁園舊賓客，一片冰心在玉壺。」

前二十一個字兒頗爲工整，體學北魏，但末後的「一片冰心在玉壺」七字，卻顯得匆促潦草，有點孫過庭的風味。

白瑾目光微注，「咦」了一聲說道：「這是李商隱寄令狐郎中的七言絕句嘛，在『休問梁園舊貴客』之後，應該是『茂陵風雨病相如』，萬靈先生怎麼寫成了王昌齡的『一片冰心在玉壺』呢？」

夏侯平苦笑道：「瑾妹眞是，你奇毒在身，不設法尋找聖藥，卻管那萬先生把一首唐詩寫對寫錯做甚麼？」

邊自說話，邊自把白瑾的嬌軀輕輕放在榻上，往架上那些大大小小金玉銀陶的瓶罐囊壺之間亂翻亂找。

白瑾躺在榻上，秀眉微蹙，似有所思。

原來她還不肯放過那首唐詩，驀地失聲說：「奇怪，以萬先生字體蒼勁看來，分明學養甚豐，他怎會把王昌齡和李商隱的詩句弄錯，何況二十八個字中，前工後草……」話方至此，她與夏侯平兩人的臉色齊變！

因爲在這「耕雲小築」之外，突然又起了步履聲息。

夏侯平認爲此處不會有不相干的人物撞來，不禁心中一喜，朗聲問道：「是萬先生麼？請恕在下夏侯平因事急求醫，擅闖仙居之罪！」

話音了處，在茅屋門外響起一聲厲笑，有人冷然說道：「夏侯平，滾出來吧，我是你的要命兇星，追魂太歲！」

夏侯平聽得眉頭一皺，向白瑾低聲說道：「瑾妹妳善自珍重，我去看看來的是甚麼兇人？打發掉後就來陪妳，並尋找袪毒藥物。」

白瑾雖已自知命在頃刻，但一縷情絲已繫兩心，故而始終都神色自若，淡然笑道：「大哥，不必心分兩地，務宜專神應敵，對於這般萬惡兇邪，手下不可絲毫留情，我……我不至於這樣就走，總會等待大哥，彼此再見上最後一面！」

夏侯平心如刀割，淚水又有點忍耐不住，劍眉一挑，便待舉步。

白瑾忽地想起一事，又向夏侯平叫道：「大哥，我聽出屋外來的不止一人，你那『乾坤筆』已失，無物防身，且用我的兵器！」

說完，取出一枚比核桃略大的銀丸遞過。

夏侯平從一雙俊目中，閃射出輕易不見的煞厲光芒，鋼牙微咬道：「對付這般下三濫的無耻兇徒，大概還不必用甚麼兵器。」

話雖如此，他卻不忍拂逆白瑾的關切之意，仍從她手內接過銀丸，未曾細看，便揣入懷內。

這時，屋外語聲又起，十分陰森地冷冷叫道：「夏侯平，你有『江南第一高手』之稱，怎麼還不出來，難道怕死？」

夏侯平向躺在榻上的白瑾投過深情的一瞥，轉身走出茅屋。

屋外石坪之上，有個黃衣書生負手而立。

此人年約三十四五，相貌尚稱英俊，但鼻端太尖，微往下鈎，眼神也極兇極冷，還充滿了陰鷙意味。

夏侯平因對此人完全陌生，遂皺眉問道：「尊駕爲何找我？我們似乎素昧平生。」

黃衣書生冷笑接道：「雖然素昧平生，但我已與你有一天二地之仇、三江四海之恨！」

夏侯平道：「尊駕怎樣稱謂？」

黃衣書生道：「羅孟眞。」

夏侯平聽了這個「眞」字，便冷笑一聲道：「大概是焦一眞、常妙眞、俏太眞的一丘之貉！」

羅孟眞獰獰笑道：「對了，焦一眞是『勾魂冷魄』，常妙眞是『蕩魂妙魄』，俏太眞是『催魂飛魄』，我羅孟眞是『奪魂狂魄』。」

話方至此，手中已多了一具黑色

鐵筒，目注夏侯平，厲聲喝道：「夏侯平，你還我愛妻常妙眞的命來！」

夏侯平一見黑色圓筒，便以五行大挪移法的絕頂輕功，避開茅屋正門，右閃兩丈以外。

他不是懼怕對方的手中之物，而是深恐這具黑色圓筒內貯烈火暗器，一經施展，燒了全係茅草所建的「耕雲小築」，白瑾行動不便，安危豈不可慮。

羅孟眞見狀，叱道：「夏侯平，你竟想溜？」

夏侯平遠離茅屋之後，止步回身，面含冷笑說道：「羅孟眞，別往自己臉上貼金，我夏侯某豈怕你們這些下三濫的貨色！」

話至此處，想起羅孟眞爲妻報仇之語，遂蓄意激怒對方，嘴角一披，哂然又道：「我告訴你，你妻子常妙眞在白鬼庵中，不守婦道，至少已請你戴了十三頂綠頭巾，我夏侯某替你去了綠頂之羞……」

話猶未了，「格登」一聲，機簧響處，一股烈火，已向夏侯平的面門電疾噴來。

夏侯平見自己並未料錯，對方所用果然是極爲歹毒的「五雲噴火筒」，遂一式「妙踩七星」，不單避過烈火，並搶步提身，對羅孟眞發出一掌！

那「五雲噴火筒」雖極歹毒，但一噴未中，再裝藥物不易，業已等於失去靈效！

故而，羅孟眞見夏侯平身法太快，搶進如風，遂把噴空黑白鐵筒也當作暗器脫手擲出，並且雙掌猛翻，一式「拒虎當門」絲毫未肯退讓，與夏侯平硬接一記！

雙掌未合，勁氣先排，黑色鐵筒被內家無形罡氣震得變形斜飛丈外，跟着便是「吧」的一聲脆響！

夏侯平滿腹情仇、一腔怒火，這一掌怎肯容情，所凝內力足達九成以上！

「奪魂狂魄」羅孟眞在「金棺」組織的三屍七魄之中，向以掌力稱雄，他既痛於常妙眞慘死，前來尋仇，自然也把所擅長的「三陰絕屍掌」全力發出！

硬接硬打，無法取巧，功行深淺，一擊便現！

兩隻手掌一合，脆響起處，夏侯平岸立如山，一動不動！

羅孟眞卻拿揑不住，「蹬蹬蹬」地連退三步。

夏侯平面含冷笑，嘴皮一披，挑眉說道：「羅孟眞，就憑你這點能耐，也敢妄向夏侯某狂傲？看來所謂『金棺』組織，不過……」

話猶未了，羅孟眞已雙目血紅，發出一聲厲嘯！

夏侯平「哦」了一聲，冷笑說道：「原來你還有同黨，趕快叫他們出來，我好好打發他們一同上路。」

小林之中，冷笑聲起，果然又走出兩名黃衣人來，其中一個身材瘦長如竹，高顴鷹目的中年漢子，發出狠嚎似的語聲，獰笑說道：「夏侯平，你不要狂，常言道：『雙拳不敵四手，好漢還怕人多』，我不相信你在『一魄兩條狼』的聯手之下，仍能張牙舞爪！」

夏侯平聽了「兩條狼」一語，冷然喝道：「你們是秦中劇寇、兩手血腥的『終南雙狼』？」

另一個臉頰上有條長長刀疤的黃衣漢子「哼」了一聲，道：「不錯，我是『疤面狼』郎魁，那是我兄弟『麻杆狼』郎鬥，『終南雙狼』的天狼爪手下，至少背過兩三百條案，當得起你所說的『兩手血腥』四字！」

說至此處，側顧「麻杆狼」郎鬥，厲聲喝道：「老二，亮出『天狼爪』，與羅香主聯手殺了這所謂『江南第一高手』，替遭他毒手的兩位香主報仇，然後再搜搜這廝的另一黨羽，是否躲在萬子靈老兒的『耕雲小築』之內！」

郎鬥答應一聲，與郎魁同時取出了一件極少見的外門兵器「天狼爪」！

三名凶徒的身形閃處，搶佔了「三才」方位，把夏侯平圍在中央！

夏侯平見狀，不禁心中打鼓，暗叫不妙！

兩支「天狼爪」、一對「離魂子母圈」等三件外門兵器，並未看在夏侯平的眼中，他若有「乾坤筆」在手，自信可於十招之內，誅除這三個武林兇人！

但如今若以赤手空拳與之對敵，雖仍可勝，卻非三五十個回合所能奏效。

白瑾身中奇毒，正在發作，必須趕緊尋藥續命，如何可以耽擱？尤其對方萬一分上一人進入「耕雲小築」，立將成爲糟糕透頂、不可收拾的局面！

夏侯平權衡利害，不敢再傲，伸手入懷，取出了白瑾交給他的那顆銀丸。

羅孟眞目光一注，臉色大變，失聲問道：「這……這是沒在江湖出現已有數十年之久的『冷霜丸』麼？」

夏侯平藝兼文武，學究天人，一切知識原極淵博。

他於傷心欲絕接過白瑾所遞銀丸之際，根本不曾細想，也未細看。

如今聽了羅孟眞驚喊出的「冷霜丸」之言，心中不由一震！

他知道「冷霜丸」又名「柔絲」，是一柄用稀世鋼母和西方眞金，以及其他五種名貴質料，由大匠所冶，捲之成丸，展之成劍，洞穿金石，無堅不摧的蓋代寶器！

心中驚懼之間，內家暗勁已達頂梢！

劍隨勁展，轉瞬之間，夏侯平的手中已握着一柄寬才一指有餘，長約二尺四五，銀光燦爛的奇形銀色短劍！

直到此時，他才確定自己掌中確



是握着一柄威震乾坤的武林異寶。

夏侯平目注羅孟眞，面如寒冰，冷冷說道：「羅孟眞，你既認識這是武林異寶『冷霜丸』，還不乖乖領死？」

羅孟眞亮出「離魂子母圈」後，兇焰本熾，如今卻心膽俱懾，向後退了一步。

郎魁郎鬥兄弟卻因一向兇悍，所用「天狼爪」，又是用「紫金砂」加上好鋼鐵鑄造的外門兵器，不畏刀砍劍削，遂由郎魁冷笑一聲，挑眉叫道：「羅香主，『冷霜丸』是昔年冷霜仙子的降魔至寶，已有數十年未出江湖，多半已殉葬長埋地下，這廝手中之物，大概是以緬鋼仿造，有何足懼，我郎魁先試他一試……」

說到「試他一試」之際，右腕抖處，「天狼爪」分心遞到，在一招「奎木偸心」之中，居然蘊藏了幾種可虛可實的精妙變化！

夏侯平岸立如山，橫劍當胸，對於郎魁來招，根本置若罔見！

這是極傲慢的態度，也等於是對郎魁表示極輕蔑的哂薄意味！

郎魁被激得暗咬鋼牙，眞力暗加，「天狼爪」去勢變疾，宛如電掣而至！

他不快，夏侯平不動，他這一加勁遞招，夏侯平也右腕一震，銀芒如海浪狂濤，捲翻而起！

一陣極清脆但也極短促的金鐵交鳴過後，夏侯平紋絲未動，手中仍橫着一泓秋水。

「疤面狼」郎魁卻手中已空，地上散落着由「天狼爪」所化的七八段碎鐵，以及爪中暗藏的不少毒針毒刺等物。

這是試劍，夏侯平要試手中之物究竟是否無堅不摧的武林至寶「冷霜丸」，故而只守未攻。

否則，地上的七八段碎鐵之中，多半還會雜有「疤面狼」郎魁的六陽魁首！

罕世寶刀，已試鋒芒，羅孟眞暨郎魁郎鬥兩兄弟，不禁面如土色。

但夏侯平卻也照樣心中狂震、面色如土。

羅孟眞等面色如土之故，是驚震於夏侯平既懷蓋代絕學，又有稀世寶刀，自己絕難抵敵，多半性命難保！

夏侯平面色如土之故，卻太過奇怪，他是爲了甚麼？

原來他在揮動那柄既稱「柔絲」，又號「冷霜丸」的奇形短劍，斬斷郎魁「天狼爪」之際，恰好面對「耕雲小築」，只見「耕云小築」竟起了熊熊火光！

夏侯平心中狂震，知道白瑾多已難逃此劫，遂舌尖暴綻春雷，狂自問道：「你們還有黨羽？竟敢放火燒屋！」

羅孟眞起初也是一怔，旋即獰笑道：「夏侯平，本門中派來替你收屍之人多得很呢……」

一語未畢，全身已被籠罩在一片冷電似的銀色光海之內！

夏侯平心中明白，要救白瑾，必先救火，必須先在最短促的時間之內，殺掉羅孟眞和郎魁、郎鬥兄弟。

故而他毫不猶疑，立下殺手！

人作龍吟，劍化電閃！

夏侯平連人帶劍，化作一片白鍊似的銀色寒芒，向羅孟眞、郎魁、郎鬥兄弟電捲而出！

這是威力最强，殺人最快，但也最耗眞氣內力的「馭劍術」！

換句話說，這是「拚命」，用出「馭劍術」，倘若不能誅戮對方，則自己多半會反遭對方毒手！

換在平時，對付羅孟眞這等人物，夏侯平不必如此，也不屑如此！

但如今白瑾身上有毒，屋中起火，業已千鈞一發，遂逼得夏侯平只好爭取時間，放手一拚！

銀芒光海的電掣狂捲之下，威力果然驚人！

「奪魂狂魄」羅孟眞首先被腰斬，屍分兩截，流了一地肝腸臟腑，去追隨他那不守婦道的老婆「蕩魂妙魄」常妙眞，再作陰世夫妻。

郎魁郎鬥兄弟可能作惡多端，死得更慘！

他們因功力弱於羅孟眞，根本無法抗拒「馭劍術」的罕世威力，雙雙被絞成了一塊塊無數血肉！

銀芒斂處，現出了夏侯平的身形。

但這位風流倜儻、英俊挺拔的「江南第一高手」如今也不像人了！

他臉色慘白，全身上下也沾滿了血汚，不過這些血汚，是沾了別人的鮮血，他自己除了拿樁不穩，踉蹌幾步，深覺疲乏脫力以外，並未受到別的傷害！

但此時只要再有一人在側，或所殺三人中有一人未死，再向夏侯平隨意略作攻擊，他也將無力防禦，照樣難免身遭慘禍！

這也是少數內家絕頂高手雖會「馭劍術」，而輕易不敢施展的最大原因！

一擊成功，夏侯平應該心神稍爲寬鬆，透過一口氣了。

不，從他那兩道愁鎖得業已結在一起的眉頭上，已可看出他憂懷更濃，連半點都未消滅！

原因在於「耕雲小築」完全是茅草木料所建，就這片刻之間，已燒得烈焰如濤，成了一片火海！

慢說夏侯平馭劍克敵，內力耗盡，人在半虛空中，站都站不太穩的狀態之中，就算他功力如常，絲毫未見減弱，手中並持有他所慣用的「乾坤筆」，他也無法從業已燒成一片火海的無情烈焰之中，設法救援白瑾！

夏侯平心碎了。

怎不心碎？天下哪有比眼望着最親愛之人化爲灰燼的更淒慘之事？

英雄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但有時傷心過度，反而會滴淚全

無！

夏侯平如今便是如此，他沒有淚，他把滿眶的淚，化爲滿腔的恨！

恨，恨極那收容無數邪惡之徒、手段卑鄙毒辣的「金棺」。

恨，恨得咬牙，恨得頓足，恨得緊握雙拳，恨得怒火沖頂！

夏侯平終於支持不住了，他在疲、恨、悲的猛烈交集之下暈了過去。

## 絶處逢生　喜得靈葯

白瑾身中「七煞奇毒」，躺在「耕雲小築」榻上，奄奄等死之際，因夏侯平已出室應敵，芳心苦寂，百無聊賴之下，忽然參透了「萬靈先生」決不會寫錯唐詩那句「一片冰心在玉壺」，這似乎另含妙意。

靈機既動，妙目隨轉，在榻尾藥架之上看見了一方小小玉壺。

先前，夏侯平也會搜過這藥架，但只注意到那些葫蘆、瓶、罐等物，因玉壺太小，加上時間匆匆，遂加忽略。

如今，白瑾觸機在前，起身走過，果然在那小玉壺之內，發現萬子靈僅剩一顆、正待再煉的「冰心清寧丹」。

白瑾自覺奇毒已發，遂趕緊先行服下「冰心清寧丹」，再看丹外所裹的萬靈先生留箋。

箋上大意說明了「耕雲小築」中，有個地穴，穴內有萬子靈所著的一册奇醫書，望有緣人習以行醫，普濟天下。

白瑾剛剛進入地穴，茅屋已爲「五雲噴火筒」所噴火星沾上燃燒，起了熊熊烈火。

烈火一熄，白瑾即躍出地穴，急呼「大哥！」但夏侯平沒有應聲。

白瑾遂微定心神，略整衣衫，走出穴外，想看看夏侯平是在作些甚麼。

但才出穴口，便看見一幅驚人的景象！

夏侯平不是瀟瀟洒洒的站在那裏，而是倒在地上。

白瑾這一驚非同小可，趕緊飛身縱過，才發現夏侯平人已暈絕，唇角邊血漬殷然，顯已受了極重內傷！

夏侯平如此禁不得風吹草動，白瑾萬般無奈，遂從身上找出她師祖所遺下的一朵「冰蓮」和三段「雪藕」。

這東西雖不能解毒，但除了清涼退火，滌熱驅煩之外，對內傷、奇痛，也具神效。

雖然「冰蓮」的顏色未到朱紅，不是千年神物，足以起死回生，但服食之下，總也可以暫時保住夏侯平的性命，再想其他辦法……

白瑾先席地而坐，然後小心緩慢地把胸前滿是血污的夏侯平半抱半躺，倚在懷內。

由於夏侯平牙關緊閉，人事不知，白瑾只好先把冰蓮雪藕嚼成瓊漿玉液，再兩唇相接，一口一口地哺將過去。

情人在抱，脂口輕嘗，本來是樂趣無邊的風流韻事！

但如今的白瑾却凄楚萬分，眼中不斷湧出淚珠，滴落在夏侯平胸前，和他那張慘白得不帶絲毫血色的俊臉之上。

汁液哺完，再爲他仔細診察脈象。

白瑾秀眉更蹙，目中酸淚如泉。

情況是好了一點，但所謂好的程度，却是微乎其微！

夏侯平如今像甚麼呢？像易散彩雲、易碎的琉璃、易滅的油盡枯燈。

「雪藕冰蓮」汁液之助，總算是在燈盞中加添了一點點油，但他仍然禁不起碰，禁不起撞，甚至禁不起一陣稍爲强烈的風吹雨打！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在白瑾想不出怎麼辦，急得六神無主、滿面淚漬之際，遠方突起歌聲，白瑾心中一喜，暗想莫非天不絕人，來了救星？

她心目中所盼望的救星是鳳麗桐。

鳳麗桐乃白瑾的師姐，絕代天嬌，白瑾前去碧雞山會夏侯平之時，便與她有約在先，姊妹兩人共覓一少年英雄，永相扶助。白瑾看中夏侯平後，已設法與這位師姐通了消息。

假如來人眞是鳳麗桐，則夏侯平的這條命兒，大概最少可以保住一半！

白瑾先是眉頭深蹙，聽得歌聲後，雙眉微開，但仔細一聽之後，她的兩道秀眉却又愁蹙得幾乎結在一處。

因爲歌聲漸近，已可聽出唱的是：「忍字頭上一把刀，任它怒火膽邊燒……」

這不是白瑾所渴盼的鳳麗桐，而是她和夏侯平均極爲痛恨的「百忍陰刀」焦一眞！

雖然，焦一眞那點技藝，在白瑾眼中不算是個角色，但如今夏侯平禁不起風吹雨打的這種情況，却令白瑾驚出一身冷汗，知道絕不能把夏侯平垂危之狀，讓焦一眞看在眼內！

她本不願動，也不敢動，如今却不得不把夏侯平輕輕抱起，放入左邊一個石洞之內。

等她安置好夏侯平，走出洞口，十來丈外，已出現了一條人影。

果然不錯，來人正是「百忍陰刀」焦一眞。

焦一眞本不知此處有人，他從一片小林之後轉出，突見白瑾負手而立，不禁却步一怔！

白瑾冷笑道：「焦一眞，想不到吧，這就叫不是冤家不聚頭。」

焦一眞盯了對方兩眼，雙眉微皺問道：「尊駕是……」

白瑾冷笑接道：「峨嵋白瑾，我們



別未多時，你怎麼如此健忘？」

焦一眞遲疑道：「你……你……你應該……」

白瑾冷笑道：「你在普通毒藥中，暗加『七煞奇毒』，騙我服下後，以爲我定會死麼？」

焦一眞道：「確實如此，我不信在我獨門解藥之外，還有……」

白瑾沉聲道：「焦一眞，你不要作夢，慢說是你的『七煞毒粉』，就是對『金棺門』中聖藥，我也有尅制之法。」

焦一眞聽得一怔，雙眉微蹙問道：「甚麼是本門聖藥？」

白瑾道：「碧雞大會之上，你們憑甚麼令那麼多武林高手親筆自書名字，納於金棺？」

焦一眞臉上浮現出得意笑容，說道：「那是一椿奇妙無比的特殊秘密。」

白瑾哂然道：「甚麼特殊秘密？還不是靠着『百毒仙郎』東門祿修煉的那種迷神藥物？」

這回，焦一眞着實吃了一驚，微退半步，目注白瑾道：「連這等重大機密，你也居然知曉？」

白瑾冷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天下那有不透風的牆。」語音至此，略略一頓，妙目中突現厲芒，盯着焦一眞道：「焦一眞，你今日來得正好，夏侯平雖然不在，我也要爲『棲霞紅姑』孟玉萍，向你索命！」

焦一眞目閃厲芒，發出一陣狠狠獰笑道：「上次我既被你騙去了親書供狀，對於孟玉萍那段過節，已不必否認，好在焦一眞殺人千百，小小一個『棲霞紅姑』不算得甚麼大債。」

白瑾道：「血債血還，一命抵一命，這種債務，還分甚麼大小？」

焦一眞冷哼一聲，神情傲然說道：「想要焦某這條命，並不容易，白朋友先得露幾手三脚貓兒給我看看！」

白瑾軒眉一笑，看着焦一眞緩緩說道：「焦一眞，你不忍了？你不是常唱『忍字頭上一把刀』和『得放手時需放手，能饒人處把人饒』麼？」

焦一眞如今突然自覺對付白瑾，會有充份把握取勝，遂獰笑道：「那是唬唬外人的自端身份之詞，其實『刀在心頭，如何能忍』？焦某平生眞正的信條是『能下手時需下手，得饒人處不饒人』！」

白瑾方聽得冷哼一聲，焦一眞又復說道：「故而我在古人之中，最佩服的是曹孟德，認爲他所說『寧使我負天下人，莫使天下人負我』之語，實是千古名言。」

說到千古名言，冷不防解下腰間的「金帶斷魂刀」，一式「修羅誅魂」，化成冷艷艷的一片寒光，向白瑾攔腰砍去。

這一刀，着實發得又快又狠又毒！

白瑾若在未服「冰心清寧丹」，眞氣內力均只能提聚到五成不到的情況之下，又是猝不及防，還眞不容易逃得過焦一眞這招暗襲。

但如今吃了「冰心清寧丹」，業已脫胎換骨，功力比未受傷前還要增高幾成，那裏還會懼怯對方的下流手段？

刀光橫捲之下，發生了妙絕之事！

白瑾身形微騰，竟拿得那麼巧、踩得那麼準地站在焦一眞平掃而過的窄窄刀身之上，等於是被對方用刀身托住雙足，飛轉了大半圓弧。

焦一眞又驚又怒，表面上佯作有點驚惶失措，暗地裏却凝足眞力，猛然一轉刀身！

在他想來，「金帶斷魂刀」是無堅不摧之物，這樣一轉刀身，白瑾用以賣狂的那雙尊足，還不會爲刀鋒所斷？

念頭雖毒，手段亦狠，可惜却只是他一廂情願想法！

他不動，白瑾不動！

他刀身才翻，白瑾却洞悉先機，早他一步，人到了刀身之下。

跟着一足飛揚，踢中了焦一眞持刀的右腕！

焦一眞哼了一聲，右手腕骨立被踢碎！

椎心痛苦之下，「金帶斷魂刀」哪裏還能把握得住？化成一道寒光，脫手飛出！

「叮」的一聲，因刀鋒銳厲，整柄飛射入兩丈高處的石壁之內，僅剩刀柄在外！

白瑾笑道：「好，『百忍陰刀』的手中沒有了刀，等於是叫化子的手中沒有了碗，我看你還怎樣要寶？」

挪揄性的笑了一笑，突又沉聲說道：「焦一眞，你剛才提醒了我『能下手時需下手』……」

她一面說話，一面寒着臉兒，向焦一眞走去。

焦一眞臉色大變，滿額冷汗，雙手連搖！

白瑾冷然道：「你搖甚麼手？你不是說做事要學曹孟德，來個『乾乾淨淨，斬草除根』麼？」

焦一眞幾乎被噎得透不過氣來，勉强厚着臉皮說道：「我敗得不服，我也另有看家本領未曾施展，你可敢再給我一次機會？」

他明知白瑾不可能答允這椿請求，是想略爲拖延時間，再動別的腦筋！

誰知白瑾居然出人意料地點頭說道：「好吧！你既然死不要臉，我就放你一馬！」

焦一眞幾乎以爲自己聽錯，失聲問道：「白朋友，你……你肯過放我？」

白瑾道：「我不是菩薩心腸，大發慈悲，而是有條件！」

焦一眞也不管是何條件，絕望之中有線希望，總得先行把握，於是趕

緊問道：「是甚麼條件？」

白瑾應聲道：「罰你暫時作我僕人，我開張藥方，命你替我到附近鎮中採購一些藥物，並須限時交令。」

焦一眞聽得對方竟要支使自己做她僕役，不禁啼笑皆非，屈從之前反問道：「你不怕我一去不回？」

白瑾向插在石壁上的「金帶斷魂刀」指了一指，搖頭說道：「不怕，你若不限時交令，我便把金帶斷魂刀投下百丈絕壑。」

焦一眞聽得眉頭深皺，連搖雙手說道：「不必，不必，我如今又覺得『忍字頭上一把刀』對了，常言道：『大丈夫能屈能伸』，又道是：『在人屋簷下，怎敢不低頭』？你就開藥方吧！」

白瑾燒木成筆，撕衫當紙，寫了一張藥方，遞給焦一眞道：「焦一眞，我限你選擇最近的村鎮，去辦此事，務須兩個時辰之內趕回，並且不許弄鬼，藥買來後，我會檢查，其中若有半點花樣，你便非掉腦袋不可，決沒有下次機會！」

焦一眞暗覺對方心思周密，手段厲害，遂長嘆一聲，接過藥方，電疾馳去。

白瑾見他去遠，也嘆息一聲，自言自語道：「我不知道這件事辦得是對是錯，但夏侯大哥命已垂危，我不得不試試任何一種手段，來爲他綰魂九幽！」

語言頓處，又望了石壁上的「金帶斷魂刀」一眼，苦笑道：「何況，我不會殺死焦一眞，我要把他留給夏侯大哥親手誅戮，來爲他表妹孟玉萍報仇雪恨。」

自語一畢，趦入洞中，察看夏侯平的情況。

想是雪藕冰蓮頗有效用，夏侯平已沉沉睡熟，狀甚安祥。

脈息方面，也稍安穩，看來在兩三個時辰之內，不致有嚴重變化！

白瑾心中微寬，珠淚雙垂，自語又道：「看來，只要不起甚麼特殊變化，夏侯大哥或許能僥倖度過這場劫數！但不知……」

夏侯平既然暫時無事，白瑾遂又走出洞外，等待焦一眞買藥回來，免得被焦一眞發現夏侯平身受嚴重內傷，困在洞中，又起兇心，生出其他枝節。

出洞之後，自然是目注焦一眞的去處，負手徘徊。

她認爲焦一眞以「百忍陰刀」成名，則插在石壁上的大小兩柄「金帶斷魂刀」，不異於是焦一眞的第二生命。

既留下此刀作爲抵押，焦一眞不會一去不回，他也不會知曉自己叫他買藥之舉，是要搭救夏侯平的性命。

限時兩個時辰也有深意，除了使焦一眞盡速趕回外，並使這陰惡兇人來不及再與「金棺門」的其他兇邪勾結通訊。

白瑾的算盤打得雖好，但偶一抬頭之下，却不禁臉上變色，目瞪口呆。

原來那插在兩丈來高石壁之上的「金帶斷魂刀」，竟已不見踪跡！

這片石壁，高約五六十丈，絕不可能從壁頂設法取去。

而刀鋒因太過銳利，深插入石，僅見刀柄在外，堅穩異常，更不可能脫落。

唯一可以解釋的原因，便是被人登壁拔去。

但自己入洞未久，便即很快走出。

在洞中沒有聽得半點聲音，出洞又未看見半點跡象。

這是何人所爲，動作竟如此輕靈迅疾？

白瑾不僅驚異交集，並深爲皺眉。

因爲「金帶斷魂刀」既已失去，少時，焦一眞若是購藥回來，却是如何向他交代？

人居難處，倍念親人。

但白瑾是孤兒，恩師早死，師祖飛升，夏侯平又在昏迷不醒的狀況中，她却哪裏還有親人？從白瑾口中，凄然喊出的，是「鳳姊姊」三字！

不錯，鳳麗桐也是她的親人，並是一位可能具有回天之功的親人！

假如鳳麗桐能適時出現，她與白瑾二女之間可以互相商量，互相助扶，或許可以爲夏侯平消災渡厄！但是，鳳麗桐是人，不是神，她能確知夏侯平有難，並這樣湊巧的趕來麼？正確的答案，應該是「不能」，除非……有太多的巧合！

「鳳姊姊」三字出口後，空山寂寂，毫無回音，顯然，所謂「巧合」之望，已成泡影！而焦一眞一去不回，顯已捨刀逃遁。

白瑾有點發怔了，她滿眼都貯滿淚光，只是尚未流下，懷着沉重的心情，拖着沉重的脚步，向石洞之內走去。

她走得很慢，希望能在舉步之間，突然觸發靈機！

這種念頭，近於幻想，自然不會實現。

但才走近洞口，白瑾突悚然止步，臉上變色！

不是觸動了靈機，是聽見了聲音！

聲音……打鼾的聲息……

奇怪極了，石洞中只有夏侯平一人，又在昏迷狀況之下，這打鼾聲，是誰發出的？

驚疑交集之下，白瑾改慢爲快，閃身進洞。

慢時，她慢得像蝸牛！

快時，她快得像閃電！

從表面上看來，洞中情況並無改變！

一個人，夏侯平仍是一個人，只不過那種睡得極爲沉酣的打鼾聲，却



是由夏侯平的鼻中發出！

白瑾怔了……

她弄不懂在自己出洞與焦一眞交手之前，夏侯平尚身負極重內傷，性命在呼吸之間，爲何在不久之後，竟睡得宛如常人的這般香穩？

趕緊走過去，爲夏侯平細心診察脈象，發現夏侯平身體中起了一種極奇異的變化！

所謂「極奇異的變化」，便是夏侯平臟腑之間的極重內傷仍在，但却被一種奇異力量暫時封閉，約莫在四五個時辰內不會發作！

但這種「暫時封閉」不是治本，只是治標，極度兇險仍然存在。

換句話說，在這「暫時封閉」的四五個時辰的時效之內，夏侯平鼾聲大作，睡得沉若常人，但等時效一過，却五臟齊崩，立將無法挽救！

白瑾診清脈象後，大爲驚詫，站起身來，細加思索。

她認爲夏侯平身體內所發生的這等奇異現象，只有一種可能。

那就是有人乘自己出洞徘徊之際，潛入洞內，餵夏侯平服食一種獨門藥物！

此人此舉，可能是惡意，也可能是善意。

所謂「惡意」，是夏侯平除非是在四五個時辰之內獲得「千歲藝草」、「成形首烏」或「朱紅雪蓮」那等可遇難求的罕世聖藥外，否則名登鬼錄，必死無疑！

所謂「善意」，則是對方發現夏侯平臟腑已受了嚴重內傷，遂餵以獨門秘藥，暫加封閉，然後利用這四五個時辰，趕去甚麼地方取來聖藥，使夏侯平消災度厄，重獲生機！

這兩種可能性，聽來似是「善意」的稍爲離奇。

但經白瑾冷靜的加以分析後，却認爲對方十有其九，乃是「善意」！

她不是從「善意」方面獲得證據，而是從「惡意」方面推理反證！

因爲此人倘係「惡意」，則何必如此大費周章，乾脆乘自己在洞外禦敵，夏侯平又毫無知覺之際，只要一指輕加，便可點斷心脈，回生乏術！

既非「惡意」，定是「善意」，大概此人有把握在四五個時辰內，取來功能生死人而甦白骨的罕世聖藥，才把夏侯平的傷勢予以暫時封閉！

「善」「惡」之間，已有推斷，還剩下一個最使白瑾惶惑的問題，便是此人是誰？

根據洞外石壁上「金帶斷魂刀」的突然失踪和夏侯平的情況變化，已可推斷出是來過一個人。

但這個人太高明了，太神秘了，竟高明神秘得使耳目靈通無比的白瑾，未發覺絲毫跡象。

白瑾對此人有點驚、有點佩，對於夏侯平的情況，則極爲冷靜！

並不是她對夏侯平情薄，其實白瑾的妙目之中，早已含滿淚水！

而是不冷靜不行，事情已走上絕路，有藥，則夏侯平消亡度厄，起死回生；無藥，則這位「江南第一高手」在四五個時辰之後，必化南柯一夢。

白瑾本想自己設法爲夏侯平找藥，但在這敵踪時現的情況下，她怎敢離開，讓夏侯平單獨在此？

萬般無奈之下，她只有凄然一嘆，目注夏侯平，含淚自語道：「夏侯大哥，沒有別的辦法了，只有聽天由命！在這四五個時辰，我絕不離開你半步！事如人願，我們是武林俠侶；不如人願，我們是同命鴛鴦，小妹誓不獨生，立即追隨地下。」

白瑾一面含淚自語，一面索性在夏侯平身旁躺了下來，玉臂輕伸，把這位患難情郎摟在懷內。

雖然，夏侯平如今是進入熟睡狀況，白瑾仍偎過香腮，十分親熱，希望能使他在夢魂之間獲得一些溫馨旖旎！

咦，妙極！

這一互相親熱之下，竟親出了妙機！

所謂「妙機」，也就是「靈機」，白瑾的玉頰一觸，居然把靈機觸動！

觸動靈機的靈媒，是「香」。

夏侯平的頰上，好香！

這位「江南第一高手」，是叱咤風雲的英雄客，不是紙醉金迷的風月徒，在他的「英雄頰」上，何來「脂粉氣」？

又有一個可能，就是餵他服食獨門藥物，替他暫時封閉傷勢之人，也像自己這樣，偎在他的頰邊，和他親了一下。

白瑾靈機既動，索性湊過臉去刻意聞香！

嗯！聞出點光景來了，這不是庸俗的「脂粉香」，而是不施脂粉、極天然、極高貴的「女兒香」！

而且這種香氣，對白瑾還不陌生，細心領略之下，覺得似曾相識。

白瑾從懷疑中，漸漸恍然，鑽出一個「大悟」！

終於，她放開夏侯平，一躍而起，秀眉微蹙，連連頓足，自語說道：「促狹，促狹，一定是你這個促狹鬼。」

所謂「促狹鬼」，是誰？

如今白瑾已百分之百地認定是她最盼望和極想念的鳳麗桐。

她之所以肯定，是已無其他可能。

除了鳳麗桐，誰能有如此瞞得過白瑾耳目、神不知鬼不覺的本領？

除了鳳麗桐，誰會對她和夏侯平如此關心？

除了鳳麗桐，誰還會像自己一樣，竟偎過頰兒，和夏侯平親熱一下？

只有她！只有她！只有她！

在前日與鳳麗桐傾吐心事之後，已看出鳳麗桐對夏侯大哥的倜儻英姿

也相當企慕，白瑾心中竊喜，知道紅線牽對，這雙鳳伴凰的旖旎姻緣，已然結定，夏侯平又將獲得一位關切體貼並强而有力的衞道降魔的江湖俠侶。

何况，臨別之時，鳳麗桐曾叫她與夏侯平不必找她，只要足跡不離開川、滇兩省，她隨時都會主動找來相會。

由此可見，只有她，不會是別人了。

神不知，鬼不覺，在峭壁上拔去「金帶斷魂刀」的，是鳳麗桐。

用特殊藥物，替夏侯平暫時封閉臟腑傷勢的，是鳳麗桐。

而療傷之餘，情不自禁，在夏侯平頰上親了一下，以致留下「留香」痕跡的，也是鳳麗桐。

白瑾認爲完全猜對，但却有兩項不懂：第一項，是不懂鳳麗桐爲何要拔去那柄「金帶斷魂刀」，以鳳麗桐的絕世功力，她要這柄歹毒之物有何用處？

第二項不懂，是鳳麗桐爲何這等神秘，不肯與自己見上一面？也不把她去取甚麼藥物，打算怎樣救治夏侯平，互相商議商議？

故而，白瑾解透機關後，一半高興，一半嬌嗔地跳起身來，大罵鳳麗桐促狹！

但「促狹鬼」三字才出，白瑾的玉頰之上便烘的一熱，連耳根都是有點發紅！

她臉熱耳紅之故，是爲了發現自己罵錯了人！

鳳麗桐不是沒有向自己連絡，她已表明身份。

在地上，石洞的地上，留有兩個字，一個是「等」，一個是「鳳」。

剛才自己入洞時，因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夏侯平身上，致未發現有人在地上留了字跡。

如今，心已略定，目光掃處，便看見了一個「等」字和一個「鳳」字。

這兩個字，顯示出鳳麗桐身有急事，一來留詞太簡，二來連這簡得無法再簡的「等」、「鳳」二字，均作草書，鐫痕又淺淺成形，入石不深，可見得鳳麗桐已急得片刻難留，來不及與白瑾多作交代！

白瑾再冰雪玲瓏，也猜不出鳳麗桐的「急事」究是甚麼。

她只幽幽一嘆，搖了搖頭，自語說道：「鳳姊姊，你既身有如此急事，還在百忙中親了夏侯大哥一下，可見得皇英並事，姊妹同心，我的這段紅絲，牽得……」

白瑾在洞中的自語未畢，哪知鳳麗桐在崖上曾經性命呼吸！

甚麼崖？就是「峨嵋山」上的「捨身崖」。

* * *

距離夏侯平和白瑾共處的石洞並不遠，只隔了一座峯頂。

但此間的一切聲息，和一切情況，已不是白瑾所能聽見看見！

鳳麗桐怎會性命呼吸呢？她一未受傷，二未中毒，乃是被强敵所困。

不是一個，是三個，如今圍在鳳麗桐身外的，共有三人。

其中有一個瘦得宛如竹杆，肩背胡蘆，滿面酒意，只剩一條右臂的白髮老人，正是新近曾與鳳麗桐在「隱鳳莊」交手，用「九絕陰雷」毀去「碧梧山館」、自己也斷了一條左臂的「瘋酒怪」。

另一個身材適中，面如黑漆老者，手中倒提着一具形如童屍，又如獨脚銅人的外門兵刃。

至於站在中間的一名紅衣老者，不但衣紅、褲紅，連髮鬚色澤均泛微紅，看不出有多大年紀，却從眉宇間透射出一股逼人狂氣。

鳳麗桐一雙慧眼極爲識人，一看便知除「瘋酒怪」外，另外兩人也是內外交修的絕頂一流高手！

尤其是那紅衣老人，雖然神情極爲狂傲，但雙目之中精芒奇强，似乎修爲之深，還要在「瘋酒怪」之上。

鳳麗桐觀察敵情之後，不禁心中一寒！

因爲她能知己知彼，知道自己不過僅與「瘋酒怪」相抗，上次斷了他一臂，尚屬「簫聲克笛」之餘的行險僥倖，若論眞實功力，雙方原差不多，如今陡然增加兩名高手，甚至內中有比





「瘋酒怪」更强之人，自己哪裏還有絲毫幸理？

鳳麗桐瞥了這紅衣老人一眼，揚眉問道：「尊駕何人？」

「瘋酒怪」道：「是我二哥！」

鳳麗桐「哦」了一聲，揚眉說道：「原來是『狂血神』，眞是天大榮幸！」

「狂血神」目中精芒如電，盯在鳳麗桐臉上道：「不必多言，鳳姑娘究竟是吃罰酒，抑或敬酒？」

鳳麗桐答話之間，心中盤算，主意早已拿定，遂苦笑一聲道：「在這種情况之下，若吃敬酒，等於是被人脅迫，心中總不甘願，若吃罰酒，則以一對三，似乎又絕無幸理，故而……我要好好考慮一下。」

「瘋酒怪」聽鳳麗桐語氣中已略鬆動，遂喜形於色，接口問道：「鳳姑娘，當然可以讓你考慮，但不知你要考慮多久？」

鳳麗桐道：「半個時辰……」

語音略頓，伸手指着一座高崖，朗聲說道：「你們去那『捨身崖』頂上等我，半個時辰內，我一定趕到，若吃敬酒，彼此在崖頂訂盟，否則便放手一搏！」

「狂血神」冷笑道：「鳳姑娘，你會不會悄悄溜走，或是想邀甚麼人？」

鳳麗桐雙眉方剔，「瘋酒怪」已接口笑道：「二哥，鳳姑娘是言出必踐之人，她從來不涉江湖，更目高於頂，絕無同黨。」

「狂血神」聽得「瘋酒怪」這樣說法，方點頭說道：「好，我們就去『捨身崖』頂，等她半個時辰。」

三名兇邪方走，鳳麗桐便立即閃身，趕往白瑾所棲身的石洞。

她有雙重來意，一是贈藥，二是借劍。

贈藥，是贈「長春藤」，她當然不會答允與「狂血神」、「瘋酒怪」等結盟，也不會失約不踐，自忖多半會難逃劫數，遂把約會之處訂在「捨身崖」頂，準備利用那奇險地勢，至少也要拉上一二人與自己同歸於盡！

借劍，則是想借白瑾的「冷霜丸」，鳳麗桐心高氣傲，不肯服人，心想若有「冷霜丸」這等神物利器在手，縱然獨對「狂血神」、「瘋酒怪」雙妖，暨那不知名的黑臉老者，或許仍可拚命相搏，從萬死中求得一線生路。

算盤雖然打定，但一到地頭，便完全改變。

首先，她看見了插在壁上、淬有奇毒的「金帶斷魂刀」！

有了此刀，鳳麗桐便不必再借白瑾的「冷霜丸」。

因爲，若論鋒芒之利，自然是「冷霜丸」勝過多多，但「金帶斷魂刀」一樣可斷金截鐵，又看出鋒刀上淬有劇毒，論起制敵威力，反而比「冷霜丸」來得强些！

鳳麗桐剛剛拔出「金帶斷魂刀」，聽得洞內有人走動，遂悄悄藏過一旁。

她發現出洞之人，竟不是夏侯平，而是面帶愁容的白瑾，不禁深感詫異，她來不及招呼，悄然入洞。

見到夏侯平，發現他身受嚴重內傷，鳳麗桐便餵了他獨門藥物，替他暫時封閉傷勢，並立即變更原計。

她原計是與「狂血神」，「瘋酒怪」等拚命，至少也設法搏個玉石俱焚，如今却不肯拚命了，她要先設法保全自己的性命，才能再以歧黃妙術，挽救夏侯平的性命！

打算雖然如此，但敵勢太强，成功與否，尚在兩可之間，一個應付不妙，此去「捨身崖」，便是彼此之間的生離死別。

故而，鳳麗桐於行前，情不自禁地偎過香腮，在夏侯平的頰上親了一下！她不肯把自己的去處打算留告白瑾，自然深有苦衷！

因爲，她知道白瑾與自己的感情太深，倘若知道自己獨鬥三名絕世强敵，怎肯甘心坐視，必要趕去援手。

但是夏侯平如今情况，白瑾怎可輕離？走既不能，留又不可，豈不要把這位手帕至交活活急死！

故而，鳳麗桐故作神秘，她只留下一個「等」字，和一個「鳳」字。

她要讓白瑾略獲希望，而又摸不着頭腦，便只好在這石洞中守着夏侯平，靜心等待，由自己去往「捨身崖」頂，獨力鬥三兇。

本來鳳麗桐若是不去「捨身崖」頂，「狂血神」與「瘋酒怪」等，也未必準能搜尋到這石洞之內。

雖然，江湖人物重於言諾，但比起夏侯平的生命，鳳麗桐之踐不踐約，似乎又無關重要。

她這依然踐約之舉，是不是輕視夏侯平的生命呢？

不是，絕對不是，她對夏侯平愛慕已久，視之若夫，否則怎會有偎頰親腮的舉措。

鳳麗桐這樣作法是另有打算，是想行險，她是想愚弄敵人！

最主要的原因是她還缺少一種藥物，假如不把這種藥設法弄來，她便沒有十分把握使夏侯平復原如舊！

往「捨身崖」，鳳麗桐故意接近半個時辰之際，才一連幾次提氣飛縱，上得崖頂。

「狂血神」、「瘋酒怪」和「鐵屍」三人，均在峯頂等待。

鳳麗桐上得崖頂，故意搖了搖頭，嬌笑說道：「想不到竟遇上這意外糾纏，使我幾乎失約。」

「瘋酒怪」問道：「鳳姑娘是遇上了甚麼意外之事？」

鳳麗桐故意取出那柄「金帶斷魂刀」來，晃了一晃，揚眉答道：「我在『長春壑』上，打抱不平，救了一個人，也得了這柄罕世寶刀。」

「瘋酒怪」自然認識這柄「金帶斷魂刀」，目光一注，皺眉問道：「鳳姑娘

救的是誰？這柄刀兒是否從對方手中奪過？」

鳳麗桐搖頭道：「我準備來此踐約，但剛上『長春壑』便看見三人在互相打鬥！」

「瘋酒怪」又向那柄「金帶斷魂刀」看了兩眼，訝然問道：「互相打鬥的，竟會有三人之多麼？」

鳳麗桐點頭道：「持用這柄奇形刀兒的黑老叟，先與一個號稱甚麼『江南第一高手』的青衫書生動手，未滿三招，兵刃便被對方踢飛，深深插入石壁之上。」

「狂血神」向「瘋酒怪」皺眉問道：「三弟，那青衫書生就是夏侯平麼？他竟有如此功力，能使焦一貞的『金帶斷魂刀』在三招之內脫手？」

「瘋酒怪」尚未答話，鳳麗桐便故意裝出一種憤然神色說道：「武林人物過手，兵器被奪，已算落敗，百般凌辱，似乎非要置其於死地不可。」

「瘋酒怪」道：「他們之間，可能有甚麼重大仇怨。」

鳳麗桐道：「我看得有點不平，便出手相助黑衣老叟。」

「瘋酒怪」的臉上呈現一絲喜色，目注鳳麗桐道：「鳳姑娘出了手了？」

鳳麗桐「嗯」了一聲，軒眉嬌笑答道：「一來我看不慣對方那等恃技而驕的狂妄神態，二來我聽不慣甚麼『江南第一高手』的外號名頭，三來，我又聽出那黑衣老叟是你門戶中人，想起在『隱鳳莊』中曾有冒犯，不妨略作答報！」

「瘋酒怪」大喜道：「鳳姑娘莫非殺了夏侯平和那紅葉老妖婆的再傳弟子？」

鳳麗桐搖頭道：「他們技藝不弱，我以一對二，雖佔上風，但也只打了那夏侯平一記『大羅掌』，使他雖然臟腑重傷，卻未當時致命！」

說至此處，語音略頓，含笑揚眉又道：「白衣書生抱起夏侯平逃走後，那黑衣老者感恩無以爲謝，便把這柄『金帶斷魂刀』送我！」

這段謊話，編得甚圓，不由「狂血神」等不信。

「瘋酒怪」更是眉飛色舞，看着鳳麗桐道：「鳳姑娘既有如此舉措，定是考慮周詳，願意參與『金棺門』，作爲我四妹了吧？」

鳳麗桐目光閃處，向「狂血神」等掃視一瞥，搖頭答道：「還不一定！」

上次，她向「瘋酒怪」說了這「還不一定」四字。

如今，「瘋酒怪」聽了這「還不一定」四字，不禁先是一愕，旋又苦笑說道：「我還以爲鳳姑娘已有同盟之心，才會對焦一貞出手相助。」

鳳麗桐微微一笑，接口嫣然說道：「隱鳳莊被毀後，我遣散衆人，覺得獨闖江湖也太寂寞，不妨結上幾個好友，共同創造事業。」

「瘋酒怪」此時正在飲酒，聽至此處，放下葫蘆笑道：「鳳姑娘既有此念，便應該與我弟兄定盟，當世武林中，不會再有任何門派，强過我『金棺門』了，爲何還有『不一定』的考慮未決之語？」

鳳麗桐突然嫣然一笑，目光如電地盯着「瘋酒怪」道：「我若參與『金棺門』，能不能作到『大門主』？」

「瘋酒怪」不料鳳麗桐有此一問，面有難色，囁嚅答道：「『金棺門』成立不易，煞費苦心，『大門主』的位置，自然屬於我『冷金屍』大哥……」

話方至此，發現鳳麗桐臉上似有不悅神色，遂又含笑說道：「但鳳姑娘若肯結盟，便是『四門主』，除了位置略略低於號令金棺門，但既要我屈居第四，總得給我見見足以使我欽服之事。」

「瘋酒怪」把酒葫蘆背向肩後，恍然笑道：「原來鳳姑娘是想先見見我大哥『冷金屍』。」

鳳麗桐點頭道：「不單要見他，並且想鬥鬥他，勝我一招，立刻定盟，否則，叫我怎甘心……」

「瘋酒怪」笑道：「鳳姑娘的這種心願，由別人代行，可不可以？」

鳳麗桐道：「不管是誰，只要在『金棺門』中，有人能勝我就行。」

語音至此忽頓，向「瘋酒怪」看了一眼，笑道：「由誰代呢？由你恐怕不行，因爲我們在『青屏峽』內，業已見過眞章……」

「瘋酒怪」不等鳳麗桐再往下說，便接口笑道：「我當然有自知之明，不必再復獻醜，但我二哥卻可當此任。」

伸手一指「狂血神」，又復笑道：「我兄弟三人中，大哥最高，二哥次之，只有我最不成材，鳳姑娘倘眞要領教高明，才肯心服，便和我二哥過過手吧！」

鳳麗桐向那始終不多說話、神色傲然的「狂血神」略一注目，抱拳說道：「尊駕請施展絕學，鳳麗桐想在拳掌之上，領教五百招。」

「狂血神」從鼻中冷冷一哼，冷然說道：「五百招？太多了！你能在我『血魄驚神掌』下走滿百招，我便永隱岷山，絕不出世，把『金棺門』二門主的地位讓給你坐！」

鳳麗桐秀眉一軒，神色激動地道：「我若在百招之內落敗，慢說是二門主，無論要我擔任甚麼卑微位置，我也唯命是從！」

「狂血神」與「鐵屍」二人雙雙點頭，往後退了丈許，空出「捨身崖」頂一塊地面，以供「狂血神」與鳳麗桐過招。

鳳麗桐取了「金帶斷魂刀」之意，本是想仗此刀的淬毒鋒芒，暨「捨身崖」頂的特殊地勢，至少也要在「狂血神」、「瘋酒怪」、「鐵屍」中，拚掉二人，自己縱或犧牲，也算有相當代價！

但等發現夏侯平身受重傷，極需自己救治後，即改變主意，知道不能與「狂血神」等硬拚，必須先設法保住自己，才能仗恃特殊醫術，爲夏侯平消災度劫。



衡量敵我情勢，要想保全自己，只有一途，就是答應「瘋酒怪」的請求，參與「金棺組織」，與「三妖」結爲兄妹！

但無論是「狂血神」或「瘋酒怪」，均是江湖經驗極爲老到之人，自己素矜品節，若然驟變主意，必會引起疑竇！

萬一他們表示歡欣，暗中却派人悄悄追踪，發現了夏侯平病居石洞，豈不反爲白瑾，夏侯平引來滔天大禍！

故而，她有一番做作，先將口氣略爲鬆動，又佯作恃技不服，要與「狂血神」動手過招，一較上下。

其實，鳳麗桐已下決心，不惜略受微傷，以「苦肉計」搏取「狂血神」，「瘋酒怪」等的絕對信任。

如今，「狂血神」步入場中，目注鳳麗桐，緩緩舉起右掌。

他全身服色本已微紅，這一聚氣凝功，整隻手掌連同右臂，都成了血紅色澤。

尤其手掌部份，約莫脹大了一倍左右，令人對這種獨特玄功「血魄驚神掌」的威力，不由不心生震懼！

「瘋酒怪」一向狂妄，他明知鳳麗桐身懷絕藝，非比尋常，仍從目中射出狂妄神色，傲然說道：「鳳姑娘要小心了，我向來動手，掌下絕不留情，你只要能接滿百招，我便永遠退隱岷山，不再問世！」

鳳麗桐梨渦雙現，嫣然一笑，說道：「但願你有此本領，不然又怎配作我二哥？」

這兩句話，使站在崖邊觀戰的「瘋酒怪」的臉上爲之「烘」的一熱！

就在「瘋酒怪」臉上發熱之際，「狂血神」一掌業已擊出。

這一掌，並未用甚麼招式，是向鳳麗桐凌空遙擊，但却不見帶有甚麼破空銳嘯的懾魂之聲。

但鳳麗桐業已感覺一股强有力的奇熱氣流，當胸壓到！

她秀眉軒處，居然不擋不閃，只是悠然卓立，毫不理會，活像一尊拈花佛像。

奇熱氣流到處，鳳麗桐身形紋風未動，只是長衣下襬與鬢邊髮絲略作飄動！

「狂血神」目中突發奇光，一陣狂笑，點頭說道：「難怪我三弟會在『青屏峽隱鳳莊』中失去一臂，鳳姑娘果然不凡，藝出佛門，並把『無相神功』練到了九成火候。」

鳳麗桐「嗯」了一聲，說道：「『狂血神』名不虛傳，要比『瘋酒怪』高得多了，在我暗運『無相神功』下，仍然發拂衣飄，還是第一次呢！」

「狂血神」又發出一陣狂笑，意興飛揚說道：「自出山來，始逢敵手，我要施展我快過雷霆風雨、不讓對方喘息一口氣的九九八十一式『血魄驚神掌』了！」

語音才落，人已旋身急轉，化爲一團紅雲！

紅雲微散，變成一片掌山，彷彿有千百隻血紅巨掌，分不出孰實孰虛地，向鳳麗桐當頭罩落！

鳳麗桐嬌笑道：「好一式精湛無比的『化雨萬方』，百招之搏鬥要開始了，請在旁之人作證，記個數吧！」

笑話之間，衣袂輕飄，也幻起了一片掌影，如海浪狂翻，飛迎而上。

這一雙方接手，果然動作均快得令人心悸神搖，目不暇接！

每一掌都是硬接。

每一招都不取巧。

每一次都是難分軒輊，秋色平分。

「瘋酒怪」提心吊膽地，數到七十五招，雙方仍未分出半點勝負！

直到「狂血神」把九九八十一式『血魄驚神掌』法完全使盡，仍未佔得鳳麗桐絲毫便宜時，方瞋目厲聲喝道：「不必鬥滿百招了，鳳姑娘只需接我這最後看家絕學『轉輪三殺』吧！」

話完，人騰起，化爲一條血影，從五丈高空飛降，向鳳麗桐撲去。

鳳麗桐仍然意態悠閑，從容揮袖。

但這次不輕鬆了，第一掌才接，便「嚶嚀」一聲，足下微作踉蹌。

「狂血神」一掌遙按，罡風勁氣襲中敵胸，鳳麗桐人飛七尺，連唇角間都沁出幾絲血漬！

「瘋酒怪」見狀，心中方自狂喜，「狂血神」已發話問道：「鳳姑娘，我這『轉輪三殺』的威力如何？夠不夠資格作你二哥？」

鳳麗桐舉手拭去唇角血絲，似乎矜持女兒家的高傲氣質，不肯改口低頭，但却從目光之中，流露出對「狂血神」的欽佩神色！

「狂血神」從臉上展露初次出現的和靄笑容，溫言問道：「四妹是否先隨我回『岷山』，等大哥坐關期滿，再去『六詔』參謁？」

鳳麗桐吸了一口長氣，略作調息後答道：「我還略有私事待理，請給我半天時間。」

「狂血神」點頭笑道：「好，我們在山腳下的『眉月樓』酒家等你。」

語音頓處，伸手入懷，取出一顆紅色丹丸遞過，並含笑說道：「這是我用『岷山朱果』所煉、專療內傷、靈驗無比的『朱靈丸』，四妹且服上一顆，但你務應明白，至遲在天光大亮前，要趕來『眉月樓』，千萬不可自誤！」

鳳麗桐接過「朱靈丸」，說了聲「多謝二哥」，便轉身縱落，下崖逕去。

「瘋酒怪」高興萬分地狂笑說道：「一聲『二哥』，大事已定，有了這丫頭加盟，『金棺門』足可睥睨八荒，再無勁敵，但二哥方才的末後數語，却使

我不大明白，難道你在與她前九九八十一招互搏之際，竟用了『化血斷腸粉』麼？」

「狂血神」點了點頭，冷然答道：「三弟猜得不錯，即使我的『轉輪三殺』不能勝她，鳳麗桐依舊必遭慘死，決無幸理。」

原來，「狂血神」煉有一種「化血斷腸粉」，無形無色無味，可不對面傷人，委實厲害無比，居然在施展九九八十一招「血魄驚神掌」時，已對鳳麗桐暗暗使用。

「瘋酒怪」見所料果然不錯，不禁皺眉說道：「二哥多慮了，鳳麗桐是一言九鼎，絕對不輕然諾之人，你既以『轉輪三殺』勝她，便不該用『化血斷腸粉』，她也許會在天光大亮之前趕來『眉月樓』酒家。」

「狂血神」向「瘋酒怪」投過一瞥深沉目光，點頭說道：「三弟，你雖說得有理，但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瘋酒怪」有點茫然，目注「狂血神」道：「二哥此話怎講？」

「狂血神」道：「由於你曾在鳳麗桐手下斷過一臂，我便知僅憑九九八十一招『血魄驚神掌』法，絕對無功，要勝也必勝在男子耐力較强，於消耗對方相當內力後，才全力施為『轉輪三殺』暨『血影追魂手』。」

「瘋酒怪」聽得好生佩服，頷首讚道：「二哥此言，眞是知己知彼，相當高明。」

「狂血神」笑道：「話雖如此，但我心中自衡，仍只有七成把握，萬一鳳麗桐功力之高，超過預期，豈不滿盤俱敗，灰頭土臉，故而為了穩妥起見，我遂把化血斷腸粉在用來消耗她眞力的血魄驚神掌中，暗暗使出。」

「瘋酒怪」聽得連連點頭，「狂血神」又復笑道：「搏鬥結果，鳳麗桐雖屬絕代奇才，但畢竟是女子，天賦稍弱，在『轉輪三殺』上相形見絀，被我贏了一招，倘若反來說，勝者是她，則我暗使『化血斷腸粉』之舉，豈非作用極大，可以平反局面？」

「瘋酒怪」眼珠一轉，雙眉微蹙說道：「二哥此舉，雖屬老謀深算，但我却怕。」

「狂血神」彷彿猜透「瘋酒怪」心意，軒眉一笑問道：「三弟怕些甚麼？是不是怕這手段有欠光明，使鳳麗桐不肯歸心？」

「瘋酒怪」不願頂撞「狂血神」，相當婉轉地微笑說道：「二哥認為有沒有這種顧慮？」

「狂血神」一陣「嘿嘿」陰笑，點頭說道：「當然有，但三弟應該看得出，像鳳麗桐那等人物品質，即使我完全以眞力光明正大地勝了她，她也未必能眞正歸心！」

「瘋酒怪」聽了此語，悚然一驚道：「這樣說來，二哥是不讚成收她作四妹了？」

「狂血神」陰笑道：「讚成我倒讚成，但只讚成目前，並非永遠，成大業前，少一勁敵，多一臂助，當然對『金棺門』大有裨益，但等各派歸誠，霸業一定，就該來個『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了！」

「瘋酒怪」深知「狂血神」之說為然，連連頷首道：「二哥眞是高瞻遠矚，鳳麗桐縱作了我們四妹，也不應該讓她過度接近機密。」

「狂血神」笑道：「這事我會適當安排，不大與言，固然『失言』；可與言不與之言，又會『失人』，總之，馭衆之道，在乎巧妙運用，我會攏絡鳳麗桐這丫頭，叫她為『金棺門』出出力氣，賣賣性命！」

說至此處，得意一笑，便與「瘋酒怪」、「鐵屍」同去眉月樓酒家，等待鳳麗桐趕約結盟。

「狂血神」雖然在心機方面比「瘋酒怪」來得高明，但仍無法完全猜透鳳麗桐的玲瓏心意！

他以為是憑功力勝了鳳麗桐，使她受到內傷，却未料到鳳麗桐是故意如此。

她赴約之初，便決心詐敗，但要敗得眞，敗得像，故而前九九八十一招用心對敵，在「狂血神」施展「轉輪三殺」時，才佯裝女子先天稟賦稍弱，難耐久戰，而挨了一掌。

其實，若論功力，鳳麗桐與「狂血神」乃在伯仲之間，甚至還可高上半籌！

她是先凝眞氣，護住臟腑，然後挨對方一記掌風，並順勢倒縱而去。

縱退時，她咬破舌尖，使唇角微沁血漬，其實根本未受內傷！

鳳麗桐這樣作法，有其雙重作用。

一來，她要敗得像，敗得使「狂血神」光彩十分，心滿意足。

二來，她認為對方既想攏絡自己，則必故示大方，見自己受了內傷，可能會贈送一顆上好丹藥。

而這粒顆藥，決非凡物，豈不正好在救治夏侯平時派上用場？

果然，鳳麗桐如願得遂，「狂血神」送她一顆「岷山朱果」所煉的「朱靈丹」。

但鳳麗桐也突然發現，對方也亦富心機，用了下流手段，使自己在不知不覺之間中了某種奇毒！

聽完「狂血神」臨別叮囑之後，鳳麗桐知道自己所中奇毒會定時發作，必須於天光大亮前趕到「眉月樓」酒家，與「狂血神」、「瘋酒怪」二妖訂盟，以換取獨門解藥！

好在她改變原計，故作佯敗，便是想籍機進入金棺門中樞，看看是否可為降魔衛道之舉，盡番大力。

立意如此，鳳麗桐遂對身中奇毒之事不過份在意，反而認為在這種被脅迫的情況下進入「金棺門」，更不會引起「冷金屍」等羣邪猜忌！

「朱靈丹」到手，她略一辨認，便



知確是一顆療治內傷聖藥，只消把此丸給夏侯平服下，便可度過一劫，無需再費其他心力。

心中算盤如此，故而鳳麗桐一下「捨身崖」，便向夏侯平、白瑾所藏的石洞趕去。

但到了石洞之中，不由令鳳麗桐為之目瞪口呆。

原來石洞空空，夏侯平與白瑾竟告不知何去！

奇怪了，簡直怪得有點不可思議。

難道白瑾沒有看見自己留書在地上的那個「鳳」和那個「等」字？

夏侯平身受重傷，不宜走動，何況即使他有甚麼奇遇，能轉危為安，也不應離開石洞，而應靜靜等候自己。

鳳麗桐疑詫好久之下，認定大概白瑾因關切夏侯平安危，焦急萬分的情況中，以致平素雖心細如絲，如今却未注意到自己所留的「鳳」字和「等」字，而抱起夏侯平，不知往何處覓醫療治。

這一陰差陽錯，事情便弄得極糟，自己身中奇毒，哪裏還有時間盲無目的到處亂找？

鳳麗桐秀眉雙蹙，在洞中盤膝坐下，凝神調息、閉目行功。

她不是故作鎮定，她這種作法，是要先察看自己體內狀況。

假如所中奇毒，是自己醫道暨身邊藥物可以控制袪解，則可以不顧「眉月樓」之約，先往四處猛追，試試可否追上夏侯平、白瑾，三人聚會，商議一切因應手段。

否則，因不知白瑾、夏侯平的確實去向，便只好先去「眉月樓」中設法從「狂血神」那裡取得獨門解藥，解決掉心腹之疾，再徐圖與白瑾等通訊晤對之策！

行功默察之下，鳳麗桐好不驚心！

自己臟腑之間，果然潛伏了一種暫時無恙，但不久定將發作的陰絕毒力！

回想動手之時，自己雖定詐敗策略，但仍十分留神，絕未發現「狂血神」有甚麼異舉。

由此可見，自己所中奇毒，必是一種發時無形，視時無色，嗅時無味的絕頂奇異之物！

「三妖」功力已頗驚人，再有這等惡毒手段，武林羣雄，豈不逐漸將成為「金棺門」的奴隸？

此次既用「苦肉計」打入「金棺門」，却要好好把「冷金屍」等三妖各種陰毒手段探查了解，才可擬定對策。

想到此處，鳳麗桐突地悚然一驚！

她發現自己在「狂血神」所用的這條苦肉計上，有了漏洞！

所謂「漏洞」，就出在自己取走本想伏以與二妖拚命、後又變計不用的那柄「金帶斷魂刀」上！

自己說那柄刀兒，乃焦一眞感恩所贈，萬一自己離去後，「狂血神」、「瘋酒怪」竟與焦一眞相會，豈不謊言立穿，弄得糟透？

鳳麗桐念頭轉處，立即起身出洞。

反正白瑾、夏侯平暫時難覓，她不如盡快趕去「眉月樓」，並設法打聽焦一眞的去向，暗除此人，不讓他再有向「狂血神」，「瘋酒怪」揭破自己謊言的機會。

天下事往往巧極，絕難如人所料。

就在鳳麗桐離開石洞之後，約莫半盞熱茶功夫，一條人影閃進洞內。

這條人影，竟是鳳麗桐方才所找不到的白瑾。

白瑾進入洞內，便嗅得鳳麗桐不知不覺所留、對白瑾並不陌生的天然體香！

白瑾一嗅得這種香味，便知鳳麗桐已然來過。

不見她窕窈人影，又知這位鳳姊姊業已離去，白瑾苦笑一聲，不禁連連頓足！

她雙眉深蹙，自言自語地，失聲一嘆說道：「鳳姊姊，你為何要和我捉迷藏呢？這一陰錯陽差，會弄出多少滔天變故？」

* * *

換在平時，精於醫道的鳳麗桐，必會對自己所中奇毒設法試加袪解。

但如今她沒有這麼做，除了收起那顆「朱靈丹」外，她在途中，只做了一項準備。

鳳麗桐一來所學絕高，二來在江湖上，可說罕逢敵手。

連過拳、動兵刃的機會都不太多，慢說是暗器方面。

但她不單會發暗器，並有一種極厲害的奇妙暗器！

暗器名叫「天星逆血芒」，係用寒鐵精英所煉，貫以內家勁力，簡直無堅不摧，一中人事，所有碎芒均逆血攻心，當者無救。

這是鳳麗桐救過一位善製各種兵刃暗器的江湖怪杰「賽歐冶子」魯廷方的性命，魯廷方遂費盡巧思，鑄此「天星逆血芒」，贈送鳳麗桐，略作答報。

一般飛芒，不作細針，便作碎砂形狀，魯廷方卻把所煉「天星逆血芒」鑄成七隻指環，不用時可作飾物，用時自指尖旋下，蓄勁彈出，立化漫空星芒，敵方絕難逃過。

鳳麗桐自得此物，尚未用過，江湖中更是絕無所悉。

如今，在趕往「眉月樓」的途中，取了兩枚形式極為古樸可愛的「天星環」，於左右手的中指之上，各卸一枚。

目標不在「狂血神」或「瘋酒怪」。

她是不能放過「百忍陰刀」焦一眞。

鳳麗桐打算不論此去「岷山」，或是「六詔」，只要一見焦一眞，便以「天星環」所化爲的「天星逆血芒」立下殺手，絕不能容他拆穿謊言，敗壞自己大計。

由於這種打算，鳳麗桐毫不停留，趕得飛快。

當然，她與「狂血神」等分手的時間是越短越好。

時間越短，「狂血神」等與焦一眞便越不容易相逢，出了使自己蒙在鼓中的紕漏。

「眉月樓」是峨嵋前山脚下，一個小鎭上的精緻酒家。

「狂血神」、「瘋酒怪」、「鐵屍」到後，點了酒菜，互相開懷暢飲。

一罈極香醇的「錦州大麯」尚未喝到一半，窗外天光也才入夜不久之際，「狂血神」便突然停杯，目注簾外問道：「誰？」

「我。」

一聲極清脆的應聲，鳳麗桐伸手掀簾，走進雅座。

「狂血神」雙眉一軒，目注鳳麗桐，詫然問道：「鳳姑……四妹，怎麼來得這樣快法？」

鳳麗桐故意裝出一副不太高興的神色，一咧櫻唇，苦笑說道：「有東西在我臟腑作怪，我怎敢來得太慢？」

「狂血神」端起桌上早就斟好的一杯酒，遞向鳳麗桐道：「來來來，四妹不要再怨我狡獪，這杯酒，便算是二哥向你賠禮。」

鳳麗桐極爲豪爽，接過杯，一傾而盡。

「錦州大麯」雖極香醇，酒性卻烈，「狂血神」早就斟好一大杯，鳳麗桐又口到杯乾，飲得太急，以致嗆出半聲，兩片紅霞立生雙頰。

她取出一條絳色絲巾，略拭唇邊酒漬，嫣然一笑道：「常言道『兵不厭詐』，彼此已是兄妹，二哥何必賠禮？但小妹卻要請教一聲，二哥竟對我施展了甚麼東西？」

「狂血神」笑道：「這事關鍵在四妹修爲太高，我在動手之前，委實無絕對勝你把握，才用了我獨門所煉的『化血斷腸粉』！」

鳳麗桐對這「化血斷腸粉」之名，聽得眉頭一蹙，問道：「這東西大概是無形、無色、無味……」

「狂血神」略含得意地點頭笑道：「當然，若有半絲跡象，哪裏瞞得過四妹這等高明人物？」

鳳麗桐打破沙鍋問到底，目注「狂血神」道：「縱然無形、無色、無味，但二哥是怎樣發出，才使我懵然無覺？」

「狂血神」看了鳳麗桐一眼，點頭笑道：「兄妹之盟既定，彼此已是一家人，我便把這樁秘密向四妹揭露，又有何妨？」

話完，向鳳麗桐伸出雙手，含笑說道：「四妹請看我這雙手的十指，有何異樣？」

鳳麗桐注目細看有頃，搖了搖頭答道：「我看不出有甚麼異樣。只覺得二哥雙手小指的指甲，似乎特別長了一些。」

「狂血神」點頭一笑，揚眉說道：「四妹果然絕頂聰明，心細如髮，但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語音略頓，一伸右手，竟從左手小指之上，把指甲拔了下來，托在掌上，含笑又道：「右手指甲是眞，左手的小指指甲卻是『化血斷腸粉』，便無形、無色、無味的，逐漸佈滿當空，越是近身肉搏、動手時間越長，對方越是難逃算計。」

鳳麗桐「呀」了一聲，恍然苦笑道：「妙極，妙極，這眞所謂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說至此處，秀眉一挑，看着「狂血神」道：「定盟兄妹，永遠追隨，二哥身爲尊長，難道還好意思仍令這『化血斷腸粉』在我臟腑之間作怪？」

「狂血神」尚未答言，「瘋酒怪」已在一旁接口笑道：「四妹且自運玄功，暗察臟腑，看看是否業已如常，抑或仍有異狀？」

鳳麗桐如言行功默察，嫣然笑道：「原來二哥三哥業已將『化血斷腸粉』的獨門解藥，加在那杯美酒……」

一言未畢，突然微搖着頭，皺眉說道：「咦，這『錦州大麯』的勁道好強，我才喝了一杯，怎麼竟有點暈暈乎醺醺然的不勝酒力？」

說至此處，微搖着頭，果似不勝酒力地，便自伏案睡去。

「瘋酒怪」目注「狂血神」，含笑讚道：「二哥眞高明，鳳麗桐是智慧如海之人，居然第二次着了你的道兒。」

「狂血神」嘆道：「不是我對她仍不放心，只因這丫頭功力太高，容她接近『金棺門』的領導中樞，萬一略有差池，易成心腹之患。」

「瘋酒怪」深以爲然，點頭說道：「當然應該有這種顧慮，但如今她已服下二哥的『化血斷腸粉』解藥，同時暗置酒中的『再造神丹』，必然死心塌地，忠誠接受指揮，成爲本門一大臂助。」

「狂血神」笑道：「『百毒仙郎』東門祿所煉的這種『再造神丹』雖然極靈驗，但等鳳麗桐醒後，我還要試上一試，看她是否已變得陰狠毒辣，並且服從指揮。」

「瘋酒怪」含笑說道：「再造神丹的靈效，以前都要在服後兩個時辰，才會逐漸發揮，今日卻來得特別迅速。」

「狂血神」道：「這是三弟要她暗運玄功，察看臟腑間的『化血斷腸粉』毒力是否業已袪解之功，這樣一來，隨着她氣機流傳，便把『再造神丹』藥力迅速傳達全身各地！但發作既快，醒得也快，我料最多再有一兩盞熱茶功夫，她便將醒來，從此性情大變。」

語音至此，倏然頓住，偏過臉兒



，向「鐵屍」說道：「如今紅葉老妖婆已死，『峨嵋』無事，我要你先返『六詔』跑上一趟。」

「鐵屍」立時站起來，抱拳問道：「二門主有何差遣？」

「狂血神」笑道：「有兩件事，第一件是要你向大門主稟報，鳳麗桐已服下『再造神丹』改變性情，第二件是去告知『百毒仙郎』東門祿，我要喝他一碗冬瓜湯，『六詔』相見之時，也就是他這百毒仙郎變作『百毒新郎』之日。」

「瘋酒怪」聽得「咦」了一聲，向「狂血神」問道：「二哥打算爲東門祿作大媒麼？」

「狂血神」點頭道：「爲了酬謝他所煉『再造神丹』，暨其他毒藥對本門的特殊貢獻，我應該替他選個好老婆。」

「瘋酒怪」道：「女方是那一家呢？尋常脂粉，恐怕約束不住那風流成性的『百毒仙郎』。」

「狂血神」伸手向伏案酒醉未醒的鳳麗桐指了一指，揚眉笑道：「這不是庸脂俗粉，這是國色天香，有了這樣一個老婆，東門祿應該收心，哪裏還敢暮楚朝秦，拈花弄柳，而鳳麗桐有了那麼個風流俊俏極有本領的老公，也該嫁狗隨狗，嫁鷄隨鷄，永遠不叛，爲我所用了！」

「瘋酒怪」一挑右手拇指，表示佩服道：「高明，二哥眞高明，這樣一來，以女攏男，以男羈女，『金棺門』中樞穩固，力量奇强，霸業雄圖，眞可以千秋萬世了。」

這有「三妖」之稱的「狂血神」和「瘋酒怪」不禁妖興大發，相顧狂笑。

「鐵屍」也覺「狂血神」的這種算計，極爲妥善高明，遂辭別二門主，三門主，向「金棺門」總壇所在的「六詔山陰風峽」內趕去。

「瘋酒怪」等「鐵屍」一去，看了鳳麗桐一眼，向「狂血神」笑道：「娟娟此貌，我見猶憐，二哥昔日不也風流倜儻？倘若把時光倒退四五十年，你定然不會把這位絕代嬌娃，讓給『百毒仙郎』東門祿了。」

「狂血神」伸手一捋頷下的淡紅長鬚，喟然嘆道：「我們都是近百歲的人了。往日風流，早成陳跡，只望能在餘年中，好好霸視江湖，作個驚天動地……」

話猶未畢，鳳麗桐忽然動了一動。

「瘋酒怪」笑道：「酒力已過，四妹大概快醒了。」

語音甫落，鳳麗桐已抬起頭來，伸手揉擦雙目，若不細看，她與方才毫無異狀，但若仔細牢視，鳳麗桐雙瞳之中，時隱時現地添了層薄薄水霧。

她輕揉雙目後，暈生雙頰，赫然一笑說道：「二哥、三哥，不要笑我，我……我喝醉了……」

話方至此，「咦」了一聲，皺眉又道：「奇怪，往日我對這『錦州大麯』至少也可以喝上個三四斤，今日怎會一杯便醉？」

「瘋酒怪」笑道：「四妹大概是因彼此定盟，過於高興，以致喝得急一點。」

鳳麗桐妙目流波，嫣然一笑道：「小妹怙恃早失，自幼孤單，有了你們這等英雄兄長，當然高興，來來來，我要奉敬二哥、三哥每人一杯。」

「狂血神」與「瘋酒怪」當然領情，雙手舉杯飲盡。

鳳麗桐又取出那柄「金帶斷魂刀」來，遞向「狂血神」道：「彼此已是一門中人，二哥請把這柄刀兒替我還給……」

「狂血神」含笑搖手，截斷鳳麗桐的話，說道：「刀不必還，我並願四妹在這柄刀兒上，發個利市。」

鳳麗桐茫然不解，向「狂血神」問道：「發個利市？二哥請指示得明白一點。」

「狂血神」笑道：「『金棺門』有樁陋規，就是新入門者，必須殺人立功……」

鳳麗桐聽到此處，便急急接口道：「二哥要我殺誰？」

「狂血神」伸手一指雅座珠簾，笑道：「我要四妹拿接近珠簾的第一人，發發這柄『金帶斷魂刀』的利市。」

鳳麗桐惑然道：「萬一首先接近珠簾的，竟是自己人呢？」

「狂血神」笑道：「自己人也無妨，我主要是想看四妹下不下得了狠心辣手，因爲『金棺門』已成四海之敵，要想雄圖霸業，必須以神功驚海宇，辣手對羣豪，胸中存不得絲毫仁慈之念。」

鳳麗桐目光微瞥窗外，突然揚眉笑道：「好，小妹敬遵二哥之命。」

「狂血神」一面持壺爲鳳麗桐斟酒，一面含笑問道：「四妹一向不大闖江湖，恐怕殺人不多。」

鳳麗桐嬌笑一聲，搖搖頭說道：「不瞞二哥說，爭鬥過手，雖曾有過幾次，卻還不曾有過殺人經驗呢。」

「狂血神」面容一正，目注鳳麗桐問道：「四妹記住，除非不想殺人，只一決定下手，便必須殺得狠，殺得快，絕不留給對方絲毫反抗機會。」

鳳麗桐連連點頭，面含嬌笑說道：「多謝二哥指教，我懂得這種既然抓毒蛇尾巴，便必須打碎蛇頭的道理。」

一面說話，一面把那柄「金帶斷魂刀」取在手內，察看鋒芒。

驀然間，有人進入「眉月樓」，聽來正是走向他們所飲酒的雅座小室。

「狂血神」目中煞芒先閃，含笑說道：「四妹，你表演的機會來了，不管此人是否店主或送菜小二，也拿他祭一祭刀……」

「刀」字才出，鳳麗桐手中的「金帶斷魂刀」已化爲一道長虹，向肩後倒飛而出。

刀飛，人躍。

「躍」的「人」，當然是受命殺人、也是她平生第一次殺人的鳳麗桐。

她不是躍向前面的「狂血神」、「瘋酒怪」，想突然下其辣手，而是倒躍衝簾而出。

雅座小室之外的人，作夢也未想到會有這等飛災橫禍。

刀光如電，穿簾而出，首先貫穿他的心窩。

跟着鳳麗桐人影也到，伸手握着深入人胸的「金帶斷魂刀」刀柄，往下一按，再後隨手連揮。

慘了，這人不單被開了腔，並被屍分十八塊，簡直凄慘得令人不忍卒睹。

一陣縱聲瘋笑，起自雅室門口，「狂血神」滿面嘉許神色，向鳳麗桐點頭說道：「好，四妹殺得快，又殺得狠，果然不會留給對方絲毫反噬機會。」

話完，與「瘋酒怪」互相一瞥含笑眼色。

這眼色意味，只有他們才懂，就是表示「百毒仙郎」東門祿的迷魂藥「再造神丹」果然效驗如神，鳳麗桐既如此聽命，以如此慘酷手段殺人，足證性情大變。

但他們大笑，鳳麗桐正露着嘴兒……

她滿面嬌嗔地露着嘴兒，向「狂血神」撒嬌似地說道：「二哥，都是你，你叫我要殺得狠，更要殺得快，如今可闖了禍了！」

「狂血神」一時間尚未會過意來，只是目注把人屍分八塊、自己身上卻未沾染半點血漬的鳳麗桐，含笑說道：「殺個把人，算得上闖甚麼禍……」

鳳麗桐「唉」的嘆了一口氣，截斷「狂血神」的話，向他苦笑叫道：「二哥，你再看看，我殺的是本門中重要人物，也是送給我這柄『金帶斷魂刀』的『百忍陰刀』焦一眞！」

這幾句話，使「狂血神」與「瘋酒怪」同時一驚。

他們向地上那八九塊已不似人形的殘毀屍體仔細注目，才看出果是那平生陰損絕倫而惡行頗多的焦一眞，如今竟慘死在他一向用來殺人、染了無數血腥的「金帶幽魂刀」下。

情勢發展得確實出人意外，「狂血神」向「瘋酒怪」皺眉問道：「三弟，焦一眞不是與『艷屍』共同行動麼？他怎會單獨前來『眉月樓』呢？」

「瘋酒怪」苦笑一聲，搖頭說道：「我怎麼曉得原因？或許『艷屍』另有要事，遂命焦一眞單獨前來，報告與夏侯平等苦戰經過。」

鳳麗桐滿面慚愧神色，低聲說道：「二哥，我下手太快，等到發現是他，業已無法挽救，收不住勢，遂索性……」

事既至此，「狂血神」只好安慰鳳麗桐，溫言含笑說道：「四妹，不要難過歉疚，焦一眞在『金棺門』中不過是跑腿，哪裏算得上重要人物？何況這殺人之令是我所下，你不過奉命執行而已。」

鳳麗桐又向地上殘屍看了一眼，連連搖頭說道：「話雖如此，但我先救了焦一眞，又令他死在自己的『金帶斷魂刀』之下，死得這般悽慘，心中怎不難過？二哥，我以後不聽你的話，不再殺人啦。」

狂血神一陣哈哈大笑，道：「入了金棺門，豈能不殺人？四妹初次殺人，便殺得這般轟烈，好極了！日後便這般殺下去便了。」

鳳麗桐格格一笑，道：「殺人有甚麼好玩？又有甚麼好處？若不好玩，又沒好處，我便不殺了！」

狂血神大笑道：「好玩！好玩極了！你殺得越多，殺人的本領便越强，這就是天大的好處，你必定是金棺門的天大功臣。」

鳳麗桐頭一側，笑道：「金棺門就爲了殺人麼？」

狂血神一笑道：「那倒未必，這要看對手是否聽話，若聽話的話，投入金棺門下，那不但不殺，而且享盡極樂，快活無比，當眞是男有男樂，女有女樂，各取所需，各得其樂，因此才叫極樂金棺門。」

鳳麗桐嘻嘻笑道：「當眞這般好玩麼？那就走呵！還等甚麼？」

瘋酒怪不禁一怔，道：「上那兒？」

鳳麗桐道：「上極樂金棺門啊！這等快樂之地，不去還等甚麼？」

狂血神與瘋酒怪相視獰笑，狂血神大笑道：「是極！是極！還等甚麼？二哥這便領你上那極樂世界去。」

## 佯裝臣服　混進魔窟

金棺門果然是一個不可想像的地方。

金棺門在羣山環繞下，乾脆一點說，就有如一座龐大的金色棺材。

金棺門也果然是一個極樂世界。

狂血神領着鳳麗桐，鑽入這座山谷後，經過數十道關卡的盤查，終於進入金棺門的主體建築。瘋酒怪跟隨在鳳麗桐的後面，直到此時，他的眼神仍然不敢離開鳳麗桐的背影半步。

狂血神在前面一陣嘿嘿暗笑，因爲他不看亦知道，他後面的鳳麗桐此刻必然已把眼珠瞪大滾圓，目睹此刻的情景不受震動的，除非是完全失憶的白痴，但完全失憶的白痴也就失去任何價值，沒有價值的奴隸，金棺門是絕對不會讓他的血液繼續流動的。

幸而鳳麗桐雖然已中了金棺門的「再造神丹」，神情體態已判若兩人，但她的記憶力依然保留了百分之一、二，這保留下來的百分之一、二記憶，就是享樂與殺人，能夠盡情的享樂、痛快的殺人，這就是金棺門門主的獨門秘藥「再造神丹」最終結果，亦就是它的最大的威力。



金棺門要求奴隸殺人的手段千變萬化，鳳麗桐的「一劍十八截」只是其中的一種，而且是僅僅合格的一種。

金棺門給予奴隸的快樂亦極盡普天下最大的能事。

普天下最大的享樂不過是金錢與美女，但金棺門卻不需要金錢，便可得到你要得到的一切——華服、美食、美女，三者之外，還加上一味「消魂膏」。

鳳麗桐的眼珠果然瞪得有如鷄卵，因爲眼前的景象是她決計不敢想像的，雖然她此時大半的記憶已經失去，但少女的春心是與生俱來的，至少她還沒有失去。也幸而她的大半記憶已經失去，如果是一個記憶健全的少女，目睹眼前的景象，必定會心跳血沸而昏倒。

鳳麗桐走過的通道兩旁，是二排透明的玻璃屋。玻璃屋內躺着無數的男人，自然亦有無數的美女，因爲每一位男人的身邊，都躺着一位美麗的女人。玻璃屋內閃耀着七彩的光華，男女身上亦變換着七種的顏色，因爲他們身上都沒有衣服，沒有衣服的肉體就如一張白紙，白紙自然最好用來描繪最美麗的華服。

男與女的中間，放了一個精緻的金盒，金盒內放着八顆金色的小丸，每隔一會，便有人探手入盒，取出一顆塞進嘴裏，然後立刻就樂得呵呵大叫，與身邊的人纏作一團，叫聲更響、更急、更勁，就有如夜半叫春的雄貓和雌貓，聲震四野，環宇迴蕩。

鳳麗桐跟着狂血神走過時，玻璃屋內的男女正好是享樂的最高峯。

鳳麗桐的眼珠瞪得滾圓，如果她這時的記憶尚全，她大概會認得玻璃屋內的人，全部是江湖中一流的人物，例如「江南七俠」、「天山雙鳳」、「雪山玉女」、「長白三雄」等等，無一不是有頭有臉的人物。

但此時，這些江湖一流高手，卻已重回混沌初開、正當夏娃、女媧補天的年代，那時根本就沒有禮義廉恥，更沒有甚麼眞善美、假醜惡，有的只是肉和慾，就有如這玻璃屋內的男和女。

鳳麗桐茫然道：「二哥，這是甚麼地方？」

狂血神呵呵一笑，頭也不回道：「享樂屋，極樂金棺門的享樂屋。」

鳳麗桐道：「這些人的武功都很好？」

狂血神大笑道：「豈止很好，簡直是好極了，不然，他們怎配進入金棺門？也怎配進入享樂屋？有多少斤兩就有多少享樂，這是極樂金棺門的規矩。」

鳳麗桐道：「難道尚有更快樂的地方？」

狂血神道：「有！多極了，進了金棺門，只要名頭越響、殺人手段越高、殺的人越多，他們得到的享受就越大，他感到的就越快樂。」

鳳麗桐嘻嘻一笑道：「嘻嘻，那快帶我去看啊。」

狂血神大笑，道：「不錯！不錯！你果然不愧爲金棺門中人，果然不愧爲金棺門門主的四妹！因爲你記得的只有殺人和享樂，看啊，前面便是更快樂的地方，能夠進去的人，目下在金棺門尚不算太多。」

前面是一座座分隔開了的帳幕，帳幕內有酒有肉，自然少不了有一張華舖，更少不了美女，而且男與女絕非一加一等如二，而是一加三、一加四、一加五，不管是男還是女，他、她所擁有的玩件，都是三、四、五。

這麼多人擠在一塊，若床舖不夠大，豈非有所限制箇中的歡樂？因此華床都極大，足以並排躺下一男五女，或一女五男，總之，就有如雄鷄身邊的母鷄，雄鷄的鷄冠越紅，身上的毛色越漂亮，牠身邊的母鷄就越多。

誰說人類不是動物？至少人類絕不會忘卻動物最喜歡的肉和慾，動物爲了肉和慾，不惜拚個頭破血流，人類爲了肉和慾，難道不會拚個你死我活？

況且極樂金棺門尚有動物界所絕對沒有的「銷魂丸」，有了這種「銷魂丸」，人類甚至更勝於動物，因爲人類享樂的花樣比動物的更妙更多。

鳳麗桐這時的眼睛已瞪得不能再大了，她迷迷茫茫的喃喃道：「這……這……這是眞的麼……甚麼人……甚麼地方？」

狂血神獰笑道：「眞！眞極了！每一個帳幕的主人，全是江湖中頂尖兒人物，瞧，那寫着『美』字的帳幕，裏面的主人就是『玉女派』掌門余素素，你瞧她摟着三名俊男，樂得眼睚成縫。『樂』字房的主人『武當』掌門畢機道長，他身邊的四位美女已夠他忙的了，他還會記得他那個勞什子武當掌門？嘿嘿，這便是極樂金棺門的極樂屋，能夠進極樂金棺門的人不多，能夠進極樂屋的人，金棺門門主說，普天下只怕不會超過十個。」

鳳麗桐茫然道：「那十個？」

狂血神嘿嘿道：「美字房玉女派掌門余素素、樂字房武當掌門畢機道長這等武林名宿，自然算是其中的兩個，至於其他的崑崙二老、點蒼雙傑等四人，依老狂之見，不外僅可忝列其內罷了。」

鳳麗桐道：「二哥所數，十中似乎只有其六，尚有四位未知是誰？」

狂血神目注鳳麗桐，似有猶豫，但見她滿臉茫然神色，終於道：「據門主道，當今武林，除畢機道長、玉女派余素素等武林名宿，能入門主眼內的武林新秀只有四位，一位是半新半舊的怪傑『百變雲龍』龍騰空、一位是『山東鐵掌』尉遲剛、一位是號稱『江南第一高手』的夏侯平，此三人當可昂然直入極樂門。」

鳳麗桐忽然失笑道：「我聽說那個甚麼『江南第一高手』出道以來處處受人制肘，窩囊透了，他也算得上是十大高手？」

狂血神神色一凜，道：「夏侯平雖江湖經驗淺薄，但此人韌性極强，不畏艱險，且身負武林絕頂神功馭劍術，馭劍術一出，人即劍，劍即人，普天下無人可以抵禦，坦白說，門主唯一有所忌憚的，僅此人而矣。門主曾道，若得此人加入金棺門，副門主之位，非他無人敢坐。」

鳳麗桐眼神中閃過一縷寒光，但一閃即逝，因此就連狂血神亦毫不察覺，鳳麗桐隨即格格一笑道：「十中已數其九，那最後一位極樂屋人選是誰？」

狂血神瞥一眼後面的瘋酒怪，嘿嘿一笑，道：「當今天下，能把瘋酒老怪的手臂卸下一條的人，難道還不配進入極樂屋麼？」

鳳麗桐怔怔的道：「二哥說的是我麼？」

瘋酒怪嘿嘿冷笑道：「他說的自然是你，老子一時疏忽，被你斬了一臂，他就說，他一定要把你收歸金棺門下，老子自然不甚樂意，因爲你進入了金棺門，老子這斷臂之仇就沒法報了。」

狂血神呵呵一笑，道：「鳳姑娘既已入金棺門，又與我等結盟，彼此自家人，還記甚麼怨仇？日後四妹替你多殺幾個對頭，這筆帳不就抵銷有餘麼？」

鳳麗桐卻似渾然不覺，她甚至連眼皮也沒眨動，忽爾又迷茫的道：「二哥，尚還有甚麼好去處？走啊！還等甚麼？」

狂血神笑道：「是極！是極！這就走！」忽然，他自己的神色亦一凜，喃喃道：「你要去的如果是好去處，那地獄也就算得是上天堂了。」

令身爲二門主的狂血神亦凜然驚心的地方，卻只是一座極普通的地方，這雖然並非天堂，但也絕對不能算是地獄，因爲那只是一座金色的屋子而矣。

屋子是金色的，室內的一切亦是金色，就連屋內的主人亦一樣是金色，如果這間屋子的外形並非像一具棺材——金色的棺材，那這間屋子可就漂亮得很了。

屋內的主人如果不是眼珠尚會轉動，那他簡直就是一個金人，用金子造成的人。

「大哥……」

「叫門主！金門主！」

「是！大哥，叫金門主……」

狂傲的二門主狂血神不知怎的，在這位金人面前就如老鼠見了貓兒，連毛髮也縮起來了。因爲這金人便是極樂金棺門的門主——金門主。金門主雖然還有一個俗家姓名叫冷金遲，但那只是以前的事，現在極樂金棺門主中，只有狂血神尚敢在背後偷偷的叫一聲，而就連他當面亦只敢叫「金門主」。

「她是誰？說！」金門主吐出了四個字，就好像他吐出的是黃澄澄的金子，就連半粒亦不肯多吐。

但這已足夠了，因爲狂血神立刻就明白了金門主的意思。

狂血神道：「鳳麗桐！三弟曾被她卸掉一臂的鳳麗桐！屬下已與她結盟，因此，因此……」

「因此甚麼？說！」金門主道。

狂血神聲調微顫道：「……因此，因此她亦算是你金門主的四妹。」

金門主冷冷的哦了一聲，把視線投到鳳麗桐身上，目光猶如利刃，繞着鳳麗桐霍霍的搜刮。他的目光忽爾又化作寒冰，令觸着的人的血液爲之凝結。

幸而鳳麗桐此時已是一個只知享樂與殺人的工具，她的血液是冷的，因此再也不怕更冷的寒冰。至少她在金門主面前，依然是方才那種迷茫的神色。

金門主忽然又開口了，道：「你！名字！說！」

鳳麗桐迷茫的格格一笑，道：「我就是鳳麗桐啊！你便是大哥金門主麼？你問我姓名幹甚麼？」

金門主哼了一聲，又道：「你知道甚麼？」

鳳麗桐笑道：「享樂啊！」

金門主道：「還有甚麼？」

鳳麗桐道：「殺人。」

金門主道：「你不怕？」

鳳麗桐格格一笑道：「殺人好玩極了！怕甚麼？二哥說，在金棺門殺的人越多，所享受的樂趣就越多。」

金門主道：「你殺過甚麼人？」

鳳麗桐道：「我把堂主焦一眞殺了！一刀十八截，好玩極了！」

金門主冷冷的一笑，又道：「你爲甚麼要殺焦堂主？」

鳳麗桐笑道：「狂血神二哥要我殺，我便殺了，你問甚麼爲甚麼？」

金門主目光轉向狂血神，狂血神神色一凜，忙道：「屬下依照門規，令她把見到的第一個人殺了，焦堂主不幸撞到她的入門第一刀！這……這……」狂血神似乎尚欲說甚麼。

金門主把手一擺，狂血神就不敢往下說了。金門主忽地呵呵一笑，轉向鳳麗桐，臉色柔和的道：「好！殺得好！一刀十八截，你夠資格入金棺門。」金門主一頓，忽然又向金屋外面大聲道：「余素素堂主，你領鳳麗桐堂主進極樂屋去！」

方才還在極樂屋享樂的玉女派掌門余素素，這時突然在屋外應聲而進。

鳳麗桐忽然搖頭道：「我不去極樂屋！」

金門主臉色一沉，道：「爲甚麼？」



鳳麗桐迷茫的一笑道：「我累了，先睡一覺，再去享樂，豈非更快活麼？」

金門主大笑道：「好！好！你就先去百花屋好好睡一覺再說。」

余素素木無表情的應一聲道：「是！門主！我帶她去百花屋！」

余素素也不容鳳麗桐再有任何表示，出手如電，扣住鳳麗桐的腕脈，把她帶了出去。

余素素這一出手，狂血神便不得不承認，她的確有資格進入極樂屋。因爲她的出手實在太快了，就連閃電也自愧不如，狂血神自忖自己就算在凝神戒備之下，也未必逃得出她的出手制肘，腕脈一旦被制，就算你有絕頂神功亦只好屈服，因爲這時你渾身發軟，根本就失去任何反抗機會。

狂血神稍一怔，又忙道：「門主懷疑鳳麗桐麼？」

金門主冷冷一笑，道：「爲甚麼？」

狂血神苦笑道：「百花屋內藏百花，每一種花都足以令人沉睡一日一夜，鳳麗桐進入百花屋，豈非要睡上百日百夜麼？」

金門主冷冷道：「她要睡覺，便讓她睡足！這亦是一種享樂！」

狂血神道：「但她只會享樂，不會殺人了，屬下設法把她弄進金棺門，豈非徒勞？」

金門主哼了一聲，道：「你以爲她眞的只知殺人和享樂？」

狂血神驚道：「她已服下門主你的再造丸，難道她還是原來的鳳麗桐？」

金門主這時向瘋酒怪一擺手，瘋酒怪立刻明白往下的事他絕對不能知道，因此他連話也不敢哼一句，便立刻走了出去，他離開金屋近百丈，還不敢停下來，甚至連扭頭望一下的膽量亦失去。

金門主這時冷冷的道：「鳳麗桐的底細你查清了麼？」

狂血神鬆了口氣，忙道：「查清了，她是紅葉館館主老妖婆的首徒，老妖婆已不在人世，目下只剩下鳳麗桐和她的師妹白瑾在江湖流蕩！老妖婆已死，鳳麗桐又已成金棺門的再造人，剩下一個師妹白瑾，諒她也耍不出甚麼花樣了！紅葉老妖婆當年爲難我等，豈料她的首徒今日卻成了金棺門的殺人堂主。」

金門主嘿嘿一聲冷笑，道：「你只知鳳麗桐還有一個師妹白瑾，但知否白瑾有一個情郎叫夏侯平？」

狂血神神色一凜道：「門主是說那位江南第一高手？但也不過是武林新秀罷了！」

金門主不理狂血神，又嘿嘿一聲冷笑道：「夏侯平自然經驗尚嫌不足，但你自忖，是否可與他的馭劍術一拚？你又知否鳳麗桐與白瑾有個秘密協定，日後誓要兩女侍一夫，永不分離？」

狂血神一驚道：「門主是說，鳳麗桐與夏侯平他們可能有秘密聯繫？」

金門主不動聲息的一笑，又道：「夏侯平與焦一眞有殺表妹之仇，你以爲鳳麗桐對此會無動於衷？」

狂血神更驚道：「莫非門主判斷鳳麗桐並未受再造丸控制，因此趁機先殺焦堂主替情郎報仇，然後再混進金棺門作內應？」

金門主冷笑道：「金棺門一統武林指日可待，唯一對金棺門有威脅的僅夏侯平、龍騰空、尉遲剛、鳳麗桐等數人而已，夏侯平與龍騰空這老不死目下正瘋狂查探金棺門的秘密，你以爲他們是爲了前來送禮賀喜麼？」

狂血神冷汗直冒，驚道：「照門主所料，鳳麗桐投入金棺門果然大有蹺蹊！若鳳麗桐未被再造丸控制，潛在金棺門作內應，夏侯平等進襲時，金棺門危矣！既然如此，待屬下先去把鳳麗桐斃了。」

金門主卻微微一笑道：「不得妄動！」

狂血神道：「門主不是說疑人絕不可用麼？鳳麗桐既有可疑，留在金棺門終究是個隱患，不如趁她不防，先把她殺了，以絕後患。」

金門主微笑道：「鳳麗桐進入本座的百花屋，縱使她有三頭六臂，亦起不了多大作爲了！金棺門再造高手無數，單是一位玉女派掌門余素素對付鳳麗桐，便已綽綽有餘。普天下唯一可化解本座再造神丹藥力的萬靈先生已死，江湖衆高手已永無解救之日，終生爲本座效力，本座尚何足畏懼！況且唯一對本座尚有威脅的夏侯平、龍騰空等人，必行將爲我所用。金棺門獨霸武林之日，已爲期不遠矣！」

狂血神喜道：「好啊！莫非門主已有妙計制服夏侯平這小子麼？」

金門主微微一笑道：「鳳麗桐既已在本座手上，還愁夏侯平不乖乖送上門來麼？」

狂血神忙恭維道：「門主這是利用鳳麗桐爲魚餌，來個請君入甕！若把夏侯平收歸金棺門，一統天下，再無障礙。門主妙計取天下，屬下佩服！佩服！」

金門主微笑不語。稍停，狂血神忽然又緊張的道：「萬靈這老不死既能化解再造神丹藥力，萬一此人尚在，則門主妙計便會功虧一簣！」

金門主呵呵大笑道：「萬靈先生中了本座的七七奪魂丹，他即使有九十九條生命，亦必死無疑！況且本座已親自挖開驗證他的墳墓，萬靈先生的屍身仍然在棺內，他又不是大羅神仙，豈會尚能復生！」

狂血神一聽，大喜道：「好極！如何請君入甕，請門主吩咐！」

金門主微微一笑，道：「靜觀其變，切勿輕舉妄動！本座已伏下妙着，就等夏侯平這小子乖乖上釣！」

* * *

夏侯平那日在耕雲峯上，爲救白瑾，拚着大耗元氣，驟然施出令江湖色變的馭劍術，一舉把羅孟眞等三名惡徒殲滅，但他自己亦元氣大傷，再加目睹白瑾喪身在烈焰中，心神大創，不支倒地。

白瑾幸服下萬靈先生留下的「玉壺冰丸」，解了身上的劇毒，出洞時卻見夏侯平昏倒在峯上，便忙把他抱入洞內，設法施救。

夏侯平口不能言，眼不能睜，但心內卻甚清醒，他本身的功力深厚，在洞內靜息一會，又見白瑾似已平安無恙，心中大慰，便安心調息。再過一會，他便可以提氣療傷，自信可在二個時辰內盡復元氣。

這時白瑾出洞等焦一眞買藥回來，夏侯平卻知有一少女悄然摸近自己身邊。他這時口雖不能言，眼不能睜開，但他的觸覺卻依然極爲靈敏，他起初以爲走近的少女是白瑾，但當少女貼着他的面頰親吻他時，卻心頭一震，暗道此女絕非白瑾，因爲白瑾身上有種茉莉花的淡香，但這少女身上卻是有一種蘭花的香味。

夏侯平被這蘭花味少女貼面親了一口，正感迷惑，忽然又聽這少女幽幽歎了口氣，道：「夏侯大哥，你可知道我和白師妹已立誓終生共侍一夫？你是她的情郎，難道便不是鳳麗桐的情郎麼？但可惜你此時奄奄一息，不能與你相聚歡愉矣，但夏侯大哥你放心，你的鳳妹妹必定替你尋來療傷聖藥，以作鳳妹妹與夏郎你的見面之禮。」

這位自稱鳳麗桐的少女說罷，忽然又悄悄的走了出去。

後來白瑾回來，此時夏侯平已自療傷畢，他呼的吐出一口久郁的悶氣，便霍然跳起。

白瑾一見，登時喜得心花怒放，一掠而近，貼胸便把夏侯平抱住，親了親夏侯平的面頰，嬌笑道：「好啊！夏侯大哥已無礙了！你好壞啊，詐死把我嚇得魂也丟了……哎喲……咦？你身上怎會有蘭花的香味……」

夏侯平見白瑾俏眼圓睜，知她已動眞火，便忙把方才那位少女的悄然到訪說了一遍，末了忙道：「瑾妹放心！我與鳳姑娘相處不到半刻，委實沒有甚麼。」

誰知白瑾一聽，卻格格一笑，道：「你就是與她有甚麼，亦沒有甚麼。」

夏侯平臉上一紅，道：「甚麼有甚麼沒有甚麼的？若她眞的與我有甚麼，你又如何？」

白瑾格格一笑，道：「我很開心啊！」她忽然把頭一側，目注夏侯平，道：「但你先說說，你到底喜不喜歡鳳姐姐？說啊！我不准你有半句假話的。」

夏侯平歎了口氣，道：「我當時雖然眼不能睜、口不能開，但我從感覺便知道，鳳姑娘必定是一位味如蘭、美如蘭的俏蘭花般的姑娘。實不相瞞，我不需睜眼瞧她，心裏便已喜歡她了。若非與瑾妹你結識在先，我或許會不顧一切的去追求她。」

白瑾格格嬌笑道：「那你還不快去追？」

夏侯平笑道：「追甚麼？」

白瑾頭一側，道：「追求她作你的妻子啊！」

夏侯平臉一紅，道：「那瑾妹你呢？」

白瑾道：「我自然亦是你的妻子啊！」

夏侯平故作不解道：「爲甚麼？」

白瑾格格一笑，以指頭點了點夏侯平的腦殼道：「你這個風流的江南第一高手是眞不懂還是假不懂？傻瓜，這自然是我們師姐妹一齊作你的妻子啊！」

夏侯平暗道：「鳳姑娘方才所言果然不錯。」但又故意道：「瑾妹你不吃醋？」

白瑾歎了口氣，道：「師傅她老人家去世後，我便和師姐相依爲命，我二人早就發誓，今生今世永不分離。但女兒家總須尋找歸宿，若有了夫家，便不得不分開，因此想來想去，唯有二人決定共侍一夫，如此方可永不分離……」白瑾說至此，俏臉忽地羞得緋紅，格格笑道：「我遇上你時，正擔心你與鳳姐姐是否合意，因爲這是三個人的終生之事，如今看來，鳳姐姐早就喜歡你了，算你天大的福氣！」

夏侯平亦不禁歎道：「難得瑾妹和鳳姑娘一番美意，夏侯某能得兩位如花伴侶，夫復何求？他日必全心全意愛惜兩位妻子，永不分離。」

白瑾柔情的一笑，道：「但夏侯大哥此時尚勿高興太早！」

夏侯平道：「爲甚麼？」

白瑾微笑道：「鳳姐姐比我强多了，她處事極有主見，一旦決定了，就誓無反顧。她的花樣又極多，此時也不知她又去闖甚麼大禍，她若有甚麼兇險，夏侯大哥你的美夢豈非不能如願？」

白瑾一言驚醒了夏侯平，他驚道：「鳳姑娘曾道要替我去弄療傷聖藥，不知她到何處去求取？」

白瑾一聽，臉上登時微微變色，道：「鳳姐姐若有此念，那就極爲兇險了。」

夏侯平一聽，忙道：「爲甚麼？就算她去求藥，亦未必一定要大動干戈。」

白瑾苦笑道：「夏侯大哥，我問你，當今世上，誰有起死回生的能耐？」

夏侯平道：「據說萬靈先生有此通天本領！但如今萬靈先生已然失踪，鳳姑娘會上何處尋藥？」

白瑾歎了口氣，道：「夏侯大哥神功蓋世，但江湖閱歷委實太淺了！你可知萬靈先生尚有一位師弟，同出一



門？萬靈先生雖然不在人世，但這位師弟卻依然活着，而且據說野心勃勃，欲憑他的神醫之術稱霸武林！」

夏侯平有點醒悟道：「瑾妹，你懷疑金棺門與此人有關？但他僅憑醫術，亦未必便可稱霸武林。」

白瑾道：「若醫道之正者，以救死扶傷爲念，自然不能亦不會稱霸武林，就如萬靈先生，雖有起死回生的通天本領，但平生以濟世爲懷，爲武林同道敬重。但若醫之邪者，則與邪魔外道並無分別，精於醫者必精於用毒，他若以毒物控制一羣武林高手爲他賣命，你以爲他是否能稱霸武林？」

夏侯平驚道：「若此人與金棺門有關，鳳姑娘就必定會硬闖金棺門。若然如此，她就兇險萬分了！哎，她太魯莽了！」

就在此時，耕雲峯下忽地有兩人飛掠而上，夏侯平運目一看，原來竟是「百變雲龍」龍騰空和「鐵掌」尉遲剛兩人。

但見龍騰空果然不愧爲「百變雲龍」，只見他身如龍舞，起伏迴旋，三幾個起落，便已躍上耕雲峯上來了。

「鐵掌」尉遲剛卻如脫手的流星錘，身行猶如奔雷，隆隆的直滾上峯頂。

龍騰空的目力奇佳，隔了近百丈，身形尚在半空，便已傳話過來道：「夏侯老弟，你果然在耕雲峯上！」

夏侯平亦以內力逼音，傳話過去道：「龍老前輩別來無恙？此行想必大有收穫了。」

夏侯平的聲音細而尖，直入龍騰空的耳鼓，龍騰空的聲音卻如响鼓，遠隔百丈，亦清晰可聞，但龍騰空是以外力發音，夏侯平卻以內力傳話，相較之下，顯然是以內力傳音略勝一籌。

龍騰空倒甚坦白，他甫躍近，便呵呵一笑道：「好啊！夏侯老弟，這是考究老不死來了！外人聽來老不死的百丈傳音轟轟烈烈，但怎及夏侯老弟的內力逼音，直送入密？果然是江湖代有能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龍某老了……」

夏侯平尚未及答話，白瑾便格格一笑道：「龍老前輩怎算老了？光是你這一手百變雲龍輕功，當今世上，便只怕無可企及了。」

龍騰空見白瑾已回復女兒家打扮，卻不甚驚奇，呵呵笑道：「好！女娃兒果然聰明，怕老不死取笑，便先行來個極力討好！」

白瑾笑道：「這叫雞腿打人牙根軟啊？」

這時尉遲剛亦已躍到，聞言亦不禁哈哈大笑。

夏侯平卻皺眉道：「龍老前輩似已預知小弟在耕雲峯上？」

龍騰空點頭笑道：「好！夏侯老弟已漸入江湖之道了，從一句話便已嗅出其中的味道！」龍騰空一頓，臉上的笑意倏地隱去，轉而略顯憂色，道：「不錯！龍某與尉遲剛老弟果然已闖了一趟金棺門！」

龍騰空此言一出，夏侯平和白瑾均眼神一亮，忙道：「武林中果然隱有金棺這一門派？」

龍騰空歎了口氣，道：「何止果然？簡直眞如珍珠！你先看看這封密函，是否鳳麗桐姑娘親筆手書？」

龍騰空說着，掏出一封密函，上寫「知名不具」四字。白瑾在夏侯平的手上一瞧，便斷然的點頭道：「不錯！果然是師姐親筆手書！」

夏侯平知密函事關重大，牽涉整個武林的安危，不敢怠慢，當即鄭重的當衆把密函拆開了，只見上面僅僅寫了八個娟秀小字，道：「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夏侯平沉吟不語，似乎在猜測這八字的含意。白瑾卻立刻道：「鳳師姐是說，她已作好一切應變準備，只等夏侯大哥你等來到，便可一舉殲滅金棺門這個惡毒邪門組織！」

夏侯平沉吟道：「鳳姑娘如何潛入金棺門作了內應？她目下的處境如何了？」

龍騰空苦笑道：「鳳姑娘膽色過人，果然已通過金棺門二門主狂血神那一關，成功潛入金棺門，並已被金棺門門主冷金遲委任爲金棺門堂主。但鳳姑娘太大膽了，她以爲萬無一失，可惜百密一疏，被金棺門門主冷金遲悉破行藏。」

夏侯平驚道：「她有甚麼破綻被人看穿了？」

龍騰空道：「鳳姑娘知道焦一眞與夏侯老弟有殺妹之仇，她便趁狂血神要她殺人立威時，趁機把焦一眞殺了，因此立刻就引起冷金遲的懷疑！可惜鳳姑娘卻懵然不知。」

夏侯平道：「那冷金遲爲甚麼不立施殺手？反而委任鳳姑娘爲金棺門堂主？」

龍騰空苦笑道：「龍某又非金棺門門主冷金遲，如何知道他的用心？但此人智計之高、用心之險毒，卻委實令人害怕！」

白瑾雙眉一揚，道：「龍老前輩如何得知金棺門門主已對鳳姐姐有所懷疑？」

龍騰空歎了口氣，道：「內中有些情形，是絕非你等女娃兒所應知道的！龍某只能告訴你，若鳳姑娘不被懷疑，她就不會被送去一個叫百花屋的地方。」

白瑾一聽，格格笑道：「百花屋？這名字好聽極了！裏面好玩麼？」

龍騰空苦笑道：「好玩！好玩極了！進入百花屋，便要睡足百日百夜，湊足百花之數，你說這好不好玩？」

白瑾吐舌道：「若要睡足百日百夜，豈非連骨頭亦睡散了麼？」

龍騰空苦笑道：「身入百花屋，不但骨頭睡散，只怕連魂魄也睡丟了！」

白瑾又驚又怒，叫道：「若睡失了魂魄，豈非成了行屍走肉的活死人麼？」

龍騰空歎了口氣，道：「只怕也差不多了，而且一經入屋，便再無任何解救之法，你說金棺門厲不厲害？」

夏侯平沉吟道：「那龍老前輩如何可以闖進金棺門內？如何接到鳳姑娘的密函？」

龍騰空歎了口氣，用手一指尉遲剛，道：「厲害！厲害！金棺門猶如其名，當眞乃一座大棺材，生人進了，只怕就是死人了！老不死當時與尉遲老弟潛近金棺門所在山谷，卻見明崗暗哨，不下七七四十九道！而且守崗之人，就連普通的一名門徒，亦如鬼迷心竅，拚死糾纏，不死不休，越往裏面，高手越多，江湖中久已失踪多時的妖魔鬼怪，竟然一一在金棺門出現！老不死與尉遲老弟商量，當今世上，只怕唯老不死的『百變雲龍』輕身功夫或可一闖金棺門，因此便決定由尉遲老弟故意在外面硬闖，引開金棺門上下的注意力，老不死才僥倖得以闖進。」

夏侯平道：「鳳姑娘既已身入百花屋，又如何可以把密函傳龍老前輩？」

龍騰空道：「老不死亦不明白，鳳姑娘如何可以傳信於我，老不死在金棺門悄悄轉了一圈，發覺裏面果如銅墻鐵壁，而且各種享樂應有盡有，不堪入目，內中竟有玉女派掌門余素素、武當畢機道長等武林名宿！你說這嚇不嚇人？老不死驚詫間，忽然有一條灰影掠到身邊，聲如鬼魅般的低叫道：『鳳姑娘傳信，前輩速離金棺門！遲則有變！』此人說罷，又如鬼魅般閃走了，老不死的手上果然多了這一份密函！」

白瑾忙道：「因此龍老爺子便立刻退出來了？」

龍騰空苦笑道：「老不死一聽，心中更驚，暗道怎的連鳳麗桐這位紅葉館館主的首徒亦潛進了金棺門？老不死自知這金棺門太可怕了，因爲就連一個畢機道長，老不死亦未必對付得了，萬般無奈，只好先行退出，再作打算。」

白瑾道：「憑龍老爺子的『百變雲龍』輕身功夫，退出金棺門，自然並非甚麼難事！我猜得對麼？」

龍騰空苦笑道：「錯了！老夫在退出之時，正全力施展『百變雲龍』輕身功夫，只求盡快退出，正當掠過一座金光閃閃的屋子時，突聽裏面有人『嘿』的一聲，隨即有一條黃色人影疾如電閃的掠到，其身手之快，簡直與老不死不相上下，老不死心中雄心大起，暗道當今天下難道尚有人勝於『百變雲龍』的輕功？於是便使出『百變雲龍』輕功的『旋』字訣，繞着黃色人影飛旋了一圈，其時黃色人影的全身穴道均在老不死的指力籠罩之下，老不死無論從任何角度入手，均可把此人立置死地！」

白瑾笑道：「因此龍老爺子順手便把此人點倒收拾了，對麼？」

龍騰空歎了口氣，道：「錯了！老不死根本無法下手，如何把他收拾？」

白瑾道：「爲甚麼？誰不知道龍老爺子的乾坤一指驚天動地？」

龍騰空苦笑道：「那人的全身穴道雖在我的指力控制之下，但他全身每一處穴道卻有如一座火爐，老不死這一指若點下去，必定會指化飛灰！」

白瑾吐舌道：「穴道竟如火爐！這是甚麼功夫？龍老前輩又如何應付？」

龍騰空歎了口氣，道：「除了轉身就逃，老不死還有甚麼法子？幸好此人的輕功畢竟略遜老夫一籌，老不死總算逃得出來！但卻被他氣得幾乎死了！」

白瑾驚道：「此人還會施用邪術？他如何能把龍老爺子氣倒？」

龍騰空搖頭歎氣道：「此人不但武功驚世駭俗，而且心計過人，簡直把人的五臟六腑瞧穿了！當時他見老不死迴旋掠走，卻不追趕，只輕輕的哼了一聲道：『豈料堂堂百變雲龍，竟然差遣嬌俏女娃進金棺門，供應本座百花屋的快樂工具！』，老不死當時被氣得差點一口眞氣提攝不住，倒栽下去！」

夏侯平沉吟道：「如此看來，金棺門果然是空前絕後的邪惡之地！要殲滅它，並不容易！」

龍騰空歎了口氣，道：「豈止不容易？簡直是艱難之極！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若憑硬闖，只怕就連半分的希望也沒有！」

白瑾驚道：「鳳姐姐看來已身陷險地，若不硬闖，如何救她出來？」

龍騰空苦笑道：「救人尚在其次，若任由金棺門發展下去，普天下武林同道都要變爲金棺門的行屍走肉了！」

夏侯平沉吟道：「硬闖不成，那就唯有智取了！鳳姑娘既有訊息傳出，無論如何都有她的打算，若能裏應外合，則殲滅金棺門尚有幾分勝算！」

白瑾急道：「鳳姐姐既已身入百花屋，身心已受控制，如何能作內應？不管如何，就算刀山火海也要闖一闖了！」

就在此時，耕雲峯下面忽然飄上一個人來，雖說是人，卻形如鬼魅，他眼雖能睜，但眼球凝固不動；口雖能開，但發出的只是一連串吱吱的鬼嚎聲，雖在陽光下面尚有影子，但如說他是殭屍，則絕對沒有人懷疑。

殭屍似的來人飄到夏侯平、龍騰空、遲尉剛、白瑾四人面前不到三丈，便停了下來，口裏的吱吱叫聲更見悽厲。

好一會，衆人才聽淸吱吱聲的含義，原來他在說：「小的奉金棺門副門主鳳麗桐之命，送請帖來了！請你等務必赴會。」這半人半殭屍吱吱叫的人又連續重複了幾遍。他就如一具活死



屍，一切的言行都被某種驚人的藥物控制住了。

夏侯平終於聽懂這怪物的話意，便忙道：「請帖何在？你快拿來！」

怪物吱吱道：「……你是夏侯平麼？」顯然，此怪物僅是被控制着，送帖來邀夏侯平，他的所有話都是事先被人輸入的，他甚至連誰是夏侯平也不知道。

夏侯平道：「我便是夏侯平，你知道嗎？」

怪物當即吱吱叫道：「知道！你便是夏侯平，請帖送呈夏侯平。」他吱吱的叫着，果然把手一揚，一封紅色請帖便向夏侯平凌空飛來。

夏侯平伸出二指，輕輕把紅色請帖挾住。再看那怪物，卻依然一動不動，似在等候收信人的回音。

夏侯平又驚又奇，忙把紅色請帖展了開來，觸目的首先是一個令人吃驚的大「囍」字！請帖的內容道：「妾與毒君成夫妻，大喜婚宴消災危，願君携伴齊到賀，生死不忘同聲誓！」

夏侯平一看，驚得目瞪口呆，一時不知如何對答。

白瑾一看，恨得咬牙道：「鳳姐姐被金棺門害慘了！顯然已成行屍走肉，不然，她爲甚麼會答應下嫁那見鬼的百毒郎君！待本姑娘先把眼前這怪物斃了，再殺進金棺門，替鳳姐姐報仇雪恨……」

白瑾話音未落，便欲向那怪物掠去！夏侯平卻忽然伸手把她扯住了，道：「瑾妹休得輕舉妄動！你若把此人殺人，鳳姑娘的計劃便落空了，況且此人魂魄已失，猶如活殭屍，你不殺他亦如已死，既然如此，何必殺他？留着他，尚有作用！」

白瑾道：「這怪物能有甚麼作用？」

夏侯平微笑道：「瑾妹只需細看請帖，便明白鳳姑娘的用意矣！」

白瑾果然接過請帖，用心看了一會，忽然輕輕的「咦」了一聲，臉上忽然一紅，暗道：「『生死不忘同聲誓』一句，似乎乃指她與我二人共侍一夫的誓言，此誓只有她與我知道，這就足證這請帖果然是鳳姐姐送來，而且，她顯然尚記得昔日的誓言，既然如此，她怎會乖乖下嫁那見鬼的百毒郎君？其中必定另含深意！但她爲甚麼又公然邀夏侯大哥入金棺門參加她和百毒郎君的喜宴？這不是要夏侯大哥送羊入虎口麼？」這種種疑團，白瑾委實難明究竟，因此她怔怔的，一時間無言以對。

龍騰空此時也仔細的審視這份紅色請帖，然後又把請帖遞給遲尉剛。遲尉剛卻不接，苦笑道：「龍老兄素知我最怕猜度這些見鬼的文字含意，還來爲難怎的？」

龍騰空目注夏侯平，道：「怎麼樣？夏侯老弟是否應約赴宴？」

夏侯平雙目精光一閃，決然道：「去！就算是鴻門宴，亦必赴會！」

龍騰空微笑道：「只怕這比鴻門宴更兇險百倍！」

遲尉剛道：「爲甚麼？」

龍騰空道：「請帖雖然是鳳姑娘所發，但金棺門戒備何等森嚴，豈容鳳姑娘從容送信？顯然此擧已被金棺門門主冷金遲知悉，卻故作不知，將計就計，引我等自投羅網。試問憑我等四人之力，如何鬥得過金棺門那千百妖魔鬼怪？我等前去，只有兩種可能，一是與金棺門同歸於盡，二是我等四人亦變作金棺門的行屍走肉！除此之外，老不死委實想不出有任何更佳的後果！即然如此，夏侯老弟尚敢赴宴麼？」

夏侯平目中精光四射，斷然道：「義無反顧！」

龍騰空微笑道：「爲甚麼？夏侯老弟不怕死？明知是死亡之地，亦要硬闖？」

夏侯平慨然道：「爲免天下同道齊進金棺，便捨了夏侯某一條生命亦不冤矣！」

白瑾一聽，道：「好！如今有兩個敢赴宴了！龍老前輩敢不敢去？」

龍騰空嘆了口氣，道：「既然你兩個年輕的亦不怕短命，老不死一把年紀了，就算死了也比你兩人多活十年，爲甚麼不去吃這頓死亡宴？」

尉遲剛亦呵呵大笑道：「既然龍老哥亦去赴宴，尉遲某若不去，豈非難爲了自家肚皮？」

夏侯平眼見二人爲了武林正義，大有慷慨赴死的氣概，心中一陣感動，暗道那怕金棺門門主再厲害，夏侯某拚却一身功力，亦必替武林除此大害！

夏侯平這般轉念，便向那呆立一旁的半人半殭屍怪物道：「你回報鳳副門主，就道夏侯某必來赴會！」

那怪物吱吱的應了一聲，卻立刻道：「奉鳳副門主令，若夏侯平答允赴宴，便請立即動身，小的奉令帶路！」

夏侯平與龍騰空一聽，均相視苦笑，暗道鳳姑娘似乎把一切都算計好了，但卻未知她此刻到底是吉是兇！

* * *

今日果然是極樂金棺門的大喜日子！

因爲金棺門不但多了一位功力奇高的副門主，而且這位女副門主竟然答應下嫁百毒郎君，更據聞江湖怪傑百變雲龍、武林頂尖新秀夏侯平等亦親身到賀。金棺門從此一統武林，再也沒有對手了！

金棺門門主冷金遲爲了這個大喜日子，着實花了好一番的心思。

冷金遲不但派人出外採購了大批珍饈美酒，更用重金聘來了一隊嬌美的歌女。他下令把金棺門的歡樂堂佈置成金碧輝煌的喜堂，因爲金棺門副門主鳳麗桐與百毒郎君的婚禮便要在這喜堂內擧行。

喜堂中早就佈置妥當，金門主以主婚人的身份端坐高堂之上，二門主狂血神、三門主瘋酒怪卻負責接待衆多到賀的嘉賓。

但實際上到賀的人，已大多難令狂血神提起興趣，因爲他深知金門主感興趣的人，已幾乎全成爲了金棺門的門徒，但自然亦有例外，因爲金門主此刻就正等候着二位嘉賓的到來。

這場婚禮豪華而隨意，因爲門主吩咐，能夠踏進喜堂參加婚禮的人，大可放懷痛飲，任意取樂。

因此，婚禮雖然尚未正式舉行，但喜堂上的酒宴卻已杯盤狼藉。在座的「江南七俠」、「天山雙鳳」、「雪山玉女」、「長白三雄」等雖然神情痲木，但對吃喝享樂卻絕對沒有忘却。因此衆人最少的也起碼已喝了幾大杯，男的已摟了美女，女的也已伴了俊男，因爲這是享樂，在金棺門的人，絕不能忘了享樂，自然更絕不能忘了殺人。

享樂的目的是爲了殺人，殺人的目的是爲了享樂；殺的人越多，享樂就越豐富，享樂越豐富，殺人的慾望就越大，殺的人就越多。這是金棺門的眞理，金棺門的眞理也只有一條，那就是殺人與享樂。

此時不但「江南七俠」等已在享樂，就連坐於百席的「玉女派掌門」余素素、武當畢機道長等武林名宿，他們的念頭也只有一個，那就是享樂。

因此，余素素嘻嘻的仰臉喝着俊男餵給她的酒，畢機道長的膝上也已坐了兩名絕色歌女。

普天下最荒淫無耻的事，在金棺門卻是最美麗的信條和眞理，誰忘了這個信念和眞理，誰就不配進入金棺門；誰進入金棺門，誰的腦袋便只有這個信念和眞理。

金棺門喜堂上此時已把這個信念和眞理貫徹得淋漓盡緻。

這時，喜堂外面卻忽然有人尖聲叫道：「貴客到！」

這是重複了數十次的語言，每一次，金棺門門主冷金遲的眉毛也沒抖動一下，但這第四十次的叫聲响起時，冷金遲的眼睛卻驀地一亮，因爲他從十幾丈遠的脚步聲，便立刻知道來人的斤兩！這時他知道，他所等待的貴客終於到了！

「嘿！狂血老怪！今日終於又與你碰面矣！嘿嘿！這便是金棺門的喜宴？好一幅窮奢極慾圖！」

能夠在狂血神面前敢說這話的，普天下也大概只有百變雲龍龍騰空一人而已。

龍騰空的後面是白瑾和夏侯平。踏進這喜堂，白瑾幾乎不敢抬起眼睛，夏侯平的心也一陣劇跳，因爲他委實不敢想像，人世間竟有這種「快樂」的婚宴！但夏侯平後面殿後的尉遲剛卻無動於衷，只是嘿嘿冷笑。

狂血神在十年前便已吃過龍騰空乾坤一指的虧，因此直到此時，他對這老不死依然心有餘悸，在他面前，狂血神無論如何也狂不起來。狂血神嘿嘿笑道：「好啊！百變雲龍今日也居然肯來金棺門進賀了！」

龍騰空臉一沉道：「老夫並非來賀金棺門，僅是來賀鳳麗桐姑娘一人而矣！狂血老怪休往臉上貼金！」

夏侯平趁龍騰空與狂血神胡扯時，趁機掃視全場一眼，在座衆人誰也沒理會他們的到臨，依然不停的飲酒和作樂，視龍騰空等人是活死人而矣。酒宴的高座上，卻端坐了一位金色的老者，因爲這老者不但衣飾是金色的，他的臉皮、手、脚竟然也是金光燦燦，老者的通身上下，有如一個活金人。

活金人雖然一動不動，夏侯平卻知道這才是最危險的敵手，因爲隔了十幾丈遠，夏侯平的馭劍心法便已觸及活金人身上射出的殺氣，他手上雖然沒有任何一件武器，但卻比握着任何武器更可怕，因爲他本身就是一件武器，一種無可抵禦的威猛的武器！

這時，狂血神正欲說話，高座上的活金人卻微一張嘴，一縷刺耳的聲响便直射過來：「江湖傳言百變雲龍神功蓋世，怎的卻如此迂腐？」

這刺耳的聲响射來，龍騰空便感心頭一震，因爲他立刻記起那晚他聽到的聲音！他已絕對確定，那可怕的人，此刻正坐在高座上面！龍騰空心神大震，但立刻呵呵一笑，掩飾道：

「請問尊駕是誰？龍某人怎的便迂腐了？」

狂血神忙道：「你怎敢對金門主如此說話？你知道麼？他便是金棺門門主……」

夏侯平忽然接口道：「他便是金棺門門主冷金遲？是麼？請問冷門主，龍老前輩如何可算迂腐？」

高座上的活金人果然便是金棺門門主冷金遲。冷金遲見夏侯平接了話，臉上居然露出一絲笑容，他目注夏侯平，道：「你便是夏侯平？本座問你，你是否前來祝賀鳳姑娘的大喜日子？」

夏侯平微笑道：「夏侯某與鳳姑娘乃朋友，聞訊前來道賀，此乃朋友之情，與金棺門並無干連！」

冷金遲嘿嘿一笑道：「鳳姑娘不但是本座的四妹，而且是金棺門的副門主，夏侯大俠前來賀她，是否即賀金棺門？如此簡單道理，龍騰空尚且不懂，是否應加迂腐二字？」

夏侯平微笑道：「此一時彼一時，若鳳姑娘當眞甘爲金棺門副門主，她便斷不會邀我等前來赴宴！我等聞訊前來，不外爲了印證鳳姑娘是否眞心坐上副門主之位？若是眞心，我等略盡朋友之情，便從此一筆勾消，就此告辭！」

冷金遲大笑道：「你以爲本座眞的不知，鳳副門主已送出請帖？不妨告知你，鳳副門主早把此舉向本座呈報



了！她說她必能把夏侯大俠和龍老前輩請來，也必能令他們投入金棺門下，因此本座才任由她送帖出去，把你等引入金棺門來！」

龍騰空怒道：「你竟用如此奸計騙龍某前來？就算龍某來了，你金棺門只怕尚無資格可以留得住龍某！」

冷金遲聞言大笑，忽然平平的飄起，也不知怎地，身子便凌空飄到龍騰空面前不到三尺，無聲無息的落下，嘿嘿道：「這比起你的天龍百變輕功如何了？」

龍騰空正暗驚世上竟有這等馭氣飛行的輕功，聞言不禁嘆了口氣，道：「就算稍有不及，但也差不了多少！」

冷金遲微微一笑，忽然雙手一抱，收於胸前，道：「這比起你的乾坤一指又如何？」

龍騰空凝神注視，苦苦思索，終於又嘆了口氣，苦笑道：「老夫的乾坤一指，碰上你的環抱乾坤，當眞無計可施！」

冷金遲大笑道：「好！龍老兄果然爽快！既然如此，金棺門是否夠資格留得住你了？」

龍騰空卻又嘆了口氣，搖頭道：「不能！」

冷金遲道：「爲甚麼？」

龍騰空呵呵一笑道：「老夫雖然不能收拾金棺門，但也不致於便要向金棺門俯首稱臣！老夫不能打，難道連逃亦不可能麼？」

冷金遲亦大笑道：「龍老兄的天龍百變輕功用於逃走，金棺門果然無人能留得住你。但偌大江湖，有頭有臉之人已幾乎盡歸金棺門下，龍老兄一人留在外面，豈非太寂寞了！」

龍騰空一聽，氣得滿臉通紅，竟無言以對，因爲他不得不承認，冷金遲所言已幾乎是鐵一般的事實了！

夏侯平卻微微一笑，接口道：「冷門主以爲天下羣雄，皆爲你們所用了麼？」

冷金遲大笑道：「這已經是九成九的事實！普天下能在本座的再造神丹下脫身的，只有一種人而矣！」

夏侯平微笑道：「那一種人？」

冷金遲笑道：「死人！死了的人已失去任何價值，本座的再造神丹奇貴無比，自然不會再浪費了！」

夏侯平道：「冷門主對你自己的再造神丹如此自負？你是否相信有人會把你的再造神丹化解了？」

冷金遲大笑道：「絕對不信！本座自負極了！」

夏侯平道：「爲甚麼？」

冷金遲道：「因爲唯一或可化解的人已變成死人！死人又怎能化解活人的藥力？」

夏侯平微微一笑，道：「如此說，在座中的武林高手，均受冷門主的再造神丹所控？」

冷金遲微笑道：「果然如此！你不信？看看玉女派掌門余素素、武當畢機道長此時何等快樂？呵呵，此時就算他們的親娘老子來到，他們也絕對不會跟隨了！但只要本座一聲令下，他們任何一位都會立刻爲本座殺人效力，你信不信？」

夏侯平微笑道：「莫非鳳姑娘亦服了冷門主的再造神丹，因此才當了你的副門主？才甘心下嫁冷門主的重臣百毒郎君？」

冷金遲嘿嘿一笑道：「鳳副門主起初尚有異心，因此本座只好加重份量，以雙倍再造神丹好好引導她了！如今她果然已忘却一切，她知道的便只有快樂！這可是千萬人求之不得的無憂境界呵！」

夏侯平微微一笑，道：「冷門主把夏侯某等引來，便是要夏侯某服一顆再造神丹麼？」

冷金遲呵呵笑道：「這倒不一定，那須看夏侯大俠是否識趣了！」

夏侯平道：「識趣如何？不識趣又如何？」

冷金遲道：「夏侯大俠若肯眞心投入金棺門下，本座歡迎之極，金棺門第一副門主之位，當非夏侯大俠莫屬！而且，夏侯大俠既是本門第一副門主，要代本座處理的事務衆多，自然不宜服食無憂丸啦！但若夏侯大俠拒絕本座的好意，本座無法，只好引導夏侯大俠進入無憂境界了！」

夏侯平大笑道：「冷門主有把握制服夏侯某麼？」

冷金遲坦然的搖頭道：「不能！」

夏侯平微笑道：「爲甚麼？」

冷金遲道：「馭劍神功一出，在場衆人皆無一倖免！自然包括本座，亦包括夏侯大俠你自己！你相信麼？」

夏侯平亦坦然道：「相信！」

冷金遲道：「爲甚麼？」

夏侯平道：「夏侯某僅可與冷門主拚一個同歸於盡，但金棺門高手衆多，夏侯某的伙伴自然誰也難以倖免。」

冷金遲呵呵一笑，道：「好！夏侯大俠果然有先見之明！既然明知合則兩存，分則相亡，夏侯大俠爲何尚要偏執於甚麼武林正義？何不爽脆答應，與本座共掌金門棺，亦即一統江湖？」

夏侯平微微一笑道：「這或許是夏侯某其中的一種選擇，但目下尚非非走不可！」

冷金遲嘿嘿冷笑道：「爲甚麼？」

夏侯平微笑道：「夏侯某此行，意在賀婚，但正主兒尚未露面，夏侯某的心願未了，自然不能遂下決斷！」

冷金遲大笑道：「夏侯大俠尚對鳳麗桐姑娘有所幻想？」

夏侯平微微一笑道：「未到黃河心不死，夏侯某從不會放棄最微小的希望。」

冷金遲大笑，把手一拍，道：「好！好！本座立刻就讓你見見你的舊情人鳳麗桐，金棺門的鳳副門主！」

冷金遲這一下掌聲，顯然是一種訊號。他的掌聲剛落，歡樂的喇叭便吹響了。

隨着，有一位身披紅衣的男子站出來高聲叫道：「鳳副門主與百毒堂主大婚禮正式開始！」

喇叭吹得更響了。

白瑾的臉色倏地發白，她握着夏侯平的手亦不禁微微抖顫，悄聲道：「夏大哥，莫非師姐眞的已變成金棺門的行屍走肉麼？」

夏侯平微微一笑，道：「或有可能，但未到最後關頭，我等切勿輕舉妄動！」

這時，在喇叭聲中，新郎和新娘身披大紅婚衣，已由後堂轉了出來，新郎披紅掛彩，果然是江湖人聞之喪膽的百毒郎君，他這時緊携新娘的手兒，臉上一派得意的痴笑。

新娘子頭戴鳳冠，身穿紅衣，在鳳冠的珠簾後面，現出一副嬌美的面容，果然便是江湖名宿紅葉館館主的首徒鳳麗桐！鳳麗桐的大名雖不太响亮，但「紅葉館館主」當年一劍伏四魔，卻令天下武林震動。如今紅葉館主的首徒卻與黑道大毒魔合二爲一，結爲夫婦，傳了出去，大概比當年的紅葉館館主一劍伏四魔更令武林震動！

夏侯平凝神運目往鳳麗桐臉上一瞧，但見她低垂雙目，臉上表情痲木，根本無喜無憂亦無怨！

白瑾目送鳳麗桐被百毒老魔携着手兒，一直向高座上的金棺門門主冷金遲走去，她的身子開始發抖了。龍騰空亦嘆了口氣，暗道：「若鳳姑娘尚有理智，怎會下嫁這見鬼的百毒老魔頭？看來今回當眞一子錯，滿盤皆敗矣！」夏侯平卻依然臉露笑容，神色不變。龍騰空不禁又暗地點頭道：「這小子身處險境，卻越來越從容鎭靜，若假以時日，不難成爲武林奇才！可惜他今日註定要與金棺門同歸於盡……」

龍騰空正暗自嘆息，在前面高座上的金棺門門主冷金遲卻正呵呵一笑，發話道：「百毒堂主，你是否願意娶鳳副門主爲妻？」

百毒老魔痴笑連連，沒命的點頭道：「願意！願意！屬下樂死了！」

冷金遲微笑，又向新娘道：「鳳副門主，你是否眞心下嫁百毒堂主，今生永視他爲你的夫婿？」

冷金遲此言一出，不但白瑾臉色大變，夏侯平的心亦突突一跳，他深知此時已到最後關頭，若鳳麗桐還有人性，她自當立刻振臂一呼，然後聯合衆人與金棺門拚個你死我活！

豈料鳳麗桐卻居然點頭道：「是！門主！屬下鳳麗桐眞心下嫁百毒堂主爲妻！今生永視他爲夫婿！」

冷金遲大笑道：「好啦！那你二人就立刻交拜天地，然後可盡情快樂了！」

新郎、新娘均恭聲道：「是！門主！」然後就跪下向冷金遲叩拜，再拜天地，接而夫妻互拜。

那披紅衣的司儀男子喝道：「禮畢！夫妻回百花屋洞房快活！」

百毒老魔此時似已急不可待，痴笑連連，扯着鳳麗桐的手，就欲返回百花屋中快活。

這時，鳳麗桐忽然嘻嘻的痴笑道：「郎君啊！今日是你我大喜日子，難道你不向嘉賓敬酒還禮麼？你自製的那壺百花酒啊，好喝極了！爲何不給衆兄弟嚐嚐？」

百毒老魔聽了，便向冷金遲稟報道：「門主！屬下可否向衆嘉賓敬一杯百花酒？」

冷金遲先是一怔，隨又恍然忖道：「百花酒乃百毒堂主親手所製，喝一口便醉一日，鳳麗桐必定是喝百花酒喝上了癮，此時情不自禁便欲向衆人顯示她夫婿的奇能！她竟然對百毒堂主如此死心塌地，可見她終究不敵雙倍再造神丹的神力，現已脫胎換骨，終成本座的死士！」

冷金遲這般思忖，便呵呵笑道：「好極！好極！如此大喜日子，豈可缺了百花美酒？你夫妻倆便敬酒去吧！可莫忘了向新來的四位嘉賓恭敬！」

百毒老魔親手釀製的百花酒，果然立刻就送了出來。

鳳麗桐親手斟了一杯，向夏侯平等人走來，雙手奉敬道：「各位請喝一杯百花美酒！」

白瑾一見，恨得幾乎咬碎了牙，禁不住狠狠的罵道：「鳳姐姐啊鳳姐姐！你今日怎地落到如此地步？不但甘心下嫁武林同道恨之入骨的百毒老魔頭，尚有顏面向我等敬這該死的毒酒！」

鳳麗桐對白瑾的咒駡似乎渾然不覺，又舉杯重複一句道：「各位請飲一杯百花美酒！」

龍騰空這時不禁苦笑道：「白姑娘何必白費唇舌？你的鳳師姐只怕已在這世上消失了！省回一點力氣，準備拚殺便了！」

這時，夏侯平忽然微微一笑，居然伸手接過鳳麗桐手上的百花酒，道：「夏侯某恭祝兩位好事將成！」說罷，舉杯一飲而盡。

白瑾見了，登時亦心灰意冷，也接酒喝了。龍騰空、尉遲剛相視苦笑，暗道好歹先飲了這一杯再說，於是也接酒一飲而盡。

新娘、新郎又走了開去，向在座的衆賓客敬酒。不一會，在江湖上大有頭臉的「江南七俠」、「天山雙鳳」、「雪山玉女」、「長白三雄」等人，亦木無表情的飲了新娘敬的這一杯百花酒。最後，武林名宿「玉女派掌門」余素素、武當畢機道長等，亦痲木的伸手接杯，一飲而盡。

此時，冷金遲不禁志得意滿的哈哈大笑，目注夏侯平等人，道：「你等已目睹一對新人大禮已成，他兩人何等恩愛纏綿！你等尚會懷疑本座再造



神丹的威力麼？尚不向本座服輸，更待何時？」

龍騰空怒道：「冷老魔！你的再造神丹雖然厲害，但龍某拚死一戰，再造神丹能耐龍某麼？」

冷金遲大笑道：「本座使用再造神丹，若着於形跡，豈非下三流的技倆？實不相瞞，剛才喇叭內藏有再造神丹粉末，喇叭聲一响，神丹粉末便彌漫空間，神丹本就無色無味，再加上你等全神於新人出現，自然盡吸無遺！眞可惜啊可惜！」

龍騰空又驚又怒道：「你奸計得逞，還可惜甚麼？」

冷金遲大笑道：「夏侯大俠本來資質甚佳，本座確實有意與他共享武林，可惜他執迷不悟，本座被逼使用再造神丹，不消片刻，堂堂江南第一高手便只知享樂與殺人，頓成無憂大俠矣！本座雖添了一位死心塌地的死士，但卻失了一位忠心的得力臂助，難道不值得本座深感可惜麼？」冷金遲說罷，又哈哈大笑，大有一統武林，君臨天下的氣慨！

龍騰空登時氣得怔住，作聲不得，他猛一咬牙，暗聚功力，準備在再造神丹毒性發作之前，向冷金遲作最後的拚死一擊，只求與他同歸於盡，也勝於變成理智盡失的行屍走肉！

就在此時，夏侯平忽然微微一笑，道：「冷門主不怕高興得太早，因此而樂極生悲麼？」

冷金遲大笑道：「夏侯大俠休再賣弄口舌！片刻之前，本座尚對你有三分懼意，但此時你已身中神丹奇毒，神智漸失，除了甘心成爲本座的死士，本座委實想不出夏侯大俠尚有甚麼出路……呵呵！夏侯大俠小心了，不必急於參拜本座！」冷金遲忽然狂笑道。

原來此時，夏侯平等人忽然打了個寒噤，龍騰空、尉遲剛尚在咬牙運功抵禦，但白瑾卻已不支倒地昏迷。

夏侯平心中大痛，再造神丹的藥力因此而發作得更厲害。他忽然渾身抖顫，目光漸顯呆滯，他緩緩的茫然的向前面高座上的冷金遲走去，其狀眞的有如行屍走肉！

冷金遲見狀，哈哈大笑道：「夏侯平！身入金棺門，見了門主，尚不下跪參拜？」

夏侯平茫然的答道：「是！門主！夏侯平參拜門主！」說着，夏侯平果然向冷金遲跪下了。

冷金遲大笑道：「好！好！好極了！夏侯平，你知道本門的信條麼？」

夏侯平茫然道：「知道……知道！」

冷金遲大笑道：「第一條是甚麼？」

夏侯平喃喃道：「享樂！醇酒！美人！」

冷金遲狂笑道：「不錯！不錯！簡直對極了！那第二條又是甚麼？」

夏侯平忽然緩緩的道：「殺……人……」

「人」字話音未落，夏侯平已人作龍吟，劍化電閃！他連人帶劍，化作一條寒閃閃的劍鍊，向高座上的冷金遲電捲而出！

極樂金棺門門主冷金遲正狂喜之際，冷不防遇上此驚天巨變，「馭劍術……」他僅僅喊出三個字眼，他的全身便被一片冷電似的銀色光海罩住了！

隨即，光海又繞着冷金遲旋繞了數匝，然後呼地捲出，劍光乍滅，只見夏侯平已退了開來，渾身浴血，以劍支地，垂首無言！

高座之上，極樂金棺門門主冷金遲的雙手雙脚已被齊腰削去，只剩下一截光禿禿的身子，躺在浴滿鮮血的高座上面！

這時，在場中人，誰也沒敢發出一點的聲响，均目瞪口呆的凝立不動。

這一劍委實太驚人了，甚至比金棺門的再造神丹的威力更猛，因爲被再造神丹變成行屍走肉的人，此時雖然僵立不動，但每一個人的眼中，均露出驚詫的神色，驚詫亦是人的感情之一，有感情的就並非是行屍走肉，行屍走肉根本就沒有任何感情。

靜，靜極了，靜得教人害怕，靜得令人戰慄，就有如地獄突然升了上來，把所有的一切全攫抓進去。

終於，有聲音發出了，發出聲音的，竟然是那具光禿禿的身子！

「……哎……本座委實不明白，你……」極樂金棺門門主冷金遲的口在蠕動道。

這問題誰也不能回答，連夏侯平也不能，因爲他直到此時，依然垂首喘息，剛才的驚天一劍，似乎已把他的元氣耗盡了。

突地，喜堂上响起一陣格格的少女笑聲，發出笑聲的竟然是新娘子鳳麗桐！鳳麗桐伸手把頭戴的鳳冠擲在地上，道：「百花酒內藏解藥，萬靈聖手施妙着！」

「……萬靈老鬼尚未死……百花酒不是百毒堂主釀製麼……」冷金遲的口又蠕動道。

這時，新郎百毒老魔突地往臉上一抹，一副人皮應手而脫，百毒老魔的臉容便突然大變，變回一位童顏鶴髮的老者，老者呵呵笑道：「冷師弟別來無恙？」

冷金遲喃喃道：「……哎……是萬師哥，本座總算敗得不寃……但百毒堂主哪兒去了？萬靈先生明明已死，怎地又變成百毒堂主？」

鳳麗桐嘿嘿冷笑道：「萬靈先生早就預知你會殺他，以絕解藥之源，因此先行一着，把你的百毒堂主殺了，整容埋進墓中，萬靈先生再化作百毒郎君，潛在金棺門內，欲窺機把你金棺門毀了！可惜萬靈先生一直苦無機

會，直到他得知本姑娘潛入，才尋到千載良機，準備在婚宴上與你拚個同歸於盡！但爲甚麼夏侯大哥竟能洞悉先機，趁你狂喜不備，向你實施雷霆一擊，這便非本姑娘和萬靈先生所知了！」

這時，夏侯平忽然接口道：「夏侯某見百毒郎君現身，便知有異，因爲夏侯某曾與百毒郎君對過一掌，對他的體態氣息從此不忘，而萬靈先生的氣息，與百毒郎君截然不同，因此夏侯某斷定，百花酒內必有乾坤，便將計就計，詐中再造神丹之毒，先行一着，把冷老魔頭廢了！冷老魔既失抵抗力，餘下的金棺門門徒，龍老前輩等便可從容應付了！」

冷金遲嘆了口氣，道：「唉！棋差一着，本座無話可說！但金棺門衆多死士，中毒已深，萬師哥未必解救得了！」

萬靈先生大笑道：「冷師弟到此地步，尚如此執迷不悟？普天下有陰即有陽，有病必有醫，有毒必有解，再造神丹雖然歹毒，但也未必便難得倒老夫！你且抬眼看看你的衆多死士，便明白你的罪惡用心已徹底失敗了！」

冷金遲脖子一扭，果然拚命抬起眼珠，他向「江南七俠」、「天山雙鳳」、「長白三雄」等一瞧，但見衆人臉上的迷茫神色已盡去，代之而漸現怒容；再向「玉女派掌門」余素素、武當畢機道長一瞧，只見兩人咬牙切齒，向他怒視，若非他已廢物，立刻便會出手把他斬成肉醬！

冷金遲不得不承認，邪惡終究不能戰勝正義，他苦心經營數十年的罪惡事業，終於徹底完結了！當他明白此點時，他身上的血亦已流失殆盡。

冷金遲既死，衆高手被救，極樂金棺門自然冰消瓦解了。

至於狂血神和瘋酒怪因眼見大勢已去，鬥志全失，早就偷偷的溜走了，江湖上，從此也就失去了這兩大魔頭的踪跡。武林代有能人出，一代高手夏侯平既出，舊的邪惡勢力尚能長存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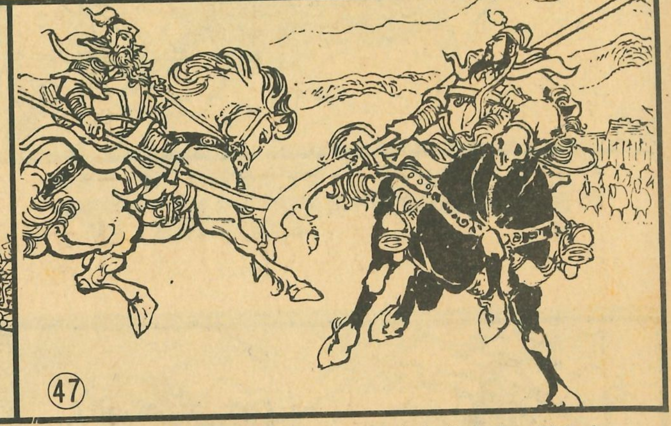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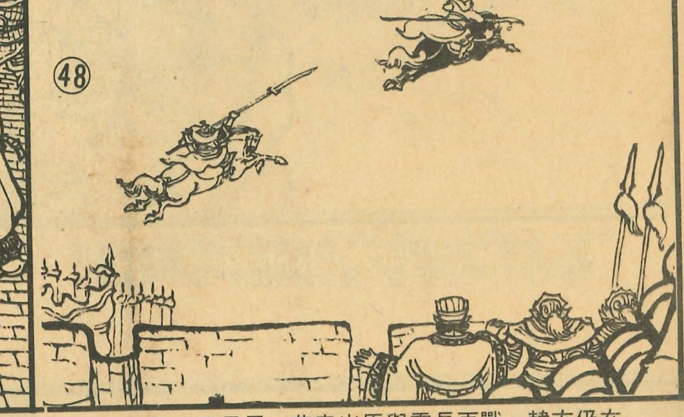


# 三國演義之二十四 戰長沙（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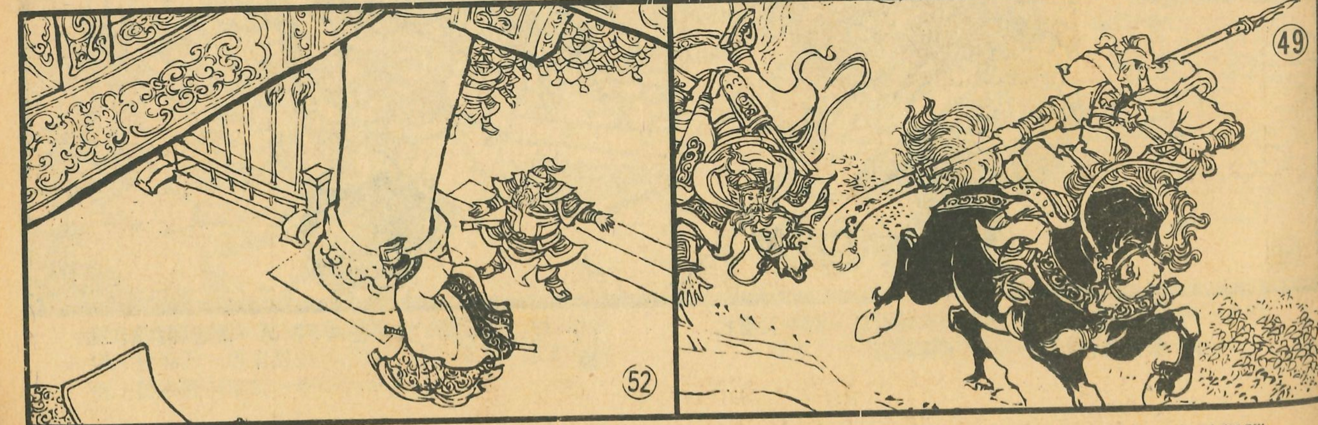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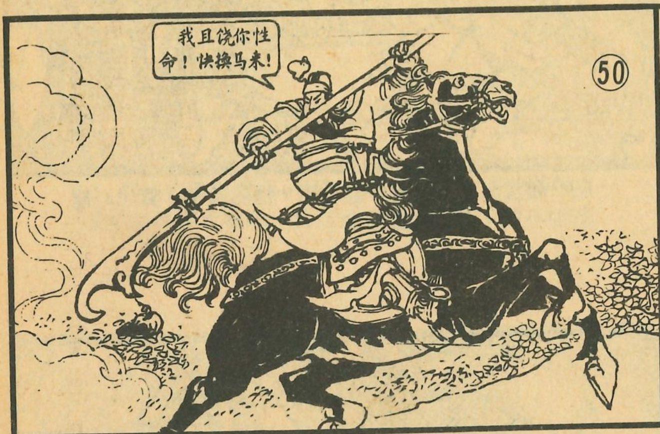
47 韓玄看得眼花撩亂，恐黃忠年老力衰，難免有失，便鳴金收軍。雲長心想：黃忠名不虛傳，來日當用拖刀計勝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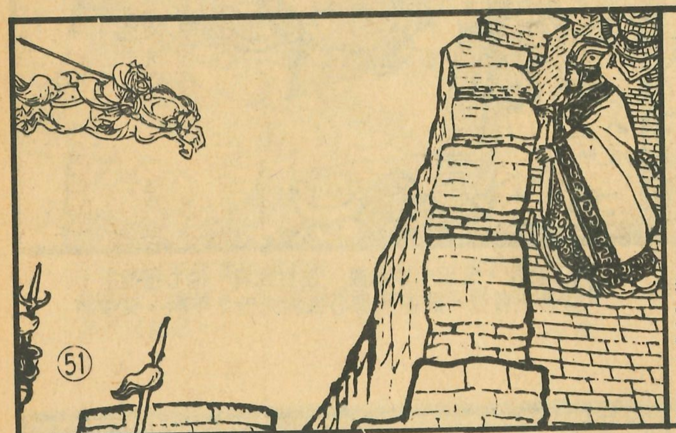
48 第二天早晨，黃忠出馬與雲長再戰，韓玄仍在城上觀看。鬥了幾十合，雲長提着靑龍偃月刀，回馬便走。



49 黃忠隨後追趕，雲長正要用拖刀殺他，忽聽得腦後一聲响，急回頭看時，只見黃忠馬失前蹄，被掀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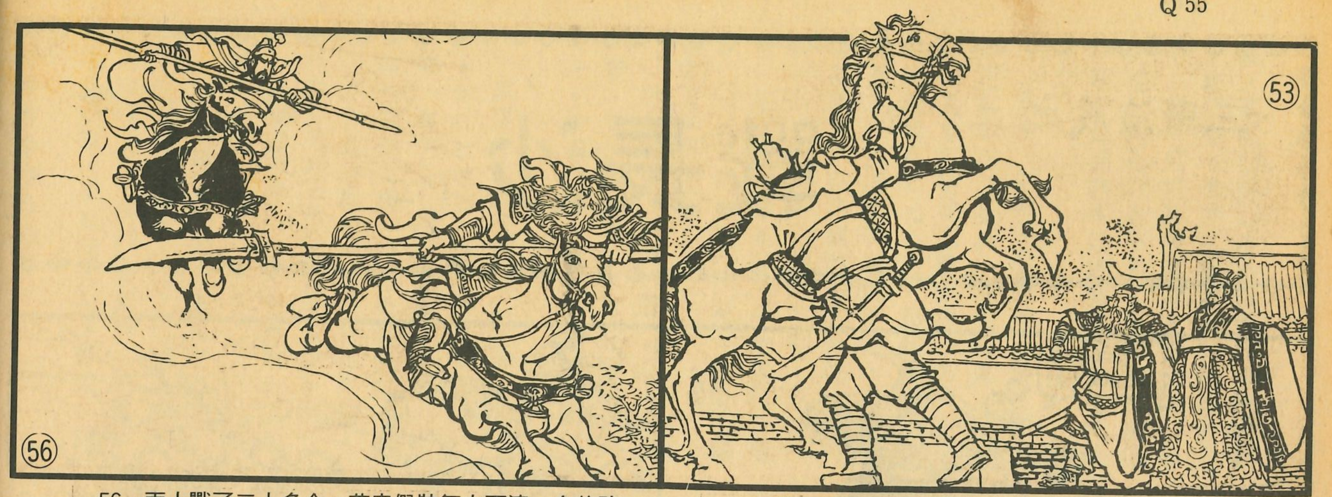



50 黃忠自知難免一死，誰知雲長雙手擧刀猛喝，却沒有砍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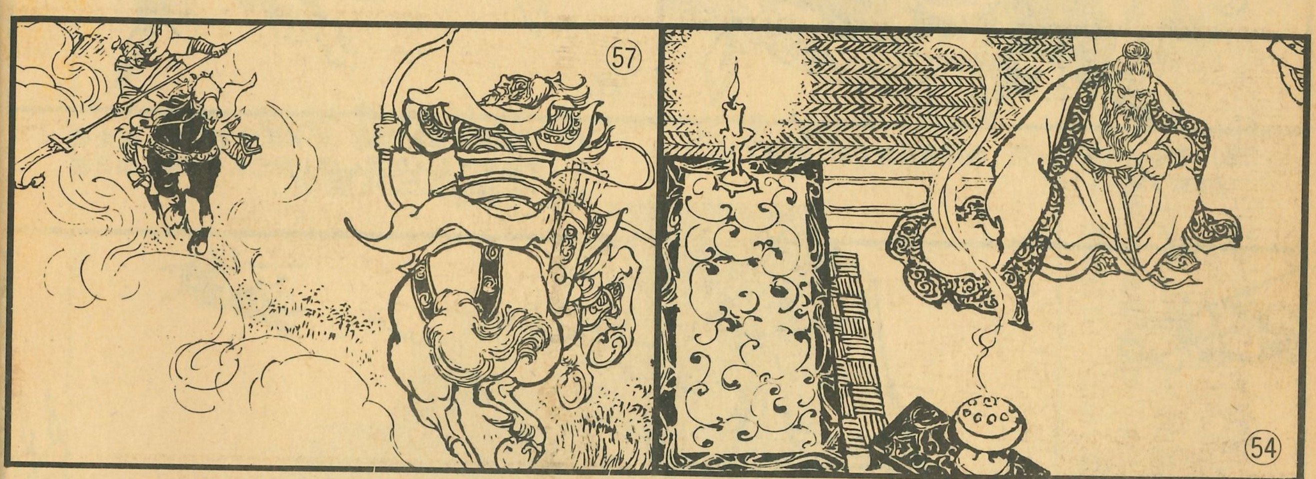


51 韓玄在城上看得淸淸楚楚，只見黃忠提起馬繮，上馬奔回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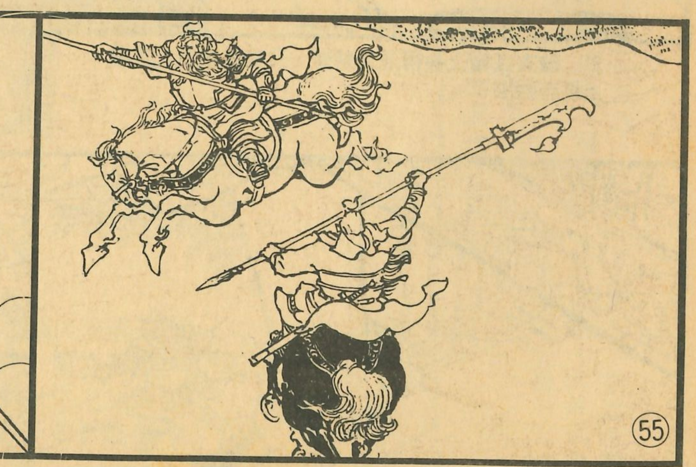
52 黃忠來見韓玄，訴說前事。韓玄說：「關羽勇將，只好智取。你的箭百發百中，爲甚麼不射他呢？」



53　韓玄又將自己的一匹青馬，送給黃忠。黃忠心裡却很不安，謝了韓玄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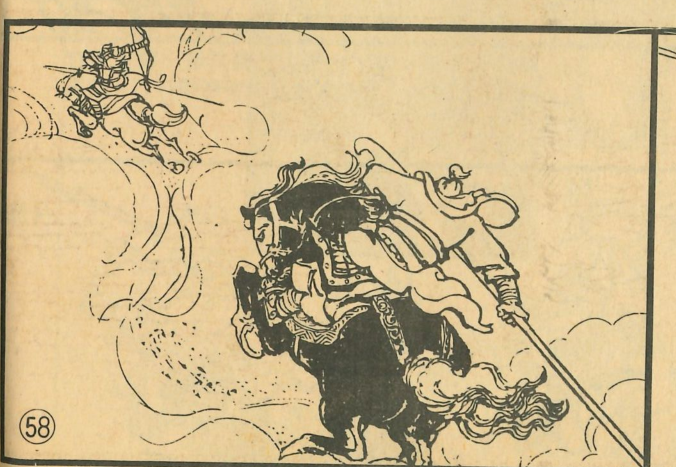
54　當夜，黃忠心煩意亂，左右爲難。他心裡盤計：「雲長不殺我，難道我忍心去射死他？不射，又違將令。」



55　第二天早晨，雲長在城下討戰。黃忠領兵出城抵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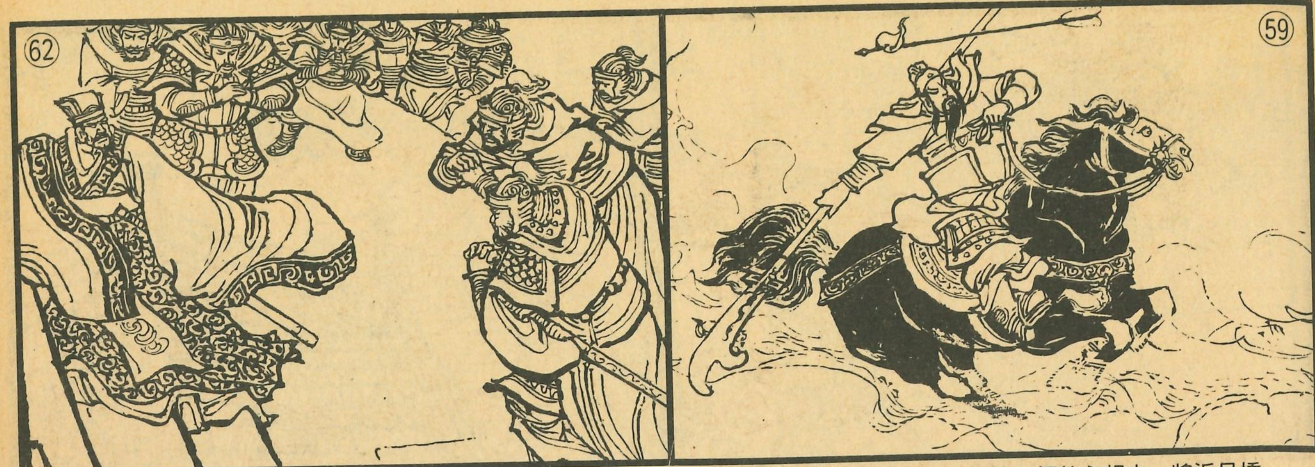
56　兩人戰了三十多合，黃忠假裝氣力不濟，向後敗退。雲長却因兩天殺不敗黃忠，十分焦急，便緊緊追趕。

57　這時，黃忠橫住刀，回身拉開大弓，朝着雲長虛拽一下，「嗖」的一聲，雲長急忙閃開，却不見箭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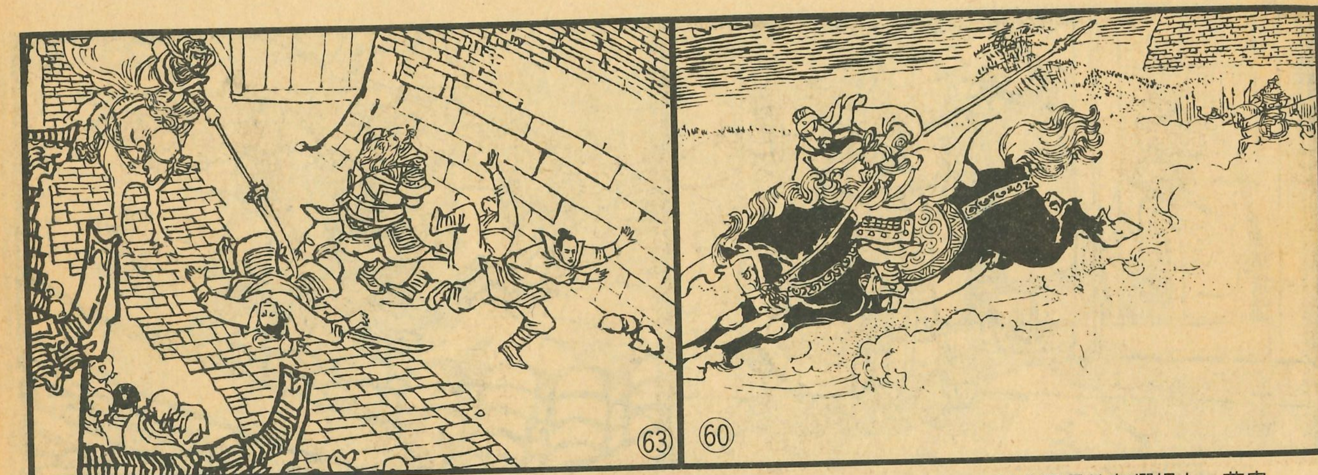


58　雲長催馬又趕，黃忠心裡暗暗着急，回身又虛拉弓弦。雲長急忙躲閃，但又不見箭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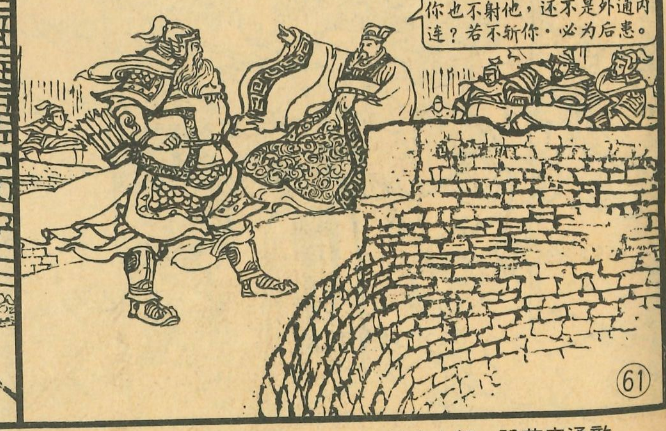




59　雲長只道黃忠不會射箭，便放心趕來。將近吊橋，黃忠在橋上搭箭開弓，手一鬆，「嗖」的一聲，箭隨聲發，朝雲長頭頂射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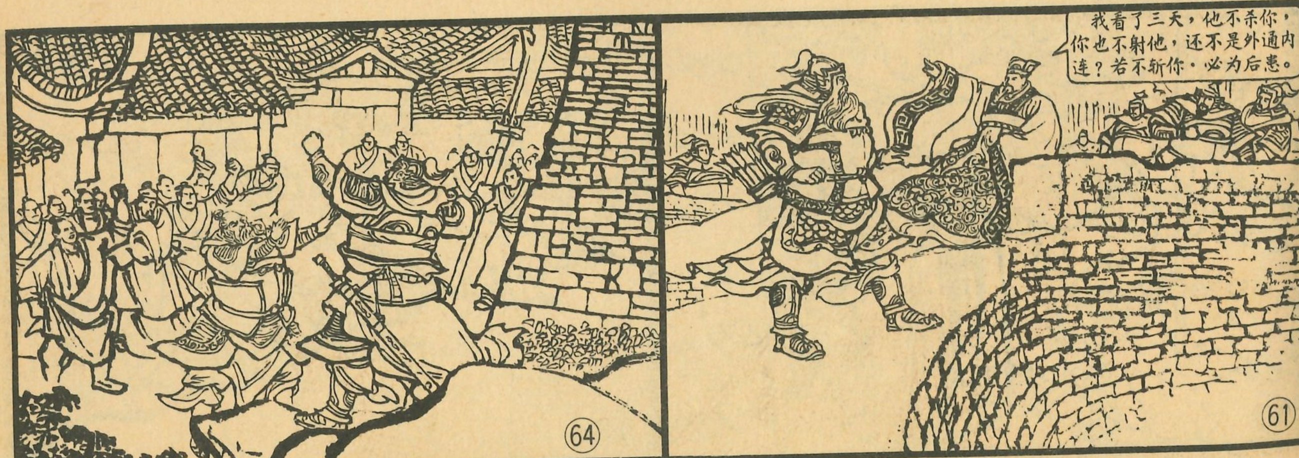
60　這支箭不偏不斜，正射在雲長的盔纓根上。黃忠軍士高聲吶喊，雲長吃了一驚，帶着箭，勒馬回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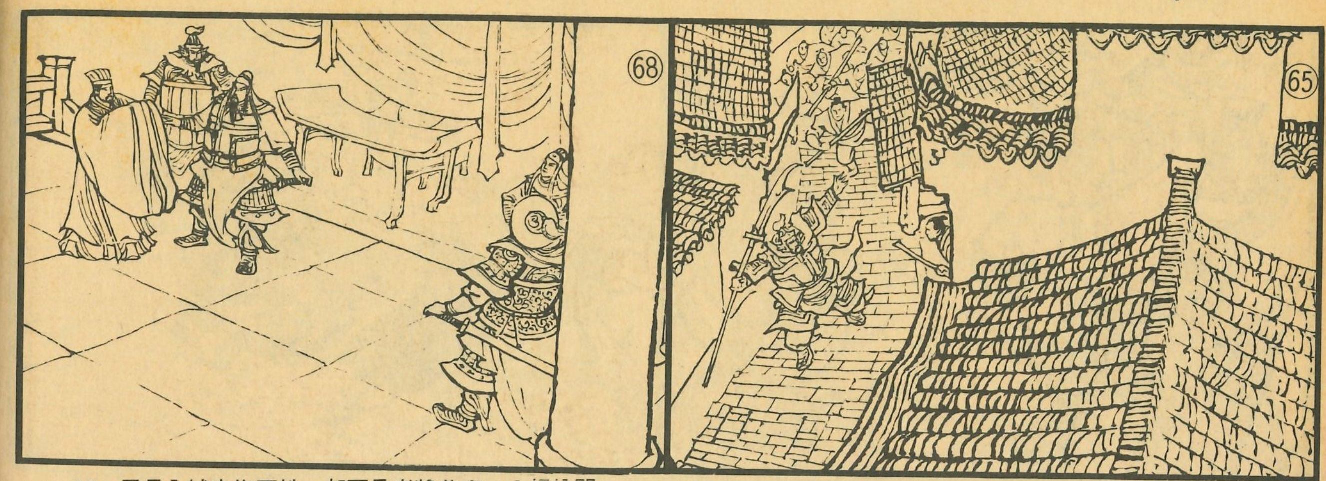

61　黃忠回到城上來見韓玄。韓玄大怒，說黃忠通敵，喝令刀斧手將他拿下，推出去殺了。

62　衆將代黃忠求情。韓玄怒氣勃勃，大聲喝着說：「你們都和黃忠通同一氣！」大家才不敢說話。

63　刀斧手將黃忠押下城，正要開刀，忽然有個將軍提着大刀趕來，一刀將刀斧手劈死。大家一看，認得是勇將魏延。



64　魏延救起黃忠，大叫着說：「黃漢升是長沙的保障，殺漢升，就是殺長沙百姓！韓玄殘暴，應當誅滅他，願去殺韓玄的，都跟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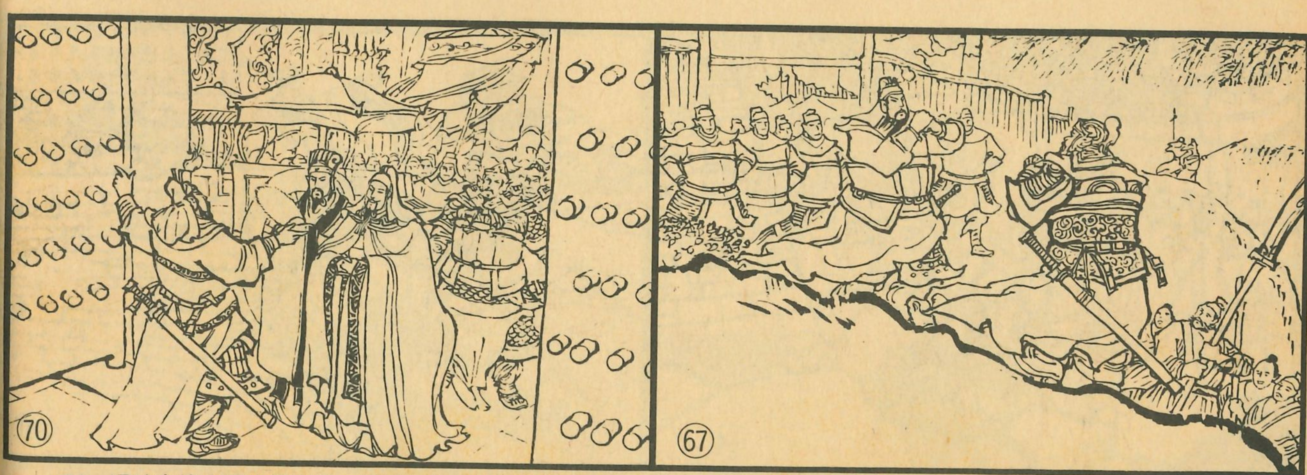
65 百姓一聲應和，願跟魏延去殺韓玄的有好幾百人。黃忠攔阻不住，嘆着氣走了。

68 雲長入城安撫百姓，却不見老將黃忠，心裡納悶，便派人去請黃忠來相見。



66 魏延提刀領頭，百姓吶喊助威，殺上城去。韓玄見勢頭不對，剛要逃跑，却被魏延趕上，一刀斬成兩段。

69 黃忠見魏延殺了韓玄，獻了城池，便悶悶的呆在家裡，却不願投降。雲長差來的人再三邀請，他說：「我有病，不能相見。」



67 於是魏延割下韓玄的首級，帶着百姓出城來投雲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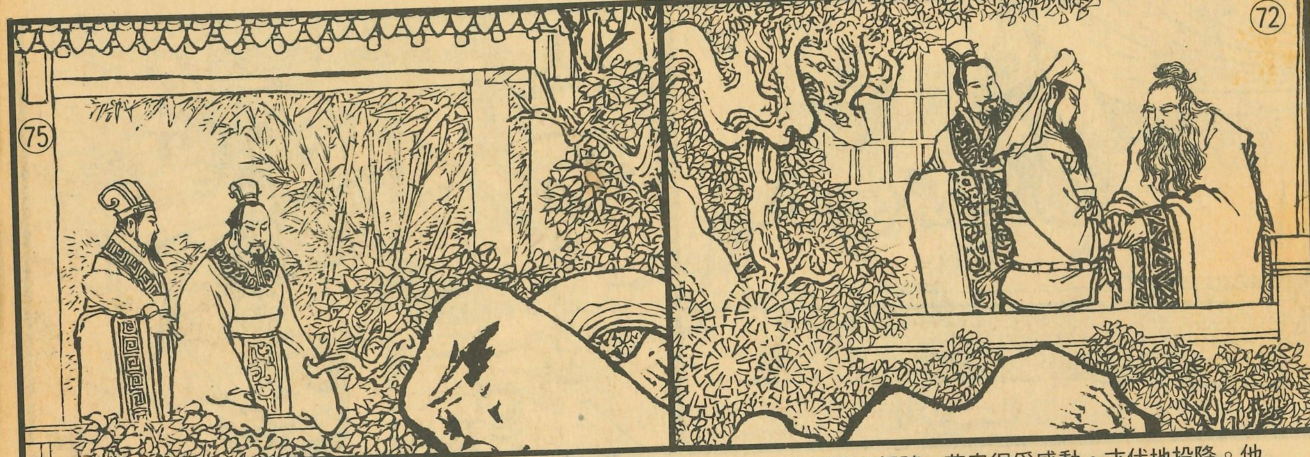
70 這時玄德大軍也趕到了。雲長把黃忠的事告訴玄德，玄德點點頭，不住地稱讚黃忠的忠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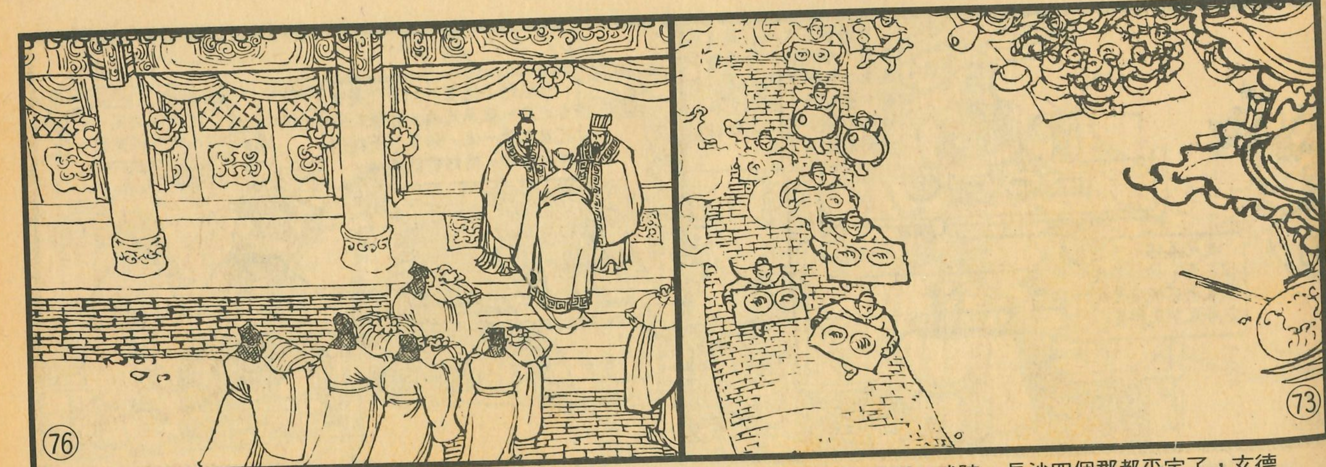
71 玄德愛才如命，就同雲長親到黃忠家來。黃忠無奈，只得出來迎接。

74 一天，襄陽有人來見玄德，說公子劉琦病重死去了。玄德一聽，不禁掉下眼淚來。孔明急忙勸慰，請玄德辦理大事。玄德就命雲長去襄陽保守城池，即刻動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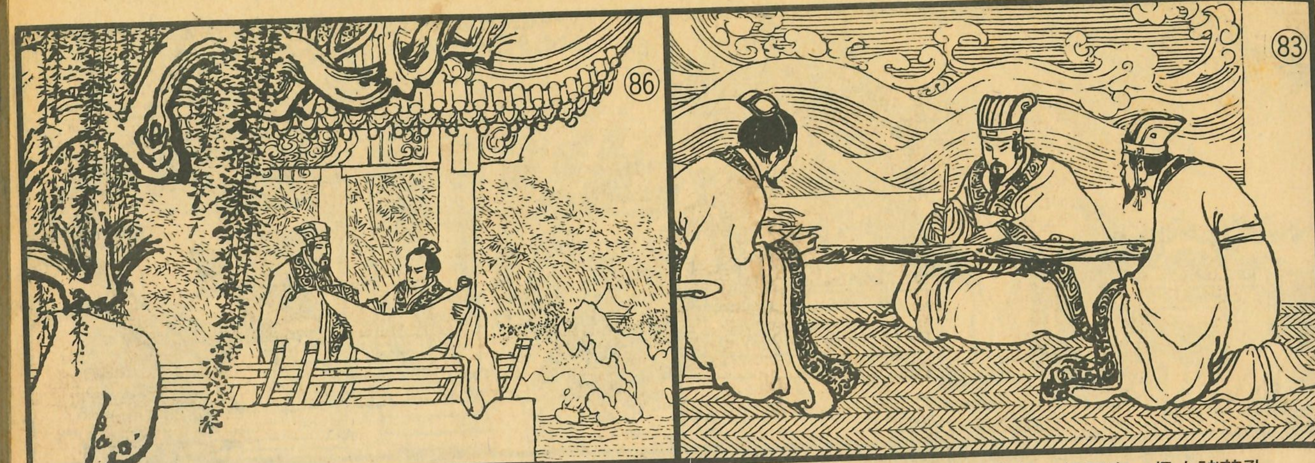
72 玄德再三相請，黃忠很受感動，才伏地投降。他請求玄德，要埋葬韓玄的屍首，玄德也答應了。

75 忽然玄德想起一件事，不覺搓手嘆氣，愁苦着臉問孔明：「劉琦一死，東吳必來討荊州，如何對答？」孔明說：「東吳有人來，我自有話說，主公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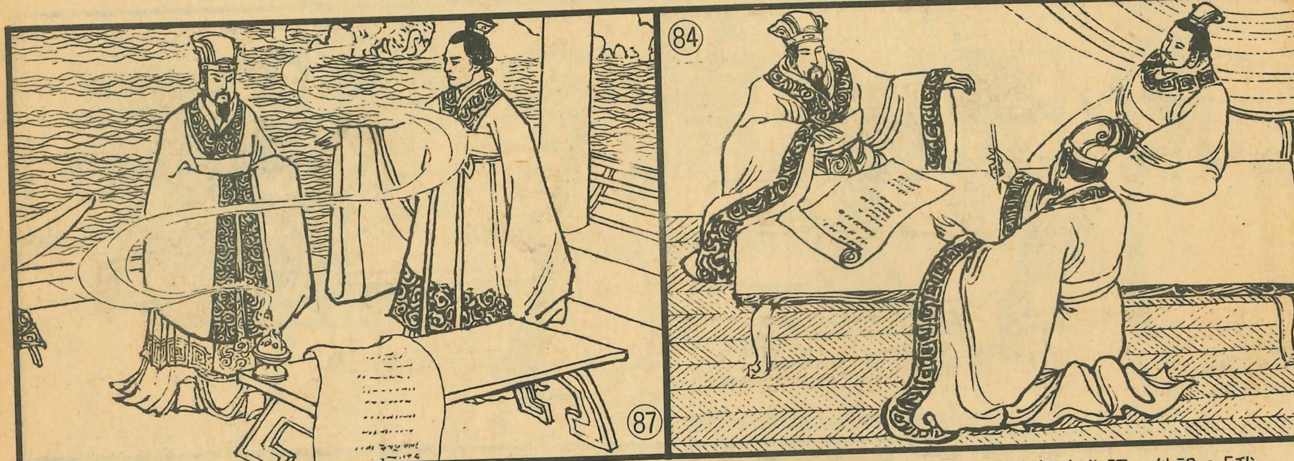
73 零陵、桂陽、武陵、長沙四個郡都平定了，玄德班師回荊州，犒勞出征將士。從此錢糧富足，人心歸附，基業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76 不久，東吳得知劉琦死去，便派魯肅來吊喪。魯肅呈上禮物說：「主公聽得令侄去世，備了一些薄禮，派我來慰問。周都督也向皇叔和諸葛先生問好。」玄德和孔明連忙稱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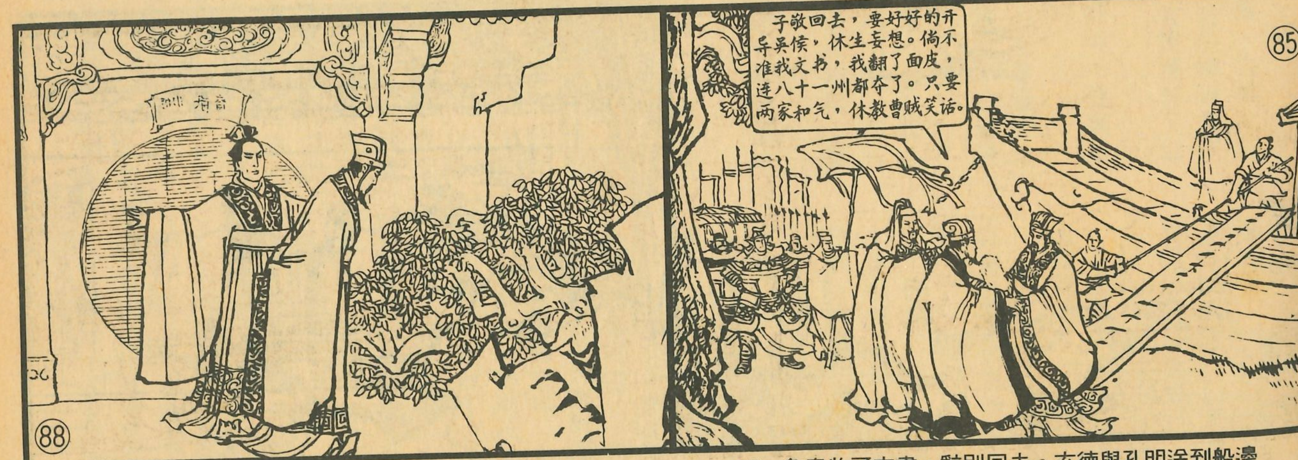
86　原來周瑜在柴桑養病，見魯肅回來，忙問他可會討回荊州。魯肅就把劉備的文書呈給周瑜。

83　玄德就親筆寫成文書一紙，押了字。保人諸葛孔明也押了字。



87　周瑜接過文書，沒看完，氣得把文書往案上一摔，突然站起來，連連頓着脚說：「子敬受騙了！這是混賴，你却替他做保！他不還，就連累你。怎麼辦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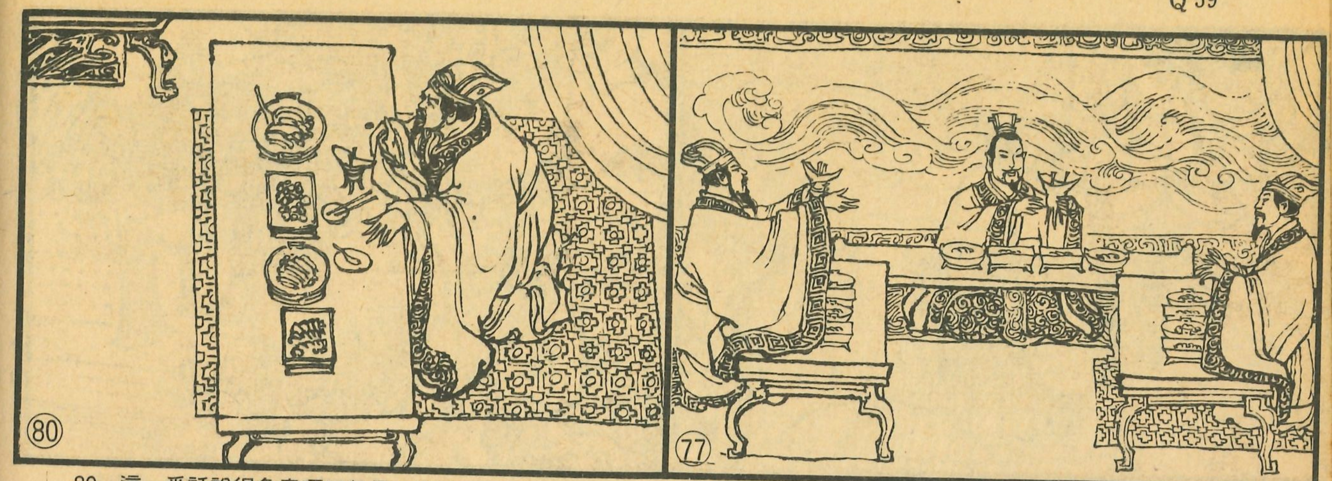
84　孔明却請魯肅也在文書上押字作証。他說：「我是皇叔這裡人，難道自家作保？請先生也作個証，回見吳侯也好看。」魯肅相信玄德，就押了字。




88　魯肅一聽，呆住了。半晌，紅着臉說：「玄德不會騙我。」周瑜冷笑一聲說：「恐怕劉備、諸葛亮不像你這樣忠厚吧！不過這件事我一定幫助你，你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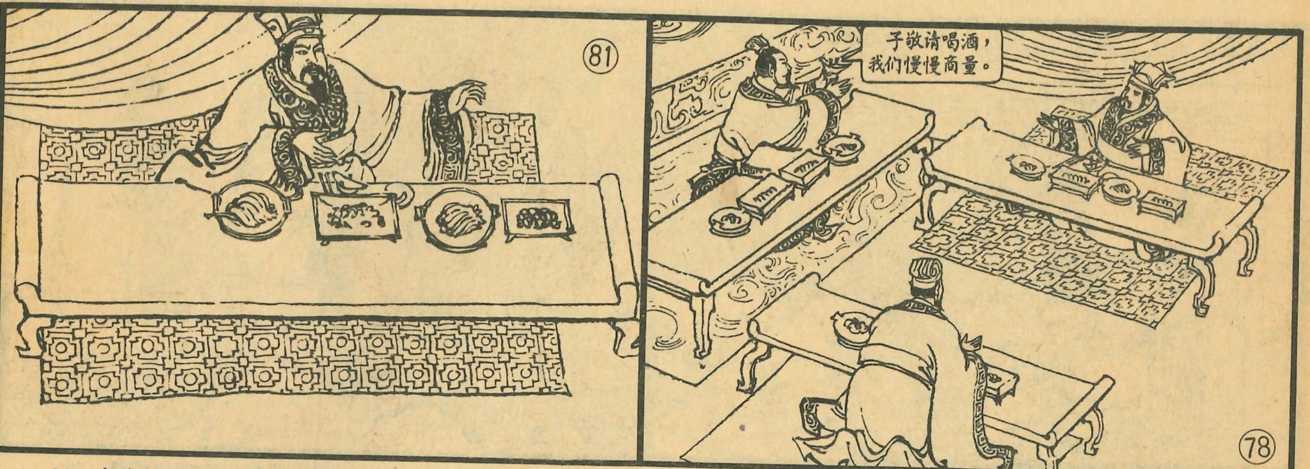
85　魯肅收了文書，辭別回去。玄德與孔明送到船邊，孔明拉着魯肅的手，教了他一番話。魯肅答應着，下船回柴桑見周瑜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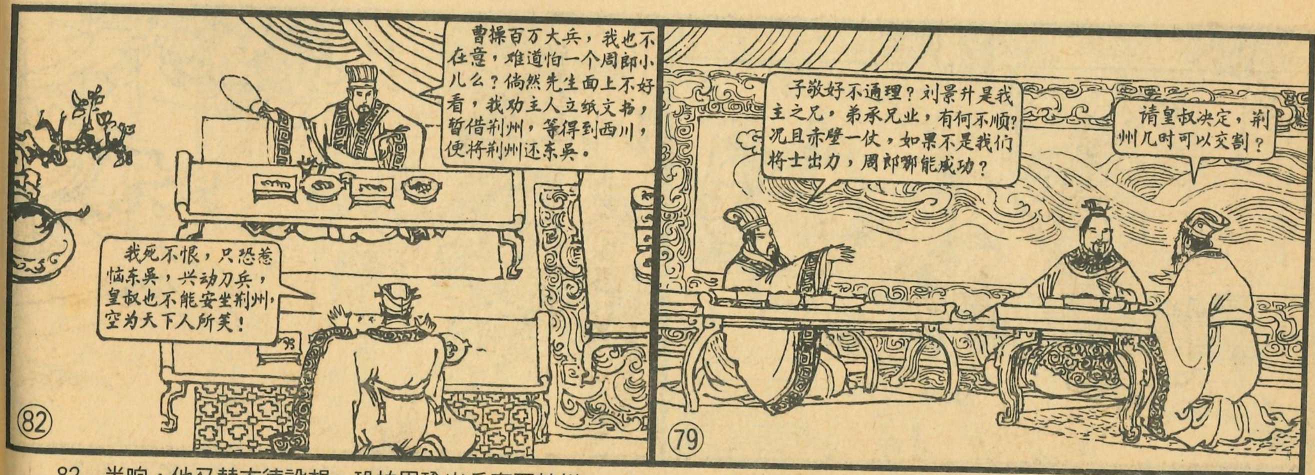
80　這一番話說得魯肅啞口無言，半晌，才憂愁不安地說，這件事對他很不方便。孔明覺得奇怪，問他有甚麼不方便。

77　玄德收了禮物，設宴款待魯肅。魯肅瞧着玄德，正要說話，孔明却殷勤勸酒，他只得把話縮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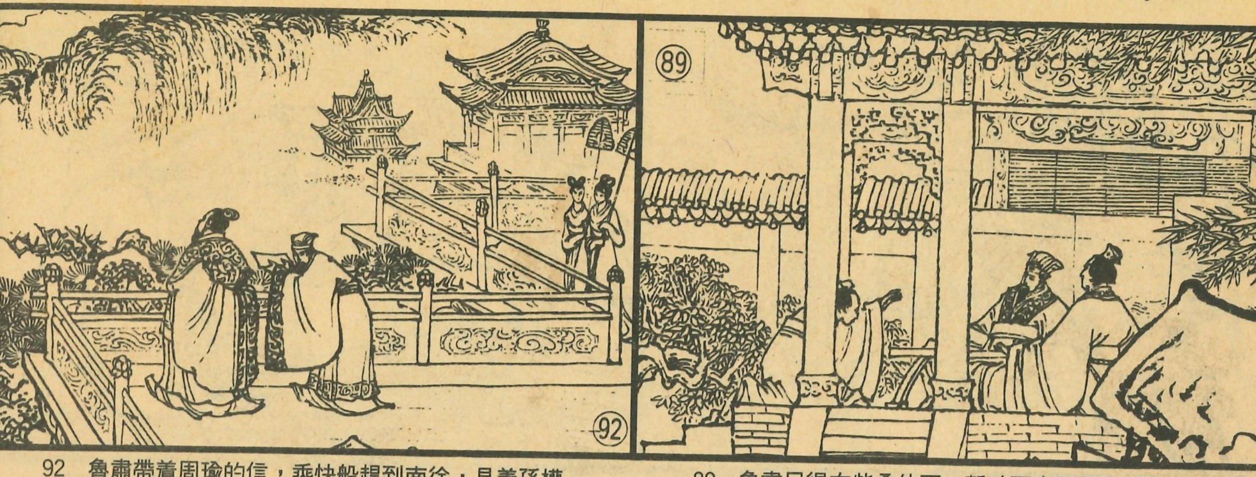

81　魯肅就把自己怎樣勸阻周瑜，又怎樣擔保討還荊州的前後情節說了一遍。接着，他又連連嘆着氣說：「教我怎樣回覆！教我怎樣回覆？」

78　魯肅喝了一口酒，對玄德說：「以前皇叔說過：『公子不在，即還荊州』。現在公子已經去世，不知荊州幾時交割？」玄德却舉杯勸酒，魯肅又不好說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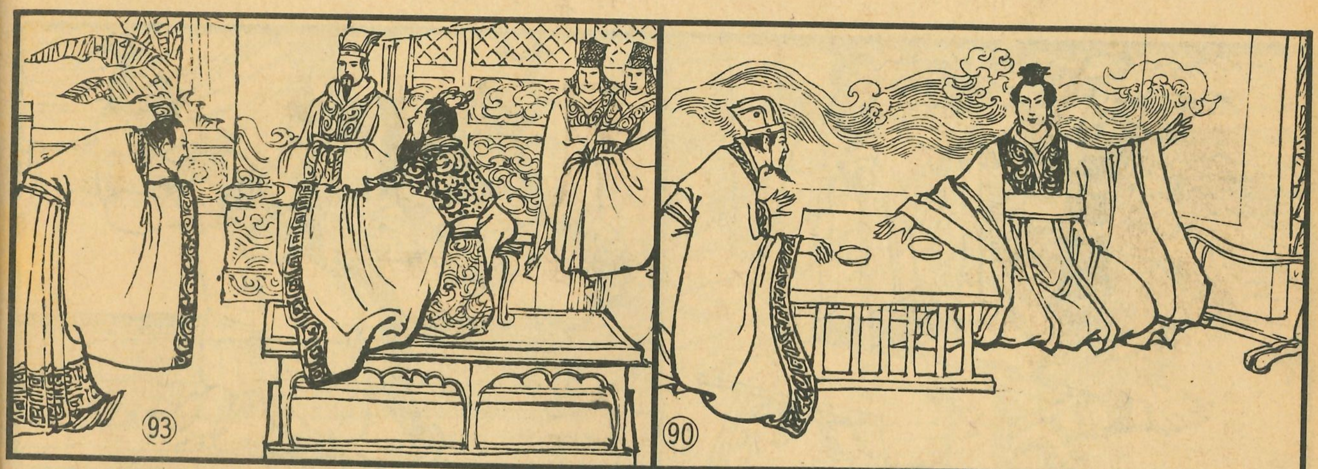

82　半晌，他又替玄德設想，恐怕周瑜出兵奪取荊州。但是孔明不把周瑜放在眼裡，却代魯肅出個主意。魯肅沒法想，只好答應。

79　可是喝了一會，玄德却隻字不提，魯肅忍不住又開口了。孔明瞪了魯肅一眼，氣昂昂的反駁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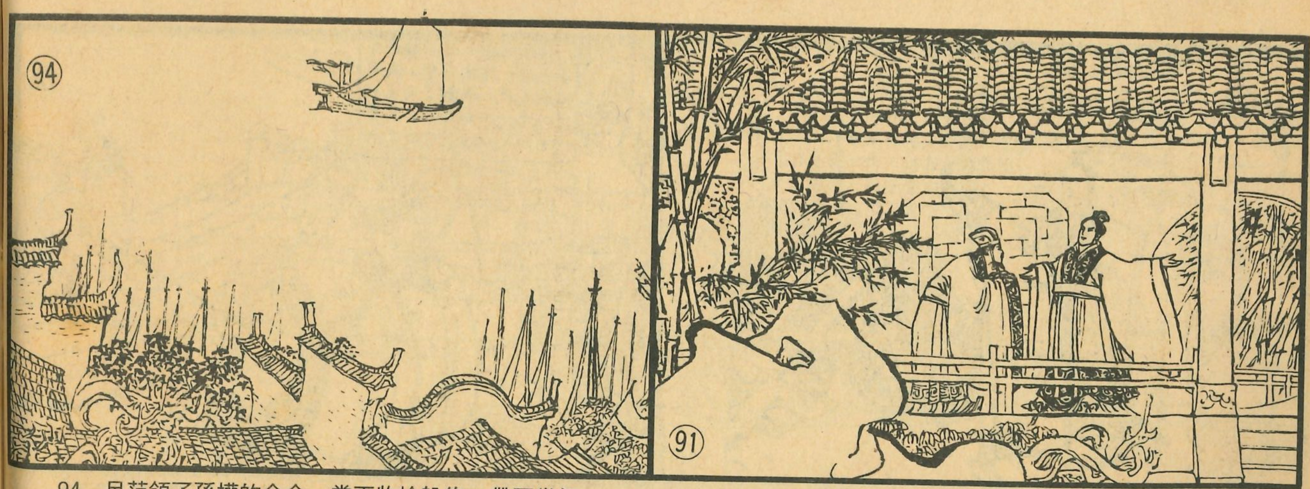
89　魯肅只得在柴桑住下，暫時不去回覆孫權。一天，魯肅心神不定，正與周瑜商量討荊州的事，忽然探子從江北回來報告說：「劉玄德死了甘夫人，現在安排殯葬。」

92　魯肅帶着周瑜的信，乘快船趕到南徐，見着孫權，先回報借荊州的事，一面呈上文書。孫權看了文書，突然發火了。魯肅不慌不忙，又呈上周瑜的書信說：「用周都督的計策，可得荊州。」孫權看了書信，點着頭暗暗歡喜。



90　周瑜一聽，不禁得意地笑了起來，連說：「荊州到手了！荊州到手了！」魯肅木楞楞的望着他，弄不懂。

93　孫權想了一會，便把呂范召來，派他到荊州去說媒。並說，如果兩家結成親戚，將來同心合力，擊破曹操，都有好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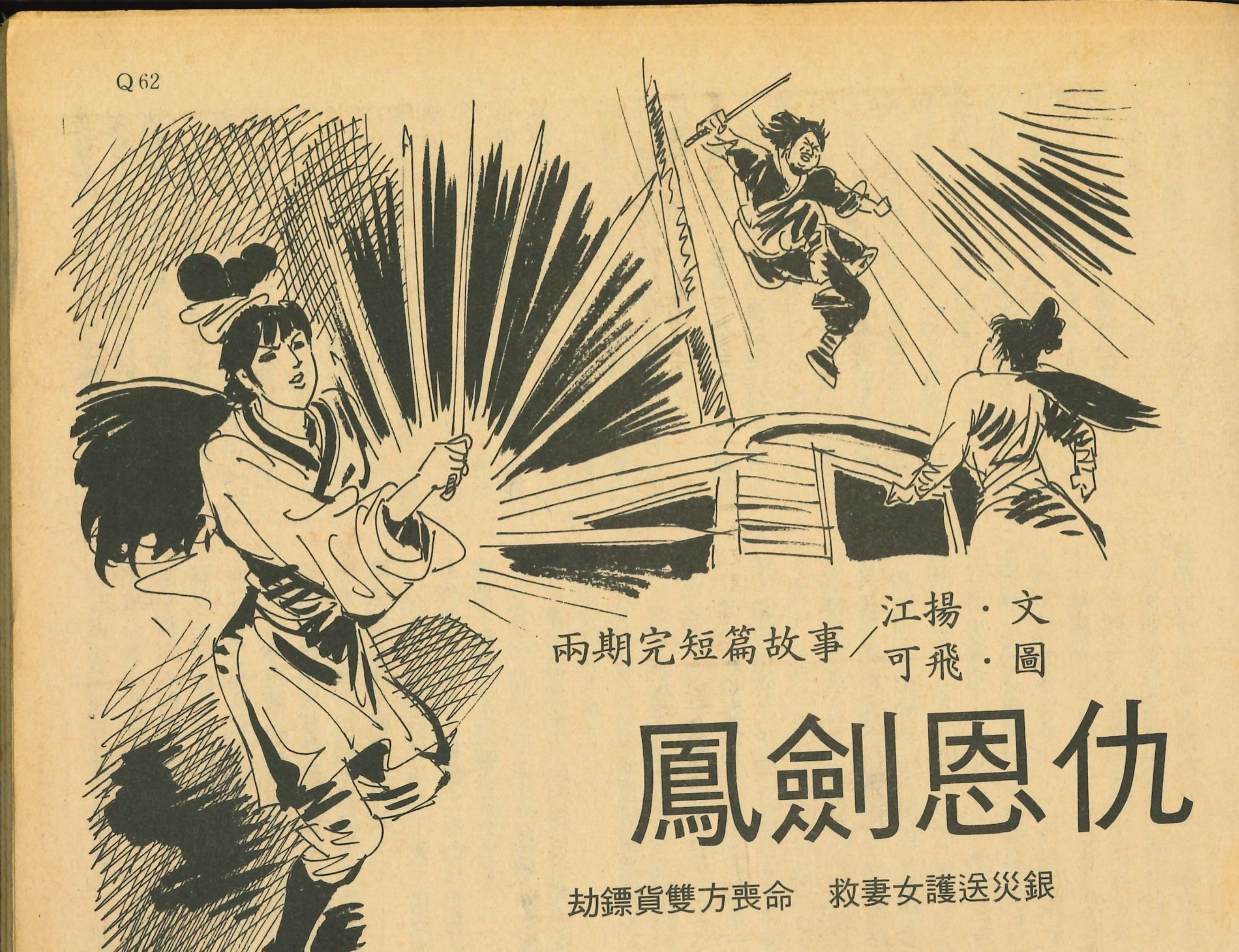


91　原來孫權有個妹妹，性格剛強。現在劉備喪妻，周瑜想請孫權派人到荊州去說媒，把劉備騙到南徐，囚禁起來，迫他交出荊州。周瑜把計策告訴了魯肅，魯肅方才明白，連連稱好。

94　呂范領了孫權的命令，當天收拾船隻，帶了幾個從人，渡江到荊州說媒來了。

（本段完）





兩期完短篇故事／江揚・文　可飛・圖

# 鳳劍恩仇

## 劫鏢貨雙方喪命　救妻女護送災銀

車聲轔轔，馬聲嘯嘯，夾雜此起彼落的車伕吆喝聲，以淩空揮舞皮鞭劈拍的聲音，交織成一首繁囂却又似有節奏的交响樂曲。

也因此而劃破了曠野中，像凝結了般靜寂的空氣。

這是一長列的鏢車，披着暮春三月的夕陽餘暉。浩浩蕩蕩地，沿着這條崎嶇不平的古道向西而行。

每輛鏢車上，都插着一面白底金邊，中央綉着三道代表瀟，漓，灕三水的淺藍色水紋鏢旗，迎風招展，顯得份外醒目。

鏢車都是用牲口拖行，自然要比人力推行快得多。

他們是今晨天剛破曉，才由安化出發，而此時尚不過日暮，已趕行了一百餘里，快到黃羅山麓了。

這列鏢車所載運的是整整二十萬兩賑災官銀，須要護送到辰州府交割。係由長沙府委託素負盛譽的三湘鏢局護運的。

三湘鏢局總鏢頭「銀鐧神梭」雲天南，當他承接這單生意時，就感到責任重大，因爲這批賑災官銀數目過鉅，很可能引起黑道朋友覬覦，所以他絲毫不敢大意，除了由自己出馬外，並挑選了四位最傑出的鏢師和五十名慓悍幹練的趟子手，隨同一道護鏢。

他所挑選的四個鏢師，都是三湘七大劍派門下傑出的弟子，不僅武功已得師門眞傳，尤其是江湖經驗也極爲豐富，這四位鏢師有「火麒麟」倪志剛，「霹靂劍」祝松齡，「多臂熊」周海和「神行無影」阮翎。

「我——武——維——揚。」

趟子手的喊鏢聲，清脆嘹亮，响徹雲霄。

今天晚上的星稀月朗，夜空中，也偶爾有幾簇白雲，如奔馬般的飛馳。

突然，前面遠遠的出現一點黑影，來勢異常緊急，不到一會兒，便已聽到一陣馬蹄急驟的聲音。

原來這是一人一騎，藉着明朗的月色，可以清楚的看出那一個穿着一身深紅色緊身衣褲，背後交叉背着兩柄綉鸞雙刀的妙齡少女。

妙齡女郎與雲天南擦身而過時，輕聲嬌聲喝道：「接住！」指一彈，一點黑影向雲天南射到。

雲天南微感一愣，也來不及思考，便急伸兩指夾住，入手便覺察是一粒柔軟的紙球，心知必有蹊蹺，隱忍沒有出聲，當他抬頭望向那女郎時，只見她已若無其事般，連頭也沒回轉一下，已疾馳而去，只留下一片使人微感迷惘的灰霧。

趙子手倒是機警的勒住馬頭，等雲天南走近時，才低聲說道：「雲老總，小的覺得方才那妞兒有點古怪？」

雲天南含笑道：「小甘子，你從那裡看出那妞兒有點古怪？」

趙子手小甘子道：「雲老總，現在

是甚麼時候了，一個這樣年輕的單身女郎，居然敢在這裡四野無人烟的荒地亂跑，您想，如果不是……」

雲天南連忙阻住小甘子的話，說道：「也不能說一定是衝着我們而來的，好啦，大家多加點小心就是了！」

剛才，妙齡女郎投紙球的那一幕，小甘子背上沒有長着眼睛，當然是無法看到，就是跟隨在雲天南身後的幾十隻眼睛，包括四位鏢師在內，竟然也忽略了過去。

「我武維揚」的高亢喊鏢聲，竟然不停地在夜空繚繞，也帶動着這一長列鏢車緩緩的向前移動。

雲天南騎在馬上，已悄悄的展開那妙齡女郎投給他的紙球，只見那上面用黑炭筆草草的寫着兩行字道：「滾龍設伏，劍魔莊劫鏢。」

雖然只是單單九個字，但問題的嚴重性，却把個遇事鎭定的雲天南，震驚得整個人都呆住了！

「劍魔莊」是武林中的第一座魔窟，座落在鄖陽府上津縣屬於十八盤山中，不只山高嶺峻，山道盤折迂迴，而且處處都是天塹之險，再加上人工機關埋伏，眞是飛鳥難渡！

莊主「毒龍劍魔」宇文赫，爲黑道中巨魁，不止心黑手辣，而且狡獪非常，他手中一柄毒龍劍，和層出不窮的左手怪異劍招，使得武林中各門各派，都爲之側目。

宇文赫手下除了收容許多江湖大盜，還悉心調敎出三十六個弟子，並別出心裁的敎練了一種三十六天罡的左手劍陣。劍魔莊不少頂尖高手，從沒有一個人被困後能闖出劍陣來的！

雲天南雖然擔心有人會覬覦這批鏢銀，確做夢也想不到竟然會是劍魔莊，因爲劍魔莊雖是魔窟邪門，但從無劫色劫財的紀錄，更何況這是一批賑災的官銀。

「也許那是女娃所聞不實，或故意惡作劇。」他想，事實上他也只能是這樣想，因爲現在已勢成騎虎了。

當然，雲天南並未將妙齡少女警告之事告訴他手下，因爲他也無法確定是否眞有其事。

不過他已以較愼重的話語傳了下去，滾龍坡林深樹密，常爲盜賊盤踞出沒之地，要大家特別提高警覺。

然後，他將那條字條合在掌中一握，頓時化成了灰屑，從指縫中漏掉了。

時屆初更——

趙子手向雲天南報告道：「雲老總，前面那片影綽綽的黑松林，便是滾龍坡了。」

雲天南道：「我知道了，你前去告訴他們，通過滾龍坡時，要加倍小心，萬一發生甚麼事故，不得我的指示，不准隨便出手！」

交代完了之後，先探手摸摸梭袋，然後將他那支賴以成名的銀鐧自皮袋中取了出來，抱在懷中，領先開道。

他這支銀鐧長三尺二寸，重二十八斤，用純銀和鋼母鐵造，鐧的尖端，特別加鑲了寸許長一截鈍錐，在行家眼中，便知道雲天南對於點穴一道，必有獨特的心法。

滾龍坡終於到了，但見林木葱葱，黑黝黝的與高聳的黃羅山連在一起，驛道向林中貫入，道路亦愈崎嶇難行。

雲天南雖凝聚目力，奈何林深葉密，月光根本透不過去，裏面黑黝黝的一片，自然甚麼也看不見。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他在心裡安慰自己。

他仍是跨馬走在最前頭，車隊跟在後面緩緩前進。

由於林中太黑，所以他進入這片密林之前，吩咐幾名趟子手點燃了幾支松子火把，走在車隊前面引導。

深入林中里許，除了被驚起的宿鳥之外，「噗噗噗」的，拍動着翅膀，在樹林的上空來回盤旋之間或有幾隻野生小動物的驚竄，敵人一絲動靜都沒有發現。

雲天南正暗自忖道：「果然料得不錯，那女娃兒是在惡作劇。」

突然，自他頭頂樹枝上，發出一陣令人毛髮俱豎的森森陰笑。

雲天南心中一凜，已知落入敵人埋伏中，當即舉手示意車隊停止前進，然後抱拳朗聲道：「在下雲天南，三湘鏢局總鏢頭，運送賑銀前往辰州府救災，請問朋友是那一條綫上朋友，敬請高抬貴手，雲某如有疏忽開罪之處，候賑銀交割之後，定當親自趨前負荆請罪！」

「嘿嘿！雲總鏢頭這才叫做人生何處不相逢？只是沒想到重逢的地點，竟是在這滾龍坡的黑松林中。」

聲落，一條人影自樹頂飛撲而下，宛如一隻輕盈的燕子，身法美妙至極。

兩下一照面，雲天南便知今晚的事決無法善了，因爲他已看清楚那自樹頂上飛撲而下，與他相距七尺兀然站着的人，方面禿頂，兩道板刀眉下面，僅有一隻三角眼，兇睛閃閃，暴射出一片殺機，鷹鈎鼻，繞頰銀髯，五短身材，左手支持着一支鋼拐，左褲脚骨虛飄飄，原來他祇有一隻腿。

雲天南既知無法善了，便索性撇開一切顧忌，哈哈一笑道：「原來是『蟾蜍星』鄧車鄧大俠，眞是久違了！」

其實鄧車綽號「天狠星」，相傳蟾蜍只有三條腿，鄧車因少了一條左腿，故雲天南以此相譏。

「謝謝雲總鏢頭賜給鄧某人這個名符其實的綽號。」鄧車受到了如此譏誚，居然是一點不露聲色，而且還抱拳當胸，城府之深，雲天南也不禁感到有點不寒而慄，鄧車却侃侃言道：「十五年前，在華容道上承賜一梭，炸去這條左腿，鄧某沒有一時一刻敢忘這



份厚賜，雲總鏢頭當知鄧某不是忘恩負義之輩，今晚，既是有緣相逢，鄧某如不加倍報答，豈不辜負上天的安排。」

雲天南冷笑的道：「鄧車，用不着婆婆媽媽，不管你此行目的報仇，抑或是劫鏢，我想就憑閣下一人，大概還沒有這種能耐，再說得難聽一點，也沒有這份膽量，已邀了助拳的朋友，又何必小家子氣，不都請出來給雲某人引見引見！」

鄧車冷笑一聲道：「今晚隨鄧某人來的朋友，都是五殿閻王殿前的勾魂使者，他們正是爲你雲總鏢頭專程而來的呢。」

鄧車的話剛一說完，只聽得四週「刷刷」連聲，雲天南雖然沒有清點人數，但憑他的直覺，知道至少也在三四十人以上，而且輕功都有極深火候，決非他那五十名趟子手所能抵敵的，這自然是一個一面倒之局。

武林人物儘有這股寧折不屈，輸命不輸氣的倔强牛脾氣，雲天南看到了這種陣式，明知今晚凶多吉少，但決不肯輸這口氣，他雙目中突然暴射出兩道寒芒，轉頭四下掃了一眼，只見在鄧車左右，又多了兩個陌生面孔的老者，鏢車兩邊，更是數步一人，一律黑色緊身衣褲，魚鱗綁腿，抓地虎快靴，懷抱寒光閃閃的雙鈎魔劍，顯得甚是威風八面。

他立刻收回目光，凝視鄧車道：「看今晚這種情形，顯然是個混戰局面，無論結果如何，雲某還是希望閣下能代爲引見左右兩位高人！」

鄧車冷冷一笑道：「雲總鏢頭的心眼兒倒是挺老實，如不一一給你引見，馬上去閻王殿告狀，豈非無法指出兇手是誰？」

他隨即先指左，後指右的介紹道：「張榮海張大俠，綽號『指劍雙絕』，現爲劍魔莊左護法。關文宣關大俠，綽號『追魂劍』現任右護法……」接着一指那些散佈在鏢車兩邊的黑衣漢子道：「他們都是劍魔莊的門下弟子，無名小卒，不值得雲總鏢頭一粲。」

雲天南點點頭道：「多承指敎！」一掠身，已自馬背上縱下，沉聲道：「原來閣下勾引了劍魔莊的人來尋仇……」

鄧車却陰陰的接口道：「雲總鏢頭，這次可猜錯了，鄧某承蒙宇文莊主知遇，現任本莊副總護法之職。」

雲天南不屑打個哈哈的道：「恭喜，恭喜，咱們閒話少說，閣下帶了這麼多人來，準備如何賜敎？」

鄧車獨目一瞪，臉上肌肉一陣的跳動，厲聲道：「咱們今晚是生死之搏，用不着江湖那套臭規矩，不過在混戰之前，鄧某却先欲領敎你那兩招鐧法，不要以爲咱們是以混戰取勝，這樣也好讓你死得瞑目了！」

「了」字才吐，身形電閃，左手鋼拐有如毒蛇吐信般疾點而出，但見一片拐影，罩住了雲天南身前每一處大穴，確是又快又狠！

雲天南江湖經驗是何等豐富，與那鄧車對話時，雖是嘻笑怒罵，看似分神，其實他無時無刻不在凝神戒備，一見鄧車鋼拐幻起無數拐影，疾點而至，倏地身形半旋，一式「投鞭斷流」，左手鐧交到右手，從側面由下往上一翻，只聽「噹」的一聲，鐧拐相拚，激射出一溜火花，鄧車的鋼拐被震盪開了。

雲天南一招得手，毫不怠慢，跟着便欺身而上，左臂疾伸，立掌如刀，向鄧車的小臂切下，右手銀鐧猛砸對方左肩，雙脚也不含糊，一連踢出數脚，脚脚連環，指向對方下盤攻去。

鄧車嘿嘿冷笑道：「雲天南鏢頭，這一招三式，上下交攻，是欺我這殘廢人窮於應付嗎？」

左手突然向上一翻，捷如閃電，反扣雲天南右手腕脈穴，獨脚一旋，身軀順勢右擰，避過劈來的銀鐧，左手拐同時斜揚而出，封住了對方的連環踢出雙脚。

兩人一開始便採取拚命式的近身搏鬥，這兩招說起來緩慢，其實交手時，眞是快如閃電，疾似電光石火一般。

兩招一過，鄧車突地單脚一彈，身形退後七尺，仍然是金雞獨立般站在原地不動，獰聲笑道：「雲總鏢頭，咱們都是武林中人，份量一掂便知，大概不致認爲鄧某非羣毆不足致你於死地吧！」

雲天南本來就未敢輕視對方，但却沒料到竟高出想像之外，雖已一腿殘廢，居然仍可與自己無分軒輊！

儘管雲天南內心震駭，情知凶多吉少，還是神色不變的朗聲道：「獨鬥羣毆，操之在你，何必多費唇舌！」

鄧車一聲大喝道：「很好！咱們就一齊上！」

身形疾掠而去，他左右的張，關兩位護法亦已撤出雙鈎長劍，隨同撲上，登時將雲天南三面圍毆。

後面四位鏢師一見這種以衆欺少的打法，心裡都很憤怒，便想衝了上去，怎奈鏢車兩邊三十六個虎視眈眈的黑衣人，已都揮舞着雙鈎長劍，同時發動攻勢。

顯然他們事前業已商定，由四個黑衣人纏住一個鏢師，其餘二十個黑衣人則對付五十名鏢伙。

這三十六個黑衣人，便是「劍魔莊」莊主「毒龍劍魔」宇文赫的親傳弟子，武功已是不俗，即使與四個鏢師單打獨鬥，也可以勉强應付數十回合，讓他們來對付五十名鏢伙，自然是易如反掌！

四個鏢師雖然在開始十餘招內略佔上風，奈何這四柄雙鈎長劍附帶有鎖拿兵器的功能，兼之左手使劍，怪招層出不窮，二十招一過，他們已失

去了還手之力，而陷於苦鬥了。

雲天南的處境，也並不比四位鏢師强，他一開始就曾與鄧車過了兩招，雙方功力無分上下，再加上兩個左手使雙鉤長劍的高手，勝負之數，已可預見！

不過，雲天南不甘輕易爲敵人所制，因爲他袋中還有十二支霹靂梭，他欲在全軍盡墨之前，要敵人也付出相當代價。

鄧車曾經在霹靂梭下毀掉一腿，自然知道厲害，事前已與張榮海和關文宣兩位護法商量好，決不容許雲天南有取梭的機會。

五十名趟子手儘管個個慓悍，但與二十個曾經名師訓練調教出來的黑衣人相較，自然是相差甚遠。所以一開始被黑衣人剌斃了十餘人，而其餘三十餘人，則被迫丟掉兵器，擠在一起，由十個黑衣人持劍監視，不准隨便行動。

十幾個被殺趟子手的聲聲慘呼，傳入了雲天南耳中。

他是又急又怒，心如刀割，不過，總算他經驗豐富，能夠竭力平抑情緒，使方寸不亂，才差强人意的接住了兩劍一拐的凌厲攻勢。

十招過去了。

一百招也勉强拚過了！

雙劍一拐，仍然是圍着雲天南似是走馬燈的旋轉，此攻被守，彼攻此守，而且攻是多於守，劍上不離致命要害，他們都已傷痕纍纍，全變成了血人，全身衣褲更是裂成一條條的掛在身上，頭上的髮亦已散亂不堪，亂髮紛披，形如魔鬼！

「啊！」一聲悶哼，「多臂熊」周海終於在七個黑衣人的環攻下，力戰身死，盡了他護鏢之責任！

周海一聲悶嚎，不但影响了其餘三位鏢師，雲天南更是心頭一震，一個疏神，被關文宣在左臂劃了一劍，登時皮翻肉綻，血流如注。

雲天南疼得一咬牙，但沒有出聲，身體却向前微一踉蹌，正好迎向鄧車的鋼拐，而張榮海的雙鉤劍並趁機斜劈他的右肩，再加以關文宣一劍得手，亦挺劍自後緊迫而上，三件兵器都是指向要害，碰上一件，便決無倖免。

好個「銀鋼神梭」雲天南，臨到這種生死的關頭，仍然是方寸清明，絲毫不亂，他已完全明白了今晚的結局，不過他不願就這樣白白的任人宰割，他無刻無時都等待取梭的機會，他固不吝一死，但希望抓幾個墊背的。

機會終於來了，不過來得太晚一點，他是趁着背部負創，往前一個踉蹌的刹那間，迅從袋中抓到了兩隻霹靂梭。

這種霹靂梭的梭殼，是用脆鋼鑄造而成，梭腹塡滿炸葯，梭形一端極銳，一端略鈍，鈍的這端，有粒黃豆般的機鈕，如須梭體爆炸，可先將機鈕按下，以鈍的一邊撞向目標，即可引發梭腹內所塡的炸葯，如當普通梭使用，用極銳一端襲擊對方。

雲天南在這生死一髮的當兒抓到了兩支霹靂神梭，並且很快的按下機鈕，當一拐雙劍劈刺到他身上的同時，他已將兩支霹靂神梭分別擊中了「天狼星」鄧車和「劍指雙絕」張榮海。

兩响驚天動地的劇烈爆炸聲，掩沒了死者的慘呼聲。

「追魂劍」關文宣總算命不該絕，見機退身得快，而且又是在雲天南的身後，所以僅被破片在臉上劃了一條血槽，飽受了一場虛驚。

再看鄧車和張榮海的屍身，都是在胸腹開了個大洞，內賍炸得滿地皆是，雲天南的左腿已被鄧車的鋼拐掃折，右肩則被張榮海的雙鉤長劍卸下，臉上也被霹靂神梭破片削去一大半，慘狀眞是不忍卒睹！

關文宣雖然倖逃一死，但看到三人慘死情況，也不寒而慄，木然地站着，望着那三具屍體發呆。

「霹靂劍」祝松齡已在爆炸聲响時，因爲微一分神，被九劍齊下，死於非命。

現僅剩下「火麒麟」倪志剛，和「神行無影」阮翎兩位鏢師，像兩頭瘋虎般，尤在浴血苦鬥。

當然，這不過苟延時間而已。

被困在一旁的三十幾名趟子手，看到總鏢頭和兩位鏢師的慘死，都不禁掩面痛哭。

這當兒，突然傳來一聲低沉的佛號：「阿彌陀佛！善哉善哉！」

聲音雖極低沉，但異常清晰傳進了每個人的耳鼓中，顯然是有種清慾寧神的作用。圍攻倪光剛和阮翎的十餘名黑衣人，突然全部垂下了雙鉤長劍，停止了狠毒的攻擊，連同瘋虎般的倪志剛與阮翎二人，也木然地靜了下來。

衆人循着那聲佛號方向望去，只見場中站立着一位童顏鶴髮緇衣老尼，也不知是甚麼時候來到的。

緇衣老尼掃了遍地的屍體一眼，皺着兩道慈眉，又低聲宣了一聲佛號，才向滿面驚詫神色關文宣問道：「這些屍體，可都是施主帶來的人殺的？」

關文宣一時摸不着那緇衣老尼的來歷，試探着問道：「在下關文宣，可否請師太先賜告法號？」

緇衣老尼雙手合十道：「貧尼上悟下非。」

關文宣想了一想，覺得這法號很陌生，便放了一半心，手指那些黑衣人道：「不錯，正是在下帶來的這些人殺的。」

悟非師太兩道慈眉軒動了一下，又問道：「你們可知道這列鏢車運載的是賑災銀子是幾萬災黎的生命所寄！」

關文宣聽這老尼問話語氣咄咄迫人，心裡滿不是味道，不禁惱怒道：「知道又怎麼了？」



悟非師太道：「關施主既知道這鏢銀關係幾萬人生命，就請吩咐你手下放了那些鏢局夥計，讓他們將這批賑災的銀兩平安運到辰州府去！」

關文宣面色一沉道：「師太的口氣未免太大了些！」

悟非師太雙眉一挑道：「施主不答應貧尼的請求？」

關文宣冷笑道：「師太以爲在下一定會答應？」

悟非師太沉聲道：「貧尼勸施主愼重的考慮一下，還是答應的好！」

關文宣道：「莫非師太想指教在下幾招絕學？」

悟非師太雙目神光一閃，隨即低眉合十道：「施主如認爲非如此不可，貧尼倒有個辦法……」

關文宣接口問道：「甚麼辦法？」

悟非師太道：「貧尼曾聽說貴莊主宇文赫將門下三十六名弟子，按天罡之數，訓練一種倒反五行極厲害的陣法，現在在場的三十六名黑衣人，大概就是宇文莊主的三十六位高手，貧尼就以一雙肉掌領教領教天罡陣法，而且貧尼保証決不傷害他們，關施主認爲這辦法如何？」

關文宣暗暗高興，因爲他在三十六支左手劍的倒反五行天罡陣中，曾經吃過苦頭，認爲這陣式不止威力無窮，奇詭莫測，而且嚴密得無懈可擊，當即連忙頷首道：「師太高人奇士，自未將區區天罡陣放在眼內，不過師太既已提示，在下正可藉此機會，瞻仰神技。」

隨即將三十六名黑衣人召集過來，暗中吩咐一番，便就地散了開來，很快的各按方位，佈成了陣式。

悟非師太見陣式排好，向關文宣道：「貧尼獻醜了！」

全未見她作勢，身體緩緩的冉冉往上昇起，好像脚下有種無形的力量托着。

昇高丈許，仍然是原有姿勢不變，突然向左橫飄，緩緩的落下三十六個黑衣人業已排好天罡陣內，眞個是點塵不染。

悟非師太有意炫露了這手佛門絕學「蓮台渡危」輕功，只把個劍魔莊的護法，驚得目定口呆，翹舌難下！

三十六名黑衣人也不禁凜然變色，心生怯意！

悟非師太立在陣中，向四週三十六名按劍而立的黑衣人環掃了一眼，然後從容說道：「方才貧尼已經說過，決不傷害你們，你們可以儘量施展，不過咱們最多只可以三招爲限，希望你們要特別留神手中的兵器！」

三十六名黑衣人沒有答言，却已開始轉動陣勢。

陣式越轉越快，三十六名黑衣人就像蝴蝶穿花般，在陣中來回穿插，使人眼花撩亂。

悟非師太只是傳聞劍魔莊的天罡陣詭異凌厲，很想見識見識，此時見陣勢尚未發動，便已寒風颯颯，波濤洶湧，也情不自禁的暗暗點頭激賞。

她默默良久，見陣式依然如巨輪般繞着自己飛旋，感到有點不耐，但旋即恍然了，他們是以靜制動。

掄臂一掌，向飛旋中的一個黑衣人劈去。

她實在也弄不清楚這三十六個黑衣人，到底是以誰爲首，只是隨意劈出一掌，僅用了兩成功力。

詎料這隨意一掌，竟誤打誤撞的劈的是領陣之人，登時引起了陣中的變化。

突見飛旋的陣式開始逆向而旋，就這一頓的刹那，悟非劈出的一股勁風，恰好從兩個黑衣人中間的空隙穿過，不但算計得絲毫不爽，而且配合得天衣無縫。

突然，天罡陣中响起了一縷極微的彈劍之聲，悟非師太尚未及轉念，三十六柄雙鉤劍已如狂風暴雨般自四方八面，分上中下三路飛捲而至。

這是天罡陣合搏術中的一招厲害煞着，名叫「萬流歸海」，砭骨寒鋒自四方八面向中央滙集，連頭頂上的空隙，亦被九柄利劍堵死。

悟非師太喝聲：「來得好！」竟施展「大羅佛袖」禪功，兩隻寬大的衫袖一揮一捲，三十六個黑衣人同時感到一股無法抗拒的暗勁沿劍而上，一個把握不住，三十六柄雙鉤劍全被悟非師太的兩隻寬大袍袖捲去。

這時，悟非師太突然引吭一聲清嘯，雙袖連揮，三十六支雙鉤劍如離弦勁矢，帶着破空銳嘯，飛出數十丈，「奪奪」連聲，完全釘入一棵大樹之上，深幾及半，劍柄尤在不停的震動。

這一手佛門絕學，可震懾住了劍魔莊的護法關文宣，和三十六個天罡劍手，個個臉上露出一片驚駭神色。

悟非師太敲山震虎的目的達到了，這才向關文宣合十道：「關施主，你們劍魔莊和三湘鏢局結下的這段血海深仇，將來自會有人出面了結，貧尼現在不願多管，也希望你們能到此爲止，至於那二十萬兩賑災銀兩，因關係數萬災黎生命，必須兼程運往辰州府，更希望貴莊能上體天心，不要再加阻撓！」

關文宣鐵青着面，抱拳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在下謹遵師太法諭，後會有期！」

隨即吩咐兩名黑衣人，扛着鄧車及張榮海的兩具屍體，如飛而去！

倪志剛與阮翎兩位鏢師已調息復原，這時走了過來向悟非師太抱拳稱謝。

悟非師太低宣佛號道：「死者已矣，希望兩位鏢頭能化悲憤爲力量，代雲總鏢頭完成未竟的遺志，將這批賑災銀兩運到辰州府去！」

倪志剛毅然道：「請師太放心，晚輩相信三湘鏢局未死兄弟們，決不會

辜負師太這番善意了！」

悟非師太嘉許的點點頭，改以傳音入密之法向倪志剛道：「劍魔莊劫鏢未成，受此重創，恐會遷怒雲總鏢頭遺屬，貧尼須急趕往爲之安頓，如時間許可，仍將趕回暗護鏢車。」

倪志剛的功力，尚未達到「傳音入密」的境界，卻向悟非師太抱拳深深一揖，一語雙關的說道：「謝謝老前輩的始終成全！」

悟非師太心中一動，目注倪志剛微微點頭，然後高聲道：「諸位施主請前途多珍重，貧尼告辭了！」

身形一閃，「了」字餘音，已在十丈開外。

悟非師太離去後，倪志剛和阮翎兩位鏢師啥着淚眼，指揮趟子手擇地挖坑，掩埋罹難的人，並在每一個墳堆上都做了識別的記號。

一切就緒了，已是日上三竿了。

這個晚上，對倪志剛他們這一夥人來說，眞算得上是「最長的一夜了」，驚恐、勞累，每個人都有如隔世的感覺！

車聲轔轔，馬聲嘯嘯。這支已失去歡笑的鏢車隊，在大家勉强以乾糧充饑後，又抖起了精神來，踏上遙遠的行程……

* * *

這是個夕陽無限好的仲秋晚上，絢爛瑰麗的晚霞，將大霧山的青峯翠谷，渲染得份外明艷動人！

這時候，在那座四壁遍植奇花異卉的翠谷中，正有個長髮披肩的白衣少女，揮動着一柄寒光耀眼的寶劍，大開大闔地在演練一招佛門絕學——「芥子納須彌」，但見銀光蔽天，寒飄迎地，堂堂正正，奇而不詭，確是劍道中極品！

「鳳兒，鳳兒！」是位中年婦人的聲音，由遠而近。

白衣少女聽呼喚聲，突地，劍勢一收，只見到一團開展到數丈方圓的耀眼銀光，頓時消失無踪。

白衣少女將劍入鞘，攏了攏被風吹亂了的秀髮，然後循着一條平坦的花徑，迎向那由遠而近的呼喚聲。

來的是位荊釵布裙的中年婦人，從她步履之輕盈，可以看得出，也經略窺武術堂奧。

她，便是在滾龍坡護鏢殉難的三湘鏢局已故總鏢頭雲天南之夫人。

白衣少女是雲天南唯一的掌上明珠雲中鳳，也就是當今武林一代奇人——悟非師太的嫡傳衣鉢傳人。

悟非師太自從在滾龍坡以絕世武功，驚走劍魔莊徒衆，得保存那批鏢銀後，即兼程趕到長沙府三湘鏢局，當她一眼見到雲中鳳後，即驚爲絕世奇才！

自古名師固不易求，而佳徒亦很難得，悟非師太遨遊江湖十餘年，可說是閱人無數，但始終沒有發現一個能繼衣鉢的人，內心雖無不怏怏，卻抱定了寧缺勿濫宗旨，決不讓一身所學流毒江湖。

雲中鳳不僅嬌容絕代，而且明艷照人，最難能可貴的是天賦蘭心慧質，和一身清奇骨格，實爲百年難得一見的習武佳材！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悟非師太這份喜悅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悟非師太既有愛才授藝之心，自不願雲中鳳與聞太多的傷心事，使幼小心靈遭受過度刺激，而影响學藝情緒，因此，她和雲夫人單獨偏室密談了兩三個時辰，終於決定了，三湘鏢局暫行歇業，由總管兪平出面處理一切善後，雲氏母女則隨悟非師太隱居大霧山白衣庵習藝。

悟非師太自將雲中鳳收歸門下後，便憑她的超凡功力，和無數聖藥靈丹，爲雲中鳳伐毛洗髓，脫胎換骨，然後將一身佛門絕學，盡傾所授。

如此，一晃五年了，由於雲中鳳天賦智慧，加以苦心向學和悟非師太的悉心指點，明師佳徒，進境自然是一日千里，以雲中鳳目前的功力，雖未敢說已「青出於藍」、「冰寒於水」，但確已盡得乃師眞傳，在當今武林中，足可以傲視羣倫，而所欠缺的，只不過是火候和江湖經驗而已。

當然，雲夫人雖未直接受教，但她五年來，和這雙師徒朝夕不離的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自然獲益匪淺。

雲中鳳迎着了呼喚她的母親，嬌憨地笑道：「娘！是妳叫鳳兒，有事嗎？」

雲夫人點了點頭笑道：「看妳丫頭高興的，是不是領悟了那招『芥子納須彌』啦？」

「嗯！」雲中鳳嬌憨可人的拍手道：「娘眞是諸葛孔明，一猜就中，女兒不僅悟出了『芥子納須彌』的神髓，而且將許多連貫不起的招式，都連貫起來了呢。」

雲夫人聽了，也覺着非常的高興，慈祥輕撫雲中鳳柔軟的秀髮低聲道：「孩子，眞虧妳了，娘聽師太說，這一招『芥子納須彌』，爲整套『降魔劍』的神髓，殊不易窺其玄奧，在師太的推測，妳至少也得化半年時間，或許可以領悟十之六七，想不到妳竟能以三個月的時間，全部豁然貫通，待會妳師父知道了，不知要如何高興呢。」

雲夫人的一番誇讚，反而使得雲中鳳嬌羞無邪的在面上飛起了兩朵紅雲，一頭撲在雲夫人的肩上，吃吃笑個不停的。

片刻過後，雲夫人才輕輕的推開愛女，正色道：「妳師父今天好像心情不佳，鬱鬱悶悶地，她要娘來找妳去，不知道有什麼事情？妳可得當心點，快去吧！」

雲中鳳果然暗吃一驚，忙收起憨態，低聲道：「娘，鳳兒先行一步，娘請慢慢的走吧！」



說罷，小蠻腰一擺，眞個快如閃電，閃得兩閃，便在一處山角消逝無跡。

白衣庵是結在一座凌空的懸崖上，庵不大，除佛堂外，也僅勉强夠她們師徒、母女三人棲身。

雲中鳳放輕脚步，走進悟非師太的靜室，只見恩師正在愁眉不展，斜倚在雲床上想得入了神似的。

她低聲呼了一聲「師父！」悟非師太才似從幻境中驚醒，抬眼望着雲中鳳「哦」了一聲，才緩緩說道：「妳去了那裡？害得妳娘到處找妳？」

雲中鳳道：「鳳兒就在花谷中練劍……哦，師父，那招『芥子納須彌』，鳳兒已經領悟了，而且還可以從中悟出許多過去想不透的關鍵，使得那套『降魔劍』劍法都能融會貫通起來了！」

「當眞？」悟非師太雙目一睜，暴射出兩道懾人的精芒，顯得有點吃驚的樣子，自雲床上坐正了身子，神情肅穆的道：「妳說是已經參悟了『芥子納須彌』的神髓？」

悟非師太這種神情，使得雲中鳳的內心也緊張了起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囁嚅的道：「是……的，不，鳳兒只是說……只是說……」

悟非師太也覺出自己的態度有點反常，淡淡的一笑道：「傻孩子，看妳那副傻楞楞的樣子……」

雲中鳳見到師父的笑容，於是心中一寬道：「師父，鳳兒演練一遍給妳老人家看看，好嗎？」

悟非師太笑着點點頭，下了雲床，師徒相偕走出庵外，雲夫人也正好自花谷走了過來，悟非師太含笑招呼道：「鳳兒大概已參悟了『芥子納須彌』的玄奧，咱們來給她評評，看看眞能領悟了幾分？」

雲夫人笑着走到悟非師太身邊，由衷地說道：「有師太悉心教導，就算是一塊頑石，也會有靈性了呢！」

雲中鳳就在庵前這塊方圓不足五丈的空地上，劍壓肘後，神閑氣定的穆然肅立，恭候指示。

悟非師太道：「妳就從起手那一式開始吧！」

雲中鳳恭應了一聲：「是。」先行深深的吸了口氣，突地劍交右手，挽了個斗大的劍花，然後雙手合十捧劍，劍尖向上，兩目平視，雙腿下彎，向恩師和母親行了個「童子拜觀音」的敬禮，然後一招一式，不疾不徐的施展了起來。

這套佛門至高無上的降魔劍法，確是神奇莫測，變化無窮，而每一招的大開大闔，却又不失「嚴」、「正」二字。

全套降魔劍法雖然只有十八招，但是每一招有每一招的神髓，而且每一招都有其獨立的精神，如能實實在在的參透其中的玄奧，則每一招皆可衍化成一套極具威力的完整劍法。

因此，這區區十八招降魔劍法繁衍的結果，生生不息，永無止境。

雲中鳳開始時，劍式從容，不徐不疾，但漸漸身心完全熔入劍招之中，但見一團寒芒，時高時低，時左時右，不僅使人眼花撩亂，而且森森劍氣，透骨砭肌！

突然，雲中鳳振吭一聲清嘯，劍式也隨着急速的一變。

但見氤氤氳氳，雖是滿空劍花錯落，反倒顯得一片平和氣氛，毫無一絲殺伐的氣味！

這便是佛們絕學至高無上境界。

雲夫人也是武林兒女，功力雖然是平平，只因未得明師指導，但自從來到白衣庵，一晃五年，終日和一代武林奇人生活在一起，氣質自然起了很大的變化，對於武藝的欣賞，也今非昔比，能觀察入微。

雲中鳳的一套降魔劍法，使得不疾不徐，恰好適合雲夫人的欣賞能力，因爲她的精神意識，整個沉迷在玄奧莫測的神奇劍法之中，及至雲中鳳全套劍法使完，尤自目定口呆，毫不自覺。

但悟非師太的雙目中，閃動着一種異樣的神采，臉上露出了淺淺的笑容，聲音略微有點激動的說道：「眞難爲妳了，孩子，爲師的這番心血總算沒有白費！」

雲中鳳嬌笑道：「師父，還過得去嗎？」

轉眼一看，見乃母仍是一副痴痴迷迷的神情，不禁一愣，忙走上前去拉着雲夫人的手叫道：「娘！娘！」

雲夫人似是從夢中驚醒過來，尤自嘖嘖的稱讚道：「好劍法，眞是好劍法！」當她一眼看到愛女站在身邊，悟非師太望着她微笑，便已知道自己失態，不禁臉上一紅。

三人轉回庵內，悟非師太招呼雲氏母女同至她的靜室，落座後，悟非師太向雲夫人道：「貧尼自皈依三寶，本不願干預紅塵中事，想不到塵緣未了，魔障纏身，二十年前的一個對頭，突然尋上門來，貧尼本擬準備再入紅塵，清了這宗債務，想不到鳳兒的進境，快得出乎貧尼意料之外，所以貧尼有意讓鳳兒徒代師勞……」

雲夫人毫不猶疑的接道：「爲師門出力，即使粉身碎骨，也是理所當然，只恐有玷師門威望，就百死莫贖了！」

悟非師太神態肅穆，沉吟一會，說道：「鳳兒已盡得貧尼一身所學，所欠缺的是火候與對敵經驗，所以貧尼想使她走趟尹家堡，先瞭解一下對方的武功路子。」

「尹家堡？」雲夫人甚感詫異的道：「師太對頭是尹家堡之主『杏林神劍』尹一清？」

悟非師太微微一笑道：「妳誤會了，貧尼是讓她去找尹家堡總管『神算雙

環』黃道生，因貧尼的那個對頭『奪命雙環』陳成坤，是黃道生的同門師兄，不過他們師兄弟因志趣不同，早已分道揚鏢，不相往來……」

悟非師太頓了一下，又道：「因為陳成坤和黃道生都是藝出『雙環門』，僅是陳成坤的功力較黃道生為高，但招式不會相差太遠，請他給鳳兒餵餵招，可以增長鳳兒對敵時的經驗。」

雲中鳳雖然已是個十七八歲的大姑娘，但仍童稚未泯，聞言大喜道：「娘！我已經有六七年沒有見過尹家伯父母和尹英杰大哥了，妳老人家陪鳳兒去一趟，好不好？」

雲夫人見悟非師太沒有反對意思，便點點頭道：「這麼大的孩子，還離不開娘，眞不害羞。」

又轉問悟非師太請示行期，悟非師太道：「貧尼和陳成坤是約定在本月月圓之夜戌正，在靈峯山頂決戰，還有十天時間，妳們可於明早乘船去，百餘里水程，往返四天足夠，其餘的五六天時間，儘夠熟練雙環的招式了。」

* * *

翌日，雲氏母女在玉潭江邊，雇了一艘帆船，直駛長沙。

船主是一對中年夫婦，拉帆、搖櫓，幹起活來乾淨俐落。

雲氏母女隨身只帶了一隻長型包袱，裏面自然有她母女兩把長劍。

今天雲中鳳一身翠綠，長裙曳地，秀髮披肩，俏立船頭，江風飄起了她的裙裾秀髮，眞像是謫仙居的仙子，不知吸引了江面多少雙貪婪的目光。

雲中鳳自出生以來，這是第一次乘船，所以一切都感新鮮有趣。

尤其是兩岸風景如畫，更使雲中鳳沉醉流連。

眞是天公作美，仲秋時節，竟然括起了東南風，去長沙正是順風順水，風帆吹得鼓蓬蓬的，船頭破浪的聲音，嘩啦嘩啦的响個不停，雖不若李白「早發白帝城」詩中所說的：「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那麼的瞬息千里，但也稱得上疾如萬馬奔騰的這般迅速了。

一日無事。

入夜船已行駛百里，泊在一座小鎮上。

這座小鎮名叫「裴家集」距長沙還有七十餘里水程。

這晚停在裴家集碼頭附近大小船隻，眞有數十艘之多，眞是桅檣林立，明滅的燈光和天上閃爍的繁星互相輝映。

雲氏母女僱用的那艘帆船不大，僅有一隻篷艙，由她母女佔用，船主夫婦只有臨時拖一片竹篷蓋住船頭，權充臥艙了。

今夜月色甚明，映在微波蕩漾的江心，像有萬條金蛇，在波心蜿蜒而唐行。

夜！漸深了。

人聲，也漸漸的靜了。

雲中鳳大概是整天欣賞水光山色，興奮過度，現在已時過半夜，她躺在母親身邊，仍然輾轉不能成眠。

初更、二更早就過去了。

三更也敲過了好大一會兒。

轉眼之間，裴家集又「噹！噹！噹！噹！」傳來了四响更鑼之選聲。

雲中鳳感一陣倦意襲上眼簾，突然覺得船身微微向下一沉，雖然她毫無江湖經驗，但智慧使她感覺到事有蹊蹺，於是輕輕將熟睡中的母親搖醒。

雲夫人睁開惺忪睡眼，正欲出聲相問，雲中鳳將兩根手指，輕輕的壓在她唇上，以禁止發出聲音來。

這一來，把雲夫人的睡意全都嚇走了，連忙披衣坐了起來，雲中鳳却附耳告訴她船身下沉之事。

雲夫人原是武林世家之女，于歸後，夫婿又是一位經常走南闖北的名鏢頭，雖然她自己沒有在江湖混過，但聽得多了，正如俗語說：「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一樣，對江湖上的一般險惡人心，鬼域技倆，她確是知道的不少。

她很快的便決定了應變措施，在雲中鳳耳中一陣細語，母女倆毫無聲色地悄悄結束妥當，並自長包袱中取出兵刃，放在手邊，然後靜坐待變。

時間像白駒過隙，在毫無聲息的溜逝了。

雲氏母女等待了約莫頓飯之光景，仍然沒有動靜，不禁感到有點詫異。

尤其是雲中鳳，她還有點感到失望，因為她自習藝以來，雖有恩師不時和她餵招，但那和對敵動手不同，心裡沒有顧慮，當然也不夠刺激，況且自絕技練成，更希望能找個敵人過過招，證實一下自己是否確能學以致用。

這時，雲中鳳已感不耐，悄聲道：「娘！妳就守在艙中，鳳兒到外面去看看。」

雲夫人沉吟一下，說道：「好吧！不要離太遠，更要注意別人的暗襲！」

雲中鳳輕「嗯！」了一聲，劍壓肘後，悄悄自艙後鑽了出去。

她剛站直身子，突見一個肥碩的人影，自桅頂撲下。

雲中鳳一聲嬌叱道：「惡賊找死。」

長劍一揮，洒出一蓬銀星，迎向飛撲而下的人影。

那飛撲而下的人影雖然是身軀肥碩，動作倒是敏捷靈活，眼看要撞上雲中鳳的劍尖，身軀突然凌空左移數尺，輕得像團柳絮般，飄落在艙頂的竹篷上面。

雲中鳳這才看清，來人是個束髮頭陀，頭上金箍映着月色閃閃生光，



繞頰短髯，滿臉橫肉，背後交叉插着兩支短柄的方便鏟。

雲中鳳面罩寒霜，用劍一指，嬌聲叱道：「你這頭陀眞是該死，三更半夜到人家船上來幹甚麼？」

「幹甚麼？」那頭陀桀桀的笑道：「女娃兒，妳不懂妳娘懂，佛爺是慈悲為懷，特來陪你母女快活快活的。」

雲夫人本來不想現身，以便讓愛女歷練歷練，却不料來人竟是如此下流，滿口汚言，恐愛女羞憤難當，發生意外，便也自艙中走了出來，怒喝道：「何方佛門敗類，竟敢出言不遜！打！」

「打」字出口，三粒鐵蓮子成品字形，帶着破銳聲，直取艙頂頭陀的三元大穴。

那頭陀毫不在意地闊袖一揮，只聽「咚咚咚」，三粒鐵蓮子全被拂落江中，那頭陀又桀桀的笑道：「雕虫小技，也敢在佛爺面前施展，嘿！佛爺如非看上妳們母女姿色不惡，想留下好好受用受用，就憑剛才對佛爺的不敬，已是屍橫當場了。」

雲中鳳見母親打出三粒鐵蓮子，被那惡頭陀隨意拂落，便知道這頭陀的一身武功不差，悄聲向她母親打了個招呼，長劍一指，嬌叱道：「可惡的賊僧，姑娘劍下不斬無名之輩，趕快報名受死！」

「花月頭陀，」花月頭陀邪裡邪氣笑道：「這法號不錯，小妞兒，想不想試試佛爺的本……」

雲中鳳那肯再讓那頭陀胡說八道的說下去，於是長劍一揮，向花月頭陀脚踝削去。

這一劍又速又狠，花月頭陀倒着實的吃了一驚，江湖有句話，「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雲中鳳這一劍雖非是佛門絕學降魔劍法中的招式，但劍法到了相當程度境界，即使是最平凡的一招，也可以化腐朽為神奇。

花月頭陀在黑道中也算得上是一流高手，自然領略得到，心知別看這女娃兒嬌艷如花，劍術倒是經過名師指點，實在是個大勁敵，他那敢怠慢，雙足一彈，縱起五尺，一式「孤雁投林」，斜着向岸上飛去。

雲中鳳雖一劍削空，但她却身隨劍走，仍然是原式不變的彈身飛起，也向岸上落去。

雲夫人見愛女跟蹤緊追不捨，急喝道：「鳳兒小心！」也一擺手中長劍，縱身追去。

花月頭陀縱落岸上，已將兩支短柄方便鏟掣在手中，不待雲中鳳站穩身形，兩支方便鏟便向雲中鳳劈到，一襲上胸，一擊小腹，招式輕薄下流。

雲中鳳嬌面一熱，芳心更是恨極對方下流無恥，於是出手便是佛門絕學中的一招「萬方朝佛」，劍化一幢光網，將花月頭陀緊緊的裹在漫天劍影之中。

花月頭陀起初尚未在意，專向光網稠密處出手，因為那是實劍所在。他想憑藉手中沉重兵刃，和內力修為，硬將雲中鳳手中長劍磕飛。

可是使他失望得很，一連數十鏟，不但沾不着人家兵刃的邊，好幾次還將身體往劍尖上送，若非雲中鳳不願意傷害他性命，只想施予薄懲，否則，就算他有九條命，恐怕也已經報銷了。

這一來，只把個花月頭陀嚇得心驚膽破，恨不得地上有個洞，能讓他鑽了進去，那裡還敢逞口舌之能。

雲中鳳雖不想傷花月頭陀性命，却有了個念頭，以他來做為練劍的對象。

一套降魔劍法練完，花月頭陀已累得精疲力盡，氣喘如牛了。

雲中鳳若無其事的納劍入鞘，指着花月頭陀喝道：「像你這種佛門敗類，本姑娘本當殺你，但姑娘體上天好生之德，放你一條生路，希望你以後能痛改前非，重新作人，滾吧！」

花月頭陀死裡逃生，那還敢出聲，夾着兩支方便鏟，如喪家之犬般狼狽中一溜烟飛逃而去。

雲中鳳向雲夫人莞爾一笑道：「娘！回船去吧！」

雲夫人尤自恨意未消的說道：「鳳兒，像這種專做傷天害理勾當的佛門敗類，妳應為民除害，不應該放了他去。」

雲中鳳低聲道：「娘，鳳兒也氣極那賊頭陀出言無狀，恨不得在他身上狠狠的插他幾個洞，以消這口惡氣，可是，一想到恩師常常告誡，『要善體天心，上天有好生之德』，又終於不敢違背師訓，而放了他一命了。」

雲夫人長長的嘆了一口氣，沒有再說甚麼了。

江上的船戶，差不多都全已驚醒，但誰也不敢出面，經驗告訴他們，碰到江湖中人尋仇鬥狠時，最好是躲得越遠越好，免受池魚之殃，所以他們都躲在船上，悄悄的欣賞了一場精采絕倫的打鬥。

雲中鳳懲了那賊頭陀，偷窺的人莫不拍手稱快，花月頭陀狼狽逃走之後，所有偷看的人都站了出來，向雲氏母女發出雷動般的歡呼聲。

雲氏母女回到了船上，只見船主夫婦正在忙着整理飯菜，雲中鳳嬌笑道：「這倒好了，我正感到肚子有點餓了呢！」

* * *

嶽麓山北面的尹家堡、為三湘七大劍派之一，五年前的一個晚上，堡中賓館梅軒被焚，險為尹家堡招來一場無妄之災，幸得總管「神算雙環」黃道生精明幹練，識破嫁禍者之陰謀，並明查暗訪，搜集證據，終於七劍會衡山之時，使陰謀禍首，無所遁形！

尹家堡堡主「杏林神劍」尹一清自

遭此劇變，即灰心江湖，便萌退志，於七劍會衡山洗刷清白後，即將堡主——掌門之位，傳與首徒顧無痕執掌，並將尹家堡更名爲「天心堡」，以紀念寃屈得直，「天心」不欺之意。

總管黃道生亦隨同尹堡主退出江湖，終日以棋酒自娛，所遺總管職務，即由新任堡主顧無痕之七師弟凌千里接任。

這日夕陽銜山，堡中來了兩位女賓——雲氏母女。

雲、尹兩家，份屬武林同源，早年也時相往還，這天心堡是舊地重遊，堡中武師和門中弟子，對她母女不會陌生。

尹一清夫婦極爲熱情的接待雲氏母女，晚餐時，並爲設宴洗塵，而且邀了黃道生作陪。

席間，雲氏母女坐了首位，黃道生和尹一清夫婦旁座作陪，尹英杰則敬陪末座，坐在主人的位子。

酒過三巡——其實雲氏母女涓酒不沾，敬酒時，不過將酒杯在唇邊靠靠，意思陪喝而已，雲夫人將話引入正題，說明了此行目的，黃道生肅然道：「給賢侄女餵招事，在下自然樂意答應，不過在下和家師兄已分別了二十餘年，他是否已有成就，那就不得而知了。」

頓了一頓，又道：「在下也很想和家師兄見見面，想暗中跟隨賢母女，何況寃家宜解不宜結，如到時雙方鬧得太僵，在下也好從中轉圜，不知雲夫人意下如何？」

雲夫人大表贊成，含笑道：「只是有勞黃叔叔了！」

尹英杰滿面企望之色，低聲向黃道生道：「黃叔叔，侄兒想跟隨你到外面走走，也好藉以歷練歷練，好嗎？」

黃道生笑道：「這得要先行徵求你父母同意才行，黃叔叔是沒有意見。」

尹一清撫鬚微笑道：「英杰已經二十出頭，年紀也不算小，正該到外面歷練一番，道生，可得麻煩你代我嚴厲管束他了！」

尹英杰一聽心願已達，高興得向他父母和黃道生連番稱謝不止。

黃道生突然斂起笑容，神情很嚴肅的向雲夫人道：「雲大嫂，關於給中鳳侄女餵招事，因關係師門戒律，在下還有個不情之請……」

尹一清不待黃道生說下去，已接過口來微笑道：「道生，我知道你的意思，天下武術雖是同出一源，但久而久之，各門各派間都有了自己新的創意，所謂『寶珠藏櫝』，『秘技自珍』，自然在所難免了，好在大嫂也是我輩中人，決不會見怪的！」

雲夫人含笑道：「尹伯伯說的極是，黃叔叔準備何時給鳳兒餵招？」

黃道生端起面前酒杯一飲而盡，站起身來道：「現在不過是酉時，每晚兩個時辰，大概有三個晚上，就可熟悉了！鳳姑娘，咱們說走就走！」

* * *

三天時間，轉眼即過，雲中鳳已完全熟悉了「奪命雙環」的招式，而能加以一一的化解。

在這三天之中，尹英杰倍極殷勤地每天都陪伴着雲氏母女暢遊嶽麓山各處名勝古跡。

尹英杰和雲中鳳原本就是兒時的舊相識，雖然是談不上耳鬢廝磨，但兩人的性情極爲相投，所以雙方的印象均極深刻。

五六年的別離，大家都已長大成人，一個丰神如玉，倜儻不羣，一個國色天香，嫻靜端正。

兩人經過了這三天的結伴傲遊，在心底深處，都茁長出一株愛的幼苗，不過礙於雲夫人在場，不便卿卿我我而已。

其實雲夫人早就從他們的言談舉止之間，已經看了出來，當然雲夫人對於尹英杰的一切，均極滿意，所以這對小兒女的情感發展，未加阻撓。

她至今還未將她丈夫被害之事告訴愛女，是恐怕防礙到愛女學藝的情緒，只有暗中飲泣。

雲中鳳對於自己父親的行蹤，亦曾不止一次的向她母親問過，均被雲夫人巧妙的掩飾過去。

如今，愛女絕藝學成，眼看洗雪血海深仇有望，悟非師太更含深意地爲愛女安排這個歷練的機會，也因之使愛女品嚐到愛情滋味，這些使她一則感到無比安慰，一則也感到萬分傷感！

短暫的三天終於過去了。

第四天的早上，雲氏母女各懷着異樣的心情，默然的離開了天心堡，乘坐尹英杰早爲僱妥的船隻，返回大霧山。

黃道生與尹英杰却經過易容，坐上另外一艘帆船，緊緊的跟隨在雲氏母女所乘坐的船隻後面前進。

雲氏母女返回大霧山的翌日，白衣庵來了一位不速之客。

那人生得濃眉、虎目、巨鼻，海口頷下一部短髯，身穿老藍布褂袴，腰束板帶，很像個趕車的車把式。

這當兒，雲氏母女正在佛堂拭抹打掃，雲中鳳見庵前來了人，低聲向她母親道：「娘，有人來了！」

雲夫人正在拭抹佛龕上的灰燼，聽女兒一說，抬頭一看，果見庵門口站着一個彪形大漢，因爲光線暗，看不清面貌。

她立即放下抹布，走了過來。

那彪形大漢見到雲夫人，忙抱拳深深一拱道：「雲大嬸，愚侄兒倪志剛，向妳行禮了！」

原來那彪形大漢竟是滾龍坡僥倖逃出生天的劫難鏢師「火麒麟」倪志剛。

其實倪志剛和另外一位劫難鏢師「神行無影」阮翎，已不止一次到白衣菴來和雲夫人連絡。



三湘鏢局早已歇業，但倪志剛和阮翎兩人却無時不在的爲復仇之事奔波，但最主要的是等待雲中鳳的絕技學成。

* * *

因爲以往倪志剛和阮翎來白衣菴，都是瞞着雲中鳳的，所以至今雲中鳳以爲他們隨同父親去南疆護鏢去了呢。

雲夫人微微一福還了禮，却低聲道：「鳳丫頭在那邊，說話留神點！」

隨又大聲道：「啊！志剛，原來是你，總鏢頭呢？」

倪志剛道：「總鏢頭還有一些善後的事情還未處理妥當，大概再躭擱半個月或十天，就能回來了。」

這時，雲中鳳也扭着蠻腰，碎步輕盈地走了過來，凝着一雙微帶迷惑的眼神，望着滿面風塵僕僕之色的倪志剛，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本來嘛，五年來的食不甘味，寢不暖蓆，日夜奔跑，心力交瘁，這對一個人的容貌改變，的確是夠大的了，五年前的倪志剛，是個翩翩少俠，英俊瀟洒，而今呢？却是滿臉絡腮鬍子，一副憔悴神色，自難怪雲中鳳相見而不相識的了。

雲夫人笑道：「傻丫頭，不認識倪大哥了？」

倪志剛含笑稱讚的道：「僅僅五年不見，鳳姑娘已是亭亭玉立，像個下凡仙女般，如非大嬸事前招呼，我還眞不敢相認哩！」

雲中鳳經母親一提，這才恍然，微帶嬌羞地福一福，叫了一聲：「倪大哥！」

雲夫人這才吩咐愛女道：「鳳兒，妳快去下山告訴黃叔叔與尹大哥，說倪大哥來了，我請他們來有事商量。」

雲中鳳笑應聲道：「女兒遵命！」兩條辮子一甩，像翠蝶般的飛出白衣菴。

雲夫人笑着搖頭道：「唉，這丫頭……」

倪志剛迷惘地問道：「大嬸，黃師叔和尹師弟甚麼時候來到大霧山？」

雲夫人道：「是昨天！」

接着便將悟非師太命雲中鳳去天心堡向黃道生請益，和她結伴前往之事，很簡略的說了一遍。

「哦！原來如此。」倪志剛恍然地點點頭，接着又興奮的道：「大嬸，志剛也有個很好的消息告訴妳呢！」

雲夫人微愕道：「是甚麼好消息？」

倪志剛道：「我們已經得到一位熟悉劍魔莊詳情之人的相助，她已答應爲我們繪一份劍魔莊內外設伏的詳細地圖，這對我們是實在太重要了。」

雲夫人疑惑的問道：「這個人靠得住嗎？」

倪志剛道：「我曾經不厭其煩的多方求証過，此人與劍魔莊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信賴程度極高，當然我們也要時時提高警覺，以免落入敵人陷阱。」

雲夫人道：「那人現在哪裡？可不可以讓我見見她。」

「在劍魔莊，」倪志剛道：「姓白名雲琴，今年才不過二十四、五歲，是『毒龍劍魔』宇文赫的侍妾……」

雲夫人驚道：「既是宇文赫的侍妾，恐怕靠不住吧！是不是還有其他原因？」

倪志剛頷首微笑道：「大嬸說得不錯，這位白雲琴算得是人間奇女子，爲了欲報父母被殺的血海深仇，竟不惜以身飼虎……」

於是，倪志剛簡單扼要的說出了白雲琴的一段傷心往事——

十八盤山中，住着一戶獵戶，專以打獵爲生。

獵戶姓白，附近人家都叫他白老四，夫妻倆膝下無兒，只有一個年甫十歲的獨生掌珠，名叫白雲琴。

這是十五年前的事了，那時宇文赫率領一羣江湖敗類，到十八盤山來嘯聚，他們爲了行動方便，便開始清除附近的住戶，白老四家首當其衝，夫妻倆被宇文赫活活的劈死。

白雲琴見父母慘死，登時被嚇得昏死過去。

依着宇文赫的兇性，是欲將白雲琴斬草除根，幸得宇文赫的老婆「母夜叉」郝桂花及時阻止，才算救了她的一條小命。

其實白雲琴被「母夜叉」郝桂花救她，並不是突發善心，而是見得白雲琴模樣很秀麗，一副精靈的樣子，有心留下供她使用。

白雲琴只是個十歲大的孩子，也許是家庭環境促成她心理上的早熟，小心靈居然暗自立下了誓報血海深仇的志向。

她人極聰明伶俐，又殷勤耐苦，僅僅幾個月工夫，便把個「母夜叉」侍候得舒舒服服，打從心底喜歡上她。

由於劍魔莊生活舒適，她剛來一段極短的時間，終日悒悒不歡，有時還偷偷哭泣，但後來又慢慢的恢復了她的天眞無邪的歡笑。

誰相信這個竟是十歲孩子的矯揉做作呢？

漸漸地，「母夜叉」對她由歡喜而至信任了，開始教她一些初步紮基的功夫。

白雲琴竟是個慧質蘭心，一學便會，五六年下來，已將「母夜叉」的一身所學，得去了十之八九，不過她很會隱晦，表面上看，所得不過是一二成而已。

芳齡十六的，已是亭亭玉立，嬌艷絕倫，尤其是她那副凹凸分明的迷人身材，漸漸引起了宇文赫的垂涎。

宇文赫年逾四十，膝下尤虛，便藉着這個理由和「母夜叉」商量，「母夜叉」因自己肚皮不爭氣，所以未加阻止。

（未完・一）

# 太監頭陀劍

新派湖海恩怨錄／西門丁·文　可飛·圖

設計誘捕殺手　引出集團首腦

秋風蕭殺，落葉颯颯。夕陽餘暉，把泥路鋪上一層黃金。

一騎快馬自遠而來，把盤旋在樹上的歸飛宿鳥驚散。那騎人馬來至樹林前，倏地停下來。馬上黑衣騎客年紀只有二十多歲，十分驃悍，他轉頭舉目向四周看了幾眼，似乎對周圍的環境十分滿意，霍地跳下馬來！

黑衣漢伸手在馬臀上拍了兩下，那馬頗知主人心意，洒開四蹄，向前繼續奔去！

黑衣漢閃進小樹林，躍上大樹匿藏。樹上樹葉疏落，他穿的又是黑衣，稍為留心，難以掩人，不過天色逐漸黑了，却又相信他必能與黑暗融爲一體。

這條是鄂州通往南陽唯一的一條路。前面四五里是一座小集，來往的商旅，十之八九會在前面那小集過夜。

過了一陣，只見一輛馬車不徐不疾地駛過來，車前有一名彪形大漢騎馬開路，車後也有一名漢子騎馬保護，不過這漢子却出奇地瘦。

車把式五十來歲，一副邋遢相，毫不起眼，但那輛馬車却頗爲華麗，相信車內坐的人非富即貴。

雙套馬車跑得不快的原因，亦可能是車內坐的人不止一兩個，只是車廂嚴絲密縫，外面難窺一點丁。

馬車雖然走得不快，但終於來至路旁的小樹林前，前面那彪形大漢往後喊道：「夥計們，小心一點，此處可能不大安穩！」

話音未落，突然「颯颯」之聲大作，彪形大漢吃了一驚，連忙在馬背上伏下身，他人雖避過飛刀，但馬兒却避不過，人立而起，把他拋飛！

與此同時，樹上飛下一條黑衣蒙面漢子，但見他手一揚，兩柄飛刀凌空射出！彪形大漢人在半空，腦袋尚未清醒過來，根本不知死之將至，又怎會閃避？兩柄飛刀都釘在他身上，接見他人直挺挺地躍落地上！

他人一落地，黑衣蒙面漢雙脚亦已落在車廂上，雙腿一曲，又飛下一腿把車把式踢開，右手持刀，左手撥開帘子，探身便進。

他要殺的是原戶部侍郎霍周禮，霍周禮很胖，一副天生福相的樣子，據說他年輕時曾學過武功，但後來官做大了，養尊處優，便把功夫荒廢了，是以在黑衣漢心目中，只要解決了車前保鏢及車把式，殺死了霍大人，回頭再對付車後的保鏢，不但是輕而易舉的事，而且安排合理！

黑衣漢子估計一進車廂，三個照面便能將霍周禮殺死，此刻車後保鏢及車把式亦可能趕至，但他已有足夠的工夫破壁而出！

可是當他目光一及，車廂內光線雖然黯淡，但仍看出不對勁！裡面居然有兩個漢子，其中一個身材雖然肥胖，但絕對不是霍周禮。

這剎那，蒙面漢子不由微微一呆，亦知道不妙，雙脚一頓，不管三七二十一，身子便往後倒飛！

可是已經慢了半步，那身子矮小的漢子左掌一揚，發出三枝飛鏢，直奔其心窩！

黑衣蒙面漢亦非省油燈，右手寶刀一揮，磕掉兩枝飛鏢，但第三枝鏢仍射在其腰上，但更不妙的還在後面。

當他雙脚立定，背後風聲急响，他不及細想，連忙閃身錯步，讓過一柄短斧，隨即一個風車大轉身，只見車把式手持一對短斧，也不打話，見他便砍。

與此同時，車廂內的那兩名漢子亦飛躍而出，與車前那名保鏢，剛好把蒙面漢困住！

黑衣蒙面漢見行藏敗露，又中了圈套，深知不拚命沒有活路可走，是以不顧一切地反攻！車把式有點招架不住，不斷後退。

由車廂內鑽了出來的那個胖漢突然開聲：「眞是死到臨頭，猶不自知！坦白告訴你，你若是識相的便乖乖棄械投降，不但有活路，而且說不定還有好日子等着你！但如果你不識相，嘿嘿……」

黑衣蒙面漢大吃一驚，那不是因爲這胖漢的聲音十分尖細，與身材完全不配合，使人有突兀之感，甚至毛骨悚然，而是自他口氣聽來，這批人不像是江湖人物，而是官家的人。

另一個矮小的漢子，說話聲音同樣尖細，令人聽來渾身不舒服。「周公公，這厮不知好歹，咱們可得先給他一點厲害。」

周公公（身材高大的漢子）怪笑一聲。「劉得祿，你下場助老楊一下！」

車後那漢子立即自馬背上躍下，抽出鋼劍來，向黑衣蒙面漢飛去！他人未至，長劍已挺直，直指向黑衣蒙面漢的後背。

黑衣蒙面漢反應極快，身子倒飛丈餘，半轉身子，寶刀磕飛長劍，左手輕輕一抖，兩柄飛刀悄沒聲息的飛出，正飛向急躍過來的車把式身上！

由於他動作小而快，車把式沒料到他還有此一着，讓那兩柄飛刀直飛進胸膛，慘叫一聲倒地！黑衣蒙面漢哈哈笑道：「老子即使被殺，也已有賺了！」

「黃蜂殺手，你們太可惡了！劉得祿退下，待我親自收拾他！」周公公把衣襬提起，塞在腰帶內，慢慢走過去，居然有股令人懍然之氣派。

劉得祿見他來到，便退後封住蒙面漢的後路，另外一個則站在斜對面，預防蒙面漢逃脫。

蒙面漢見到周公公，心頭一動，脫口道：「原來是個閹人！」話音未落，周公公已經怪叫一聲，雙掌如山，展開凌厲的攻勢！

霎時間，掌聲呼呼，地上的沙石都被刮了上來，吹得蒙面漢的衣袂獵獵作响！莫看周公公只用雙掌，但威力比劉得祿及那持斧頭的，不知大了幾倍。

蒙面漢心頭之驚懼，更非外人所能理解，他的鋼刀，每一刀都是覷準才發，但往往碰到掌風，準頭便歪了！話雖如此，他的刀法亦教周公公不敢大意。

黃蜂殺手團，是武林有史以來最厲害的殺手組織，他們不但在下手之前，計劃及佈置周詳，難得的是每一個成員不但頭腦靈活，而且武功均有一定之造詣，絕非那些只學過三脚貓功夫，全靠暗器及下毒的殺手能夠比肩！是以蒙面漢拚起命來，還能教周公公不時暗吃一驚。

周公公是大內有數的高手，功夫比蒙面漢高上不只兩籌，如此過了三十多招，只見他左掌縮進袖管內，倏地以袖管去纏蒙面漢的鋼刀！

這一招事出突然，頗收震懾之效，但蒙面漢手臂微微一掄，鋼刀改了一個方向，斜劈周公公的肩膊，好一招連消帶打的絕活！

周公公比他更絕，腰肢微微傾斜，上身後仰，左袖剛垂下突又捲起，右手五指本來堅硬如鐵，忽然柔如無骨，搭上刀脊，才突然合攏，緊緊地扣住不放。

那左袖如同蛇兒般竄起，大出蒙面漢之意料，來不及作出反應，脖子已讓袖管纏住！說時遲，那時快，周公公在那種情勢下仍能單足獨立，縮起右腿，猛地蹴在蒙面漢的小腹上！

這一腿力蘊千鈞，只痛得蒙面漢連鋼刀也拿捏不住，「嗆郎」一聲，墜落地上，而身子更似煮熟的蝦子般屈縮起來！周公公上身直起，左袖一抖，蒙面漢如紙張一般倒飛，跌落地上！

周公公邊拂拭身上之灰塵，邊道：「扣拿起來！」其實他未吩咐，劉得祿及另一名太監添壽早已飛前，分左右將蒙面漢架了起來，同時劉得祿的長劍已抵在他心房上。

周公公走前，一把扯下那厮的蒙面布，但見那人臉色蒼白，可是眉宇之間充滿慓悍之色，看樣子不過廿五六歲，他嘴巴上發出嘖嘖的聲音。

殺手色厲內荏地道：「你男不男女不女的，弄些怪動作，以爲老子便會欣賞……」話未說畢，已吃了一記耳光，他破口大罵，說話更損，似乎求速死！「我操你娘親，操你妹子！你還能操人麼？」

「啪啪！」他又吃了兩記耳光，這兩着十分沉重，把他一張臉都打腫了！周公公冷冷地道：「報上名來！你越刁，吃的苦頭越多！爺爺勸你還是放聰明一點！」

「湯卅九。」

「哼，原來你們已有三十多個人，不過據我所知，你那些同門，起碼已

死了一半！」

「你錯了，咱們已編至六十多號，而且尚有一批生力軍就快出山！」

周公公輕蔑地笑着：「人再多也沒用處，這許多年來，只有一個唐十一教人刮目相看！爺爺有興趣的是你們口中的『如來佛』！」周公公聲音突然轉厲：「你聽清楚，他叫甚麼名？多大年紀？常在何處出沒？如何跟你們聯絡？」

他一口氣問了好幾個問題，但湯卅九只簡簡單單地答道：「我一概不知！」

周公公突然狂笑起來，他似乎笑得十分開心，但聽在湯卅九耳中，卻比死還難受，那是一種說不出來的感受。「添壽，你替我一條一條地問。」

添壽問道：「湯卅九，咱們有意放你一條生路，你別不識好歹！只要你跟咱們好好地合作，擒了如來佛，周公公必可保你一個官位，考慮清楚了沒有？」

湯卅九坦然地道：「早考慮好了！」

添壽喜道：「算你識時務！如來佛叫甚麼名？」

湯卅九促狹地道：「他是你爺爺，卻是我師父，你說你該叫我甚麼？」

周公公怪叫道：「劉得祿！」

劉得祿不用他吩咐已知道其意，劍尖微偏，突然往下一拉，鮮血立即湧了出來。周公公冷冷地道：「再不答，便剜他左眼！」

添壽嘶聲吼道：「你到底答不答？」

湯卅九罵道：「我操盡你們這些閹人的屁股！」

劉得祿剛舉劍欲剜其左眼，周公公見湯卅九臉上泛上黑氣，急呼道：「停手！」人如鬼魅般射前，拇指及食指緊扣着湯卅九的下顎，撬開其嘴巴，只見他舌上多了一層黑乎乎的粘液！

湯卅九臉上的笑容十分古怪，聲音模糊，又教人聽得清清楚楚。「老相公，達達比你快一步！想在咱們『孫悟空』口中套出一丁點東西來，難比登天！」

周公公勃然大怒，一掌擊在其胸膛上，湯卅九丹田氣一迫，滿腔鮮血吐得周公公一頭一臉，然後發出怪笑，笑聲未了，人已斷氣！

周公公舉袖拭去臉上之鮮血，餘怒未消，再飛起一腿，把湯卅九踢得倒飛二丈多遠！「劉得祿，先將他左眼剜下，再碎屍萬段！」

劉得祿是大內的侍衛，不歸宦官管，但對周公公似乎十分忌憚，不敢吭一聲，依法炮製。周公公見雙袖盡是鮮血，心頭更是恚怒，一張白臉脹得通紅，倏地揮掌把旁邊的一匹馬擊斃！

他以霍周禮爲餌，花了兩三個月的工夫，方引得湯卅九上當，只道親自出馬，必能如意而歸，料不到只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添壽小心翼翼地問道：「公公，如今咱們……」他見周公公胸膛不斷地起伏着，話未說畢便打住。

周公公半晌方轉頭問道：「添福那邊有何消息？」

添福是添壽的哥哥，周公公辦事十分仔細，除了以霍周禮爲餌，另外還佈置了第二個餌。因爲他已掌握到黃蜂殺手團的一點規律，近年來，他們殺得最多的是在金朝當官的漢人，尤其是舉報義軍、殺害宋軍義軍頭領的人，周公公便想利用此點，將黃蜂殺手引出來！

黃蜂殺手當然不會白幹，肯定是有很多富有而又有血性的漢人付錢請他們殺漢奸！

殺手的原則是只要有人肯付錢，收了訂金，不問理由便想方設法，把目標殺死，然後去收取餘額！雖說殺手是涼血的，但到底還是人，他們內心深處到底有個疙瘩，但殺那些漢奸便完全不同了，不但不會內疚，還有英雄感！是以每個黃蜂殺手接到殺漢奸的生意後，都會格外精神振奮！

當下周公公雙眼瞪着添壽，他希望第二個餌能夠成功！添壽道：「昨天傳來的消息是沒有動靜！」

周公公沉吟道：「咱們去找他們！」

* * *

第二個餌是駱全忠將軍，他本是宋將，後來投靠了金廷，引兵殺了無數宋軍，宋人無不對他恨之入骨，但他一向在大軍之中，最近駱全忠獲得外派，駐守安陽。

駱全忠得到金人重用，得意洋洋，有點忘形，他喜歡狩獵，常帶親兵到山區裡打獵，一去便是十來天，周公公還當面對他說，駱將軍勞苦功高，如今太平盛世，理該享受一下！

駱全忠也就更加扈揚，對待下面的士兵及百姓都十分殘暴，周公公認爲他遲早必成爲黃蜂殺手之對象，是以派了好幾位親信，暗中跟在駱全忠之左右！駱全忠之生死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名黃蜂殺手，他要從對方嘴巴裡，搜出有用的東西，進一步毀掉整個黃蜂殺手團！

* * *

駱全忠好不容易才在山中找到一頭小黃麖，立即拍馬追前，他手下忙緊隨左右前進，尤其是添福更是緊張。

駱全忠拉弓搭箭，望那頭小黃麖射去！「颯」地一聲，長箭離弦而出，與此同時，草叢中亦飛出兩枝長箭，卻是射向駱全忠。

這三枝長箭幾乎同時而發，也同時射中目的物！

小黃麖中箭之後立即倒地，而射向駱全忠的兩枝長箭，一枝正中其咽喉，另一枝則射中其頭側！若非如此，箭鏃亦未必能射進其肌膚，因爲駱全忠行旅出身，全身披甲！



「啊！」駱全忠慘叫一聲，上身向後一仰，隨即跌落地上。

背後有人喊道：「不好，將軍中箭！」當下有人去搶救駱全忠，亦有人策馬奔前，追擊刺客！

當駱全忠從馬上跌下時，草叢及樹後人影晃動，兩道綠影急速地向前掠去！駱全忠的部下也分成兩隊追趕！那兩道綠影分頭飛逃，只挑沒路的地方奔去，迫得金兵沒法騎馬，必須步行追趕！

左首那道綠影向山下掠去，眼看已將距離拉開，剛鬆了一口氣，眼前一花，面前突然多了兩個人，其中一個身材矮小，但臉色青白，手上一把拂塵並非馬尾所製，而是百煉鋼絲！那拂塵一晃，千萬根鋼絲散開如同一張網子，向綠衣人面上擊去！

綠衣人臉無表情，有經驗的人一望便知他臉上戴着人皮面具，他手上一柄長劍一絞，同時身子下蹲，但左手卻能在此種情況下發出三柄飛刀，射向對方的下陰！

使拂塵的漢子，正是周公公的親信添福！添福能得周公公重用，另率一隊人捕捉黃蜂殺手，自有過人之能！事前他亦知道黃蜂殺手不是省油燈，是以當對方一蹲身，他便立即躍開！

「颯颯」之响，三柄飛刀全釘在樹幹上，卻教添福出了一身冷汗，暗叫一聲僥倖，更加不敢大意，忙向同伴打招呼：「老薛，快上來，不可讓他逃脫！」

另一條大漢乃大內侍衛，姓薛單名一個銘字，既得添福示意，他立即抽出一根銅鞭，自旁強攻！

那綠衣人在兩名高手圍攻之下，守多攻少，但殺手不比一般，他們殺人未必要憑眞實本領，在危急時，往往能憑機智及暗器制敵，化險爲夷！

添福不急，因爲只要駱全忠的親兵圍上來，綠衣人就算插翅亦飛不了，相反，綠衣人卻急如熱鍋上之螞蟻，恨不得立即將對方格斃！

三人走馬燈似的鬥了十多個照面，綠衣人以長劍撥開添福的拂塵，說時遲，那時快！薛銘的銅鞭已掃至，綠衣人左臂舉起，五指如鈎，狀似欲抓拿其銅鞭。薛銘心想，你這不是想死？銅鞭微改方向，砸向綠衣人的手臂！

就在此刻，「颯颯」兩聲响，綠衣人袖管內倏地飛出兩枝袖矢來！與此同時，他雙腳一頓，身子向後倒飛！

薛銘只提防他會發暗器，那曉得他袖裡另有乾坤？是以剛吃了一驚，袖矢已釘在其胸膛上！添福亦吃了一驚，但職責所在，不敢逃避，見對方後退，亦即追前！

再「颯颯」兩聲，綠衣人右袖又發出兩枝袖矢來，幸好前車可鑑，添福已有提防，拂塵一絞，便將那兩柄飛刀捲飛！可是綠衣人亦趁此一轉身，向山下急奔而去！

添福的叫聲十分尖銳：「那裡逃！快追啊！」他提氣追下，綠衣人不時發暗器阻擋，是故距離反而拉遠了。

幾個起落之後，綠衣人剛喘一口氣，猛聽一道尖銳急促的嘯聲响起，緊接着一道高大的人影，似飛將軍般自天而降！

綠衣人猛吃一驚，毫不思索，轉身再逃，但來者武功顯然在其之上，雙肩一晃，已貼身追上去！綠衣人一抖袖，飛出幾枝飛鏢來！

「米粒之珠也放光芒！」來者一掌便將飛鏢拍飛！原來來的正是周公公！

綠衣人見逃不掉，暗器又不生效，只好住手揮刀急攻，周公公雙袖如同兩柄斧頭般，迫得綠衣人進退不得，此刻方知死神將至！

兩人鬥了十來招，綠衣人出盡渾身本領，均脫不了困，正想與對方玉石俱焚，猛覺對方右袖貼臉掃至，急切之間，來不及細思，慌忙後退。不料周公公袖管一沉，由鐵板也似的，變成蛇兒般，霍地垂下，捲住綠衣人的長劍，再猛力一抖！

綠衣人但覺一股大力把長劍扯去，五指扣拿不住，長劍脫手飛出，「篤」地一聲，釘在樹幹上！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一閃即逝！綠衣人尚未冷靜下來，周公公的左袖已在其腰上滑過，猛覺痳穴附近發痺，手腳便不能動彈！

周公公噓了一口氣，仍恐有失，駢指封住其痳穴，然後撬開其嘴巴，仔細看了一陣，左手食中兩指探進嘴巴，挾出一顆假牙來，冷笑道：「你還有甚麼絕活？」隨又扯下其面具。

那漢子比湯卅九年紀略大，雙眼閃過一抹驚恐之色。周公公再問：「你喚甚麼名字？」

「我……在下潘卅七。」

周公公再問：「是誰僱你來殺老夫的？」

「不知道，咱們向來只知收錢殺人，其他的一概不問，省得多事，是以甚麼也不知道，甚至頭兒亦不清楚！這是眞的。」

周公公發覺潘卅七的態度和湯卅九有很大的分別，他似乎很合作，是以沉吟道：「潘兄不會甚麼也不知道的！嘿嘿，只要你肯跟咱們合作，前程似錦！」潘卅七陰着臉，不置可否。

周公公笑笑，轉頭問道：「添福，聽說他們來了兩個，另外一個在何處？」

「他們分頭逃跑，奴才跟薛銘負責追他，另一個由龍剛及薛鐘追截！」添福諂媚地道：「公公放心，您老人家親自出馬，誰還逃得了？」

周公公臉色一沉。「好個奴才，老

夫花了不少心血，方釣到這兩條魚，你一個也別給我漏掉，否則……哼哼！還不給我去査査！」

添福知他這主子喜怒無常，聞言心頭一懍，應了一聲，便轉身奔去。周公公回頭對駱全忠的手下道：「老夫來自大內，你們不必張揚，把這廝縛起來，帶回安陽，慢慢處理！」

駱全忠的親信乃用麻繩把潘卅七緊緊縛起來。未幾，添福及添壽拖着一條屍體回來，只見那人也是穿着綠衣，臉上泛着黑氣，分明又是服毒自盡。

周公公臉色一變，怒道：「怎會如此？添壽，你不知道他嘴巴裡藏有毒藥？」

添壽戰戰兢兢地道：「啓稟公公，奴才尚未制服他，他已咬破假牙，吞下藏在假牙內的毒藥……最後毒發身亡的……」

言下之意乃若非對方服毒，他還未必能殺得了對方。周公公罵了一聲：「無用的奴才！」飛起一脚，把屍體踢下山去！

周公公帶來的人，都不敢吭一聲。一頓，周公公又道：「潘卅七便由你倆兄弟負責，少了一根毫毛，你倆便自盡吧！走！」

* * *

柱子上縛着一個精赤着上身的漢子，此人便是潘卅七，周公公坐在遠處的高背椅上呷着茶，潘卅七左右站着的是添福、添壽。

潘卅七上身傷痕纍纍，滿頭都是汗珠，嘴唇已被咬破，還是不肯招供，這倒有點出乎周公公之意料。他不急於再動刑，因爲怕迫急了反而不妙，但軟的亦用過了，潘卅七對黃蜂殺手團的事，就是隻字不肯漏。

潘卅七的弱點在那裡？

添福、添壽都在等周公公的命令，可是周公公却閉起眼睛，好像睡着了。

半晌，周公公忽然睜開雙眼，道：「放他下來，這種好漢，不能用刑！」添福與添壽微微一怔，不敢多問，把潘卅七身上的繩子解開。

潘卅七憤憤不平地道：「你們休想從潘某嘴巴裡搜出一丁點東西來！」

周公公長身而起，道：「送他進房讓他好好休息一下！」言畢揮揮手，又閉上眼睛，添福兄弟押着潘卅七出去，一忽，周公公又呼道：「來人！」

一個穿便服的漢子進來，哈腰問道：「公公有何吩咐？」

「找個最好的女人陪他！」周公公道：「先讓他睡一覺，好好吃一頓，再讓女人進去！」那漢子剛想走，周公公又將他喚住。「慢，今晚找個女人陪我！」

那漢子臉上升起一抹驚異之色，却不敢問原因，低頭問道：「不知公公喜歡甚麼樣的女人？」

「風騷、豐乳盛臀的成熟美女！」

太監要這樣子的女子，實叫人驚詫，不過那人却不敢表示異議。「下官一定找個最好的美女侍候公公！」周公大笑而起。

* * *

晚飯過後不久，果然有位滿臉春風、眉宇間透着風騷的女人進來。那女人二十七八的模樣，身材十分出衆。周公公着她坐在自己身邊，老實不客氣便伸手在她身上摸索。

那女人扭着腰笑罵道：「大人，賤妾今晚已是你的人了，何必這般猴急！」

周公公大概十分滿意，瞇着雙眼，連聲道：「好好！老夫很久未接近過女人了，今晚得好好地享受一下！來人，送些果甫美酒進來！」

俄頃，外面走進一名丫頭來，將果甫、瓜子、胡桃等送酒物擺滿了長几。那女人伸出春葱似的玉指來，提壺先替周公公斟了一杯，再把自己面前的酒杯斟滿。

周公公問道：「你叫甚麼名字？」

「賤妾姓章，因在家裡排行第三，是以喚三妹。」那女人舉杯道：「大人，賤妾先敬您一杯，先飮爲敬！」言畢一仰脖，便將酒乾了，她很聰明，不問周公公姓名。

「好酒量！」周公公也將酒乾了。兩人邊吃邊談，言談逐漸放肆，周公公的手不斷伸到她身上摸索，章三妹只嘻嘻地笑着，她顯然是個老手，十分了解男人的脾性，拿捏甚準，既不拒絕，亦不相就，每次只讓周公公得到一點好處。

周公公實有心癢難搔之感。忽然沉聲道：「把衣服剝光！」

章三妹微微一怔，隨即嗔道：「大人……燈還未吹熄……」言畢，扭着腰肢上床。

周公公道：「黑燈瞎火，老夫何必找美人？隨便找一個還不是美人？快脫！」

章三妹一臉嬌羞，背着周公公把上衣解下，周公公耐不住，伸手抓住她肚兜背後的帶子，用力一扯，那小布塊立即滑下。周公公手臂一勾，章三妹身子便轉了過來，雙峯微微顫動，好不惹人憐愛。

「大人……羞，別看！」

周公公大笑，心中罵道：「左右不過是個婊子罷了，還作甚麼態！」雙手一落，各佔一峯，單手掌握不住，章三妹趁勢躺下去，左臂一勾，圈住周公公的脖子，欲把他拉下，不料周公公似石像一般，端坐如故，那裡能動之分毫？

章三妹只道他還未看夠，作態道：「原來大人並不疼我！」

周公公轉身把燭台端上床，接着又動手解章三妹之羅裙，霎時間，章三妹已身無寸縷，饒得她是婊子，乍在陌生人面前裸露，亦不禁閉起星眼。



周公公口中發出嘖嘖之聲，手掌輕輕分開章三妹之玉腿，再逆江而上，直達要塞，只見章三妹腰肢立即向上一挺，蹙眉低呼道：「大人憐愛……」

周公公發出一陣令人毛管悚然之淫笑聲，笑聲掩蓋着章三妹之痛哼聲，俄頃，痛哼聲却改爲呻吟聲。「大人，不要再作弄奴……奴要大人……」

周公公左手落在她胸上，右手仍在她雙腿間耕耘。他手指就像蛇兒般，教章三妹滿臉通紅，鼻翼不停地噏動，嘴巴唱着無詞之曲。周公公笑道：「婆娘唱吧，如今是讚不絕口，稍候教你連一個好字也叫不出口！」

章三妹再也忍不住，伸手到周公公胯下一探，她抄了幾記，都找不到要找的東西，却見周公公自懷內掏出一條管狀的東西來。「如意郎君在此！」

章三妹嬌軀猛地一抖，發出一道驚呼：「大人，您，您……」

周公公怒道：「住口！不許敗老夫雅興！」他剛才用手指，如今却用那「如意郎君」，章三妹立即痛呼起來，周公公動得更急。

章三妹哀聲道：「大人，你饒了奴家吧！」

「你喚吧，老夫就是要女人求饒！這滋味如何？老夫手段如何？嘿嘿，告訴你，也不知有多少女人被老夫弄得飄飄欲仙哩！」

「大人，您是奴家所遇到的男人……最厲害的一個……奴要死了，你饒饒我吧！」

奇怪，周公公亦喘息起來，喃喃地道：「章三老婆，你給老夫叫幾句好聽的！」

「大人，你弄得奴家好不舒服了……全身三萬六千個毛管都舒服……奴家一夜也少不得您……您眞是可人兒，奴家願意死在你……胯下！」

周公公忽然「啊」地叫了一聲，所有的動作全部停止，胸脯起伏不定，不斷地喘息着，他舉袖拭去臉上之汗珠，嘴角竟露出極度滿足之態。

章三妹看在眼中，全身毛管悚然而立，心中之難過猶在肉體受創之上！

「可人兒，你陪老夫睡一陣！」周公公在她身邊躺下，右掌又搭在她胸上，章三妹一動不敢動，只恨不得把剛才吃喝下去的東西全部嘔出來！

* * *

這邊廂喘息聲剛完，鄰房緊接而起，男的正是潘卅七，女的身材嬌小，雖然不是十分漂亮，却楚楚可憐，別有風韻。

女的婉轉嬌啼，使潘卅七更爲瘋狂。由絢燦歸落，女的自枕下抽出一方絹帕，爲他拭汗。潘卅七心中疼她不過，將她緊緊摟住，偎在她鬢邊問道：「姑娘如何稱呼？」

「奴家紅葉，官人身上因何有這許多傷痕？」

這句話有如一桶冷水，由潘卅七頭上淋下，半晌方道：「不提也罷……嗯，你是剛賣到勾欄的吧？」

「嗯，您是第二個男人……第一個是個負心郎……他模樣跟你一樣……」紅葉如訴如泣：「適才奴一直把你替作他，不過你比他强多了……啊，奴多希望這是一場夢！一場不會醒的夢！」

潘卅七如肉在俎上，聽她說這種話，頗有啼笑皆非之感。忽然身上一暖，她靠了上來，把臉貼在他胸上，玉掌在他腹上撫摸。「潘郎潘郎，若你不是負心郎有多好，奴甘願做牛做馬報答你！」

潘卅七一愕，問道：「你那心上人也姓潘？」

「是的，希望你不是姓潘……」

潘卅七手臂落在她頸上，笑道：「可惜！也眞巧，我恰是姓潘。」

紅葉抬起頭來，滿臉驚詫。「你眞的姓潘？唉，難怪！莫非冥冥中有所註定……」

「難怪甚麼？」

「奴在勾欄已三年多，除潘郎外別的男人休想沾到奴，但不知爲何奴一見到你便……」紅葉輕輕擰了他一把。「冤孽！你雖姓潘，希望不是負心郎！」

潘卅七覺得她天眞可愛，頗能解憂，忍不住哈哈笑道：「我一命朝不保夕，不負你又能如何？」

紅葉閃着大眼睛。「你騙人！」

「我不騙女人。」

「奴不信。」紅葉雙臂纏了上來。「既然你朝不保夕，潘郎你可再愛奴一次？」這句話又把潘卅七丹田之火點燃，一翻身又跨了上去。

* * *

黎明之前，最爲黑暗，床上的人兒也最恩愛。

「潘郎潘郎，有甚麼辦法能保住你的生命？奴願意爲你做任何事，只要你活下去！去年，那個潘郎離開奴時，奴曾想自盡，後來回心一想，世上雖然有很多可愛的東西，但都比不上性命！甚麼東西失去都可以再找回來，唯獨性命一去不復還！」

潘卅七仍不開腔，紅葉輕輕搖着他。「潘郎潘郎，你答應我，一定要活下去！」

潘卅七雙臂勾住她的腰肢。「我活下來，你陪我？」

「奴跟你一生一世！」

* * *

密室之內，只有周公公和潘卅七兩人。看來潘卅七剛說罷話，周公公考慮了半晌，道：「老夫暫且答應你的條件，放你回去向『如來佛』交差，再暗中派人跟踪！你這算盤打得很响，事後完全不怕被『如來佛』懷疑，不過老夫又何來之保障？萬一他狡計得逞，半途溜掉，老夫不是賠了夫人又折

兵?」

「你若連此也不信，咱們實難合作，何況以公公之能，要跟踪在下，還不容易?」

周公公哈哈笑道：「老夫已五十多歲，不是五歲小孩!你要老夫放你也行，把這藥丸吞下去!」言畢，自懷中掏出一顆蠟丸來。

潘卅七吃了一驚，口吃似地道：「這……這是甚麼?我不吃!」

「這是慢性毒藥!」周公公悠閑地道：「你服後，老夫會給你服半顆解藥，過了六十天，不再服餘下之半顆解藥，便會毒發身亡!只要你不使詐，引出『如來佛』，老夫便立即給你餘下那半顆解藥!」

「萬一你不給在下呢?」

「唷!你認為老夫會食言?老夫不是這種人!而且我尚要更多的黃蜂殺手投誠過來，讓你毒發身亡，對老夫毫無用處，而你活着，對老夫只有好處，而無壞處!」周公公冷冷地道：「若你不肯服毒藥，便証明你在騙老夫!總之，老夫不會無端端放了你，你自己再考慮一下，老夫的耐性有限得很!」

潘卅七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好，在下答應你，另外那半顆解藥呢?」

周公公又取出一顆金色之蠟丸，道：「服下毒藥，一盞茶後再服解藥!」潘卅七捏破蠟丸，將裡面的那顆毒藥服下，周公公才將金色蠟丸捏破，然後將解藥掰開半爿，再將其中一爿交給潘卅七。

潘卅七連忙把解藥咬碎吞下。「何時動手?」

「駱全忠的首級，老夫已用石灰醃起。為免引起『如來佛』之懷疑，下午便行動!」周公公欠一欠身子，伸長脖子問道：「事成之後，他約你到何處領酧金?你又如何跟他聯絡?」

「約定在合肥見面，聯絡方法屆時你自然知道!」

「你已躭誤了兩天，路上不可再有阻延!」

潘卅七道：「在下比你更加心急!還有一個條件，事成之後，我要帶走紅葉。」

周公公哈哈笑道：「你要帶走幾個女人，老夫都不反對!不過，老夫仍希望你能與朝廷合作。」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 * *

殺手必擅長跟蹤術，由安陽至合肥的路途不近，但潘卅七竟沒發現周公公及其親信，雖說他只顧趕路，未曾仔細觀察，但周公公這份功夫，也叫潘卅七又驚又服!

抵達合肥，天色已晚，潘卅七便找了一家清靜的客棧住下。他不想出外，着小二把酒菜送進房內。剛舉起箸來，窗戶上突傳來敲打聲，一重二輕。

潘卅七聞聲即知此是周公公之暗號，當下忙將窗戶打開。窗外「颯」地跳進一個人來，正是周公公。潘卅七關上窗子，請他坐下。

周公公笑嘻嘻地道：「這些酒菜足夠兩個人吃!」他抓起竹箸，老實不客氣地吃起來，邊問：「跟他聯絡了否?」

潘卅七道：「晚上才去，他接到訊號，未必會立即出現!」

「老夫曉得，反正無論你去何處，老夫都會在你附近!」周公公忽然壓低聲音：「客棧內有四個練家子，會否有他在內，或你之同門?」

潘卅七暗讚他細心，嘴上却道：「在下已知道，他們不是咱們的人!」

「好，老夫不多躭了，你小心!記着，你若行差踏錯，只有四十多天的命!」周公公言畢又跳窗而出。忽然有所警覺，走至隔壁那間客房的窗外，以指蘸涎，輕輕戳破窗紙，湊眼望內。

房內有個頭陀正在吃飯，背對着窗子，看不到其面目，周公公稍一猶疑，便振衣踏瓦而去!頭陀轉頭望去，目光停在紙窗破洞上。

潘卅七吃過晚飯，上床盤膝，打算調息一下，不料一閉上雙眼，腦海中便浮上紅葉的影子來。他生活十分拘謹，深恐不羈會引來殺禍，是以紅葉是他這生人的第二個女人。

第一個女人是他在三年前，耐不住被同伴譏誚，隨便跑到一家妓院，找了個女人，滅了燈便幹，前後去了兩次，未覺其好，只能免了被同伴譏誚。

那女人對他不但起不了好作用，相反使他一直覺得女人不外乎如此。他也從未愛過任何一個女人，當然亦未享受過愛的滋味。紅葉的出現雖不大正常，却改變了他的看法，猛覺人生之多姿多采，生命實是最重要的，失去了生命，甚麼都沒意義!

他分不清楚是否真的愛上了紅葉，不過紅葉對他來說，的確是重要的，這個女人他一定要得到。

潘卅七胡思亂想了好一陣，方能靜下心來。他體內眞氣運走了七個大周天後，換上一套黑色的緊身衣靠，帶上武器，然後悄悄溜出客棧。

潘卅七來至城內最大的高朋酒樓外，左右看了一下，把掛在店外的燈籠摘下，改掛在酒招竹竿上，然後又把另一盞風燈摘下，最後才溜出城外。

城外有河，潘卅七找了一艘小舟，把燈點燃，掛在旗竿上，解下船纜，放舟河中。船停定，潘卅七再取出一條黃色的汗巾，縛在風燈之下。

四周寂靜如死，潘卅七倏地緊張起來，心中閃過無數念頭：「『如來佛』會否看出破綻?周公公是否已埋伏在附近?事成之後，他會否食言?」

事關生死，潘卅七患得患失，但



覺時光過得特別慢。忽然又想起一個問題：「周公公為保行踪，絕不會帶很多人，若只得他一個人，照看其武功尚不如『如來佛』，若他反被『如來佛』殺死，我又去何處討那半顆解藥?」

想至此，潘卅七出了一身冷汗，深怪自己考慮不周!過了好一陣，他探頭出竹篷探視，岸上蘆葦翻飛，仍不見人影，可是却有草木皆兵之感，令他膽戰心驚。

潘卅七在竹篷內實有渡日如年之感，這瞬息間，他希望「如來佛」不要出現，旋又希望周公公別來。

天色終於逐漸發白，潘卅七疲憊不堪地擱下風燈，解下汗巾返回城中。高朋酒樓的酒招上仍掛着風燈，他將一切歸復原狀，然後返回客棧。

枕頭下壓着一張白紙，潘卅七忙取起閱之。「有金狗跟踪，小心。三日後巢湖見，仍以燈為號。」下面用潦草寫了一個佛字。

這是「如來佛」的留言，照語氣看來，似未知道自己跟朝廷勾結之事，但「如來佛」神通廣大，機詐善變，潘卅七又忐忑起來，忽然窗上傳來一道輕微的响聲，潘卅七已成驚弓之鳥，手掌立即落在劍柄上。

「篤、篤、篤!」這是周公公的暗號，可是又會否是「如來佛」已知悉一切，用此來試探自己?潘卅七走至窗後，為謹愼計，低聲問道：「誰?」

窗外傳來一個不悅的聲音：「還不快開窗!」這是周公公的話音。

潘卅七噓了一口氣，將窗子打開。周公公右掌在窗台上一按，跳了進來，冷冷地道：「你想改變主意?哼，別忘記汝之性命尚握在老夫手中!」

潘卅七將那封信遞給他，周公公看後臉色微微一變，澀聲道：「放心，他只是懷疑，否則不會再約你在巢湖見面!」

「萬一他已知道一切，則這是一個陷阱!」潘卅七顫聲問道：「公公認為咱們能全身而退?」

周公公沉吟良久，道：「老夫一定要去，而且會先去佈置好一切，你仍做你該做的事，不過要先睡一覺!」言畢又自窗口跳出去。

鄰房紙窗上的小洞依然，周公公湊眼望進去，房內無一人，但床上仍放着包袱，料那頭陀是出去吃早飯，周公公這才放心離開。

* * *

巢湖離合肥並不遠，有三日之時間，實在頗為寬裕，是故潘卅七到達巢湖，天色尚早，他信步在小鎮上漫步，表面上漫不經心，實則在暗中留意「如來佛」是否已至及周公公的行踪，可惜仍如上次般毫無所獲。

最後，他買了些乾糧食水，然後經湖邊走去。湖邊有一列小木樁，幾乎每一個木樁，都拴着一艘小船，潘卅七費了不少唇舌，賃了一艘有竹篷的小舟，親自駕舟出湖。

「如來佛」所訓練出來的殺手，幾乎都是全能的，雖然操舟技巧未至圓熟，但在平靜的湖上，已足以駕馭。小舟行得又快又穩，未幾已遠離湖邊。

望着岸邊，燈光有如黃豆般大小，暮色四合下，只隱約見到船影，潘卅七這才抛錨，停住小舟，也在桅上掛了風燈，再纏上黃色的汗巾。

時間未至，潘卅七見船內有食水炊具，便悠閒地烹起茶來，慢慢啃着乾糧。湖風不小，却吹不散他心中之陰霾。

他表面上悠閒鎮靜，實際上內心愁、急、驚、愛諸情紛陳，那種滋味，實非筆墨能予形喻。

時光逐點流逝，潘卅七已探了不少次頭，附近未見有小舟，他心中更加憂慮，亦有點詫異。「如來佛」不現身尚有話可說，但周公公不來，却使他疑慮之至!

周公公當然不會錯過這一良機，可是「如來佛」十分聰明，選擇在湖中，只要有其他船隻接近，便能發覺，從而另訂脫身之策。

可是月已近中天，為何「如來佛」尚未至?他察覺自己已叛變?

茶已冲至乏味，水亦已喝乾，潘卅七再烹第二壺茶後，跑至船後對着湖面小解。當他站在船尾，這才發現不知何時，船後已多了一艘小舟!

潘卅七心頭猛地一跳，但仔細一瞧，那小舟無篷，舟上亦無人，更不見有錨，小舟是順流漂來的?潘卅七是飽歷風浪之殺手，當然不會相信!

他剛拉好褲子，忽聞一陣悠揚之絲竹聲傳來，轉頭望去，左側慢慢駛來一艘畫舫，上面看來有數十個人，這兩件事湊在一起，潘卅七心弦立即拉緊!

畫舫正向潘卅七這方駛過來，潘卅七望望小舟，又望望畫舫，不知周公公匿在小舟後面，還是匿在畫舫上。

那畫舫分上下兩層，上層擺開八桌，下層是個憩息的小廳和厨房，樓上有人彈撥弦樂，有美女跳舞助興，周公公作商賈打扮，以他之外貌，只要少開腔，倒也不虞會露出馬脚。

舫上當然還有他是次帶來之大內侍衛及貼身之太監，他們遙遙地監視着潘卅七那艘小舟，他們表面上在尋歡作樂，其實心中同樣緊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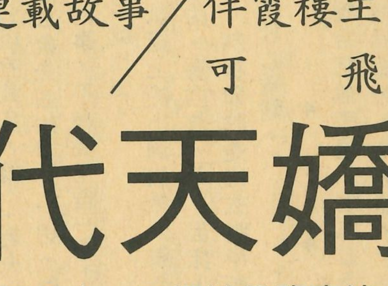
「如來佛」至今尚未出現，不但添福添壽等人心焦，連周公公也有點耐不住!

舞台上之樂聲依然悠揚動聽，藝妓之舞蹈仍然迷人好看，但湖面上却傳來一道尖銳的慘呼聲。

那道慘呼聲居然連鼓樂聲也掩蓋不住，而且周公公等人亦都認出那是發自潘卅七之喉嚨!周公公的聲音幾乎同時由喉底迸出，「開船上去!」

（未完・一）

**上文提要：：**秦娥這妖眼帶着江虹和文匡宋招搖過長安市，途人側目，找艾芙不到，反惹來明玉珍、白蓮教兩路人馬注意，丹鳳五傑認出文匡宋，知道艾芙落入逍遙公子手中，秦娥便將鳩盤婆的厲害說出，五傑願一同冒險去救人，於是繞過皇城故宮，所經之處殿閣塵封，太液池畔便是未央宮，茜紗窗內，果然見到艾芙戲弄鳩盤婆，江虹幾疑是夢……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伴霞樓主・文／可飛・圖

# 一代天嬌

## 火鳳凰說服公主　四嫘嫦偸襲魔婆

不料那魔婆竟也失笑了，不過不能從臉上看出，只能從笑聲中聽出來，說：「不成話，既是你師傅，你怎麼罵他殺千刀，可知胡說。」

「瘋和尚，賊和尚，那殺千刀的和尚，我越罵得兇，他可越高興，怎麼不可以，我三四歲時候，就和我鎮日瘋在一起，啊！鎮日追趕、打鬧、玩耍，後來……後來我才知道，和尚藉玩耍，從小就替我扎下了武功基礎。」

眼兒不眨，眼珠子也不轉了，迷茫又深遠，艾芙的手仍勾着那魔婆的脖子，像是又回到了小時候，像是把魔婆當成了瘋和尚，和魔婆親熱起來，直看得江虹吊膽提心。

啊呀！江虹幾乎叫出聲來，只見艾芙的手一鬆，竟把頭兒靠在那魔婆胸上，面對着那麼醜怪如骷髏的魔婆，她竟然絲毫也不懼怕，也直難相信，那邪惡的鳩盤婆，目光竟會柔和。

「還有，」艾芙臉上、唇邊，笑意更濃，也更甜了，忽地一手又勾着魔婆的脖子，嬌嫩的粉臉兒幾乎要貼上了魔婆那骷髏樣的臉頰，說道：「還有那雜毛，那個和婆婆，啊！我是說，祖師婆婆你一樣，從不笑，鎮日繃着臉兒的巴鼻道人，哼！不用說，你也沒說過，就是三聖中儒、釋、道的道，我也叫他雜毛老道，他也是不惱的，而且還挺高興。」

江虹覺得身子一緊，緊得幾乎透不過氣，原來不知何時，秦娥擠到了她身邊，那簷下的斗方，藏一個人已是勉强了，如今秦娥也擠了過來，如何不緊。

「你這裡瞧得清楚些，」秦娥的嘴貼上了江虹的耳邊，不用傳音，也不怕被人聽去了，道：「了不得，小妹子，你信了麼，沒人能傷害她的，即使是邪惡的，殺人不眨下眼兒的鳩盤婆，任誰也狠不起心腸來。」

江虹哼了一聲，不敢出聲，心道：「還用你來說，我更清楚。」

即使嘴說心說，兩人的眼睛可是霎也不霎一下，不敢離開艾芙，其實都明白，不過是在自己安慰自己。

「你信了麼？」艾芙也在說：「祖師婆婆，即使還沒練到家，欠缺的只是火候，金剛指總是練成了，我要是……哎呀！你又嚇唬人，我不許你睜大眼睛。」

可不知是魔婆眼睛一睜，那懾人的寒芒便暴射而出。即使還在斗方上，江虹也打了個哆嗦。

只聽鳩盤婆道：「女娃娃，你還有命在，也任你摸遍我那幾處大穴，就是你的眼兒把心裡的秘密告訴了人，你要是敢碰我的靈台穴，敢存歪心，女娃，你早就沒命了。」

「我怎會存壞心，你是我的祖師婆婆呀！」艾芙霍地由她懷裡跳了起來，直跺腳，道：「我惱你，惱得不得了。」

是眞惱了，艾芙那雙會說話的眼



兒，明明白白的說了出來，惱得連臉兒也紅了，只見那魔婆身後的宮女盡皆臉色大變，江虹也捏了一把汗。

眞難相信，那魔婆的目光倒柔和了，竟然不惱，說：「女娃娃，你惱我甚麼？」

「你是我師傅的師傅呀！」艾芙說：「我若存壞心，豈不是欺師滅祖，你說我存壞心，就是說我欺師滅祖。我呀！惱得了不得。」

「了不得，」是秦娥的聲音在江虹耳邊悄悄說。「今兒我可明白，甚麼是牝常以柔勝牡了，當眞柔能克剛。咱們再不用擔心了，了不得的小哥哥，竟把這殺人不眨眼的魔婆也降伏了。哎呀！眞了不得。」

江虹再也忍不住了，在秦娥耳邊說道：「哼，你才知道呀，姊姊本就了不得。」

「而且聰明絕頂，」秦娥樂得格格笑，道：「你明白她爲何口口聲聲祖師婆婆？叫得那麼親熱？現在我可明白啦。」

江虹一怔，道：「你明白？」

「你想死！」秦娥慌忙堵住了江虹的嘴，道：「還好，魔婆被小哥哥迷住了，要是咱們被發現，還有命麼？」

江虹也吸了口大氣，當眞，一時忘了形，竟忘了耳語，嚇得江虹那吐出來的舌頭，好一陣也縮不回去。幸是不但那魔婆被艾芙迷住了，那一而再，再也忍不住笑的宮女，任她們掩住嘴兒，竟也有笑出聲來的，近在那魔婆身後，也像不會聽到一般。

秦娥也鬆了口氣，才又說道：「還說你聰明，你想想，逍遙公子是魔婆的兒子，小哥哥却是魔婆徒兒的徒兒，她口口聲聲祖師婆婆，就是說，比逍遙公子矮了一輩去。」

「魔婆就不能强逼姊姊作她的媳婦兒，」江虹樂得差點又忘了耳語，道：「姊姊是在提醒魔婆，咦，快瞧，那魔婆的耳朵！」

魔婆的耳朵竟然動了一下，因爲突然側了側那骷髏頭，是以看到了。

只聽那魔婆突然改變了話題，道：「女娃娃，你說煉成了金剛指，我仍難相信，除非你證明給我瞧瞧。」

「姊姊也看到了，你瞧，姊姊又在眨眼兒，那眼兒不也盯在魔婆的耳朵上，啊……眼兒不眨，而且亮了，必是猜出，明白了魔婆爲甚麼豎耳朵。」

「好！」艾芙說：「我就證明給你瞧瞧。」

只見她摘下頭上的金步搖，只一捻，那金步搖上的幾串小珠，便已散成了顆顆流光的小珠，最小的，比米粒大不了多少。

「你要死，還是要活……啊！祖師婆婆，我是說，你要死的，還是要活的。」

鳩盤婆瞧瞧她手中的小珠兒，又瞧瞧艾芙，點了點頭，說：「死活由你。」

艾芙道：「我可不會障眼法兒，不會撒豆成兵，但却能撒珠成兵。祖師婆婆，你信不信？」

艾芙只是瞟了一眼，一揚手，便有絲絲破空之聲入耳，夜風更勁了，在破窗破簷上，在花圃的亂草叢中，發出陣陣呼嘯的鬼聲，其實那破空之聲已沒，便能聽出，也難辨出。

只見鳩盤婆點了點頭，道：「過來，讓我再看清楚些，把手掌打開來。」

艾芙又走到她面前，攤開手掌，手掌中的珠兒在燈光下流霞生輝，分明仍在。

鳩盤婆的目光却移到艾芙面上。

艾芙道：「你信了麼？祖師婆婆，大而無外，小而無內，至大至剛，至精至微，意到力到，難道這不是你嫡傳的功夫？」

江虹道：「喂，你笑甚麼呀？難道姊姊說得不對？」

秦娥的耳朵就在她嘴邊，不耳語也不行了。秦娥道：「眞了不得，小哥哥即學即用，眞把這魔婆也騙信了。」

「你胡說，」江虹道：「姊姊從不騙人的。」

江虹又那裡知道，今日早晨在華清宮，艾芙把秦娥和胡姬師傅談說的，已記牢在心中，立即用上了。

鳩盤婆一揮手，便見兩個白衣宮女飛身而出，不禁駭然，不過是魔婆身邊的女侍，那輕身功夫的高絕，已是她生平所僅見。

陡然間，白光一閃，兩個白衣宮女已又飛回，落在那魔婆面前，一個道：「稟公主，一共五人，僅是閉了穴道，無一喪命。」

另一個托着幾個小珠，手掌一打開，便見流光閃動，却瞟着艾芙，目光流露着驚訝敬佩之色，道：「這是那五人身上取下來的珠子，全是金步搖上最小的，恭喜公主。」

「甚麼恭喜啊？我可不懂了。」江虹說。

「恭喜那魔婆有了傳人呀。」秦娥說：「當眞，敢情小哥哥這手閉穴功夫，眞得了崆峒心法。那魔婆再不懷疑了。」

江虹道：「這麼說，啞婆婆眞是這魔婆的徒兒了，哼！眞是少見多怪，姊姊一揮手，曾把耶律郡主那六十五兵騎的穴道閉了，不過相距得近些。快瞧！這是甚麼？」

驀見殿外閃出一片紅光，陡現的紅光中，現出一座金橋似從天飛降，橋上現出四個襟上拽着紅巾的女子，看似緩步從橋上走來。其實快極了，紅光倏斂，那四個女子已落在殿前的錦茵上。

四嫘嫦。

正是白天所見的，那白蓮教的四嫘嫦，當眞先聲奪人。

江虹駭然道：「原來，天下之間，眞有邪法，原來傳聞是眞的。」

秦娥噗嗤一聲，笑道：「小妹子，

聽說你外號人稱江上虹，怎麼竟會不明白，不過是故弄玄虛。」

眞不明白，秦娥竟還笑得出來，江虹雖不像見到魔婆一樣，三魂少了二魂，但已目瞪口呆。

江虹更驚訝的是，殿中人像全不知殿前來了人，竟似不聞也不見，那魔婆，甚至艾芙也罷了，便那八個宮妝女子，目光流露的只有喜悅與敬佩，全都落在艾芙身上。

「全是最小的？」

「是，請公主檢驗。」那宮女掌上流轉的小珠，當眞比米粒大不了多少。

艾芙道：「祖師婆婆，可不也是崆峒心法？祖師婆婆面前，非是敢賣弄，只不過是證明，若非金剛指力，豈能打得出這麼遠，祖師婆婆，不瞞你說，這還是我有生以來的第一遭兒。」

艾芙所說眞不假，南郭先生守禮，從不傳授有欠光明正大的功夫，何況是遙空閉穴，形同暗算，艾芙眞是傳自啞婆婆，不過今兒早晨，也才知道這是崆峒心法。

秦娥低聲道：「眞可惜，都怪我沒告訴小哥哥，魔婆罪惡滔天，死有餘辜。」

江虹道：「你可惜甚麼？」

秦娥道：「現在我才知道，小哥哥的每一句話都是眞的，眞沒騙那魔婆。」

「姊姊從不騙人。」

「若是她運用金剛指，本可為世人除害的。」

「才不會呢，」江虹說：「姊姊天性敦厚善良，既知魔婆是啞婆婆的師傅，姊姊絕不會傷害她。咦！那四個妖女，怎麼現了身，竟不動手？」

四嫘嫦面面相覷，顯然金橋陡現，四人從天而降，豈僅未能驚嚇得殿中人，人家竟然視如不見，是以反而自己驚嚇起來，顯然無措。

那魔婆在做甚麼，一時竟不言語，凝視着艾芙，只不過目中的寒芒已消失無踪。半晌，才道：「這麼說，那孽徒眞是你師傅……」

「她不是孽徒，」艾芙道：「我這師傅忠貞亮節，無時無刻不在懷念祖師婆婆你，即使是天下武林人人敬重的武林三聖，也無不敬重她，我不許你叫她孽徒。」

「哎呀！」秦娥在江虹耳邊大叫一聲，只不過是江虹也能聽得到的大叫，說：「可連我也白擔心了，她不是被擄劫，是自願跟這魔婆走的，眞憂煞人，我可明白了。」

「你又明白了甚麼？」

「消除魔婆與胡姬之間的恨，原來這才是她的用心，你瞧，那殺人不眨眼的魔婆，不是已被她感動了。」

只見鳩盤婆一揚手，其實不見手，只見到那寬大又長的袖管飛了起來，艾芙便身不由己，投入她懷中。

艾芙在她懷中，仰着臉兒說：「也不許你再惱我師傅，你若再惱我那胡姬師傅，若是傷害她，我可也要惱你，惱你一輩子。」

連江虹也忍不住，幾乎笑出聲來，因為艾芙又摟着魔婆一陣搓揉，又撒起嬌來。

「說，說呀！我要你親口說出來，而且說了要算數，說，再不惱我師傅了。」

艾芙話聲未落，張着嘴兒，眼睛却睜大了，臉兒上却怒放了嬌花，顯然喜極。

是了，鳩盤婆嘴唇在動，必是在艾芙耳邊說甚麼，令艾芙大喜。

就在那瞬間，也許因為突然靜了下來，殿中不聞聲，殿外那四嫘嫦滿面驚疑，宛若泥塑木雕，是以那夜風在破窗上，在頹簷間，發出來的淒厲的亂聲，又再入耳。

「咦！你聽。」

秦娥也聽到了，淒厲的風聲中，傳來了叱咤之聲，此起彼落，而且來自四面八方，而且隱隱傳來聲聲慘呼聲。

秦娥道：「逍遙公子不現身，我就知道，今晚必有一場惡鬥，白蓮敎顯然大舉而來，先前那魔婆與小哥哥制服了六個，下面還有四個最厲害的，看來還有更多高手。」

「你怎麼曉得？」

「你沒聽那慘呼聲麼？白蓮敎來的人馬，男多於女，逍遙宮却全是女兵女將。」

果然，那慘呼聲，不少是女子的叫聲，聽得江虹毛骨悚然，女子的慘呼聲，聽來倍加淒厲。

江虹道：「那魔婆竟無動於衷。」

「魔婆殺人不眨眼，死幾個女嬪，算得了甚麼，那逍遙宮說是被我夷平了，但數百女嬪，逃散的不過半數，這魔婆才不放在心上哩，何況……何況……」

「打旗兒的先上。」

「對，就是這話兒，打旗兒的……」

秦娥在崆峒山中，當眞是獨抱影兒眠，背看燈花落，以樹木為伍，猿猴為伴，偶爾才得她那老神仙的師傅說點江湖事，那江湖中的術語、諺語，那曉得那麼多，這三兩月來，也和初入江湖的江虹一般，聽到就記，立即就學，任她再聰明，又能學得了多少，是以一時詞窮起來，道：「小妹子，就是這話兒，我就是這意思，你再說一遍，妙極了，這話兒眞妙。」

「我……我沒說呀！」江虹道：「不是我說，啊……呀……」

秦娥也怔着了，當眞，這不是耳語，話聲傳自身後，但秦娥沒回頭，也和低聲驚呼的江虹一聲，眼兒睜大了，艾芙呢？怎麼錯眼間，艾芙已不見了。

分明魔婆在艾芙耳邊說甚麼，喜得艾芙臉上花兒朵朵開，魔婆懷中的艾芙不過縮了縮身兒，怎會錯眼間，不見了！難道躲入那魔婆寬大鼓脹的龍袍中。



江虹道：「姊姊，是姊姊呀！」

不錯，聲音是從腦後傳來，不見耳邊，只因細如蠅聲，話聲又嬌嫩，是以一時沒法辨出來，江虹一叫，秦娥登時大喜，喜極叫道：「小哥哥，了不得的小哥哥，是你呀！」

「了不得，妖眼，你就會一句了不得。」果然是艾芙的聲音，道：「還不快瞧！」

那簷下的斗方能有多大的空隙，自從秦娥擠入後，任兩個姑娘身形再小巧，別說轉身了，連轉過頭去也不能，顯然是艾芙已溜到她們身後，不過隔着那十字形的橫木，呼吸亦可聞，艾芙把頭兒伸了過來。

都沒言語了，都把眼兒瞪得不能再大了，因為下面已起了變化，顯然那傳來的聲聲叱咤，聲聲慘呼，已令那四嫘嫦再不能等待，何況分明在殿中，在她們眼前的艾芙，突然失了踪跡，而她們專為艾芙而來。

只見那四嫘嫦陡地退後了一丈，殿前光影倏暗復明，嚇得江虹幾乎大叫出聲，便是身在殿角高處，亦感到一股逼人的勁風，令人窒息。

只不過眨眼間，那魔婆連人帶錦榻，已在殿外的階上了，身後仍環侍着那八個白衣的宮妝女子，就像本就是在殿前一樣。

下面的變化全在燈影乍暗倏明的瞬間，待得透過那口氣來，心下一鬆，竟然身子也鬆，和她擠在一起的秦娥，竟已不在身邊。

驀然間，火光一閃，火紅的光亮陡然湧現，無數團烈焰從花圃，從那幾乎高與人齊的草叢中，湧現出來，照得殿前明如白晝。

同一瞬間，一團烈焰也從空飛降，落地現出一個一身火紅衣衫的女子來，原來那四處湧現的烈焰，不過是手持火炬的紅衣女子，全用紅巾包頭，不但一身紅，而且紅衣在火光下閃爍生輝，是以驀然陡現，乍然看來，便成了一團烈焰。

「白蓮敎就是如此這般，弄鬼裝神。」是秦娥的聲音，江虹嚇得快透不過氣來，這妖眼反而連話聲也不傳音了。

艾芙吠了一聲，道：「你為甚麼擰我，擰得我好痛。」

一聲「嘖」，又一聲脆生生响，江虹已可轉頭了，正轉頭瞧，下面騰起了熊熊烈焰，斗方中也被照亮了，恰見秦娥摟着艾芙親了一下，江虹抽出手來，脆生生給了秦娥一個嘴巴子。

「擰你，是以為你眞被擄，害我替你擔心了半日。」秦娥兀自不放手，嬉笑道：「親你，是因為你有情又有義，多情更多義，為救胡姬，不顧生死，不怕入地獄門。」

「我就知瞞不過你這妖眼，你不許再胡鬧！」

「你把魔婆也降服了，愛煞人，喂！你怎知我們藏在這裡？」

江虹一聲啊呀，叫得話不成聲。

「還不快瞧，這時候你們倒嬉笑。」

秦娥和艾芙儘管嬉笑，其實全目不轉睛，如何不見下面的變化，只見那從空飛降的紅衣女子，在四外火光照射下，繞身的烈焰更見火舌吞吐飛捲，先已現身的四嫘嫦齊一躬身，齊聲道：「恭迎聖母，萬壽無疆。」

就在四嫘嫦躬身的瞬間，陡然平地湧現了一座霞光萬道的金橋，那烈焰繞身的被尊為聖母的紅衣女子，宛若被那吞吐的烈焰托着一般，落在橋上，冉冉飛渡，身過處，霞光萬道的金橋便已化於無形，像是越縮越短，那聖母落在殿前階下，金橋也無影無踪，只剩下四嫘嫦恭立在那聖母身側。

江虹駭得透不過氣來，叫聲也更顫抖：「妖……妖怪！」

「見怪不怪，其怪自敗。」艾芙急道：「小妹子，別怕，別大聲。」

「若我猜得不錯，你那祖師婆婆叫你降妖除怪。」秦娥說：「當眞是時候了，還不下去。」

艾芙道：「趁早帶他們離開這裡，眞是時候了，妖眼，看來你眞是妖眼，沒甚麼能瞞得過你的，華清宮，假山腹，再隱密不過，咦，那……那怯小子呢？」

江虹探頭後望，不見了文匡宋。

當眞，躲入身後斗方中的文匡宋，少年老誠，持重寡言，本不應言語，是以這麼一陣功夫，都不聞其聲，也都不放在心上，那知失了踪跡。

艾芙道：「只要不遇上祖師婆婆，他必能自保，不用替他擔心，他離去，必有緣故。」

秦娥啊唷一聲，道：「好親熱的祖師婆婆，有其婆，必有其孫，鳳凰仙子，鳳凰皇后，看來就要成為鳳凰魔女，或者，火鳳凰，應改稱魔鳳凰。」

艾芙道：「明知不是對手，把心一橫，只想：她既是胡姬的師傅，便是我的祖師婆婆，眞連我自己也不信，就再不怕她啦。」

「而且，孺慕之情油然而生。」秦娥哼了一聲，說：「而且，就親熱起來。」

艾芙說：「哎呀！妖眼呀！你究竟是惱我？還是笑話我？」

分明是惱她的妖眼，可不是又噗嗤一聲，道：「這倒說明了一樁事兒，你把邪惡的魔婆也降伏了，也令我明白了，沒人，任他如何邪惡，也不忍心，狠得起心腸來傷害一個赤子，傷害一個嬰兒。」

「我只是自然而然，假裝不來，也不由我自己，」艾芙說：「那麼，妖眼呀，你不惱我啦，你不許……」

「愛煞人，愛你還來不及。」秦娥倏地摟了她一下，飛快的又親了一

下。

只聽江虹哎呀一聲，叫道：「這時，你們倒鬧玩兒，快看。」

只見那烈焰繞身的聖母道：「你就是六盤山的鳩盤婆……」

鳩盤婆身後身側的八個白衣宮女，齊聲喝斥：「公主在此，膽敢放肆。」

那聖母有如不聞，道：「獻出鳳凰仙子，與你倆罷干戈，我大宋皇帝已册封鳳凰仙子爲后，你竟敢擄劫我大宋皇后，與我大宋爲敵。」

秦娥一把拉住艾芙，道：「別惱，也別走，妙極，我明白了，白蓮教爲甚麼等到此刻才動手，原來是等待這聖母前來。」

艾芙說：「但是……」

「我是妖眼呀。」秦娥道：「你不說，我也知道鳩盤婆吩咐你甚麼，再考驗你金剛指功夫，再顯神通，閉那四嫘嫦的穴道。」

「當眞，」艾芙說：「你會唇語，妖眼，你眞沒哄我，既然知道，還不放手，我惱得了不得。」

「天上仙子，人間皇后，」秦娥嘻笑如故，說：「天上人間兩尊榮，你倒害臊。」

艾芙啐了一口，火光下，臉兒紅得更嬌艷，道：「我惱得了不得，你倒笑話我。」

却不料惱了江虹，以往和她那麼親熱的艾芙，而今却只顧和這妖眼親熱，當她不存在一般，如何不惱，惱怒道：「呔，你們有完沒有。」

「啊呀，那來這股酸味兒，」秦娥說：「小妹子，你惱甚麼？急甚麼？瞞不過我妖眼，第一樁，你那文相公溜走了，竟連我也沒發覺，可知小哥哥說得不錯，必有緣故，也必能自保，第二樁，下面只是劍拔弩張，我最清楚這魔婆婆不過，適才白蓮教這聖母從天而降，平地現金橋，嚇壞了你沒有？其實連目空一切的這魔婆，也被唬住了，一時也驚異駭怪，在魔婆尚未弄清楚這不過是障眼法兒之前，不會出手的。」

「是了，」艾芙道：「我也明白了，這個白蓮教的甚麼聖母，顯然亦知祖師婆婆來歷，是以裝神弄鬼，不敢輕易出手。」

當眞，鳩盤婆眞是這般如此吩咐她，說道：「先前被你閉了穴道的兩人，不是白蓮教探路的小嘍囉，問路的石子，算不了功夫，女娃娃，你若能把這四個裝神弄鬼的四個女子的穴道也閉了，女娃娃，那才見功夫。」

艾芙便對那魔婆道：「祖師婆婆，這四個女子是韓山童教主座前的四嫘嫦，雖是白蓮教中一等一的高手，却還不放在我眼裡，好，且看我施展佛家的禪門神功，破妖降魔。」

秦娥道：「你上當了，鳩盤婆也把你當作爲問路的石子。」

「不，我不信，四嫘嫦裝神弄鬼，連你我也騙不過，豈會騙得了鳩盤婆。」

「但却騙着了小妹子。」秦娥說：「這魔婆多年來被我師傅禁錮在六盤山地獄門，孤陋寡聞，對外間事，知道的少之又少，是以也和小妹子一樣，也被騙了。這四嫘嫦一現身，便先聲奪人，是以要你先出手試試。」

「嘿，妖眼，竟也有妳猜不到的。」艾芙道：「祖師婆婆若眞如你所說，被四嫘嫦現身時先聲奪人，唬住了，豈會閉上眼睛，分明連這個甚麼聖母也不放在眼裡，你瞧，瞧她耳朵。」

一言把江虹提醒，鳩盤婆雙目垂簾，別說那四嫘嫦了，便金橋平地湧現，這聖母從天而降，也視若無睹，眼睛也沒睜開來，當眞，鳩盤婆乾癟的耳朵却在搧動，哼！這妖眼分明瞧不起她，倒眞不把她放在眼裡，她道：「姊姊，這魔婆在耳聽八方，那或遠或近的叱咤聲，慘呼聲，不絕於耳，她是在以耳代目。」

鳩盤婆的眼睛偏在這時睜了開來，却仍不瞧階下殿前的聖母和四嫘嫦，對身側的宮女問道：「這是誰在說話，說些甚麼？我沒聽明白。」

只聽秦娥聲音急促起來，道：「就有好戲瞧了，你們聽，再不聞叱咤慘呼了，白蓮教自以爲人多勢衆，出動了高手，必已死傷殆盡，你們明白了麼，下面的兩方，都以爲自己的一方必勝……」

「之所以遲遲不動手，一者是在等待得勝的人馬前來助聲威，二來是牽制對方，不讓對方前去相助，哼，妖眼，別以爲只有你才聰明。」江虹惱恨秦娥瞧不起她，搶着說，故意賣弄一下。

艾芙道：「小妹子，你眞聰明，祖師婆婆事先眞是這麼吩咐的……」

忽聽有聲如游絲，說道：「吱吱喳喳，你們這三個女娃娃，當眞膽大包天，還不閉嘴。」

秦娥一聲歡呼，却已呼不出聲來，不僅秦娥，連江虹與艾芙也相同，艾芙話聲未了，也再說不出來，熊熊的火光明亮，一見秦娥那滿面驚喜之容，立即明白，心下也喜極，知道是誰來了。

「老神仙。」

打從她成了秦娥的小哥哥時開始，那秦娥時刻在算計，在盼望「師傅該回來了」，怎會不明白秦娥驚喜之故，因爲只有她的師傅崆峒老人，才能尅制鳩盤婆，而今，再不怕這魔婆了。

秦娥歡呼，呼不出聲來，她說話間，突然失了聲，現在，她不但明白，也眞相信甚麼是以意尅敵了，如何不喜極而驚。

秦娥喜形於色，用手示意，向上指指，原來雖不能言語，却能行動自如，艾芙一拉江虹，三個女娃娃鑽出斗方，排排坐在鰲尖上。



不料只那麼一會工夫，鳩盤婆身側已站定一個面如冠玉的公子，火光中，無數白影飛墜，簡直像突然湧現出二十多個白衣女子來，分立在鳩盤婆兩側。

江虹覺得艾芙緊緊地握着她的手，好像怕她驚呼出聲，眞令她驚駭得窒息。却不知更驚駭得窒息的是艾芙，雖然高處下望，看不清容貌，雖然從未見過，但已知那人便是逍遙公子。

不，她見過的，終南山夜霧迷離，似幻還眞，香花馥郁的花床上，似夢非夢，她見過的，在夢中，她眞希望那是在夢中，她見過的。

沒人注意到火紅的光亮照耀下她的臉更紅，也沒瞧見她的牙兒咬得有多緊，更不知她心中有多恨。她當然認得，那突然湧現的女子，全是逍遙宮的婕妤嬪妃。

忽然間，秦娥又能開口說話了，道：「逍遙公子率領她們前來，就是說，白蓮教的人馬已全軍覆沒了。」

果然，風蕭蕭，再不聞叱咤慘呼之聲。

其實都不過同一瞬間，逍遙公子率婕妤嬪妃突然湧現，那聖母與四嫘嫦盡皆退了一步，再退一步，連同那頭纏紅巾，高舉火把的十多名女子，本來分立在花圃後的，也退到五人身後。

只見那逍遙公子四處張望，說道：「娘，當眞殺雞焉用牛刀，那劉福通、韓山童的人馬，其實不堪一擊，不用我出手，已被我的婕衛打發了。娘……她，她在何處？」

秦娥倏地一翻腕，扣着艾芙的脈門，道：「不行，你不能傷他，何況在魔婆身邊，你怎能傷得了他，他在找你，你一出手，倒成了告訴她你在何處。」

艾芙當眞是仇人見面，何況怒上加羞，如何不份外眼紅，掌中原已扣着十數顆金步搖上擷下來的珠子，不料才一抬臂，手腕已被秦娥扣着了。

除了江虹，誰都知道逍遙公子目光搜索的，和他口中的她是誰。但她不能言語，也不敢言語，只能迷惑地瞟了秦娥一眼，用眼睛問：「你在說甚麼啊？」

艾芙竟也不明白，秦娥已能開口說話了，她爲何不能，氣極、羞極之頃，她也無暇去明白，其實她咬緊了牙關，也說不出話來。

秦娥柔聲說道：「早晚必教你出氣，但不是現在，你忘啦，邪鬥邪，咱們要他們邪鬥邪，難道你不想見識一下白蓮教的邪法。」

艾芙哼了一聲，她不能出聲，只是在心裡哼了一聲，她明白了，老神仙必是以爲秦娥才能傳音，是以只容許秦娥開口。

那白蓮教的甚麼聖母，可不也是問鳳凰仙子在何處，要鳩盤婆獻出，却不料逍遙公子率領嬪妃婕衛陡然現身，她步踏金橋而下，未曾嚇倒對方，不料她們自己倒不由不心驚，簡直眨眼間，人家就像原本就在當場一般，突然湧現出來，是以一時不能言語。

逍遙公子所說如何聽不明白，分明是說人家尚未出手，她們的人已被打發了，可不是叱咤聲已無聞，更是駭然，原來白蓮教的人馬兩路異兵，以爲牽制住了逍遙公子，她們就可順利奪到艾芙，却不知四嫘嫦現出身來，艾芙已在眼前，人家對她看也不看一眼，不由遲疑起來，等到這聖母來到，步踏金橋從天而降，人家竟也不多瞧她們一眼。

白蓮教妖言惑衆，不數年間，已擁有了數十萬人馬，蒙古兵當眞是望風披靡，不數年間，已佔有河南及部份淮河流域之地，聲勢大，氣焰更盛，只道出動了四嫘嫦，就可輕易迎得鳳凰仙子，不料艾芙已落到鳩盤婆與逍遙公子手中，待得這聖母得報趕到，兩路異兵，另一路竟已一敗塗地。

遲遲不動手，一者有所忌憚，二來志在鳳凰仙子。現在箭已在弦上，何況被激怒了，那聖母怒吼一聲，道：「你等聽着，獻出鳳凰仙子，趁早獻出，否則，四嫘嫦何在。」

陡地閃出一片紅霞，四嫘嫦應聲上前一步，竟然陡現紅霞，那高舉火炬，頭纏紅巾的十多名女子也齊聲喝道：「獻出鳳凰仙子。」

四外牆高，未央殿更高，十數個女子的齊聲高呼，那喊聲在夜空中迴盪不絕，只聽鳩盤婆尖聲怪笑，令殿角上的三人心頭也爲之一震，像陡地颳起了一陣狂飆，十數支高舉的火炬雖未熄滅，却乍暗還明，那聖母和四嫘嫦的衣袂竟飄飛起來。

鳩盤婆道：「我兒，你聽她們在叫甚麼？要我們把我那乖徒孫獻出，你答不答應？」

逍遙公子怔道：「娘，你說甚麼？」

鳩盤婆道：「我兒，好教你歡喜，原來鳳凰仙子是我門中人，娘的徒孫。」

「不！」逍遙公子大叫道：「不能，娘，你沒徒兒，那來徒孫。」

鳩盤婆道：「誰說我沒徒兒，胡姬孽徒雖然背叛了我，却仍是我的徒兒，不料胡姬這孽徒，竟爲我收了個乖徒孫。」

只見那逍遙公子一怔之下，急得臉也紅了，叫道：「不，娘，胡姬已被你逐出門牆，不再是你的徒兒。」

鳩盤婆那形如骷髏的臉上，喜怒也不能形於色，但一說到乖孫，那本來冷厲的聲音，登時柔和了起來，道：「現在又是了，看在我乖徒孫面上，看在她爲我收了個乖徒孫份上，我已饒恕了這孽徒。」

「不不，」逍遙公子大叫：「娘，你

不能。」

艾芙和江虹耳中，同時响起了一聲歡呼，是秦娥的聲音，叫道：「了不得，小哥哥，你把這魔婆也降伏了，更了不得的是，你這一招兒，不但絕了逍遙公子的妄想痴心，更解除了胡姬的厄難，也再不怕被娶去作大宋、大夏的皇后了，今而後，誰敢惹鳩盤婆的乖徒孫，啊呀！不好！」

那鳩盤婆才說了句：「誰說不能。」忽然側面一仰頭，叫道：「你這三個女娃娃，還不給我滾下來。」

鳩盤婆飛袖一捲，殿角上的三個女娃娃登時身不由己，被一股奇大的力道吸住，滾了下來。除了艾芙像被無形的力道一托，落地能站立外，跌得江虹大叫一聲哎唷！秦娥就地一滾，跳了起來，怒道：「暗算人，算甚麼本事。」

原來她們的一舉一動，從未能瞞過鳩盤婆，艾芙慌忙一滑步，攔在兩人面前，叫道：「祖師婆婆，誰能瞞得過祖師婆婆你，可不准你難爲她們。」

一見艾芙，鳩盤婆的目光也柔和起來，道：「乖徒孫，過來。」

一聽那聲音由冷厲而柔和，艾芙眼兒一眨，撲了過去，撲入鳩盤婆懷中。道：「也不許你惡聲惡氣。」

殺人不眨眼的魔婆，竟經不起艾芙一陣搓揉，艾芙更把她脖子一摟，怩聲道：「祖師婆婆，你知道嗎，她們都是我的小妹子。」

沒有絲毫做作，聽鳩盤婆親口說饒恕了胡姬，心中又喜又感激。忽然瞄見秦娥衝着她扮了個鬼臉兒，咧着嘴笑，忙又說道：「不過麼，婆婆，妖眼有時作弄我，你若是替我打她一個嘴巴子，那倒是可以的。」

秦娥嚇得跳了起來，叫道：「誰教你愛煞人，我不過忍不住，有時親下你，和你玩兒。」

艾芙格的一聲笑，說：「婆婆，既然妖眼怕啦，那就饒她這遭兒，這一個嘴巴子也免了吧。只不過，這四個嫘嫦，一個甚麼聖母，弄鬼裝神，可是饒她們不得的，婆婆，趁早兒打發了她們。」

艾芙豈僅眼角兒也沒瞄一下逍遙公子，簡直當四外的宮女和逍遙宮的嬪妃不存在一般。未央殿內燈光如晝，白蓮教那頭纏紅巾的女子高擧的十數支火炬，火光熊熊，連同那四嫘嫦和聖母，何止數十人，本是弩張劍拔的，竟像都被眼前的景象陶醉了，笑意浮現在火光照亮了的臉上，似乎連遒勁的夜風也柔和了，蕭蕭的風聲也在歡笑。

但艾芙此言一出，登時像陡起狂飆，熊熊的火光也明滅閃爍起來。

是那十數支高擧的火炬晃移起來。

鳩盤婆目中登時現了冷芒，對那聖母道：「教你們見識見識，她就是你們所稱的鳳凰仙子。」

那江虹本就是生性最活潑的，一旦消除了恐懼，而今更有恃無恐，本就站在殿階前面，那藏在心中的惱怒，登時發洩出來，眉兒一挑，轉身叫道：「好教你們這些妖魔鬼怪得知，我這姊姊人稱火鳳凰，天下英雄盡低頭，跺跺脚，西蜀亂顫，百萬軍中，獨闖特穆爾大營，一人一鞭，兵退三路……」

艾芙急叫道：「小妹子，你退後。」

了不得，江虹說得得意，說溜了口，再說下去，必要說夷平太白山逍遙宮掃穴犁庭了，那還了得！

秦娥又豈會想不到的，忙上前一步，與江虹併肩而立，斥道：「何物韓山童，惑衆妖言，妄自稱王稱帝，咱們不去找你們的晦氣，不過是看在你們也抗元驅除韃虜，而今竟膽大包天，痴心妄想，册封鳳凰仙子爲后。」

艾芙也羞怒交加，叫道：「祖師婆婆，我生氣得了不得，趁早教訓她們。」

鳩盤婆厲笑道：「乖徒孫，夭魔小丑，何用我出手，我兒何在。」

逍遙公子分明就在錦床之側，却未應聲。

艾芙把頭鑽在鳩盤婆懷裡，避免和逍遙公子對面，借此强抑下心頭羞怒，她看不見，秦娥和江虹却看得明白，自艾芙一落地，那逍遙公子一雙眼睛，就沒離開過艾芙，簡直像眼前只有一個艾芙，別無他人了，鳩盤婆的呼叫，竟聽如不聞。

鳩盤婆再又厲聲叫道：「我兒何在，凡是令我乖徒孫生氣的，就有死無生，難道還要我來親自動手。」

逍遙公子像是靈魂才歸竅，情迷痴痴的星眸，頓又朗朗，兩手一揮，其聲也朗朗，道：「婕衛何在，褻瀆鳳凰仙子，罪大惡極，殺無赦。」

秦娥把江虹一拉，退過一邊。江虹一聲：「啊……呀！」

早見冷魄流霞，殿中燈明，火炬光亮，照射之下，錦床兩側搶出了八個白衣女子，宛若霞光冷焰繞身。

秦娥道：「休要少見多怪，那是綃衣上釘着雲母冰片，飄動便生霞輝。」

「不，我是……」

隨着她的目光，秦娥道：「是了，你奇怪又醜又老的鳩盤婆，怎會生出一個俏郎君。」秦娥啐了一口，才又說道：「那是這淫魔駐顏養顏有術。」

「不不，」江虹說：「當眞人要衣妝，姊姊被她們這麼一打扮，眞美、美絕天人。」

秦娥擰了她一下，道：「化醜爲妍，已是逍遙宮的拿手，何況她本就美絕天人，連你這個常見的也着了迷，就不怪那逍遙公子失魄亡魂了，快瞧。」

說時遲，那聖母退後了一步，驀見那四嫘嫦一上步，紅霞湧現，現出四條夭矯的火龍，早迎向當先撲到的



四婕衛，嚇壞了的竟是江虹，一聲啊呀，慌忙躲到秦娥身後。

秦娥叫道：「小哥哥，瞧見了沒有，火炬若無光，火龍就成了幾塊破布。」

艾芙從鳩盤婆懷裡跳了起來。道：「祖師婆婆，看我來降魔。」

那知艾芙已遲了一步，裂人心魂的一陣驚呼聲中，那當先撲出的四個婕衛，已屍橫就地身首異處，隨後搶出的婕衛妃嬪，嚇得連連後退。

鳩盤婆厲聲怒吼，只見逍遙公子顯然亦大出意外，一怔之下，飄身而出。

秦娥急叫道：「小哥哥，顯點本事給他們瞧瞧，還有，三十六計，你知道何爲上計。」

一言把艾芙提醒，叫道：「好主意，祖師婆婆，我來先破她們的障眼法兒，可休放走了這個五個妖邪。」

話聲未落，只一揚手，半旋身，登時眼前一黑，也登時大亂，只聽驚呼之聲此起彼落，艾芙耳邊响起了秦娥的聲音，道：「此時不走……」艾芙也怔着了，皆因她旋身揚手，打出金步搖的珠子，可是打向火炬，不料殿中的燈火也在同時熄滅。但已無暇去探究，接口道：「更待何時。」

手腕一緊，知是被秦娥扣着手腕，就那牽引之力，騰身飛掠。

「啊……呀！小妹子。」

忽然想到還有小妹子，怎能留下江虹，想回頭，急忙吸了口眞氣，綣腿要翻滾，不料滿天星斗，都成了流星，成了星雨，向她迎面直撞而來。

竟然氣沉身不能沉，腿不能翻，手腕仍被秦娥扣住，無形勁力却來自脚下，驚呼叱咤，以及鳩盤婆怒吼之聲，已拋在身後，更遠了。

只聽江虹叫道：「啊呀，妖眼，原來你會騰雲駕霧。」

艾芙才知秦娥的另一隻手扣着江虹，心下一喜，可不是在騰雲駕霧，迅速拋在身後的不僅是驚呼吼叫聲，聳立高大的未央宮，亦消逝於夜霧瀰漫中了，氣更清，夜空更朗朗，迎面飛來的羣星更明亮，撲面的夜風更勁了，令人貫耳窒息。

陡然眼前一黑，脚也隨之着了實地，原來已落在一個林子裡，古木參天，一時間，驚喜交加，都長長地吸了一口氣。

只聽秦娥道：「別出聲，你們聽。」

艾芙一把摟住江虹，掩住了她的嘴，道：「當眞，有人。」

有人聲從林外傳來，江虹喜極，叫道：「是他呀！文相公。」

江虹的叫聲含糊不清，但艾芙也已聽出來了，當眞，是文匡宋的聲音，本來藏身在斗方中的文匡宋，忽然失去了踪跡，江虹一直在躭心，只不過說不出口，聞其聲，知其無恙，如何不喜極。

秦娥也喜極，叫道：「師傅，你在那裡呀！」

「原來是老神仙，當眞，我早該想到的，」艾芙也喜道：「憑你這妖眼，也沒這麼大的本領。」

憑秦娥一人之力，如何能托着兩人，簡直是在空中飛行，原來是崆峒老人大顯神通，現在她再不奇怪，怎生她用金步搖的珠子打火炬，連殿內的燈光也在同一瞬間熄滅了。

沒人應聲，秦娥怔了怔，道：「師傅送我們來這裡，是了，是要小妹子與文相公相會，你們聽，林外有不少人，我們且去瞧瞧。」

江虹那去理會甚麼老神仙，一心在文匡宋身上，當先循聲跑了過去。

古樹參天，遒勁的夜風在樹梢呼嘯，風自林外來，是以話聲雖斷續，却隱約可聞、亦可辨。顯然林外人却不聞林中的人聲。

天上星多月不明，林中更黑暗，只能循聲摸索前進，艾芙道：「我們這是在那裡啊？」

秦娥道：「必仍在皇宮中，不過是後苑，但已遠離了未央殿，你聽，小妹子多心急。」

看不見，但聽得出江虹在前，跌跌撞撞。那必是皇宮的御花園，多年荒蕪，荊棘雜草叢生，豈僅聽得出枝葉拂彈的聲响，而且傳來江虹不時的啞聲驚呼，斷續的悶哼。

秦娥輕笑一聲，道：「這就是情之所鍾，可惜，她心向明月，明月却照溝渠。」

艾芙尖起了耳朵在聽前方，只聽清楚了明月兩個字，不由一怔，道：「那來明月啊？」

秦娥見她眞仰頭向林空望，道：「你是眞不懂，還是假不懂？」

艾芙才知秦娥所說的明月，是指文匡宋，道：「還以爲你天眞無邪，原來甚麼都懂，呸！」

那秦娥在崆峒山中，以山林草木爲伴，夜夜獨抱書卷眠，背着燈花落，難免多生遐想，是以雖入世未深，對情愛倒比艾芙懂得更多。

秦娥噗嗤一笑，以牙還牙，道：「還以爲你天眞無邪，原來也是懂得的。你不是要躲避這文相公，成全小妹子麼，現在倒眞是時候。」

艾芙道：「你說甚麼，你以爲我們現在該如何？」

秦娥道：「我師傅既把我們送到這裡來，必有緣故，你不是叫我師傅是老神仙麼，沒甚麼能瞞得過我師傅的，看來師傅是爲了免除你的後顧之憂。」

艾芙一怔，道：「後顧之憂，我有甚麼後顧之憂？」

秦娥道：「原來你這麼蠢，若不把小妹子交到那文相公手中，而且讓你親眼見到，就帶你上崆峒，你是否要牽腸掛肚。」

（未完・廿七）

**上文提要：** 金燈門被黑白二道圍困，突圍無望，先由方昭接下淮陽派萬長青的四大金剛，劇鬥多時，黃媚看出三哥漸居下風，請大哥王俊令諭方昭退下，由二哥于重接上青鶴道長的問話，再由四哥言少秋和這些老雜毛比鬥，眼看四哥將不敵，才由自己出馬直挑青鶴道長，一追一退，都是由王俊令諭，有條不紊，先將青鶴嚇退，勇擒淮陽派萬長青，使羣豪暫不敢向他們狂攻……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卧龍生・文　可飛・圖

# 金燈門

## 局勢有利發展　和尚出面勸降

萬長青道：「談不上甚麼成見，在下來找貴門中人，只是替一位故舊報仇。」

王俊道：「你能够肯定，那人是我們殺的麼？」

萬長青道：「貴門有殺他的能力，也有這個傳言，所以，在下找上了貴門。」

這時，蕭飛燕快步行了過來，蹲下身子，替萬長青包紮起傷勢。

萬長青輕輕吁了一口氣，接道：「不過，現在，在下已經改變了看法。」

王俊道：「甚麼看法？」

萬長青道：「金燈門中人的武功，大出了在下的意料之外，所以，我覺着在下過去的看法，也許錯了！」

王俊道：「哦！說說你現在的看法。」

萬長青道：「以金燈門中人的武功，實也用不着暗施偷襲，就算明目張膽的找上門去，也可以殺了他。」

王俊點點頭，道：「金燈門的各種事務，我只能瞭解個十分之七八，不過，在下可以奉告掌門人的是，金燈門中若做錯了甚麼都會有一個交代。」

萬長青歎口氣道：「貴門的行動太過神秘，所以，江湖上有很多的傳說，對貴門十分不利。」

王俊道：「金燈門是個只求心安，爲所當爲的組合，我們不想揚名於世，也不願爭利人間，進入金燈門的人，都有一個志願，那就是奉獻自己，爲人間做些有益的事。」

萬長青道：「好博大的思想！」

王俊道：「萬掌門人，在下有事請教，不知可否據實見告？」

萬長青道：「掌門人但請吩咐！」

王俊道：「我們的行動很隱密，諸位怎會找上此地？」

萬長青道：「有人告訴了諸位的行踪。」

王俊道：「甚麼人？」

萬長青道：「那人，那人……」

那人了半天，說不下去。

王俊道：「萬掌門人，你不敢言明，可是有難言之隱？」

萬長青搖了搖頭道：「不是，不過，那人的面目很平凡，在下無法說出他的特徵來。」

王俊道：「是甚麼樣一個人，你總該有些記憶吧！」

萬長青道：「一張很平凡的面目，一張很會說話的嘴，很詳細的說明了貴門的行踪，不過，他的面目太平凡，平凡得找不出一點特徵，所以，在下無法說出他形貌。」

王俊道：「還有很多江湖同道，都在同一時間內趕來了此地，是否也接到了通知呢？」

萬長青道：「大概是吧！」

王俊道：「江湖上好像是有一個規矩，在過年之時，都掛刀用劍，不開殺戒，但諸位却在過年之時趕來此地。」



萬長青道：「江湖上確有這麼一個規矩，至少要過了元宵節，才能佩刀掛劍，行走江湖，但是對你們金燈門來說，這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王俊道：「爲甚麼？」

萬長青道：「因爲，貴門一向行踪神秘，有如見首不見尾的神龍，那就沒有法子計較年節了。」

王俊道：「唉！萬兄，在下有件事想不明白，請教萬兄了。」

萬長青道：「不敢當，王兄請吩咐。」

王俊道：「我們金燈門，自信沒有作過甚麼爲害人間的事，爲甚麼正邪兩道中人，都對我們存有着很强烈的仇恨之心？」

萬長青沉吟了一陣，道：「這中間的道理，在下也不能肯定的回答是甚麼。但貴門做事，一向是不留餘地，再加上行踪神秘，造成了江湖一股怪流，這也許就是正邪兩道中，都不能和貴門和平相處的原因了。」

王俊笑笑道：「萬兄，這一次包圍敝門的人不少吧？」

萬長青道：「相當的多，不過，除武當的劍士之外，還有很多正大門戶中人，不下六七十位之多……」

王俊接道：「他們爲甚麼不見攻來？」

萬長青道：「因爲，武當派是這一屆的武林盟主，所以大家都讓了他們三分，目下武當派人已撤走，其他的門派是否會立刻發動，在下就無法斷言了。」

王俊道：「貴門何以先行出手呢？」

萬長青赧然地道：「因爲，在下報的是私仇……」似是突然間，想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口氣一變，接道：「掌燈人，在下來此之前曾聽說，少林寺也有兩位大師趕到，但他們爲何來此，在下就不得而知了。」

王俊閉目沉思了一陣，說道：「萬掌門人，你覺得金燈門目下的處境應該如何？」

萬長青還未來得及答話，聽外已傳進來兵刄交擊和厲喝之聲。

萬長青輕輕吁一口氣，緩緩接道：「又打上了！」

王俊從未經歷過這樣的事，有些情不自禁的問道：「萬掌門人，聽外面打得很激烈吧？」

萬長青微微一怔，道：「掌燈人，你聽不出來麼？」

王俊道：「在下不會武功。」

萬長青怔了一怔，說道：「掌燈人不會武功？」

王俊笑笑，道：「萬掌門人可是覺着很奇怪？」

萬長青道：「確然有些奇怪。」

忽然哈哈一笑，接道：「掌燈人，你的武功大約已到了不着皮相的境界，在下確實有些看不出來。」

王俊道：「那是在下根本不會武功，所以，你瞧不出來。」

萬長青道：「貴掌燈的屬下，個個如生龍活虎，掌燈人的武功，自然是更爲高明了。」

王俊苦笑了一下，道：「在下希望萬掌門人相信，我眞的不會武功。」

萬長青道：「哦！這眞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了。」

王俊道：「萬掌門人，你看這一場搏鬥下來，會是甚麼樣的結果？」

萬長青凝神傾聽了一陣，道：「這個很難說了，目下打鬥得非常激烈。」

王俊道：「聽兵刄相擊之聲，似是還在展開一場混戰。」

萬長青道：「貴門中人的武功，似是極爲高强，但來的人手太多，只怕很難避免鬧出流血慘事了。」

王俊道：「我也正爲此擔心，覺着這一戰可能造成不堪收拾之局。」

忽見人影一閃，剛剛替萬長青包好傷勢的蕭飛燕，突然又去而復返，道：「大哥，敵勢强大，外面搏殺激烈，三哥身受四處刀傷，六妹動了怒火，已劍劈七敵，正在大開殺戒。」

王俊一皺眉頭，道：「老二呢？」

蕭飛燕道：「二哥和齊老並肩拒敵，也只是力堪自保。」

王俊道：「四弟呢？」

蕭飛燕道：「四哥剛調息完畢，接替了小妹，但他一面力拒强敵，一面還要顧及二哥，在攻勢上，大打折扣。」

王俊道：「去叫老三下來休息。」

蕭飛燕道：「三哥裹傷苦戰，堅不肯退，看來要大哥下令，他才會退下來了。」

王俊哦了一聲，站起身子。

萬長青輕輕吁了一口氣，道：「掌燈人，老朽可否也去瞧瞧？」

王俊略一沉吟，道：「好！五妹，解開萬掌門人的穴道。」

蕭飛燕怔了一怔，遲疑地道：「大哥！這個……」

王俊接道：「我說，解開他的穴道！」

蕭飛燕不敢再出口反駁，應了一聲，拍活了萬長青的穴道。

萬長青望了王俊手中的金劍一眼，道：「掌燈人這樣相信萬某，萬某人很感激。」

王俊道：「萬掌門，不用客氣，咱們去吧。」

舉步向前行去。

萬長青緊隨在王俊身後，向外行去。

這時，整個的搏殺已然移到了大廳外面。

于重和齊子川聯手拒敵，擋住了左面的攻勢。

言小秋和方昭守着右面方位。

黃媚獨擋正關，力擋强敵的攻勢。

地面鮮血淋漓，橫七豎八躺了一

地屍體。

方昭的傷勢不輕，半個下身都爲鮮血染濕。

但他仍然在奮力苦戰。

王俊大喝一聲，道：「老三，回來。」

方昭疾攻一劍，向後退去。

言小秋劍勢擴展，把王俊留下的空隙完全補了起來，方昭退到了廳門口處，一欠身，道：「見過掌燈大哥。」

他身上受了三處刀傷，肌肉翻裂，鮮血仍不停的向下流着。

蕭飛燕迅快的取出金創藥，包紮起方昭的傷勢，道：「三哥，你失血太多，快去坐息一下。」

方昭苦笑一下，道：「這點皮肉之傷，我還可以撐得住，金燈門遇上了從未有過的苦戰，我怎能逃避不管。」

王俊冷冷說道：「你傷勢很重，上陣動手，還要別人分心照顧哩，快去休息一下吧！」

他已逐漸體會到金燈門掌燈大哥應具有的權威。

方昭應了一聲，行入廳中。

蕭飛燕沒有出手助戰，但却仗劍站在廳門外面。

看樣子，她是志在保護王俊和堵擊漏網而入的敵人。

這時候場中的搏殺，無法指點，只好任他們激鬥下去。

但萬長青目睹現在慘烈的搏殺，却看得暗暗心驚，這個縱橫江湖的神秘組合，人數竟然如此之少，武功却是如此高强。

但聞王俊緩緩說道：「萬掌門人，這些參與這場惡鬥的，都是甚麼身份？似乎不是來自一處？」

萬長青道：「他們本就非同一門派的人，這些人的身份似乎十分複雜，有些江洋大盜、綠林悍匪，但也有各大門派中人。」

伸手指着一個手握雙刀，攻勢兇猛的大漢，接道：「掌燈人，瞧到了他麼？那是湘鄂二省中很有名的大盜雙刀花平。」

王俊凝目望去，只見他雙刀飛舞，有如瑞雪冷芒，攻勢猛烈。

在圍攻言小秋的惡鬥中，形成了一股主攻的力量。

王俊道：「這人在江湖中聲名如何？」

萬長青道：「既稱大盜，自非好人，但他是那種盜亦有道的人，定有三不搶的規矩。」

王俊道：「那三不搶？」

萬長青道：「忠臣義士不搶，孤兒寡婦不搶，孝子善人不搶。」

王俊道：「萬掌門人，這麼說來，他不算壞人。」

萬長青道：「打家劫舍，搶劫渡日，自然也不能算是好人。」

王俊道：「這等人，盜中有道，非好非壞，我們應該如何對付。」

萬長青沉吟了一陣，道：「只能說他惡跡雖著，不是十惡不赦之徒，但搶劫生涯之中，殺人放火，不計其數，如論王法，那是定殺不赦的罪了。」

蕭飛燕道：「四哥對他的底細，大概也很清楚，所以，對他一直有些手下留情，不肯對他下毒手。」

萬長青哦了一聲，沒有接口。

這時，言小秋正受着七八個人的圍攻，其中以花平的攻勢最爲淩厲。

王俊道：「這個人，攻勢兇猛，照萬掌門的說法，也不用對他手下留情了。」

只聽搏殺中的言小秋高聲說道：「小弟謹領大哥的令諭。」劍法忽然一變，寒芒飛繞中，飛起了一顆人頭。

是雙刀花平的人頭。

人頭直飛起兩三丈高，然後，跌落在地上。

花平忽然被殺，使得圍攻右路的羣匪，都爲之心神一震。

兇猛的攻勢，頓然停了下來。

這一路，都是中原道上的綠林人物結合。得勝時，各逞神威，攻勢兇厲無匹，但一旦落敗，却都一哄而散，各奔東西。

雙刀花平之死，使他們感覺到金燈門中人物的厲害。

至少，誰的攻勢太過兇猛，誰就可能要先死。

這些人，已有私心，立刻形成了一股散夥形勢，你望我，我望你，大家向後退去，片刻工夫，人都倒退了一丈開外。

强敵三面攻勢，本以右面最爲危急，但却未料到，竟是右面先行解決。

萬長青暗暗嘆息一聲，忖道：「這金燈門中人，不知是一個甚麼樣子的來路，怎的每個人的武功，都如此高强。」

但聞黃媚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大哥，這些人攻勢惡毒，甚麼手段都使得出來，可惡至極，小妹要忍不住殺人了，還要大哥示下。」

萬長青回顧了王俊一眼，說道：「掌燈人，對陣搏殺，動手拚命，難道也要王兄的決定麼？」

還未得王俊回答，蕭飛燕已搶先說道：「不錯，我們金燈門，有這麼一個規矩，凡是大哥在場的事，都是大哥作主，如是大哥不在，以六妹的性格，至少又殺了三四個人。」

王俊道：「十幾個人，圍攻一個女子，老實說，已然失去江湖英雄本色，六妹也不用手下留情了。」

只聽黃媚的笑聲，傳了過來，道：「多謝大哥。」劍勢忽然一變。

但見寒芒流轉，奇招橫出，慘叫之聲，傳了過來，不過一刻工夫，被黃媚活劈了一個，刺殺了一個，中劍受傷者，另有三人。

這一下反擊的疾攻快斬，一下子擊潰了中間一些人的鬥志。



倏忽間，全都向後退開一丈四五。

黃媚抹去劍上血漬，還劍入鞘，望着那些後退一丈開外的人，冷漠對峙。

這時，只餘下左側，還在展開着一場激烈的搏殺。

齊子川和于重的聯手，把門戶封閉得天衣無縫。

任是强敵當前，數度猛攻，仍然難越雷池一步。

萬長青眼看到金燈門以寡擊衆的成績，心中暗暗佩服。

但有一點不解的是，金燈門掌燈大哥有着無比的權威，但武功最好的，却是倒數上來，最年輕美艷的黃媚，似是六人之中武功最强的高手。

但覺個中疑竇重重，但却又想不出何以如此。

心念轉動之間，忽然一聲佛號傳了過來，道：「諸位暫請住手，老衲有事請教。」

說話的是一個身着紅色袈裟，年約五旬的大和尚。

搏鬥中的人，聞聲停手，各自向後退了兩步。

凝目望去，只見那紅色袈裟的僧侶，面色冷肅，腰間佩着一把戒刀。

萬長青低聲問道：「王兄，你認識這個人麼？」

王俊搖搖頭，道：「不認識，這位大師父，是一個甚麼樣的人物？」

萬長青道：「少林寺中的有名人物，非凡大師。」

王俊道：「非凡大師，是怎麼樣的一個人物？」

萬長青道：「非凡大師在武林中很有名氣，也很受武林同道敬重。」

王俊道：「常聽人說，少林和尚都是好人，這和尚也不會是壞人了。」

萬長青道：「非凡大師是目下少林寺中的外事總管，凡是少林寺對外事務，都由他出面調停，聽說他極得少林寺掌門人的器重。」

王俊道：「如是掌門人，對他沒有足够的信任，他又怎會具有處理事情的能力。」

萬長青微微一笑，低聲道：「掌燈人說的是……」

語聲一頓，接道：「非凡大師處事的能力，除了少林門派的人支持之外，主要還是靠他自己的一身武功和豐富的江湖經驗，在下知曉少林寺中有人趕來，但却未料到趕來的，竟是非凡大師。」

王俊道：「聽閣下口氣，對那非凡大師的爲人，十分敬重了。」

萬長青點點頭，道：「江湖上對非凡大師的一般評論很公正。」

王俊輕輕吁一口氣，道：「聽閣下的口氣，十分活動，似乎是不敢肯定這件事情。」

萬長青道：「在下是不太敢肯定這件事情，因爲，貴門給在下的教訓太大了。」

王俊道：「本門給閣下甚麼教訓？」

萬長青道：「江湖上把貴門傳說得很壞，很壞，直到在下見到貴門之後，才發覺江湖上的傳言，不是那麼回事，貴門竟然是一個完全維護武林正義的組合。」

王俊歎口氣，道：「萬掌門人，江湖上的是非太多，行走不易。」

這時，非凡大師，已然行到了雙方搏殺的場中，高聲說道：「那一位是金燈門的掌燈人？」

于重回顧了王俊一眼，欲言又止。

王俊一挺胸，道：「在下是金燈門的掌門人。」

非凡大師打量了王俊一眼，一合掌，緩緩說道：「老衲少林非凡，見過掌燈人。」

王俊一抱拳，道：「不敢當，在下王俊，大師有甚麼吩咐？」

非凡大師道：「老衲適才見過了武當派的青鶴道長。」

王俊點點頭，道：「那青鶴道長和大師說些甚麼？」

非凡大師道：「老衲還想聲明一下，老衲另一重的身份。」

王俊道：「在下洗耳恭聽。」

非凡大師道：「老衲應本屆武林盟主之聘，出任了這一屆武林盟主的總護法。」

王俊道：「哦！總護法。」

原來，被推舉出來的武林盟主，可以在天下各大門派中，選聘護法，總數八人，再由八人中互推一人爲總護法。

少林非凡大師爲武當掌門人聘爲護法，又被八大護法互推爲總護法。

能爲武林盟主聘爲護法的人，自然都是各門各派中精英高手。

但王俊不知道這些規矩，也不知盟主座前，身爲護法的權位、身份。

非凡大師長眉微微一揚道：「老衲以武林盟主座前總護法的身份和閣下論事，不知够不够這個條件？」

于重接道：「大哥，盟主座前總護法，有權排解江湖上任何紛爭，咱金燈門要好好接待才是。」

王俊點點頭，一拱手，道：「大師有何見教？」

非凡大師道：「貴門此番行動，早已在盟主的預料之中，所以，老衲是奉了盟主的令諭，趕來此地。」

王俊道：「大師的意思是……」

非凡大師笑一笑，道：「金燈門在江湖上的作爲，姑不論是對是錯，但貴門不以章法行事，大大違背了武林中的規戒。」

王俊道：「那將如何呢？」

非凡大師合掌說道：「這就要看掌燈人的意思了！」

王俊冷笑一聲道：「我！我想本門所作所爲仰不愧天，俯不怍地，實在

也想不出有任何錯失。」

非凡大師臉色微變，道：「這數十年來，江湖上能够保持了一個粗安平靜之局，都是因爲近年中，各屆盟主殫精竭力維護之功，自然，各大門派世家能够合作，也是重要原因，門派之間，有了爭執，大都能遵從盟主裁決，唯獨貴門，我行我素，不知令諭，行踪飄忽，却又遍及大江南北，經過之處，血染黃沙，鬧出了無數的流血慘劇，這一點，我想貴門早已心中明白了。」

王俊確實明白，那就是義理二字，笑一笑，緩緩說道：「金燈門所作之事，就王俊所知，無一不是光明磊落，斬奸除惡的擧動，對於義理二字，全無虧負，在下實也想不出，我們有甚麼錯失。」

非凡大師臉色一沉，道：「但江湖之上，有不少告了貴門，盟主也曾令諭我等，追查貴門行踪，準備邀請貴門中爲首之人，親上武當說明內情，但却一直無法尋找到貴門中人的行踪，如今，總算被老衲尋得。」

王俊道：「哦！」

非凡大師道：「所以，老衲希望貴門派中人，能够隨老衲，同往武當一行，面見盟主，辯明是非。」

王俊道：「這個，這個……」

回顧了于重一眼，接道：「老二，咱們應該如何？」

于重道：「照理說，咱們應該同往武當一行，不過，此間事情未了……」

非凡大師冷冷接道：「老衲如未見着諸位時，諸位盡可借故推託，但被老衲碰上了，老衲自然不能輕輕放過，任諸位離去。」

王俊道：「二弟，武林盟主，可是當眞的管到了咱們？」

于重道：「盟主爲天下武林同道推選，就事而言，確有管理咱們之權。」

王俊道：「二弟，咱們金燈門作爲的事，沒有不能見諸天日的吧？」

于重道：「沒有。」

王俊道：「好！既然如此，咱們爲甚麼不上武當山去，面見盟主。」

于重道：「道理上說，咱們確也該到武當山上一行。」

非凡大師合掌道：「阿彌陀佛！善哉！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盟主賢明，必有公斷。」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好！在下答允同上武當山一行，晋見盟主，但望大師能寬限咱們幾日，過了年節，定當趕往，答辯對質，以明是非。」

非凡大師搖搖頭，道：「掌門人，老衲十分抱歉，恐怕不能等候諸位過年節了！」

回顧了一眼，接道：「諸位施主，知曉過年，但這四週之人那一個不知年節？他們大背常情，千里趕來，聚集於此，又有何人能過上一個安樂年節，這些人不下數十位，大都是和貴門有着深仇大恨的人，他們能棄去年節不過，貴門爲何不能？」

王俊無法決定了，歎口氣道：「大師，此事關係到金燈門的聲譽，恕我無法作主，我要和幾位兄弟們商量一下，再回答大師如何？」

非凡大師點點頭，道：「好！老衲命他們退出十丈，諸位好好商議一番，一個時辰之後，老衲再來聽候回音如何？」

王俊一揮手，道：「一個時辰之後，在下自有答覆。」

非凡大師回顧了羣豪一眼，高聲說道：「諸位如肯接受本座調解的，那就後退十丈，如不願接受本座調解，請留原地不動。」

話聲甫落，人人向後退去，竟無一人留在當場。

非凡大師望着地上橫陳的六具屍體，和五個痛苦呻吟不絕之人，暗暗歎息一聲，伸手點了傷者穴道，先替他們止了血，然後，才挾着退下。

古宅大廳之外，只餘下了金燈門中人。

王俊並未退入廳中，就在大廳外面，把于重等招集一處，道：「二弟，目下情境，咱們應該如何？」

于重道：「大哥的意思呢？」

王俊說道：「國有法，家有規，江湖上既然有了這麼一個組合，咱們就得聽他們的，對麼？」

于重沉吟了一陣道：「大哥說得有理。」

黃媚清脆如鶯的聲音，婉轉耳際，道：「大哥，小妹覺着，咱們不能到武當山去。」

王俊接道：「爲甚麼？」

黃媚道：「咱們若上武當山面見這一屆武林盟主，必然交出兵刃束手就縛。」

王俊道：「崇法認罪，辯明是非，以還我淸白，自然要聽命行事了。」

黃媚道：「聽說武當掌門是一位很有修養的人，武功、德望，都受着武林同道的敬重，不過，這裏還有着太多的可疑，咱們不能上人之當。」

王俊道：「六妹的意思是……」

黃媚道：「我想這中間，最可疑的一點是，這些人怎麼知道了我們的行踪，又怎會這麼巧的，把人手集中於此。」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這情形確然是可疑，這些人放着年節不過，全都找來此地，豈是巧合！」

黃媚說道：「小妹的看法，這是有計劃佈置的一個陷阱，那位張員外是其中的主謀之一。」

王俊道：「嗯！如非爲了救他，咱們也不會全部集中於此了。」

黃媚輕輕吁一口氣，道：「所以，小妹覺着，晋謁武當山的事，應該從長計議。」

王俊道：「六妹，這和晋見武林盟主，有甚麼關係呢？」

黃媚道：「大哥，咱們若緊隨那位



護法去見武林盟主，第一件事，必須要交出兵刃束手就縛，才能登上武當山。」

王俊道：「交出兵刃？」

黃媚道：「是！交出兵刃，咱們都變成了赤手空拳，一旦遇襲，如何拒敵？」

言小秋道：「咱們是被告，照規矩，咱們還要戴上一種刑具。」

王俊怔了一怔，道：「還要戴刑具，甚麼樣的刑具？」

言小秋道：「聽說，那是一種專門設計的刑具，用來對付武林中人。」

王俊道：「這就得從長計議了。」

黃媚道：「大哥，若一定要上武當山，咱們也不能放下兵刃，載上刑具，如一旦被人狙殺，只有送命的份兒。」

王俊道：「咱們如果不上武當山，那又是一個甚麼樣的後果呢？」

于重回顧了萬長青一眼，道：「咱們從來沒有參加過武林大會，也沒有推選過武林盟主，有個甚麼樣的結果，小弟也不太淸楚，萬掌門人，你是一派掌門的身份，想來定然知曉後果了？」

萬長青道：「老朽知道。」

王俊道：「可否見告呢？」

萬長青道：「掌燈人想知曉內情，在下怎敢不言！」

王俊道：「在下洗耳恭聽。」

萬長青猶豫了一下，才緩緩說道：「如是不服裁決，那就等於背叛了武林盟主，整個武林同道，都會變成了敵人，天下雖大，可以說沒有立足之地。」

王俊道：「武林盟主決定的事，是不是公平。」

萬長青道：「到目前爲止，經過裁決的糾紛，不下百餘件，大體上都還能叫人心服。」

王俊又問道：「這一屆武林盟主的爲人如何？」

萬長青道：「武當派掌門人是一位修養有素，宅心忠厚的人，江湖上之人對他都很敬仰。」

王俊道：「這麼說來，他很受愛戴了。」

萬長青道：「他是個好盟主，斷事精明，爲人正道，唯一的缺憾，他很少在江湖之上走動，對江湖上的事情知得太少。」

王俊道：「那將如何？」

萬長青沉吟了一陣，說道：「如此一來，一旦遇上複雜的事務，無法借重經驗，倘只從情理方面去看，論斷是非，那就難免有所偏差了。」

王俊說道：「入情在理的事，怎麼還有偏差？」

萬長青道：「江湖上事務龐雜，有些事，單從表面上看，那是千眞萬確，一無差錯，但事實經過，却又不是那麼回事，這一點，非有很豐富的江湖經驗，就難作論斷了。」

王俊說道：「非凡大師的總護法，是眞是假？」

萬長青道：「這個，在下倒可以向諸位保證，那是千眞萬確的非凡大師。」

王俊道：「萬掌門人，那個總護法的身份，在江湖上有多大的權威？」

萬長青道：「總護法有搜證、抓人的大權。」

王俊道：「厲害啊！如是被抓之人不肯聽從呢？」

萬長青道：「這就是關鍵所在了，身任總護法的人如沒有相當的武功和人望，這個總護法就幹得很辛苦，所以，武當派掌門人再度被選爲武林盟主之後，就提出了條件，由非凡大師出任總護法。」

王俊道：「非凡大師的武功十分高强？」

萬長青道：「不錯，十分高强，在當今少林高僧之中，非凡也是一位很傑出的人物。」

王俊道：「如是我們不答允非凡總護法的條件，勢非被鬧成不可開交的局面了？」

萬長青道：「這個，在下就無法說了！」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六妹，看來此事十分重大，咱們不能輕率從事。」

黃媚嘆息一聲，道：「依大哥的意思呢？」

王俊道：「咱們金燈門所作所爲，即是義俠的本份，實也沒有甚麼不可告人之處，又何懼見那武林盟主。」

蕭飛燕低聲道：「大哥，若咱們放下兵器，戴上了刑具之後，咱們却不能得到公平的審判，那時又將如何呢？」

王俊道：「我會和非凡大師談好條件。」

黃媚還待接口，却被于重示意阻示。

非凡大師很守約定，依時而至。他身披袈裟，大袖飄飄，赤手空拳而來。

王俊迎於大門外。

于重等羣豪，却列隊於王俊的身後。

王俊一抱拳，緩緩說道：「大師，在下等自信所爲，或有干犯王法律令之處，但自信所爲都是義俠行爲，從未踰越。」

非凡大師合掌喧了一聲佛號，道：「掌燈人既然有此信念，何不同行一見武林盟主，明辯是非？」

王俊道：「大師德高望重，一言九鼎，在下希望能得大師一些保證。」

非凡大師道：「甚麼保證？」

王俊道：「第一，我們能得公平審判。」

非凡大師道：「武林盟主，賢明精幹，貧僧倒是可以保證，諸位有足夠的時間，提出辯自解說。」（未完・七）

**上文提要：** 丘浩跑回老龍洞找十三惡，欲透露丁化龍的計謀，十三惡不信，以爲丘浩使詐騙藥，於是把他囚在長生室，待印證消息後才再決定如何處置他；十三惡在沿途設置陷阱，如期出發，結果證實丘浩的消息無訛，丁化龍根本未帶有寶物上路，十三惡把丁化龍部隊整治得狼狽不堪後，吳非吾命令「鬼叫天」石大海往烏鴉谷……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　飛·圖

# 邪道小子

## 偸生毋寧死　悔恨塡滿胸

吳非吾十二男女大惡人走得不比石大海慢，這是有原因的，因爲他們的蹤跡十分秘密，絕不能被人踩上，否則那就永無寧日了！

悟空邊走邊對大伙說：「各位，咱們今日能不上惡當而又全身而退，歸根究底一句話，乃娃兒有良心也，不論娃兒是否爲了解藥，我們以後就要改變作風，善待這可愛的小子後輩，我們未來的接班人，哈……」

尚不邪道：「和尚最易感情用事，奶奶的，你把咱們老龍洞當廟堂了！」

「拐子」李老三鐵枴拄地有聲，道：「酒肉和尚，你也不必爲娃兒操心事，咱們聽聽吳老大的！」

半天不開口的吳非吾冷冷叱道：「你們幾個就知道沒事窮吒呼，爲甚麼不把腦筋動在刀口上？咱們這是人在外，爲何不眼觀四方耳聽八面？」

他此言一出，另外十一人猛然醒悟過來，十一個惡人反應快，刹時間往四下裡分散開來了。

眞嚇人，這附近山林中連一個鬼影子也看不見，就好像這十二男女突然間消失了。

還不到半個時辰，一條人影比飛差不了多少，「忽」的一聲過來了。

這人粗不粗細不細，短小精悍，一身俐落打扮，背上一把刀，腰上挽了個鏢囊。

再看此人一臉的精悍，雙目烱烱，小鼻子小嘴，唇上一撮小鬍子，那兩個粗腿肚子上還紮着綁腿，一雙薄底快靴還鑲着黃邊，青衫青褲黑腰帶，一衝而到了山坡上的林子裡。

「咦？」

這人四下看，吃驚的一瞪眼，然後再往前看，便立刻又拔身往前奔。

眞快，身法宛似黑豹一般快。

他奔到一座山峯腰，白雲悠悠擦身而過，忽然，在一片飛雲過後，他面前站着一個人！

這人頭一挺，想笑却未笑出來。

「朋友，踩盤子踩到高山上來了？」

這說話的敢情正是「飛刀怪客」呂不悔！

那短小精悍之人也不太怯生，他輕聲一笑，道：「你……你大概就是告示上面那個姓呂的惡人吧？」

呂不悔嘿嘿笑起來了。

他粗聲笑，又粗聲的道：「奶奶的，這就叫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這些年官家告示滿天飛，牛鬼蛇神都認識咱們這些惡字輩的老祖宗了，嘿嘿……」

那人也笑，但笑得很不自然，呂不悔不冷笑了。

那人却開口，道：「姓呂的，你們今天整慘總督大人了，這是大人去上任的，出了這事情，實在不太吉利，你說是不是？」

呂不悔道：「你原來是官家的鷹爪。」



那人道：「我不是丁總督的人！」

呂不悔道：「可否見示，高姓大名？」

那人雙目四下瞟，瞟了半天才說道：「姓呂的，其餘的人又何必藏頭不露尾呢，出來叫我瞧瞧呀！」

呂不悔面皮一緊，道：「你不配！」

那人道：「我如果說我是『飛行太保』官洪，難道也不夠資格見見其餘的人？」

他此言一出，忽聞得附近傳來「人魔」吳非吾的聲音，道：「姓官的，你大概仗着你兩條腿比別人快，所以你大膽的一人跟來了，是嗎？」

官洪一笑，道：「你朋友說對了，可否出來一見？」

「人魔」吳非吾的聲音本來在官洪的正前方，但這時官洪的話聲剛落，吳非吾却站在官洪身後三丈遠處，道：「姓官的，我早已站在這裡了！」

官洪吃驚的回頭看，嚄，又粗又高滿面繞腮鬍子的「人魔」吳非吾，正齜牙咧嘴的對他瞧！

官洪稍稍細看，不由點頭，道：「嗯，十三惡人之首，吳非吾就是你！」

吳非吾冷冷的道：「貼了那麼多年的告示，你小子當然一看就知道老子叫吳非吾。」他頓了一下，又問：「姓洪的，你爲何不在丁化龍那批官軍之列？你落單……」

官洪道：「我說過，我不屬於丁總督的人馬！」

吳非吾道：「那麼，你是爲了賞銀？」

官洪道：「只對了一半！」

吳非吾又問：「另一半是甚麼？」

「交情！」

「和那個人的交情？」

「洛陽府台衙官名捕『冷面金剛』羅玉！」

吳非吾猛一愣，道：「啊，你是羅玉那傢伙派來的呀，個王八操的！」

官洪叱道：「你是甚麼東西，姓吳的，我那羅兄此生最大的心願，便是把你們十三惡人之首級，高高的掛在洛陽西城門的垜子上，這……日子不遠了！」

一邊的呂不悔大罵，道：「娘的老皮，怕是你永遠也看不到這古景了。」

吳非吾却淡淡的道：「官洪，你是受了羅玉之託，暗中跟來看結果的，是嗎？」

官洪道：「不錯！」

吳非吾道：「這種結果你以爲如何？」

官洪道：「大出人意料，因爲你們未曾下山去搶車，這其間一定是消息走漏了。」

吳非吾一笑，道：「官洪，你因爲發現我等不上當，於是你便暗中跟上來了是嗎？」

官洪道：「我不想放過這大好機會！」

吳非吾哈哈笑了！

呂不悔更是聳肩大笑！

官洪却又接道：「不料却被你們發現了。」

吳非吾道：「那是你的不幸。」他鼻子猛一抽動，沉聲對呂不悔道：「這一陣子沒別人，呂不悔，出手要俐落，我把姓官的送給你了！」

眞狂，吳非吾連多看官洪一眼也不曾，轉身便走了，而且走得十分自信！

隨之，附近傳來沙沙聲響，想是另外十人也跟着吳非吾往那雲深不知處走了！

*　*　*

呂不悔咧開血嘴笑，牙齒森森的露出一大半，他的雙手各扣一把飛刀，面對着官洪不出手。

官洪並不十分害怕，他明白該是動手的時候了。

呂不悔冷冷的道：「姓官的，你是個混蛋！」

「那是你放的屁！」姓官的眞的卯上了。

呂不悔又道：「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你立刻就知道你是不是一頭豬了！」

官洪道：「聰明過度的人就是豬，十三惡人自以爲江湖大智，我以爲那才是豬！」

呂不悔反而笑了！

他笑着，又道：「你的腿快，嘴更厲害，只不知你在刀藝上又如何？」

「一樣不俗！」

「那麼，拔刀吧，姓官的！」

官洪雙目盯着呂不悔手上的飛刀，他右手反臂，「颼」的一聲拔出刀來！

他的架式十分平常，刀斜指日月，右腿挺，左足提，那是準備出手之式！

呂不悔不爲所動，面上那副冷傲，宛似大雪天的一塊大石面一樣既冰又冷！

「殺！」

官洪出刀如刮一陣風，發出「咻」的一聲響！

呂不悔只不過塌肩往外閃，那官洪就像他出刀一樣快，「忽忽忽」的已在五丈外了。

官洪那一刀，敵人非閃不可！

他也算準呂不悔會閃躲，而且呂不悔十分自信的就要打出飛刀了，但官洪的動作太快了。

呂不悔一聲暴吼：「他奶奶的，好狡猾！」

前奔的官洪可也不答話，就像隻脫兎一般往山林中奔，他一心就是快逃走。

官洪敢在惡人面前不驚不懼，那是他裝的，他心中可在打算盤，三下五去二，五去五進一，算準了方向才出刀，果然被他殺出一條出路！

只不過呂不悔也非笨驢，八步趕蟬使出來了！

「操你老舅子，你還想逃呀！」

緊接着，「咻」，半空中他先打出一把飛刀！

「颼！」還眞被他一飛刀打中官洪的背後。

那官洪盤腿更快，撩起的風把野草也帶得往一邊倒！

呂不悔的另一飛刀隨之又打出手，「蹭！」又扎在官洪的左腿上。

但官洪不但不停下來，反而跑得更快，這光景使呂不悔也吃一驚！

他心中想着，還有人背上腿上中了他的飛刀，仍然能奔跑如飛者，江湖上這姓官的算是第一人。

只不過他雖然如此想，可也摒氣拚命追。

呂不悔施展的八步趕蟬輕功，那是很耗內力的，短距離會發生效果，距離長了就不行了。

但呂不悔是個牛脾氣，追不上也得追，他相信姓官的跑不了多久，因爲姓官的中了他的飛刀。

這時候，官洪一連翻過三座大山，順着山道奔下山溝，回頭看，呂不悔仍然跟在他後面，相差只有半里遠。

官洪也吃驚，只不過他還有勁跑，對於身上中的飛刀，他也顧不得拔出來了。

他對於腿上的傷十分注意，不時的低頭看，鮮血已殷殷，那刀就在綁腿上、背上，官洪却冷冷的笑，雖然也有些痛，但他知道傷得不重！

呂不悔頭一把飛刀手勁大，爲何官洪還能笑？

官洪原來內穿了一件老牛皮護住前後，如果不是有牛皮護住，官洪早就躺下了！

* * *

呂不悔却一直想不通，爲甚麼官洪背上挨了刀還能跑得這般快，難道平日裡他與盼兒的床上遊戲過度，而耗損了內家眞力？

要知能發飛刀，功夫上腕臂腰三者力道凝聚，內家眞力運向握刀五指，打出的飛刀才準，才狠。

呂不悔身上的飛刀就不知有多少把……

呂不悔在黑道也是出了名的飛刀怪客！

此刻，他雖然沒有官洪跑得快，却仍然發狠的追上去，他可不會忘記「人魔」吳非吾對他說的話：「姓官的是你的人了！」

這等於下了一道命令，如果不能乾淨俐落的殺了官洪，即使吳老大不責罵，他呂不悔也沒面子。

* * *

官洪已不止一回的回頭看，他發覺已跑了二三十里遠，姓呂的仍然在後面。

這種追法眞少見，如果他上刀山，呂不悔一定也上刀山，如果他跳崖，呂不悔好像也不會站在崖邊往下面看，呂不悔也會跳下。

看情形，官洪就算跑上天，呂不悔也會找天梯了！

就在二人豁命的一跑一追的時候，山道出現了，官洪心想，到了山道上，我比你跑得更快，有本事你姓呂的追老子追進洛陽城吧！

官洪已到山道上了，那呂不悔也正往山坡林中奔出來，兩個人相去不到一里遠，大山裡可也看得清。

大山裡只有靜少有動的！

如果山中有動的，很容易引起人去注意。

現在就有三個人在動！

這三人一出現，官洪才眞的死不了啦！

官洪跑得全身血汗，當他發現遠處那三人的時候，他眞想回頭跑，他擔心那三人是十三惡人兜上他。

只不過當他定睛一看，他笑了，因爲這三人之中，一人他識得。

那人正是折轉回頭的「摘星聖手」皇甫大山。

皇甫大山去過府衙，他與羅玉有交情，當然，也就見過「飛行太保」官洪了！

眞是再巧不過了！

* * *

官洪大聲喊：「皇甫大俠！」

只這一聲叫喊，前面三人立刻轉過身來了。

「摘星聖手」皇甫大山一瞪眼，發覺「飛行太保」，官洪拚老命的跑過來，再往後面遠處看，一道人影跑得也不慢的追來了。

皇甫大山迎上去，道：「官洪，你怎麼來大山裡了？」

官洪拭着汗，尙未開口，一邊的另一人已驚叫道：「喲，你背上中了飛刀！」

官洪又把左腿一提，立刻拔出一把飛刀，道：「一共中了兩把！」

那人吃驚的道：「你眞不含糊，挨刀還能跑。」

官洪苦兮兮的道：「老兄，不跑命就沒有了！」

皇甫大山指着另外兩人，對官洪道：「他是司馬大膽。」

官洪道：「原來是司馬大俠！」

司馬大膽取出一包傷藥，道：「快塗上去先止血。」

皇甫大山又指着另一人，道：「這位是秦大川！」

官洪更安心了，他忙抱拳，道：「秦大俠！」

秦大川替他把背上的飛刀拔下來，發覺官洪裡面有件牛皮盾護着，不由點頭，道：「果然有備而來。」

皇甫大山急問：「追你的是何人？」

官洪道：「十三惡人中的呂不悔！」



皇甫大山聽聞呂不悔追來了，不由冷冷笑了。

司馬大膽道：「眞想不到，曾聽佟長青言及，上一回他和這姓呂的交手，一刀砍開他三條肋骨，竟然好得如此快，實在出人意料之外。」

便在這時候，「飛刀怪客」呂不悔追上來了。

呂不悔全身濕透，像個剛從水中爬上來的人一樣，帶着那麼一點狠狽。

他只一發現皇甫大山三人，不由得凶眉一緊，却對一邊的官洪道：「操你娘，原來你把老子引來這裡，是有目的的呀，想等着四對一？」

官洪冷笑道：「鬼使神差，你就認栽吧！」

呂不悔咬牙聳肩喘大氣，怒視着皇甫大山三人，吼道：「眞是寃家路窄，咱們在這兒碰上了！」

皇甫大山面無表情的道：「姓呂的，十三惡人也有落單的時候，嗯？」

呂不悔咧嘴冷哼，道：「那便落單吧，你能把爺的鳥咬掉？」

皇甫大山道：「不是你的鳥，是切下你的人頭！」

呂不悔嘿嘿笑，他的面上出現惡人樣，腮幫子一鼓一鼓的在咬牙，彷彿正在嚼皇甫大山身上的肉一樣。

司馬大膽沉聲道：「皇甫兄，千萬別切下他的人頭，咱們抓活的！」

「關山飛鷹」秦大川同意的道：「天賜機會，抓活的是上策。」

皇甫大山道：「抓一個，誘出另外十二個！」

司馬大膽立刻接着道：「不是十二個，是十三個，休忘了還有個小惡人，那小子若不除，他日江湖更無寧日了。」

秦大川道：「那小子似乎比十三惡還難鬥，果然是個小惡人！」

這種把丘浩的吹噓，倒令呂不悔十分高興，顯然他們十三惡人的調教功夫十分成功，而丘浩已在江湖上揚名立萬，成了他們的接班人了。

呂不悔這麼一高興，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

皇甫大山叱道：「如是我，就笑不出來了。」

呂不悔道：「你們知道個屁，我們調教的娃兒，已兼俱我十三人的武功之長，成爲一流高手中的一流高手了，他日在江湖呼風喚雨，吾道揚眉吐氣了，哈……」

秦大川叱道：「那是你以爲，姓呂的，關洛道上有我幾人在，還容不到你們囂張！」

呂不悔咯咯的往地上吐口水，道：「少他娘的吹牛，你們與官府勾結在一起，想誘爺們上當，是嗎？老子們偏就不上當，只可惜那山石與洪水未能把你們幾個整死在大山裡，哼！」

皇甫大山冷然道：「令我們不解的，乃是你們十三惡人爲甚麼不出面劫丁總督的車，難道你們派有內奸？」

呂不悔道：「你小子猜猜吧！」

皇甫大山道：「我不猜，我要你說出來！」

呂不悔仍然不懼的道：「你有本事，就在老子嘴巴裡掏出來！」

皇甫大山的長劍便在這時候出手了。

寒芒疾閃，劍尖已指向呂不悔的前胸，皇甫大山乃用劍名家，「摘星聖手」是指他的劍尖刺向某一定點，雖針尖也不會刺偏！

面對三大高手，呂不悔早有戒備，皇甫大山的右臂一動，他便彈身旋上半空，三把飛刀分別打出手，只見寒星曳閃之間，準確的打向三個敵人的面門！

司馬大膽的鐵牌兜着往上推，口中厲吼：「打！」

秦大川的左手虎頭鈎撥向飛刀，右手虎頭鈎便平着掃過去，他對住敵人下落的地方！

只這麼一衝上，便見鮮血飛濺，就在叮噹聲中，呂不悔打出第九把飛刀，旋身往一片石堆上衝去！

皇甫大山的右胸上着了一把飛刀，鮮血往外溢着。

秦大川的左面頰在冒血，鮮血順着那把中在他面上的飛刀往下滴，只見他張口吐出兩顆牙，下狠心又把面上的飛刀拔出來。

司馬大膽的右腿上也中了飛刀，他的鐵牌也撥打得呂不悔身上碎肉掉了半斤多。

呂不悔的右背上也被秦大川的虎頭鈎掃落一片肉，更幾乎被皇甫大山的長劍刺中要害！他的左胸也在冒鮮血！

搏殺只是眨眼間的事，但呂不悔一挺身又站起來了。

他不但站起來，而且還笑。

他的手上更分握兩把飛刀——眞不知他身上一共有多少把飛刀！

秦大川已叱吼，道：「殺！」

只不過他這「殺」字好像是「沙」字，他的嘴露風了！

司馬大膽拔出腿上的飛刀，沉聲道：「皇甫兄，不必留活口了，咱們這代價太高了！」

如果不是要活口，呂不悔是站不起來的。

呂不悔也明白這一點。

「摘星聖手」皇甫大山反手拔出右胸上的飛刀，拋在地上，雙目一厲，忽的一聲長嘯，拔身而起：「殺！」

他長劍在半空中幻化成銀龍一條，虛實莫測的直往呂不悔罩上去！

他不要活口了。

「殺！」

這一聲來得突然，林子裡一團黑影衝過來，迎着皇甫大山的劍勢，十分狂妄的殺了上去！

刀劍相擊，宛似五月花炮，等到雙方分開來，皇甫大山三人才發現是

個女子。

那女子急急的到了呂不悔身邊，她的臉也氣歪了。

這女子，敢情是「千面人狐」白盼兒。

白盼兒本來隨同吳非吾等往老龍洞走去的，但當大伙翻過一座高嶺之後，白盼兒發覺呂不悔還未折回來，她不放心，唯恐發生意外，於是她又往回找了！

白盼兒越找心越慌，便也飛快的找到這條山中大道上來了！

也眞巧，她發現皇甫大山馭着一團劍氣，劈頭蓋面的往呂不悔罩上，而呂不悔却絲毫不閃不躲，那架式，顯然是要同歸於盡了！

白盼兒這一急，她不顧一切的便一頭衝進那片劍芒之中了！

她的身上衣破血流，但她不在乎！

白盼兒只在乎呂不悔！

「喲！他們眞狠心吶！」

呂不悔却叱道：「別爲我操心，盼兒，我不含糊！」

白盼兒却對皇甫大山三人尖聲叫罵：「好哇，三個高手打一個呀，要不要臉的，聲聲是白道人物，却做些比我們惡人還惡的事情，這算他娘的那門子正義白道！」

秦大川回罵：「野狐狸，妳他娘的休咤唬，對付別人一對一，對付你們十三惡，說不得只有用手段了！」

白盼兒尖叱道：「那麼對付我，你們也一齊上麼？那行，來吧，三個不要臉的傢伙，且看老娘怕不怕你們！」

司馬大膽叱道：「野婆娘發瘋了，可惜妳找錯對象了，爺們自也不會放過你！」

白盼兒站在呂不悔身邊不離開，她的尖刀豎在面門，那模樣十分莊嚴，實際上她準備飛鏢了！

她的飛鏢只有兩支，不似呂不悔，身上各處都藏有，呂不悔玩飛刀宛如玩魔術，他只一抖手，掌中便見飛刀，有時甩甩頭，雙掌又見兩把飛刀！

這位江湖上的「飛刀怪客」，可以拔身空中準確的打出四十把飛鏢！

白盼兒不同，因爲她一共只有兩支飛鏢！

她擺出這架式，呂不悔知道她要用鏢了！

呂不悔的手上依然各握兩把飛刀，他忿怒的注視着三個强敵！

於是，第二輪攻勢又將展開了。

＊　＊　＊

皇甫大山長劍一揮，秦大川與司馬大膽二人立刻把白盼兒與呂不悔二人圍在中間！

呂不悔雙目赤紅，嘴唇快咬出血來了！

白盼兒舉刀面前仍不動，她的雙目也似快閉上了。

高手之搏，一瞬之間，不似有人亂蓋，甚麼前一招後一招，左一招右一招，一打便上百招，那是胡說八道。

猛古丁三條人影彈身而起，四件兵器那麼淩厲的圍殺上來了。

「殺……」

「打……」

呂不悔與白盼兒二人的默契十分配合，十七年相處在一起，又何需出口叮嚀！

兩個人的身子猛一挫，就地往兩邊分開滾出去，四件星兒似的鏢與飛刀，那麼勁疾的往空中打去。

於是，空中地上，五個人各自發出不同的吼罵與尖叫，緊接着「轟咚」落地與「沙沙」移動聲裡，只見皇甫大山以劍拄地，兩條小腿上各插着一柄飛刀。

他痛得口中發出「絲絲」聲，那股子忿怒，全部由他的一對眼神中流露出來了。

司馬大膽的背上着了一鏢，痛得他反手未拔出來。

秦大川也很慘，白盼兒一鏢打中他的屁股上，差半寸沒中在他的尻尾！

只不過呂不悔的肩頭上與胸前又多了兩道血口子，那胸前一劍正是他上一回被佟長青切的刀疤之處，如今又從舊地方冒出血來了！

呂不悔也夠狠，他的雙手又各抓一支飛刀！

白盼兒的頭上青絲飛了一撮，左肩上當她在翻上發鏢之後，却被司馬大膽的鐵牌上尖錐掃去四兩瘦肉，痛得她眼淚直流！

究竟是白盼兒的頭腦靈光，她沉聲對呂不悔道：「老大他們就快到了，他們四個人一個也休想活。」

爲甚麼是四個？

一邊還有個受傷而又吃驚的「飛行太保」官洪！

官洪一聽可急壞了！

「皇甫大俠，咱們還是先退，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要抓惡人，以後機會多的是！」

呂不悔叱道：「還想走啊！」

秦大川對司馬大膽示意，又對皇甫大山道：「皇甫兄，你的意思如何？」

皇甫大山怒視白盼兒，再看看自己三人，都已傷得極重，不由怒道：「剛才就該殺了姓呂的，如今也少一個惡人了。」

白盼兒道：「是好樣的再等一等，且看誰殺誰。」

皇甫大山怒道：「臭女人，你們十三惡窩藏在甚麼地方，早晚會被我們找到的，妳少得意！」

官洪見皇甫大山有些蹣跚，立刻上前扶他。

這四個人很艱難的往山谷峽口走了！

白盼兒見四人走遠，她大喘氣的



把呂不悔扶在一片草地上，取出傷藥，忙不迭的爲呂不悔包紮。

「可惡啊！這種殺法！」

呂不悔道：「剛才妳的話很適當！」

白盼兒道：「他們如果再出手，我二人就只有到陰司裡尋樂子了！」

白盼兒說吳非吾幾人快到了，那當然不是眞話，但也令皇甫大山幾人相信，因爲江湖傳言，「黑獄十三煞」都是一致行動的，只要有一人出現，餘下的人會全出現，白盼兒不是突然出現了嗎？

就這樣，皇甫大山四人放棄了這大好機會，匆匆而又忍着傷痛的走了！

白盼兒把呂不悔的傷包好，又把自己的傷也包起來，兩個人就那麼擠擠蹭蹭的往高山走去！

原本是十分輕鬆的工作，呂不悔也以爲追殺官洪是一件小事情，却再也料不到會是這樣的結局！

吳非吾當然更想不到呂不悔會出事情。

當白盼兒又回頭的時候，吳非吾還對另外幾人冷冷的笑道：「你們看，這才半個多時辰，白狐就熬不住了，娘的，你們說她騷不騷。」

李老三却接上一句，道：「騷，騷透了，和咱們的巧兒差不多。」

巧兒回頭罵：「死拐子，小心我把你另一條狗腿也敲斷，娘的皮。」

「拐子」李老三直伸舌頭。

吳非吾却不以爲意的哈哈笑了。

＊　＊　＊

「鬼叫天」石大海就站在一道斷崖下哈哈笑。

石大海爲甚麼會發笑？

原來石大海奉命來殺花滿天的姘頭快刀劉的。

石大海只想突然下手，殺了就走，免得久了聽花滿天的告饒求情，多囉嗦。

石大海是個做事不拖泥帶水的人，尤其在殺人方面，就更乾脆。

當他到了花滿天的山洞下方，先看看四下裡不見人影，這才悄悄的攀上那個石洞。

他老兄潛入洞裡，那姿勢就如同個大花豹。

只不過當他潛到一個洞中石室門口，便聽得室中有怪聲，聽得他心頭一動。

「鬼叫天」石大海在石室門口找縫，他找着了。

他把眼睛瞇成縫，往洞中只一瞧，嘩，石室中眞夠瞧，男女戰爭打開了。

「鬼叫天」石大海本要叫，却突然不叫了，因爲他發現這男女二人的動作很新鮮，看得他也自嘆弗如。

就在一陣過後，石大海實在忍不住了，便立刻又下得斷崖，在崖下面捧腹哈哈笑起來了。

原來他還眞不想中途打散上面那對野鴛鴦，且等他笑夠了，便又上去偷偷的窺，細細的瞧。

石大海眞叫鬼，他也驚艷花滿天那個白淨的大屁股，引得他的舌頭也伸出口來舐嘴唇。

至於石大海心中想些甚麼，天知道。

＊　＊　＊

石大海已經第五次忍不住跑出洞外哈哈笑了。

只不過這一回他未跳下山崖捧腹大笑，所以這笑聲隨風入洞，便也驚動石室中兩個「發瘋」的人。

「誰？」

洞口笑聲是男聲，花滿天已尖聲問。

石大海伸手捂住毛嘴巴，反手按着他的潑風刀。

「誰？」

男的喝問。

男的當然是快刀劉了。

花滿天只一遇上快刀劉，本不打算把快刀劉帶回來的，她明白，這事如果叫吳非吾知道，人魔一定不答應，所以她曾拜託過「二閻王」厲莫野，但厲莫野却不爲花滿天求情說項。

厲莫野只在她這兒與涂玫瑰熱乎幾日，便又把涂玫瑰支走了。

現在，「鬼叫天」石大海來了，石室內有了穿衣聲，不旋踵間，一男一女奔出來了。

不錯，快刀劉手上還拿着刀。

花滿天一見是石大海，她不由得吃一驚。

石大海却又哈哈笑道：「二位，快回去繼續未完成的戰事，我在這兒不偷看。」

快刀劉不認識石大海，不由罵道：「操，你他娘的是那個石縫中蹦出來的狗東西！」

花滿天一把拉住快刀劉，急急的道：「小劉呀，你不認識石爺呀，口沒遮攔的就罵了。」

花滿天手上也拿着刀，她的那把刀與丘浩的刀差不多，當年「丹江夜叉」靠殺人過日子，她的這把刀到底沾了多少人的血，她自己也弄不清楚。

快刀劉只一聽花滿天的話，就知道洞口的大漢不好惹，如果是在洛陽城，他當然不怕，如今這是在荒山裡，那得看誰的骼臂腿粗了。

快刀劉的反應是一流的。

在衙門幹過兩年公事的快刀劉，當然很識時務。

他收刀打個千，哈哈笑了！

石大海也笑，而且笑得比快刀劉更客氣，更和善，也更令人感動。

花滿天就很愉快，如果石大海張開雙臂，她一定來一個投懷送抱。

石大海哈哈笑道：「對不起，對不起，打攪了你們二位的正當行爲，實在於心不忍吶。」

快刀劉心裡罵，他心裡罵石大海

至少十七八代老祖先，但面皮上却也笑開了懷的道：「老兄，大山裡沒事幹，閒着也是閒着，不是嗎？哈。」

石大海也跟着笑了。

嚄，花大娘還撒嬌吶。

「嗨！你們倆沒正經，合着尋我開心呀！」

石大海一聽，更笑開了懷。

快刀劉道：「老兄，洞口風大，進來吧！」

石大海收住笑，道：「我是隨便過來瞧一瞧，沒得倒打攪你們了，嗨！」

花大娘笑道：「小事，小事，石爺呀，你也是個大男人，我有時在想，你是怎麼憋得住的。」

石大海哈哈笑道：「我呀！我的嗜好是看寶，只不過我在洞內看的是眞寶，今天看的却是活寶，哈……」

花滿天要撒嬌。

快刀劉木然的笑。

石大海指着山崖下面叫。

他叫甚麼？

* * *

「鬼叫天」石大海的聲音很刺耳，也很突然，就好像他半夜遇鬼一樣。

叫聲引得花滿天與快刀劉二人併着肩頭往下看。

花滿天還開口道：「甚麼呀？」

快刀劉的脖子伸得長，只不過他甚麼也沒看見。

於是，快刀劉側面看向石大海，他口中的話還未說出來，就見冷電那麼閃耀着罩過來，他還來不及閃躲，潑風刀已切過他的脖子，下盤被石大海一脚踢。

「去你娘的，下去吧！」

快刀劉連叫一聲的機會也沒有，便身首異處的標着鮮血往斷崖下面摔出去。

下面反回兩聲「叮咚」！

「叮」是頭碰在石頭上，「咚」是身軀落在草窩裡，而石大海的潑風刀已架在大吃一驚的花滿天的脖子上了。

這變化也太快了，當然，一時間花滿天很難應付。

不能應付，便只有一個動作，那就是拋下手中的刀。

花滿天不但拋刀，而且把刀拋在山崖下。

「石爺，這……這……是幹甚麼？」

花滿天殺人不眨眼，但當石大海的潑風刀架在她脖子上的時候，她一樣的打哆嗦！

石大海黃板牙露出來了，他哈哈好一陣冷笑。

「娘的老皮，我是專門來殺人的！」

「石爺，能否說說，我花滿天那一點不對了？」

她好像丑表功的又道：「上一回我送的消息是差一點，那是丁化龍的計謀，我怎麼知道，這一回難道我女兒小蝶也中計了？」

石大海冷笑道：「妳說對了，娘的，似妳母女這種辦事不力，早晚會把我十三人的老命送掉！」

花滿天大驚失色，道：「又怎麼了？」

石大海道：「丁化龍又是虛晃一招，他奶奶的，姓丁的不把家眷帶去上任，一應家產在洛陽，我還告訴妳，姓丁的也私下拿定主意，『黑獄十三煞』不除，他不會將他的那些寶物往長安運，妳知道了嗎？」

花滿天驚訝的道：「你聽誰說的？這消息我怎麼會不知道？」

石大海齜牙咧嘴笑道：「妳他娘的，這麼重大的事情，妳不親自出馬，叫妳女兒去應付，而妳却把個快刀劉弄來這烏鴉谷中尋快樂，吳老大火大了，這是命我來宰人的，我說花滿天，妳該不該死？」

花滿天立刻雙手交互打，巴掌打在臉蛋上，發出辟辟啪啪聲。

「我該死，我不該弄個快刀劉回來，誤了爺們的大事情，我該死。」

石大海哈哈笑了！

石大海也收起潑風刀，他一把抱起花滿天，笑道：「別打了，我一個人的花大娘，我便老實對妳言，殺快刀劉是眞，那是吳老大的交待，至於妳呀，嘿……我他娘的不捨得，哈……」

花滿天宛似洩氣皮球般，「啊」的一聲就往地上跌坐下去了。

石大海一見，刀入鞘，雙臂只一摟，花滿天也眞能湊，一下子跌進石大海的懷抱裡了。

石大海哈哈笑，托起花滿天就往洞中跑。

花滿天看來四十整，這時候她的表情却像個初入洞房的小女人似的，把一頭長髮盡在石大海的鬍子上蹭，口中還發出「不要嘛，不要嘛！」

其實她口是心非抱得緊，張開口還咬住石大海的下巴，當然，她咬得恰到妙處，咬得石大海哈哈笑。

這二人只一闖進花滿天的石床上，那當然又是一番景象了！

* * *

丘浩慘極了，他還等着吳非吾來放他出去吶。

枯坐在石地上，丘浩想着只等大叔阿姨們証實自己說的話是實情之後，一定會來把自己放出去的。

有幾處光線自石縫射進來，丘浩想從石縫望出去，更想從光線中看到些甚麼，但那種似一根細綫的光芒，令他眼睛發花。

他不知道自己在這叫甚麼「長生室」中已經躭了多久，只不過從一個黑漆漆的洞中拋進來些吃的東西，已經有七次之多了。

他當然不知道，七次那就是七天！

丘浩已經在「長生室」中被囚七天了！

丘浩很注意那個黑漆漆的洞口，



那個只有兩個拳頭般大的石縫，東西只一拋進來，還會發出「嘟嘟」聲。

丘浩不知道這是黑獄的一處石牢，他就處在黑獄最小的石牢中，甚麼長生室，那是吳非吾的調侃。

* * *

「人魔」吳非吾自回到老龍洞之後，十三個惡人不再出洞了，就算石大海忘不了他與花滿天的一次熱乎，可也不敢不聽吳非吾的話。

那天石大海和花滿天的一番「大戰」之後，石大海連一杯熱茶也不敢喝花滿天的，當然，他更不會和花滿天睡在一起，這原因很明顯！

花滿天也是黑道狠角色，「丹江夜叉」之名可不是浪得來的，這一點石大海最清楚，如果他睡在花滿天身邊，花滿天必然會想到她的老情人快刀劉是死在潑風刀下，萬一她發了狠，一刀切下他的腦袋，那才眞叫牡丹花下死，做了個最最風流的鬼。

石大海在花滿天身上找足了樂子，便奔回老龍洞了，他才不傻。

石大海只風流而不做鬼，就算花滿天拖住他不放，他也不會留在烏鴉谷！

不過，石大海臨走時對花滿天有交待——好好打聽丁化龍在洛陽家中的情況，有了消息，將功折罪。

花滿天能說不嗎？

* * *

「黑獄十三惡」躲進老龍洞中不出來，這一住就是半年多，他們住在洞中可享受了，只可憐丘浩一人被囚在洞後的小牢中。

頭三個月，丘浩天天大聲喊——當然是喊十三惡人了，他要十三惡人放了他。

只可惜十三惡人好像把他忘記了。

想打開小石牢，那得十三個惡人齊出力，差一人也推不動洞門的大石頭！

丘浩每天都會用手去推去抓，他甚至用雙臂不停的打，眞慘，雙掌出血他也不知道！

黑獄小牢裡，他唯一活下去的，便是有人按時拋進一些吃的，只要有吃的，他就死不了！

這黑獄中可不只囚他一個人！

黑獄中囚了不少人，至於有多少，誰也不知道！

吳非吾却知道，因爲他囚的人是爲他們十三惡人服務的，天下的名廚黑獄中就有三個，天下的名醫有扁鵲，這黑獄中好像還有幾個腿快的，他們走山洞，過小道，穿荒林，離開黑獄都是選在半夜裡，這四個人是幹甚麼的？當然是往大城鎮趕辦一應物品運回來，每一年總會有個三五次，東西辦齊，這些人就不見了。

當然，這是吳非吾的巧安排，即使這些人被人發覺，怕也永遠找不到老龍洞口，因爲老龍洞口附近有個如同丘浩住的小囚牢，裡面囚了三個大叔，這三人幾乎全是瘋子！

瘋子一聽牛角聲，就會推動石洞口的巨石，瘋子有時候比不瘋的人還認眞做事。

* * *

丘浩在「長生室」中覺得有些悶熱，他再用手去試探照進石縫的光線，覺得有些熱熱的，他心中想，難道又是夏天了？

夏天，他曾在老龍潭的怪船上睡過，也曾光着屁股下水去抓魚。

屠大叔、石大叔與風大叔三人最喜歡住在那隻怪船上，一住就是一個月，然後帶着他轉回老龍洞。

還有那「西山斷崖」上，尚大叔與齊阿姨二人眞親熱，他二人當着萬大叔的面前還親嘴吶。

丘浩在洞中想得可多了。

當他想到萬子壯帶他去打野味，竟然拿他去誘花豹，不由得心頭一緊。

不過，雖然不高興，却比現在好多了，至少還可以自自在在的到處走動，而此刻……

此刻他只能在這黑小囚牢中坐着。

眞急死人了。

他是個少年人，精力如果不發洩，他不瘋才怪。

丘浩有時候急了，他就會張口狂叫，然後對着石壁揮拳暴打。

只不過再是叫喊，再是捶打，也不見任何一個人會來看看他。

如果這時候有人和他說說話，那眞會叫他高興得十天也闔不上眼睛。

丘浩也想到和尚大叔，只不過悟空不能來。

悟空心中明白，吳非吾不把丘浩放出來，那是有原因的，因爲丘浩的武功令他們十三人吃驚，萬一有一天丘浩知道他的身世，萬一丘浩又被羅玉認出來，到那時，他們這十三惡就完了。

吳非吾老謀深算得遠，他只這麼一提醒，十三惡人便也同意他的作爲——把丘浩關在小囚牢了。

爲什麼不乾脆把丘浩殺了？

吳非吾也有說詞。

吳非吾對大伙說得很明白，當初擄來這娃兒，目的是什麼？

目的當然是把娃兒調教成惡人，然後支使娃兒去犯案，等到被他爹活捉住，看一看丘閻王是不是把他親生兒子的人頭也掛在高杆上。

只不過實在出人意料之外，丘浩的武功會反常的那麼叫人吃一驚，他把十三惡人的武功雜着用，江湖上還有他這麼練武的。

吳非吾等十三惡把丘浩這麼一關，嗨，又整整的關了兩年半。

兩年半啊，丘浩變成什麼樣子？

如果十三惡能看一看，十三惡一定會被嚇跑。

丘浩被關在小囚牢裡，起初大叫不已，到後來他不叫了，一團永難熄滅的怒火，就發在四肢上，不是對準石壁狂打狂擂，便是用雙脚暴踢石壁，雖然拳脚經常會被他擂得出血，他也不稍加注意。

日子就在這種忿怒中渡過兩年半，不知不覺間，他那小牢裡的石壁，被他擂打得石屑紛紛，一脚踢出，大塊石岩落下來。

到了這時候，丘浩尚不知自己已是銅拳鐵腿之身了。

每日如此發狠的擊打石壁，這日子過得當然苦。

「黑獄十三煞」沒有一個來看他，有時候丘浩想着，還不如當初被毒死算了。

他有時更後悔，如果當初不把知道的消息送回老龍洞，這「黑獄十三煞」也許已經死絕，自己雖然也要死，但與現在一比，當初實在不該爲了想活命而奔回來。

丘浩後悔透了。

人，誰又不是活在後悔中？

人如果沒有希望，這個人就會被後悔折磨死。

這世上的聰明人却又用「希望」二字，用來誘騙那些愚笨的人，而愚笨的人又把不是希望的謊言，當成未來美化的日子。

丘浩不想將來，他現在的日子還會有將來？

他只有後悔，而後悔正天天折磨他。

當他實在難以忍受的時候，他甩頭、出拳，低沉的出氣如獅，他幾乎就要瘋了。

有一回，他無意間把長髮往面上覆蓋，不由得大吃一驚的跳起來。

於是，他藉着那螢螢的一線光芒，用盡目力的看着長髮，嘩，花白了。

丘浩不知在這石牢有多少天了，但見長髮已白，那股子辛酸……

他覺得痛苦，却未落淚，因爲他的淚早乾了。

辛酸、痛苦、後悔、無奈，這些只一加起來，便是忿怒，丘浩現在就是這樣。

有時候他會用那把花滿天送的尖刀，在陽光透進來的石縫刺着，他發覺，那還不如他的拳頭厲害，他只一出拳，石岩就會落下一塊，而且是一大塊。

小囚室的地上早就堆滿了碎石，只不過他不會覺得。

有一天，丘浩又在小囚室中發火了，他抓着長髮出拳打石壁。

「轟轟轟轟……」

這聲音立刻引來反應。

「誰呀？」

眞的聽來遙遠，就好像千里飄來的蟻語一般。

「誰呀？」

這是第二聲，丘浩怔住了。

是的，這是人聲，有人在呼叫了，多麼誘人的聲音，比天使之歌聲還令丘浩高興，因爲這麼多日子，誰會和他說過一句話？

丘浩用力的擊打石壁，他要弄清楚那聲音是什麼地方飄進來的。

「誰呀？」

聽出來了，右前方的地方，那地方沒有光線，但聲音却是從那個地方傳出來的。

丘浩全身撲了上去，緊緊的爬在石壁上，就好像他要與什麼久別親人擁抱一樣。

「我……是我。」

「你是誰呀？」

「我叫娃兒。」

「娃兒？娃兒……是個小孩子。」

丘浩道：「是的，我年紀不大。」

「你叫……什麼名呀？」

丘浩想了許久，才吞吞吐吐的道：「我……好像小時候有個名字……叫……丘浩……」

「求好……哈……有姓求的嗎？」

丘浩道：「我也不知道。」

那聲音聽起來眞蒼老，但丘浩却聽不出來，因爲他只要有人和他說話，他就十分高興了。

他已很久沒有高興這種感受，眞怕突然會消失掉，便又急急的問：「喂，你在那兒？」

那聲音傳來，道：「和你隔壁。」

丘浩又問：「你是誰？」

「唉，忘了……」

這世上還有忘了自己名字的人，即使丘浩五歲以後已無人叫他的名字，只以娃兒呼叫他，但他仍依稀記得自己叫丘浩，至於如何寫法，曾經和他住了半年的扁鴉大夫，可也未曾教他寫過這兩個字。

丘浩聞得那聲音，立刻又問：「喂，你是怎麼被我吳大叔他們關在這裡呀？」

「屁！你的什麼吳大叔？」

「就是外面人叫他們十三惡人的呀，我吳大叔在這兒是老大。」

「小子，你的吳大叔是我徒兒，這個畜牲啊……」

聲音傳來咬牙切齒，恨之已極。

丘浩大吃一驚，道：「吳大叔是你徒弟？眞的？」

「那假不了，而且我是從小把他帶大，傳了他武功，又叫他在江湖成名立萬，更把我發現的這處老龍洞送入他的掌握中，他却把老夫關進這黑獄之中。」

丘浩道：「他爲什麼如此？」

那人沉沉的道：「因爲我是個老惡人，我要非吾那小子比我更惡，娘的臭皮，他果然比我更惡，把他的師父也關入這黑獄裡了。」

丘浩道：「那怎麼沒聽我吳大叔說過？」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小五子發現眞假小羅，使自己的美夢幻滅，眞假小羅亦被童翎查出，但沒有將他們殺掉，其用意使雲中子也難明。小羅和茜茜同行，被哭笑二面具人捉着，他們除去面具，原來是周光迪和一中年文士，呂冠芳將兩小釋縛，小羅拜見父母，再和小仙蒂相會。葛三刀的刀招又將賈、柳二人嚇走，隨祝家雲的爹往小羅家。這邊小仙蒂和那邊小五子待產，兩邊都有名醫護產……



乳虎雛龍傳奇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 垂死英雄

## 大秘密終於揭曉　小場合逐個公開

潘奇終於用一塊黑木炭在地上寫了三個字，而且抬頭望着童翎。

童翎沒有表情。

童翎此刻沒有表情就是很大的表情。他一直隱瞞了身份，最初使人以爲是童羽，以及又說是童羽之兄童翎。

但童羽無兄弟，他的身份仍是個謎，大家只好去猜。

有的人能猜到，如龍、羅、周、秋等絕頂高手。

潘奇居然也知道。這是因爲昔年他爲這個人治過被火器的灼傷。他已經說對了而對方居然一點表情都沒有，潘奇才知道他的命運了。

「潘兄，還有一件事，你知不知道？」

「教主請問。」

「有兩個小羅的事。」

「我……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潘兄一定也知道，這孩子是哪個小羅的了？」

「我以爲眞小羅愛小仙蒂至深，連對身邊的秦茜茜，那小美人都能絕對保持君子風度，那孩子必是假小羅的。」

「小五子知不知道？」

「這件事潘某就不便臆測了。」

童翎道：「潘奇，你太聰明了。」

潘奇面如死灰。吶吶道：「教主，請念在我照料及爲小五子接生份上，饒我一條狗命吧！」

童翎道：「潘奇，我說一段有關信陵君的故事給你聽……你也許會知道爲何會有此後果與下場。」

「信陵君的故事？」潘奇對此眞是莫測高深。

「不錯。」童翎道：「魏王的異母弟信陵君，在當時是『四大公子』之一。有一天信陵君正在宮中和魏王下棋，忽接報告，說是北方國境昇起了狼烟，可能是敵人來襲的信號……」

潘奇很聰明，但由於不知這個典故，很難猜出童翎的用意。

童翎道：「魏王聞報，立刻放下棋子，準備召集大臣研商對策，信陵君却不慌不忙地阻止了魏王說：先不要急，或許是鄰國君王行圍狩獵，我們邊境守備一時看錯，誤以爲是敵人來犯而昇起狼烟示警。魏王半信半疑。停了一會，又有人報告，剛才昇起狼烟敵人來襲的報告是錯誤的，事實上是鄰國君主行獵，於是魏王很驚訝地問信陵君：你怎能預知此事？信陵君很得意地說：我在鄰國佈有眼線，早知鄰國君主今日會去狩獵的。從此信陵君逐漸被魏王冷落了。潘奇，這就是鋒芒太露，知道的事太多並不是好事的道理，誇耀小聰明的人，很難成大器！」

教主又道：「潘奇，由現在開始，你盡全力狂奔，盞茶工夫以後我才追你，這機會已經很不錯了！」

「教主，我……」



童翎手一揮，表示這是他最後的決定。潘奇以爲，以盞茶工夫狂奔，可奔出七八里，在山野中到處可以藏身，捉迷藏是找的人比較吃虧些。

於是他抱拳後掠出厨房後墻，連吃奶的力氣都使了出來，他想好了，大約奔出五六里之後再轉向，甚至再轉幾個方向，他以爲還有一半的希望。

他以爲教主太托大了些，這也合該他五行有救。

但是，當他向北奔出六里左右，轉向西奔出一里許又轉向南時，忽然雙腿一軟，仆在地上，是太緊張所致的嗎？他知道不是。

他一躍而起，忽然沒站穩又仆了下去。

這一次他知道人家既然要殺他，就不會讓他倖存，人家有百分之百，千分之千的把握。

人在死的時候也許會看透一切，他想起臨行前教主輕輕地拍了他的肩胛一下，當時無感覺，現在痛徹骨髓。

他以爲一生作惡多端，空有一手高超的醫術，却未善加利用而造福人羣，却用以害人，正是報應不爽。

他吃驚的是這種獨特的手法，能讓他狂奔七八里才發作開來，倒地不起，免得還要把他的屍體弄走添麻煩。

稍後小五子問起潘奇爲何一天不見，童翎說他溜了。

* * *

雲中子到一干白道高手這山中別業來造訪，造成一次小小的騷動，因爲這畢竟是一件意外的事。

除了外出的周光迪以及下山採購食物及日用品的小羅之外，都一一見過雲中子，相談甚歡。

陪雲中子談話的有龍起雲、羅寒波、衛天愚、秋鳳池和祝繼宗等。衛天愚道：「雲兄，這些年來爲何不見露面？」

雲中子道：「一言難盡。重傷之後，自忖必死，幸虧被一老農所救，養痾至今。」

祝繼宗道：「昔年十二人是否還有活着的？」

雲中子道：「這就不敢說了，可能沒有了！」

秋鳳池道：「雲兄，你見過玄陰教教主沒有？」

「沒有，諸位有人見過？他到底是誰？」

秋鳳池攤攤手，道：「秋某還以爲你見過呢！」

雲中子道：「連諸兄都未見過他的眞面目，雲某又怎能見過？不過，聽人說他是童羽之兄，不知怎會有此傳說？因爲雲某知道童羽沒有兄弟。」

羅寒波道：「這當然是騙人。雲兄見過哭、笑二面具人了？」

「見過一次，我是在某夜看到二面具人和人動手，在下未露面，這二人應該也是昔年十二人中之一，就是想不起來。」

衛天愚道：「這麼說雲兄對玄陰教是一無所知的了？」

「不然。」雲中子道：「據在下所知，玄陰教最近要有一次大行動，自然是對付白道的。」

秋鳳池道：「這已在意料之中。就以『神州七子』來說，雲兄認爲是否還有活在世上的人？」

雲中子微微搖頭，道：「雲某也不知道，昔年羅兄伉儷風傳已經過世，而且無疾而終，到底是怎麼回事？」

龍起雲道：「『七殺夢魘』以邪術殺人，雲兄沒聽到這個傳說？」

「這箇……」

羅寒波笑笑道：「是這樣的。龍兄受了重創，需我們夫婦二人的內功助他療疾，才使我們詐死。」

「原來如此。那麼昔年追殺龍兄的人，必是上了別人一石數鳥的當，要大家火併，他可以坐收漁人之利了？」

「正是如此。」

雲中子道：「火併是不是由於龍大俠的夫人司徒雪被襲而……」屋內一片寂然，因爲龍起雲不願談起此事。

雲中子道：「恕雲某無狀，不該重提往事。」

龍起雲道：「其實也無所謂，昔年不是內人被襲，而是內人司徒雪被那色魔奸汚了。」

雲中子狠聲道：「此獠人人得而誅之！」

由於衛天愚等人近日曾見過雲中子，行踪有點詭秘，他暗中叫衆人小心戒備點，至少他以爲雲中子的突然來訪，有點突兀意外。

第三天下山採購食品及日用品的小羅，在路上遇上了「葛三刀」及祝家雲，一起回來，也幾乎是周光迪趕回的同時。

出迎的有龍、羅、秋、衛四人，周光迪忽然心頭大震，道：「諸位離開過此別墅？」

衆人道：「沒有啊！」

周光迪道：「可有生人來此過？」

「生人？」衛天愚道：「雲中子算不算生人？」

「甚麼？雲中子來了？他的人呢？」

秋鳳池道：「不久前我還看到他在園中修剪花木。」

龍起雲道：「大國手，別語不驚人死不休成不成？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周光迪一字字地道：「各位都已經中蠱了！」

衆人相顧失色。

秋鳳池道：「老周，別開玩笑成不成？」

周光迪道：「各位互相看一下，你們每一位的左耳垂上是不是有一塊像蝴蝶似的紅斑？快看看！」

衆人互相印証，發出一片驚呼

聲。

的確，每人左耳垂上都有一塊紅斑，狀似蝴蝶。

羅寒波吶吶道：「大國手，這是不是一種名叫『蝴蝶蠱』的邪術？」

周光迪肯定地點點頭。

龍起雲道：「中了此蠱是不是武功盡失？」

「不會，這是一種相當溫和的蠱，中蠱後功力會失去約三成，最多只剩五成，一年後會自行消滅。」

衛天愚道：「你是說一年後會康復？」

周光迪點點頭道：「但各位要知道，就算十天半月後會康復也不減其危險性，因爲大對頭即將向咱們發動攻擊了。」

衛天愚立即先行奔入，未見到雲中子。

周光迪道：「雲中子八成是玄陰教教主的同路人。」

衆人當然都相信。秋鳳池道：「大國手難道就無法治療此蠱？」

周光迪嘆道：「第一，要到苗疆去找解藥，其次時間也來不及了。」

羅寒波道：「這一手很陰，幾乎等於把我們的實力減去了一半，也就等於把他們的實力增加一倍了。」

龍起雲道：「對方的實力，到目前爲止，已知的有太上教主，兩個教主（哭、笑二面具人），幾個副教主和十來個壇主。另外應該還要把星宿海老怪冷通天也算上，齊天榮更不必說了，還有『窮仙』百里光。」

經衛天愚和呂冠芳一番查訊，年輕人除了小羅、「葛三刀」和祝家雲三人之外，全都中蠱。也只有待產的小仙蒂未中蠱。

其餘所有的人，有一個算一個，無一倖免。

呂冠芳道：「各位，雲中子施蠱成功，顯示他們在三五天內就會到達，絕不會拖到七日以上。」

秋鳳池道：「大妹子，我看連三天都不會超過，因爲老周在此，他們總是不放心，必然速戰速決。」

衆人都相信這說法。

大家都試過功力，果然如此，有的減去三成，有的是二成半，但沒有減去五成的，也有只減去二成的。

就在這時，也就是晚膳時刻，茜茜飛奔而來，道：「小仙蒂陣痛，可能要生了，而且……而且……」

周光迪頹然道：「是不是很危急？」

「是……是的，樣子好可怕。」

周光迪離座而起道：「呂大妹子，生產的一切準備工作由妳指揮年輕人去作，如立刻燒大量的開水等等，另外我仍要問龍兒及你們賢伉儷，如果情況不妙，是要大人還是要孩子？」

小羅突然大聲道：「周前輩，沒有第二個答案，我們要大人，一定要大人！」

周光迪道：「如果在要大人的情況下很可能導致大人與孩子都危險，也只有犧牲大人才能保全孩子呢？」

小羅一楞，悲聲道：「天塌下來我還是要大人。」

這聲音有催淚作用，現場上的人都在抹淚。

「好好，我會盡力，但是……」

「沒有但是，我要小仙蒂……我要她……」

周光迪匆匆離去，呂冠芳拍拍兒子的肩胛，道：「羅天，娘會盡一切努力的……」她招呼着茜茜，祝家雲去作準備工作。

原來小仙蒂的「五陰鬼脈」並未治癒。

她的情況太嚴重，而且和小羅的也不同。

像周光迪的醫術固然高明，却不是萬能。正是「藥醫不死病，佛渡有緣人」，也就是說，嚴重到非死不可的病，即使華、扁再世也沒有辦法。

小羅也要跟去，龍起雲道：「天兒……」

小羅停下，聽出龍起雲的嗓音有點沙啞。

龍起雲深沉地嘆口氣道：「你該相信，她是我的獨生女，我比你更關心、更焦急，是不是？」

羅天點點頭。

龍起雲道：「關心是一回事，順應事勢又是一回事，千萬不可蠻不講理，周兒自然是以救大人爲主，但是，萬一在救大人之下可能會造成大人和孩子都沒有希望的情況，而救孩子至少還能少犧牲一個生命……」

「龍伯伯是說，早知仙蒂沒有希望了？」

「也不是沒有希望……而是生產很危險。」

「早知生產危險，爲甚麼還要她生？爲甚麼不提早打胎？難道龍伯伯就沒有更好的報恩方式？」

龍起雲一楞，這句話當然太重，也太情緒化了些，但仔細研究，這話似乎也沒有甚麼不對，這是誰的錯？

龍起雲喟然道：「事實上打胎也危險！」

羅天又要奔出，龍起雲道：「不要去。」

「爲甚麼？」

「不要去！」

「不……」小羅斷然拒絕奔了出去，羅寒波大聲道：「羅天……羅天……」但人已去遠了。

大廳中一片死寂，秋鳳池道：「羅天還不是和你羅寒波一樣？他是個重情感的人，也沒有甚麼不對。」

這時呂冠芳一邊指揮少女們燒開水，一邊找周光迪私談。「光迪大哥，是不是可以盡量保住大人？」

周光迪沉默良久，道：「大妹子，我會盡力，如果非犧牲大人不可，也希望你們能諒解我。」



「周前輩。」羅天冷冷地道：「你不必考慮其他辦法，我要小仙蒂，小仙蒂如有差池，我和你玩命！」

「天兒……」呂冠芳道：「你怎麼可以對周先生這麼說話？」

「不妨！我最欣賞這種重情感不二色的人。」

小仙蒂的尖嗥聲撕裂着小羅的心。小羅衝進屋中，抱住小仙蒂，道：「小仙蒂，妳忍着點……妳不會有事的……」

「羅天哥哥……你把茜茜叫來……」

「好好……」不久找來茜茜，小仙蒂痛得滿頭虛汗，上氣不接下氣，她抓住茜茜的手，放在小羅手上，道：「茜茜妹子……你答應過我……一定會照料羅天哥……和我的孩子。」

茜茜流淚道：「仙蒂姐……妳不要想這麼多嘛！第一胎都會痛楚一些，妳要安下心來。」

「茜茜妹子……請聽我說……我知道……我不大可能看到我的孩子……這是由幾位前輩的表情上看……看出來的……茜茜妹子，請答應我，萬一我去了，妳要照諾言行事……」

茜茜很難啓口，她怕小羅疑心事先和小仙蒂有甚麼約定。但呂冠芳在一邊向她點點頭，茜茜只好點頭。

「不……不，小仙蒂，妳不會的！」羅天的嗓音却變了。

「羅天哥……你別打岔……請回答我……我萬一去了，你能讓茜茜取代我照料你和孩子嗎？哥……請回答我……」

羅天強忍着淚不出聲。

小仙蒂別過頭去不和他說話。

羅天道：「小仙蒂……妳要有信心……不會有事的……絕對不會，妳要相信周大國手……」

「羅天哥……你不答我……我就永不安心！」

「好……我答應妳……可是妳不會的……」

「哥……要記住我的話……要善待茜茜……像善待我們的孩子一樣……」

這工夫小仙蒂又尖嘶起來。周光迪入內把他撵了出去。

幾位女的忙豁起來，因爲已到了時候，可是只有周光迪知道，小仙蒂已到了生死關頭，如無奇蹟，她是不會拖過今夜的。

門外有小羅，龍起雲和羅寒波，當然也有「葛三刀」。

他們都是心情沉重，因爲老一輩的都聽周光迪說過，小仙蒂的情況不大可能有奇蹟出現。

也可以說，保全大人已無可能，能夠保全孩子已經不錯。

小仙蒂的嗥叫聲越來越弱，已是聲嘶力竭。

小羅要衝進去，被羅寒波拉住。

父子連心，他能深深體會兒子此刻的心情。

其實此刻大家的心情都差不多，由於中了蠱，功力大減，原來所具的信心已打折扣。

雖然周光迪配了一劑藥讓所有中蠱的人服下，說是能暫時提高一成的功力，畢竟是暫時的。

它只能持續四五個時辰。

「天兒……看開點，爹知道你和小仙蒂的情感……天兒，人的窮通夭壽……皆有天定……」

「不，我以爲這是人爲的！」

羅寒波看看龍起雲，似乎都有個問號，這是不是人爲的？

在焦急、沉悶中熬過了約一個時辰，本來小仙蒂嗥叫聲逐漸變弱，後來變成呻吟，如今連呻吟也聽不到了。

就在這時，忽然傳來了嬰啼聲。

衆人不由精神一振，但繼而神色又黯下來。

似乎都知道，孩子保住了，大人反而在危急之中。

小羅大力掙扎，但被羅、龍二人揪住。

嬰啼了幾聲，沉寂了一會，又傳來嬰啼聲，接着門開一縫，周光迪道：「羅天快進來……」小羅衝了進去，羅、龍二人淚眼相望，一個是小仙蒂的父親，一個是她未來的公公。

只不過，小仙蒂似乎已經失去了「未來」。

小仙蒂的眼睛已無光采，像一盞油已耗乾即一搖而滅的燈，小羅跪在床前，悲不成聲。

「羅天哥……我……我要走了……我很慶幸……一個身有絕症的人……能嫁給一個武林俠士……而且還爲你留下兩……兩個孩子……」

原來是雙胞，只不過小羅根本未聽清這些話。

「茜茜……請……請過來……」

茜茜曾親眼看到周光迪爲他生產的慘烈景象，第一次體會到身爲女人的痛苦，早已哭腫了雙眼，急忙也跪在床前，道：「仙蒂……有甚麼話妳自管吩咐……」

「茜茜……孩子和羅天哥……都……都託付妳了……妳不會是……敷衍我吧？」

「小仙蒂……我不會，我怎麼會？妳一定要放心！」

小仙蒂握住二人的手，本想使三人的手疊在一起，但她實在已到了油盡燈乾的境界，雙目已閉，慘白的面頰上流濺着兩行清淚。

周光迪道：「小仙蒂去了……她去了。」

接着茜茜悲號，「葛三刀」呼天搶地，因爲除了小羅，他是和小仙蒂相處較久的人。

小仙蒂的善良無人不知，而小仙蒂的不幸也和善良一樣獲得所有的人的嗟嘆，爲甚麼好人的下場往往如此？

小羅抱着小仙蒂的遺體，淌着淚、語無倫次地道：「小仙蒂……妳不能去……我說過……我們都要活過八十歲……小仙蒂，妳可不能自食其言，自私地一走了之……小仙蒂……小仙蒂……妳說過……妳要生三個孩子，一個給羅家……一個給龍家……還有一個要給誰？妳說將來再告訴我……」

周光迪和衛天愚拉着小羅，道：「羅天，快別說痴話了！小仙蒂已經死去……」

小羅甩甩頭，再看看床上的小仙蒂。

他幾乎已經不認識小仙蒂了，那是小仙蒂嗎？怎麼像一個十二三歲精瘦乾癟的小女孩？

的確，小仙蒂已經走了，她似乎知道她要走，而所有的人似乎都早已知道會有這種結果。

大家都知道，只瞞着他一個人。

他的眼球上突然佈滿血絲，他以爲，這些人都是殺小仙蒂的幫兇。他突然在周光迪和衛天愚的胸前大力一推，二人都被推出門外。

小羅這些日子學光了所有長一輩的武學精華，甚至羅、龍、秋、周、衛、祝等人，還爲他把各人的精英招術作有利排列順序。

也等於是二十三招最具決定性威力的一套曠古絕學，所以剛才小羅怒極推他們固未提防，也足見小羅今非昔比了。

「你們都是劊子手……你們見死不救……你們都滾出去。」

周、衛二人只好退出，呂冠芳、茜茜和祝家雲都一邊淌淚一邊爲兩個嬰兒洗澡包起來。一男一女，只可惜尚未達到小仙蒂所希望的數字。

就在這時，辜婆婆突然奔來大聲道：「玄陰教的人已包圍了這個別墅了。」

這是意料中的事，却未想到如此之快。

衆人立刻出動，呂冠芳拍拍羅天的肩胛。「羅天，事已至此，要想通點，往者已矣，來者可追，由茜茜和你在此照料孩子和小仙蒂的遺體，大敵已至，我要去看看。」

對方傾巢而出，由教主率領。

另外有「獨角鰲」齊天榮、星宿海老怪冷通天、雲中子、哭、笑二面具人、副教主常有慶、歐陽芳菲、耿鵬以及護法和十幾個壇主。

另外當然還有齊天榮的部下柳無情、賈聖仁以及左恩和左義，約有五七十個嘍囉包圍了別墅。

每人一個火把，把這別墅照耀得如同白晝。

前院很大，數十人動手，綽綽有餘，只是花木會遭殃。羅寒波道：「雲中子，將來在武林的歷史上今夜是一件大事，而你詐降下蠱，也將成爲一件醜聞。」

雲中子道：「在下和教主的交情不同，所以不計個人榮辱。」

龍起雲冷笑道：「好一個不計個人榮辱，連起碼的人格也不要了！你們『神州七子』的人都被你們二人丟光了！」

雲中子道：「龍兄何出此言？」

龍起雲道：「你不配與龍某稱兄道弟！」

雲中子道：「你龍某以不光明手法暗算羅寒波夫婦爲你療傷來說，人格是否高尚？」

羅寒波道：「龍兄之所以會以那樣手法使我們死而復活，是因爲我們早有極深的私交了。」

龍起雲道：「雲中子，你剛才似乎對我說『神州七子』的人都被你們二人丟光了的話感到不解？」

「正是。」

龍起雲敞笑一陣，道：「你們以爲玄陰教太上教主的身份十分隱蔽，到目前爲止，只有你雲中子以及哭笑二面具人和齊、冷等數人知道，一手遮天，別人都不知道？」

雲中子冷笑不答。

教主自然還是童羽的形象(外貌)，也微笑不語。

龍起雲一字字地道：「他就是『神州七子』中的洞天子！」此言一出，雙方都不禁動容。

因爲玄陰教的人好幾次追殺過洞天子，以致造成洞天子絕非玄陰教同路人的印象。

這當然是一種障眼法，是一個詭計。

只不過像羅、龍、秋、周等人早知是他了。

「至於哭、笑二面具人。」龍起雲道：「乃是『南海雙星』司馬黑和司馬白兄弟，他們二人昔年和洞天子的私交就很好。」

既然眞正的身份已被揭開，洞天子和司馬兄弟立刻除下了人皮面罩，顯示了本來面目。

洞天子儀表非凡，所以戴上人皮面罩模仿童羽就很像，因爲童羽也是儀表不俗。

周光迪道：「洞天子，我迄今還弄不清，你爲甚麼要在十二人圍剿龍起雲時暗中下手，殺了十二人(『七子』、『三鷹』及『雙星』)中六七人之多？」

洞天子道：「龍起雲被圍剿，自會反擊，怎知那些人不是他殺的？爲甚麼都推到我的頭上來？」

龍起雲道：「因爲龍某下手有分寸，自信那些負傷的人不會死，他們的死，是由於被另外暗中施襲的人所逞。」

齊天榮大聲道：「目的呢？」

龍起雲道：「這就要問洞天子了！」

洞天子手一揮道：「現在不必多談，既然來了，就先見個眞章再說……」

他首先接下龍起雲。

羅寒波接下星宿海老怪冷通天。



秋鳳池接下齊天榮。

呂冠芳接下司馬黑和司馬白二兄弟。

衛天愚接下常有慶。

假小羅接下歐陽芳菲。

祝繼宗和耿鵬一對上。辜婆婆找上「窮仙」百里光。

「葛三刀」的七星大刀一連九刀，把三名護法逼退數步。

劉大泰迎戰兩名壇主。

祝家雲也接下兩三名壇主。

只有周光迪沒有固定的對手，以游擊的方式協助不支的人。

四周近百十個玄陰教的人吶喊示威。

這情勢自然對這邊十分不利。

龍起雲技藝非凡，只可惜中蠱後功力減了兩成，在這情況下，很快就可以看出，他不是洞天子的敵手。

洞天子是個城府極深，且屢有奇遇的人。

他在昔年龍起雲被圍剿之前，即在海南島獲得石窟中猿人的秘笈，後來返回中原，又在北大荒遇一異人，得其眞傳。

然後，他把這些不傳秘技予以揉合一起，功力大進。正因爲如此，才能在昔年圍剿龍起雲事件中混水摸魚，各個擊破而未被人發現。

當然，也許有人看出是他，却又被他殺死。

他爲甚麼要殺人嫁禍龍起雲？這自然是有原因的。

羅寒波的劍法被譽爲獨步武林，但是，功力減了兩成半之後，只能勉强與冷通天打成平手。

秋鳳池刀法凌厲，不作第二人想，他的功力也減了兩成，僅能暫時保持不敗。呂冠芳對付司馬兄弟(哭、笑二面具人)，也因功力減了約一成半，堪堪平手，但支持太久也不樂觀。

衛天愚接下常有慶，失去兩成半功力，三四十招就危機四伏了。

影子小羅和歐陽芳菲狠纏，歐陽芳菲守多攻少。

「魔索」祝繼宗的蛟筋索出神入化，耿鵬閃閃躲躲，已被抽了兩索。雲中子立即前去馳援。

但周光迪立刻攔住雲中子。

雲中子這些年來也苦練不休，已非昔日的雲中子了。

只不過周光迪未中蠱，二人一接上，雲中子就知道對方不好纏。辜婆婆和「窮仙」暫時難分高下。

「葛三刀」也是未中蠱的少數人之一，加之近日學了幾招凌厲的刀法，接下幾個護法，兩招內就傷了兩個，再補上三個，又傷了兩個。

劉大泰接下兩名壇主，勉强可以支持。

祝家雲也接下兩名壇主，由於缺乏經驗，不免手忙脚亂，「葛三刀」隨時馳援，但幾招刀法雖厲害，反覆使用次數多了就不靈哩！

洞天子眞是一代梟雄，龍起雲逐漸不敵。

羅寒波暗暗一嘆，如果未中蠱，他相信七十招內絕對可以擊敗冷通天。再看看龍起雲和洞天子之戰，龍顯然不是敵手。

甚至羅寒波以及周、秋等人都看得出來，即使龍起雲未中蠱而未減兩成功力，是不是洞天子的敵手也是大有疑問，所以都認爲洞天子這人太可怕了。

秋鳳池和齊天榮的差距也正好是中蠱後減爲兩成的功力。

周光迪對付雲中子毫不留情。雲中子有點攻少守多，但一時半刻還不至於落敗。

「葛三刀」恨此人卑鄙，抽冷掠近，掃出凌厲的三刀。這一手在未加提防下，加之周光迪也沒閑着，雲中子竟中了周光迪一掌，但並不重。

這工夫柳無情和賈聖仁要上，「葛三刀」大喝一聲，七星刀在火光映照下燦燦生芒。二人不由膽寒，因爲他們嚐過他的滋味。

「葛三刀」道：「這正是你們兩個回頭猛省的良機，洞天子惡貫滿盈，今夜必然就殲，你們走吧！」

賈、柳二人互視一眼，再看看現場上的大勢，二人立刻頭也不回地走了，就連左恩和左義，算是齊天榮的左右手、忠僕死士，觀望一陣，也跟賈、柳二人走了。

大約兩百招之後，龍起雲已受了傷。

他和洞天子都用劍，但他受的却是掌傷。

洞天子並不一定要贏得這一場火併的全盤勝利，他只要擊敗龍起雲或殺了他就已知足了。

情勢對這邊很不利，羅寒波和冷通天之力搏，似也稍落了下風。

秋鳳池更糟，在齊天榮的七式快劍下背衣被劃破。

這時「葛三刀」忽然掠近在秋鳳池的耳邊，低聲道：「前輩，他的額上肉瘤八成是他的罩門！」

秋鳳池刀刀不離那個肉瘤，果然收效，齊天榮似乎十分忌憚，如此一來，齊天榮就落了下風。

秋鳳池本想罵「葛三刀」一頓，他使的刀法爲何稱之爲「金刀聖母」傳的？想不到這小子傻兮兮地，居然知道齊天榮的大秘密。

這麼一來秋鳳池決定不難爲「葛三刀」了。

龍起雲又中洞天子一掌。

羅寒波也被冷通天逼得連連閃避。

洞天子料事如神，他看準了雙方的差距，就差那麼二三成，所以就派雲中子去下蠱。

下蠱的量不多也不少，使這邊的人都減低二三成功力。

這一手實在令人氣結，不免越打

越窩囊，乍看起來，好像本來這邊的人就不是他們的敵手似的。

衛天愚中了常有慶三劍，負傷最重。

尚幸「葛三刀」和周光迪偶爾援手，尚不至於立刻倒下。

情況越來越不妙。

秋鳳池也中了齊天榮一劍。

呂冠芳獨接司馬兄弟，本應綽綽有餘，功力減了二成半就左支右絀了。

此刻龍起雲忽然一劍落空，洞天子閃電一劍自龍的左肩上穿過，雖未傷及「肩井穴」，已穿透了皮肉。

羅寒波捨了冷通天攻向洞天子一劍。

這麼一來，龍起雲受傷，等於配對的人少了一個，也等於羅寒波獨接洞天子及冷通天二人。

在目前，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洞天子陰陰一笑，突然施出一奇招，冷通天也未閑着，也攻出一劍，但是，突然一聲悲愴、悽楚的低吼，人影一閃即至。

僅是一招，有人竟然伸手進入冷通天的劍幕之中，「蓬蓬」兩聲，正中冷通天的左腰及背部。

含忿出手，力道驚人。冷通天好像被犀牛撞了兩下。

冷通天性喜漁色，雖涉獵過「房中術」，畢竟是老了，斜斜地栽出五六步，大口嘔血不已。

洞天子吃了一驚。

絕對想不到，這小子有此功力。洞天子道：「羅天，我的仇人是龍起雲，無意與你們父子為敵，況且，你我也許還沾上了親戚關係，不可貿然出手！」

來人自是小羅，他守着小仙蒂的遺體很久，經茜茜不斷地勸說，加之外面殺喊連天，這才發現自己這邊的人已是岌岌可危了。

他發現自己的父親眼見就支持不住。

小仙蒂死了，他以為洞天子應該負責，所以一招擊垮冷通天，技驚羣雄。其實也是冷通天大意，加上小羅又是與敵偕亡的打法，也就是所謂哀兵。

洞天子的話，他一句也沒有聽進去。

他只知道洞天子是一切災禍之源。長劍出鞘攻上，在這瞬間，洞天子才知道，眞正的對手居然是這個未中蠱的年輕人。

小羅的攻擊是空前狂猛的，令人體會到他似乎對死亡有無比响往。

小羅雖然悍不畏死，他也知道，就算學了這些前輩所有的精粹之學，要勝此人也很難。

因為前後未超過半個月。

兩人的狂搏眞正是史無前例，七八十招之後，洞天子砸了小羅一掌，百招之後小羅戳破了洞天子的褲子。

由於小羅的出現，接下了第一號敵人，其餘的人已扳回了頹勢，而且增加了信心。

只不過，小羅這個速成的曠世高手，遇上了這個梟雄人物，也陷入了苦戰。畢竟這是一教之主，早已成名的人物了。

長輩們看看這個年輕人，不由愧感交集。

小仙蒂是他的力量源泉，他心中映現小仙蒂逝去後的形象，潛意識中就是此人奪走了她的生命。

小羅的攻擊力越來越旺。

洞天子有幾次想停手，但他並非怕小羅。

此刻雙方都有傷亡。敵方的歐陽芳菲力戰影子小羅重傷而亡，這方面的衛天愚竟重傷在常有慶的劍下。

現在雙方仍在混戰，但也都在邊打邊注意小羅和洞天子的主力之戰。

小羅在三百招後被洞天子刺中肩背一劍。

不久小羅踢了洞天子的小腹一脚，雙方都沒沾到對方的便宜。

玄陰教在初更出現，一直打到近四更天，小羅和洞天子就打了近六百招，也許是由於影子小羅把取得一些少女的眞元都給了小羅，加之「五陰鬼脈」已癒，六百招下來居然未見疲態。

其實不論是誰，六百招下來都會筋疲力盡的。

仇恨的亢奮才是力的源泉。

只不過洞天子忽然又開始了反攻。

他的招式更凌厲，奇的是六百招後才施展出來。

小羅沒見過這麼玄奧凌厲的招術，一時招架乏力節節後退，這當然是一時變招不及之故。

這時他已退到客屋窗外，小羅退無可退，忽然只攻不守，變守為攻，他不想活了，他希望殺了此賊，去找小仙蒂。

洞天子能不能破解這一招？誰也不知道。

但如今兩人的位置互調，變成洞天子背向客廳的窗子。

就在這時，半啓的窗子內射出一道人箭，人劍合一，射向洞天子的背心。

這是絕對想不到也幾乎不可能的事，因為四周被玄陰教的人團團圍住，而這邊的人也都在現場上。

誰也想不出還有這麼一號人物隱在小廳內。

太快，也太近，不論洞天子的身手和反應如何好，都已經不可能倖免。在他身子半轉時攻出，這一劍閃電奔雷般戳入了洞天子的背心，只是由於他閃得也夠快，刺偏了很多。

當然，他在半轉身子的瞬間也砸出一掌。

劍身貫入洞天子體內，劍尖自另一邊探出。



而洞天子這一掌，也用了七成內力，正中小五子的「日月穴」，此穴就在「靈台穴」附近。

小五子滾出七八步外，但洞天子却還搖晃地走向小五子，道：「小……小五子……我早知妳恨我……但是……我只以為我會改變妳……」小五子要超越他，就是為了此刻的雷霆一擊。

「我恨你入骨……」小五子側卧地上，大量的嘔血，粘了一臉的汚泥，切齒道：「因為你粉碎了我最大的心願……我本來是非小羅哥不嫁的……你玷汚了我……使我肝腸寸斷……才會和軟軟有些荒唐的行為。雖然你曾對我很好……甚至教我最好的武功……包括你尚未練過的……讓我超越你……但是……我還是恨你，沒有絲毫的感激……因為我只是你的小情人莎莎的影子。也可以說是司徒雪前輩的影子。另外，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我生的這個孩子不是你的骨肉……他是小羅的……也就是影子小羅的。」

影子小羅呆了一下，立刻撲了上去，道：「小五子……原來妳已經知道我是假的。小五子……請原諒我……實在是因為小羅兄弟情有獨專，而我也喜歡妳們，因而……」

「本來我知道有兩個小羅之後，恨不得殺了你們……但後來又打消此意，因為我們自己早已荒腔走板……總是夫妻……希望你和軟軟好好地把我們的孩子養大……」

影子小羅淌着淚道：「我會的，小五子……妳別動……也許還有救……我請周前輩為你……」猛一回頭，周光迪已在他的身邊，而且微微地向他搖頭，因為沒有人能承受洞天子那一掌。

洞天子還沒有倒，搖搖晃晃地道：「我本名西門亮……本是龍起雲的師兄……這件事知道的人很少……昔年師父把『夢裡乾坤』傳了他却沒有傳我……顯然偏心……所以我暗暗偸學了他的『夢裡乾坤』……但我知道……比之他還差一點……我恨龍起雲是由於我已和司徒雪交往頗久，自龍起雲和她認識了不到半年，竟然閃電結縭……」

又是一個「情」字。此刻打鬥全部停止，全場一片嘆息聲。西門亮道：「我絕不甘心，就搶走了司徒雪，直到她生了小仙蒂，我才放回她……而她竟一怒而自絕，我為了報復龍起雲，竟忽略了司徒雪的殉節……這是我年輕時的小情人莎莎懷了我的孩子……被其父知道而活活打死……多年後我又認識了頗像莎莎的司徒雪，下場竟是如此，而小五子，也頗似莎莎，我一生的三個女人竟然都是如此下場……」

西門亮口鼻中的血已在胸前噴濺了一大片。他居然還沒有倒，他似要支撐到最後一口氣才倒下。

所有的目光都掃向龍起雲，似在印証西門亮所說的話是否屬實？龍起雲默然而未否認，已証明昔年確曾發生過司徒雪被西門亮擄去生了小仙蒂之後而被放回的事，也証明他們是師兄弟。

這是一段大秘密，居然在這場合上公開了。

而小羅也想起洞天子曾給他一個彩色小木偶，其實那就是小仙蒂，說是有一天小羅和那木偶成了親，希望能給他一個孩子。

小羅掏出木偶，淚下沾襟。

「我現在……一無所求……因為我已無資格為人之父……只希望能葬在小仙蒂墓旁。生而不能認女歸宗，但願死而毗鄰……」

說到這裡，突然倒地而亡。

這是一個絕人，由此即可見一般，就在這時，軟軟含淚抱着嬰兒自小廳中走了出來。

由於頭頭已是強弩之末，所以在西門亮尚未倒斃之前，受傷的冷通天和齊天榮加上司馬黑趁機溜了。現場上留下了西門亮、司馬白、歐陽芳菲、雲中子及另外五六具屍體。

這幾個人一溜，其餘的立刻潰散。

這時軟軟懷中的嬰兒和茜茜抱出來的兩個嬰兒，竟一齊大聲啼哭，像是知道他們的命運坎坷似的。

兩個小羅各自接過軟軟和茜茜懷中的孩子。雖然這是新生命的開始，否極泰來，畢竟是以大人的生命換來的。

小羅現在已經知道小仙蒂過去說的話：一個給龍家，一個給羅家，另一個將來再說，必然是希望送給西門亮一個，當然，那是說他們能生三個孩子的話。

由此可見，小仙蒂早知西門亮是她的生父了，而不久前龍起雲也對小羅及衛天愚說過「也許沒有必要這麼稱呼」的話，不也暗示龍早知他非小仙蒂的生父，而是西門亮嗎？

龍起雲明知小仙蒂是西門亮的骨肉，却對司徒雪深愛如故；西門亮也明知小五子不是眞愛他，且孩子也不是他的，却仍然深愛不變。

固不論他們的素行如何？龍起雲和西門亮二人都為「情愛」作了發人深省的詮釋。

（本篇完）

**上文提要：**谷飛雲上次見過金母，大家都認識，她曾說過，如他上天池救出父母，任他們離去，故不敢食言。此時金母的師姐金鸞闖山尋積怨，互數對方的不是，其中導火綫是許蘭芬被透骨陰指所傷，金母檢查並非自己門下所傷，又無法將傷勢治好，正在爲難，谷飛雲試用紫炁神功將傷者治癒，解除干戈相鬥，雖然息爭，雙方派首徒作試探武功高低……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東方玉・文
可　飛・圖

# 東風傳奇

## 許家邀請作客　娘親無故失踪

「破風三式」當眞疾如迅雷，前面兩式，一擋一圈，已把掌風引出，第三式是追擊，以攻還攻，攻敵不備，這三式可說專破天下掌風的招式，亦無不可。

陸碧梧掌勢出手，竟然被她拂塵引出，心頭不由一怔，閃電之間，急忙一收眞氣，收回拍出去的掌風，身形隨着右旋而出。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其實雙方動作如電，乘鳳千百縷拂絲直射過去，陸碧梧也及時向右旋出，就在此時，乘鳳突覺自己射出的拂塵，突被一團無聲無息的暗勁攔腰撞上，震得自己左腕一麻，若非拂塵柄上有細繩懸掛在中指上，這一記幾乎被她震飛出去，心頭一驚，急忙後退了一步。

陸碧梧這一記「無形掌」雖然只有五六成火候，但一擊得手，精神陡振，右手長劍化作一道匹練，乘勢追劈過去。

乘鳳豈甘示弱，長劍一掄，迎着劈出，兩劍相交，發出「噹」的一聲金鐵狂鳴，兩人各自被震得後退一步，依然半斤八兩，難分軒輊。

陸碧梧心頭火發，冷哼一聲，一退即上，又是一劍直劈過去。乘鳳同時跟着欺上一步，舉劍硬接。

這一劍當然又是一聲金鐵狂震，兩人誰也不肯讓誰，於是第三劍、第四劍連續劈擊而出，兩人之間也接連響起了震懾人心的金鐵交鳴，一串串火花，從兩支長劍上迸飛而出。

金母眼見陸碧梧一記無形掌只有五六成火候，心頭稍稍釋懷，由此可以証明陸碧梧並未偸學「透骨陰指」了。（透骨陰指比無形掌更難，因爲掌風出手，還有一片，但指風却只有一縷，要把一片掌風練成一縷，只有四五成火候是辦不到的）

金鸞也在此時，眼看兩人連拚了五六劍，依然功力悉敵，就是再拚下去，也未必分得出高下來，這就沉聲喝道：「妳們住手。」

激戰中的兩人聽到喝聲，果然立時住手。

金母冷聲道：「妳可是想和我動手嗎？」

金鸞道：「不錯，她們兩個再打下去，一時也分不出勝負來，自然只有妳我一決勝負了。」

「很好！」金母冷聲道：「碧梧，妳回來。」

陸碧梧躬身領命，收劍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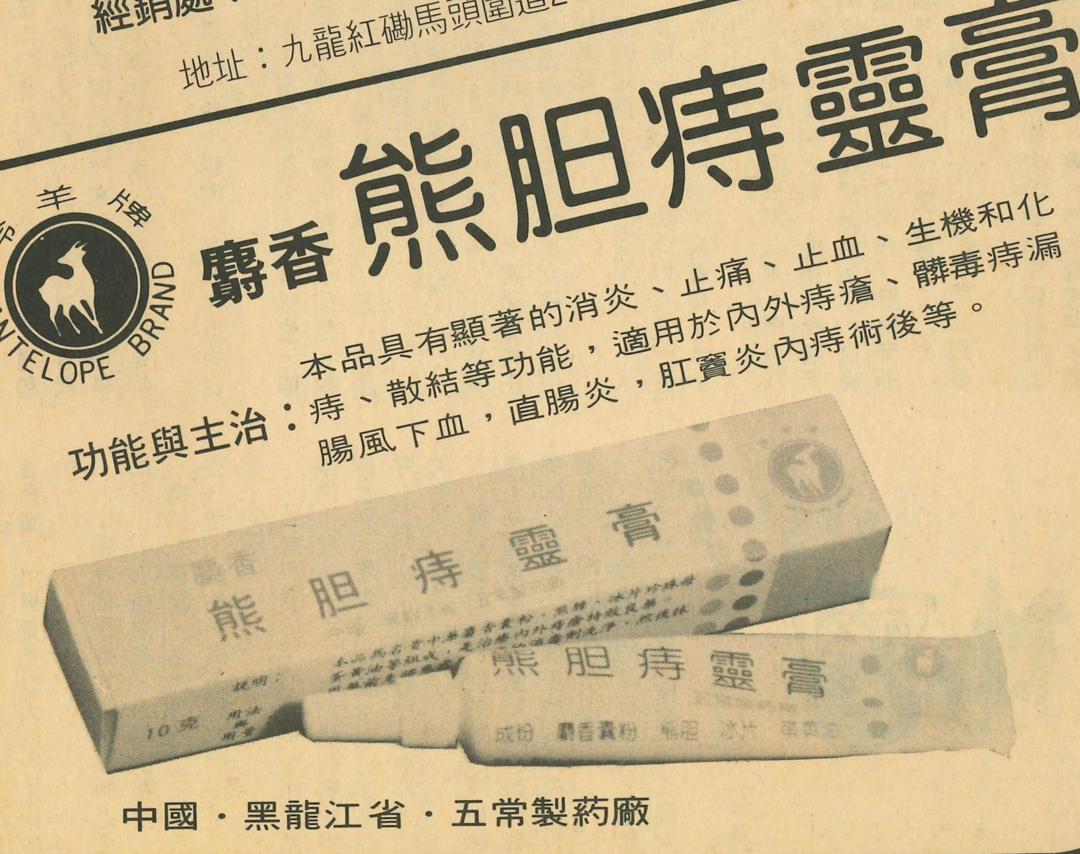
金母右手向後一招，站在她背後的一名青衣少女立即雙手捧上一柄古劍。

金母伸手接過，人已朝前跨出，冷然道：「金鸞，妳自稱西崆峒聖母，不知劍上造詣如何？」

金鸞也迎前走上，冷笑道：「我西崆峒門戶，乃是遵奉先師遺命創立，妳不是也自稱聖母嗎？妳可以稱，我自然也可以稱了，至於劍上造詣如何







，妳馬上就可以知道了。」

金母冷哼一聲，嗆的一聲掣出一柄寒光四射的長劍，喝道：「妳拔劍。」

她這一掣出長劍，大家都可以發覺她全身都在散發出濃重的殺氣，就是站在稍遠的谷清輝夫婦等三人中，都可以感到森寒之氣。

金鸞右手抬處，也嗆的一聲，飛起一道寒光，手上同樣是一柄寒光閃閃的好劍，這一橫劍當胸，她一身白色道袍無風飄忽，也同樣充滿了肅殺之氣，抬目道：「金鳳，咱們誰也不用客氣，同時發劍好了。」

金母看了她一眼，冷然道：

「好！」

這一聲「好」字出口，但見兩道匹練般的劍光同時飛起，向對方激射過去。這一刹那，雙方身後觀戰的人但覺劍光奇亮刺目，寒氣砭膚，根本看不清兩人這一劍的招式！

不！不止一招，兩道劍光矯若神龍，一往一迎，互相糾纏，起伏盤旋，除了嘶嘶劍風，瀰漫着如霧如霏的一層白氣，已經籠罩了兩丈方圓，因爲聽不到劍劍交擊之聲，是以分不清兩人發出第一劍之後，究竟已經各自使出了幾招劍法。

連金母的首徒陸碧梧也看不清楚，她一張冷峻的臉上，不禁爲之變色！

所有觀戰的人中，只有谷飛雲練成紫炁神功，一雙烱烱目光，可以透過兩人身外所籠罩的一層薄霧(劍氣)，看得清清楚楚，發現金母和金鸞兩人使的劍法，和方才陸碧梧、乘鳳兩人使出來的，並無多大差異，只是比方才兩人使得精純熟練而已，任它變化精奧，依然脫不出崆峒劍法的路數，更看不出有什麼出奇之處，不過是兩人修爲功深，每一劍都凝聚了雙方深厚的內力，從劍上散發出濃重的劍氣來。

這份威勢，自然非同小可，普通人只怕連一劍都接不下來！不，只要進入她們一丈之內，只怕連一身衣衫都會被劍氣絞成粉碎！

就在此時，陡聽一聲蒼勁的大笑，宛如天外飛來，緊接着又是嗆嗆兩聲金鐵狂鳴，兩道匹練般糾纏的劍光和漫天劍氣倏然盡斂！

大家方覺眼前一暗，就聽金母怒聲喝道：「你來作甚麼？」

那蒼老聲音大笑道：「哈哈，妳們兩個已是九十出頭的人了，還有什麼好爭的？」

衆人凝目看去，只見在金母和金鸞兩人之間，竟然多出一個白髮披肩、白鬚垂胸的高大老人，這人貌相既老且醜，但一雙目光在黑暗之中，却比寒星還亮！

這人，正是谷飛雲從石窟中放出來的老人——聞野鶴，他烱烱目光盯着金母，含笑道：「老夫今晚終於出來了。」

金母雖然寒着一張臉，但怒意漸減，冷冷的道：「你既已出來，就該走了，還來擋什麼橫？」

「哈哈！」聞野鶴又是一聲大笑，說道：「老夫是已經走了，但行到百里之外，才想起一件事，非趕回來不可！」

金母冷聲道：「你還有什麼事？」

聞野鶴道：「老夫是被一位小兄弟放出來的，他放出老夫來，妳豈會放過他。」

他是不放心谷飛雲才趕回來的。

金母哼道：「他是我徒弟的兒子，老身豈會難爲他？」

「哈哈！如此就好！」聞野鶴目光一轉，看到谷飛雲，不覺洪笑一聲，朝谷飛雲走去，說道：「小兄弟，老夫方才匆匆一走，忘了問你姓名，才從百里外趕回來，還好小兄弟還沒走。」

谷飛雲連忙抱拳道：「老前輩……」

他只說了三個字，聞野鶴就攔口道：「什麼老前輩，老夫是小兄弟救出來的，咱們就平輩論交，你就叫老夫一聲老哥哥好了。」

谷飛雲惶恐的道：「這個晚輩如何敢當？」

只聽耳邊响起金母的聲音說道：「聞老頭是個直腸子的人，他叫你叫他老哥哥，你就叫他老哥哥，不用和他客氣。」

聞野鶴佛然道：「這麼說，你小兄弟是不願和老夫交朋友了？」

谷飛雲聽了金母「傳音入密」的話，連忙抱拳道：「老哥哥吩咐，晚輩自當遵命。」

「哈哈！」聞野鶴聽得大喜，笑道：「你叫我老哥哥了，還自稱晚輩嗎？哦，小兄弟，你還沒告訴老哥哥，你叫什麼名字呢？」

谷飛雲躬身道：「小弟谷飛雲。」

「好，谷飛雲。」聞野鶴大笑道：「你是聞野鶴的小兄弟，天下武林，就沒有人敢欺侮你了，哈哈哈哈！」

一道人影已經隨着笑聲，向遙空投去，瞬息不見！

金鸞抬目道：「金鳳，妳也沒有勝得過我，咱們後會有期。」

金母沉哼道：「好，等妳自信能勝得過我的時候，再上天池來好了，我隨時候敎。」

金鸞也哼了一聲，揮手道：「咱們走。」

宇文蘭和許蘭芬因在師父面前不敢多說，只是含情脈脈的望了谷飛雲一眼，迅快的隨着師父身後而去。

谷清輝眼看大家都已走了，也朝金母拱拱手道：「聖母在上，在下夫婦也告辭了。」

在他說話之時，席素儀也跟着躬下身去，說道：「師父金安，弟子叩別了。」

金母頷首道：「好，好，時光不早



，你們去吧，飛雲，你娘是老身門下二弟子，老身准許她隨時都可以上山來，你可以陪你娘一起來。」

谷飛雲躬身道：「晚輩記下了。」

席素儀又朝陸碧梧、丁令儀、聞玉音三人裣衽道：「大師姐、三師妹、四師妹，我走了。」

陸碧梧只是冷冷的看了他們夫婦母子一眼，並沒理睬。

丁令儀、聞玉音却一齊欠身道：「二師姐好走，恕小妹不送了。」

谷飛雲怒目瞪了陸碧梧一眼，說道：「陸管事，咱們後會有期。」

陸碧梧在師父面前，敢怒而不敢言，心中暗道：「小子，總有一天我敎你知道厲害。」

谷清輝夫婦父子三人離開天池，穿行山洞，走出石窟，只見瀑布前面的水潭大石上坐着一個人，這人忽然站起身來，打了個稽首，大笑道：「恭喜谷施主賢伉儷，終於脫出困境，父子夫婦團聚了。」

這人正是從後山下來的醉道人。

谷清輝已在路上聽谷飛雲說出此行經過，趕忙迎着上去，一把握住醉道人的手，感激的道：「多謝醉道兄，二十年來，蒙你照顧愚夫婦，照顧小兒長大成人，今晚又要你冒險偷上天池後山，救出愚夫婦，這份大德，兄弟不知如何謝你才好。」

谷飛雲走上一步，噗的跪到地上，拜了下去，說道：「醉道長，你的大恩大德，在下只好給你磕頭了。」

醉道人大笑道：「你們父子兩人怎麼了？谷施主，咱們是方外至交，也可以說貧道只有你一個朋友，貧道能力所及，能不幫忙嗎？小施主，咱們也是忘年之交，你平日還算洒脫，怎麼今晚如此俗套了，快起來，別行大禮了。」

一手把谷飛雲拉了起來，又道：「小施主，還有兩個人等着你呢，你看看是誰？」

谷飛雲聽得方自一怔，不知醉道長說的兩人是誰，只聽兩聲嬌脆的「谷大哥」堪堪入耳，兩個苗條人影已在左首一方大石前站起，俏生生的走了過來，這兩個苗條人影竟然會是金鸞門下的宇文蘭和許蘭芬。

谷飛雲怔得一怔，連忙含笑問道：「兩位姑娘沒跟令師走嗎？」

許蘭芬幽幽的道：「本來這幾天是我返家去看爹的假期，沒想到遭人暗襲，被透骨陰指所傷，沒有谷大哥及時施救，師父說連她老人家都想不出什麼人可以救我呢，所以師父要我在這裡留下來等你，跟你當面道謝。」

谷飛雲笑道：「方才我也沒有什麼把握，只是試試罷了，不想眞的治好了，我們都是熟人，還說甚麼道謝？」

許蘭芬道：「我要回鳳翔去，和谷大哥一路的。」

宇文蘭接口道：「我是陪客，師父不放心小師妹，要我和她作伴來的。」

谷飛雲道：「二位姑娘，這是家父、家母。」接着又給父母介紹兩位姑娘。

宇文蘭、許蘭芬兩人恭敬的躬身叫了聲：「伯父、伯母。」

谷清輝夫婦也含笑答禮。

谷飛雲又道：「許姑娘是認識醉道長的，宇文姑娘認不認識？」

宇文蘭嬌笑道：「本來我不認識醉道長，剛才才認識，還是醉道長叫我們在這裡等你的呢。」

席素儀眼看兩位姑娘都長得明眸皓齒，嬌美如花，好像和飛雲極熟，只不知飛雲和金鸞聖母門下女弟子如何認識的。

醉道人大笑道：「好了，可以上路了。」

谷清輝問道：「道兄，我們要去那裡呢？」

醉道人道：「咱們先到老爺嶺許姑娘家去打擾他幾天，稍作休息，以解往返跋涉之勞。」

谷清輝道：「這樣去打擾人家，不太好吧？」

醉道人笑道：「沒甚麼不妥的，許姑娘的爹和貧道極熟，和谷小施主也是熟人，沒關係。」

許蘭芬聽得大喜過望，說道：「是啊，爹看到道長和谷伯父、谷伯母等人一同光臨，不知有多高興呢。」

宇文蘭咭的笑道：「小師妹，醉道長是因爲妳家有窖藏三十年的西鳳酒。」

醉道人故意瞇着醉眼朝宇文蘭神秘的笑道：「還有兩個人在荊村等着咱們呢。」

宇文蘭見他笑得神秘，心頭犯疑，忍不住問道：「還有兩個人在荊村等着，那是甚麼人呢？」

醉道人嘻的笑道：「貧道認是認識，只是關係沒谷小施主深，妳還是問谷小施主比較清楚。」

宇文蘭看他說話吞吞吐吐的，心中更覺好奇，就朝谷飛雲叫道：「谷大哥，那兩人是誰呢？」

谷飛雲臉上一紅，說道：「是在下兩個師妹，本來是和醉道人一起來的，只是上天池去，人不宜太多，所以在下和醉道長走了，把她們留在荊村。」

醉道人嘻的笑道：「有一個還是許姑娘的同年呢。」

許蘭芬聽得一怔，問道：「和我同年？甚麼是同年呢？」

醉道人笑道：「同年，就是讀書相公同一年考中的意思，也就是同榜了。」

許蘭芳想到今年正月裡選擧西鳳狀元之事，但祝秀珊、荊月姑也不是谷大哥的師妹呀！想到這裡，目光不覺朝谷飛雲投去，問道：「谷大哥，你兩個師妹，我認不認得？」

谷飛雲臉上微微一紅，說道：「醉道長說的是荊月姑，是和姑娘同榜的

探花，姑娘自然是認識的了。」

許蘭芬追問道：「荊姐姐怎麼會是谷大哥的師妹呢？」

姑娘家這回着急了。

宇文蘭雖然沒說話，但眨着的眼睛是盯着谷大哥，顯然她也急了。

谷飛雲不自然的笑了笑道：「這話說來可長呢！是醉道長指引我們去的……」

宇文蘭忍不住道：「谷大哥你快說嘛。」

席素儀自然看得出，兩位姑娘聽到飛雲還有兩個師妹留在荊村，就一直追根問底，神情緊張的模樣，不覺朝丈夫看了一眼。

他們雖在一路說話，脚下可絲毫沒停，現在已經到了山麓。

谷飛雲道：「妳們不用性急，在下下山後的情形，還沒和爹娘說呢，現在天還沒亮，不如找地方歇脚，讓我從頭說起好了。」

宇文蘭道：「前面不遠有一棵大樹，我們到樹下去休息好了。」

一行人來至樹下，就圍着坐下，醉道人獨自倚着樹身，取下葫蘆，咕咕的喝起酒來。

谷飛雲傍着娘，就把自己奉師父（孤峯上人）之命下山，從鳳翔品酒會說起，一直說到和醉道人找上崆峒天池為止，其中只有幾處小節，有關兒女私情的，略過不提。

這一段話，就像說故事一般，一個接一個的說來，直聽得谷清輝夫婦和兩位姑娘十分出神，時間在不知不覺中過去，等他說完，東首嶺脊上晨曦也升起來了。

席素儀輕輕吁了口氣道：「孩子，眞是難為你了，這短短的一年工夫，竟然遇上了這許多事情。」

谷清輝笑道：「但飛雲也得到了別人求都求不到的收穫，能蒙崑崙岳大先生收錄門牆，這是天大的福緣。」

席素儀道：「這都是南山老人家和醉道長的成全……」

只聽醉道人截口大笑道：「貧道和谷施主雖是數十年方外至友，但谷小施主去拜師這檔事，貧道只是奉命行事，谷小施主是家師的小兄弟，貧道豈敢居功？」

許蘭芬羨慕的道：「谷大哥，荊姐姐、馮姐姐學了崑崙派的劍法，武功一定很高了？」

醉道人笑道：「小姑娘，妳們師父也是武林中數一數二的人物，崑崙、崆峒一向並稱，妳們將來的成就，決不會在荊、馮二位姑娘之下。」

許蘭芬眼睛一亮，喜道：「道長說的，一定是眞的了。」

醉道人道：「貧道怎會騙妳？」

宇文蘭道：「谷大哥，你學會了易容術，可不可以教我們呢？」

谷飛雲笑道：「妳要學，我怎麼會不肯教妳？」

宇文蘭喜得眉毛一挑，嬌聲道：「谷大哥，我們說定了，你一定要教我。」

谷飛雲道：「我說了自然算數。」

大家吃過乾糧，就繼續上路。

席素儀先前因宇文蘭、許蘭芬二人是金鸞聖母門下，和自己師父雖是同胞姐妹，却似死對頭一般，但聽了飛雲的述說，和這一路上看出兩位姑娘好像對飛雲都有着情意。尤其這半天工夫下來，發現這兩位姑娘都像小鳥依人，溫婉可人，心中也暗暗喜歡她們起來，一面暗自笑着。「別說飛雲了，就是要自己挑，也不知道要挑那一個好呢！」

一行六人曉行夜宿，不必細表，這天到達老爺嶺許家莊，已是下午申牌時光，越過一片廣場，石階上四扇高大的大門，只開了左邊一扇。

現在許蘭芬是主人了，她迅快走上幾步，側身抬手道：「伯父、伯母、道長、谷大哥、九師姐請。」

醉道人道：「許姑娘，妳谷伯父、谷伯母是第一次來，妳在前面領路吧。」

許蘭芬應了聲「是」，躬身道：「侄女那就替伯父、伯母領路。」

說着，舉步跨上五級石階，正待往裡走去。

大門內適時迎出兩名青衣莊丁，一眼看到許蘭芬，慌忙躬身道：「小姐回來了。」

許蘭芬叫道：「許強，你快進去稟報爹，就說有貴客來啦，叫爹趕快出來。」

左首那個莊丁躬身道：「回小姐，莊主前天上終南山去了。」

許蘭芬問道：「爹有沒有說幾時回來？」

那莊丁道：「莊主沒有說。」

許蘭芬只點了下頭，就領着大家進入客廳，抬手肅客道：「伯父、伯母、道長請上上面坐。」

這時匆匆走進一個藍衫青年，含笑道：「師妹回來了。」

許蘭芬忙道：「大師哥，快來見過谷伯父、谷伯母、醉道長。」一面朝谷清輝夫婦說道：「他是家父門下大師哥孟君杰。」

「歡迎谷伯父、谷伯母光臨，晚輩迎迓來遲。」

孟君杰抱拳行禮，然後又朝醉道人抱拳道：「家師幾天前聽說道長到鳳翔，還問過晚輩怎麼不見道長蒞臨，前天家師臨行時還吩咐晚輩，如果道長來了，務必好生招待，道長今天果然來了。」

醉道人笑道：「貧道有事去了一趟崆峒，哈哈，不用好生招待，貧道只要有酒就好。」

孟君杰笑道：「家師就是這個意思。」接着轉過身，一把握住谷飛雲的手，說道：「谷兄好久不見，上次匆匆走了，這回總得多盤桓些日子了。」

許蘭芬叫道：「大師哥，這位是我



九師姐宇文蘭，師父要她陪我來的。」

孟君杰又朝宇文蘭拱拱手道：「宇文姑娘幸會，小師妹多蒙姑娘照料，在下謹代表家師要向姑娘致謝呢。」

宇文蘭慌忙還了一禮，含笑道：「孟少俠不用客氣，她也是我小師妹嘛。」

一名莊丁送上茶來。

許蘭芬又道：「大師哥，還有一件事，你是不是馬上派人到荊村去，把荊月姑荊姐姐，還有一位馮小珍馮姑娘接來，就說醉道長、谷大哥來了，要她們住到這裡來。」

孟君杰點頭道：「好，愚兄這就叫三師弟去跑一趟。」

許蘭芬道：「謝謝大師哥。」

孟君杰笑道：「小師妹怎麼和愚兄也客氣起來，哦，小師妹在這裡招呼客人，愚兄去去就來。」說完，匆匆走了出去。

許蘭芬回過身，朝谷清輝夫婦笑道：「家父平日不大管事，寒莊的事，都由大師哥照料。」

谷清輝點頭笑道：「我看得出，妳這位大師哥很能幹。」

不多一回，孟君杰走了進來，說道：「愚兄已經要三師弟去了，兩位姑娘大概晚餐前就可到了。」接着又道：「小師妹，醉道長時常來，就住在師父書房左首那間客房裡，谷伯父、谷伯母和谷兄三位可住那二進的樓上，三位姑娘和小師妹住在一起，和妳房間一排的正好有三個房，愚兄已經叫人去收拾了，待會小師妹領谷伯父、谷伯母幾位去看看房間，還缺些甚麼，就吩咐張嬤好了。」

許蘭芬點頭道：「小妹知道。」

席素儀含笑道：「愚夫婦前來打擾，眞是不好意思。」

許蘭芬道：「伯母不用客氣，到了寒莊，就和住在自己家裡一樣。」

谷飛雲道：「那就多謝許姑娘了。」

宇文蘭輕笑道：「谷大哥，小師妹方才不是說了嗎，大家都是自己人，還謝甚麼？」

谷飛雲和許蘭芬被她說得臉上一紅，一時不好再說。過了一會，許蘭芬舉手掠掠鬢髮，說道：「大師哥，小師妹已有好久沒見祝姐姐了，（祝秀珊，品酒會西鳳三鼎甲的女榜眼）不如也去把她接來，大家熱鬧些，你說好不？」

宇文蘭笑道：「好呀，妳們是西鳳三鼎甲，把她接來，那就更熱鬧了。」

孟君杰笑道：「好吧，妳們姐妹好久沒見面了，愚兄這就打發人去接，只是祝家村離咱們較遠，去接祝姑娘，也要明天才能到呢。」

許蘭芬喜孜孜的道：「多謝大師哥。」接着站起身，嬌聲叫道：「谷大哥，請伯父、伯母先去看看房間好不？」

谷清輝笑道：「孟老弟已派人收拾好了就好，我看不用看了。」

孟君杰道：「下人們收拾的，也許並不週到，谷伯父、谷伯母還是去看看的好，還缺些甚麼，也好交代小師妹一聲。」

當下就由許蘭芬陪同谷清輝夫婦父子往後進樓上而去。

孟君杰知道醉道人嗜酒，早已吩咐莊丁送來了一罈窖藏的陳酒，醉道人只要有酒，就不用別人陪他，一個人自斟自酌的喝了起來。

傍晚時分，荊月姑、馮小珍從荊村趕來，由許蘭芬三師哥年人俊陪同，進入西花廳，荊月姑走在前面，看到谷飛雲，剛叫了聲：「大哥……」

馮小珍已經搶着叫道：「大哥，你和醉道長那天偷偷的跑了，你知道多急死人……」

荊月姑看到花廳上坐着許多人，慌忙扯下了馮小珍的衣袖。馮小珍也發現了，一時不禁粉臉驟然飛紅，底下的話，一時間說不上來。

許蘭芳連忙迎着道：「荊姐姐，這位大概是馮姐姐了，快請裡面坐。」

谷飛雲也迎了過去，含笑道：「二位妹子，不用責怪愚兄，不要妳們同上崆峒山去，也是師父的意思，所以才把妳們留在荊村的。」接着低聲道：「來，兩位妹子，愚兄先給妳們引見家父、家母。」

荊月姑喜道：「大哥果然把伯父、伯母救出來了。」

谷飛雲領着兩位姑娘走到父母面前，一面說道：「爹、娘，她們就是孩兒同門師妹荊月姑、馮小珍。」

荊月姑、馮小珍同時躬身為禮，叫了聲：「伯父、伯母。」

谷清輝夫婦一面還禮，一面打量着兩人，但覺廳上四位姑娘，個個如花如玉，有如春花秋月，各擅勝場，眼看她們和飛雲都這麼熟絡，一時眞難以替兒子取捨。

接着由許蘭芬給宇文蘭、馮小珍作了介紹。姑娘們雖是初次見面，但只要幾句話就成了好朋友。

谷飛雲朝荊月姑問道：「荊老伯好嗎？」

荊月姑道：「爹三天前上紫柏山去了。」

馮小珍走了過來，叫道：「大哥，你和醉道長一起上崆峒山去，把伯父、伯母救出，一定和金母動過手了，是不是把她打敗了？你快把經過說給我們聽吧。」

谷飛雲笑道：「三妹就是急性子，這一趟說來話可長呢，待回再仔細的跟妳們說。」

馮小珍道：「大哥不說，我找醉道長說去。」

谷飛雲攔着道：「三妹，醉道長一路沒有喝過酒，妳別去找他，馬上就要用飯了，一時反正也說不完，等吃過飯再說給妳聽不好嗎？」

馮小珍道：「好嘛。」

這時只見孟君杰匆匆走入，朝醉道人、谷清輝夫婦拱拱手道：「醉道長、谷伯父、谷伯母請入席了。」

酒席就設在花廳左首一間膳室裡，這是許鐵棠平日宴客之所，地方相當寬敞，可以擺上五桌筵席，但今晚只在中間擺上一席。這一席是給大家洗塵，也是慶賀谷清輝夫婦脫難和父子團聚，自然由谷清輝夫婦坐了首席，然後是醉道人、谷飛雲和四位姑娘，由孟君杰坐了主人位，他代表師父許鐵棠敬了谷清輝夫婦、醉道人、谷飛雲等人。

然後是谷清輝夫婦和谷飛雲的答謝回敬，跟着是四位姑娘敬醉道長、谷伯父、谷伯母和谷大哥。

莊丁們川流不息的端上菜來，大家也互相敬來敬去，鶯聲燕語，只聽四位姑娘不時的嬌呼着「谷大哥」和「大哥」。

酒後露眞情，眼看四位姑娘都對飛雲如此傾心，谷清輝夫婦不由得暗暗攢眉。

醉道人不忌葷素，只顧喝酒，來者不拒，酒到杯乾。

這一席酒，每個人都充滿了喜悅，也差不多都有了六七分酒意。飯後，大家回到廳上落坐，莊丁們泡上新茗。

只見莊主三弟子年人俊走了進來，朝孟君杰道：「大師哥，方才許勇從祝家村回來，據說祝姑娘(祝秀珊)跟她大哥(祝中堅)三天前上岐山去了。」

孟君杰點點頭，年人俊便自退去。

許蘭芬道：「這麼說，祝姐姐是趕不來了。」

荊月姑沉吟道：「最近是不是有甚麼事呢？爹三天前說有很重要的事，便匆匆的趕去紫柏山，許伯父也正好是三天前上終南山去了，如今祝姐姐也跟她大哥在三天前去了岐山，那有這麼湊巧的事兒？」

「哈哈！」醉道人忽然大笑一聲，拍手道：「荊姑娘果然心思縝密，貧道只顧喝酒，可沒想到這一點上去。」

荊月姑被他說得粉臉一紅，心頭也不由得驀地一怔，急急抬目問道：「道長可是覺得有甚麼不妥嗎？」

醉道人摸着他垂胸的黑鬚，徐徐說道：「不妥？貧道一時倒也看不出來，但終南、紫柏、岐山這三個門派突然召集門下弟子，自然也不是尋常之事了。」

許蘭芳聽出事情不太尋常，心頭一急，忙道：「道長，你看會有甚麼事呢？」

醉道人笑道：「貧道又不是神仙，能夠知道過去未來，但你們也不用擔心，紫柏宮齊漱雲，貧道和他極熟，明天去一趟紫柏山，也許會弄出一些眉目來。」

夜色漸深，大家各自回房就寢，谷清輝夫婦和谷飛雲被招待在第二進的樓上，谷飛雲陪同父母上樓，還陪着父母在房中坐下，這是他父母自脫難之後，第一次沒有外人在場的和父母相處。

谷清輝關心兒子的事情，早已都聽說過了，沒有甚麼好說的，但席素儀可不同了，做娘的對兒子的事情，就不嫌其煩，問東問西，問個沒完，這樣父子、母子三人，差不多一直談到快近三更，谷飛雲才回房休息。

許蘭芬的閨房在第三進的樓上，因此把荊月姑等三位姑娘也安排住到第三進的樓上來。白天，還有醉道人、谷清輝夫婦、谷大哥等人在一起，如今三位姑娘一起到了許蘭芬的房裡，沒有了拘束，就嘻嘻哈哈的說個沒完，先前還是說些江湖上的事兒，不知那一位姑娘忽然提起了「谷大哥」，這下四個姑娘不約而同的精神好了起來，妳一句、我一句，沒有一個不一口一聲帶着「谷大哥」的。

後來大家又以「谷大哥」作爲笑謔對方的話柄，一時間四位姑娘們在又說又笑之際，還妳呵我，我呵她的笑作一團，也不知一直鬧到甚麼時候，才各自回房。

* * *

第二天一早，大家起來得較遲，谷清輝起床時發現妻子已不在房中，只當她早已下樓去了，也並不在意，盥洗完畢，來至花廳，谷飛雲和四位姑娘都已在座，等着自己夫婦共進早餐，依然沒看到妻子，心中不覺微微一怔。

谷飛雲站起身道：「爹，娘還沒有起來嗎？」

谷清輝道：「爲父醒來時，你娘已不在房中，你們沒有見到她嗎？」

谷飛雲道：「孩兒沒看到娘。」

馮小珍道：「侄女們也沒看見伯母呀。」

谷清輝攢攢修眉，說道：「這就奇了，你娘會到那裡去了呢？」

馮小珍道：「谷伯母會不會出事呢？」

荊月姑連忙攔口道：「谷伯母也許起來得早，到花園裡走走也說不定。」

許蘭芬道：「從這裡出去，通到後花園，谷伯母也許眞的到後花園去了。」

馮小珍道：「那就快去找找看。」

從西花廳出去，就是一條狹長的天井，圍牆下面是一道用青磚圍起的花圃，和一條青石舖成的小徑，北首有一個圓洞門，直通後園，出了圓洞門，就看到花木扶疏，佔地極廣，前面不遠已分成三條通路，林間亭閣隱約，佈置得相當幽雅。

當下就把現有人手分作三撥，谷清輝父子、許蘭芬和宇文蘭、荊月姑和馮小珍，分向三條路尋去。

花園雖然不小，三撥人花了頓飯工夫，已把每個角落都找遍了，依然沒有席素儀的影子。



谷清輝從下樓後，不見妻子，心中就已籠上了一層陰影，到花園裡來找，也只是存萬一的希望而已。

試想席素儀在這裡作客，怎會一清早一個人跑到花園裡來？因此在花園裡找不到她，也是早在意料中的事。

谷飛雲找不到娘，自是心頭大急，望着爹問道：「娘無故失蹤，依你老人家看，會不會是金母劫持去了？」

谷清輝微微搖頭道：「金母爲人雖然剛愎，但一向言出如山，那天我們下山時，她還說得好好的，不可能無端變卦。」

谷飛雲道：「那是甚麼人把娘劫持去的呢？」

谷清輝沉吟道：「這二十年來，爲父和你娘都一直生活在幽囚之中，除了一日兩餐，差不多也都在靜坐，依爲父推想，你娘的內功修爲已經超越陸碧梧甚多，除非金母親來，別人決難把她劫持而去，何況還有爲父在她身邊，有人劫持你娘，爲父怎會一無所覺？」

許蘭芬道：「谷伯父、谷大哥，大家還是進去再說吧，用過早餐，如果谷伯母還沒有回來，大家也好再分頭去找。」

「哦！」馮小珍忽然好像想起了甚麼，急忙叫道：「醉道長，他……」

許蘭芬不待她說下去，接口道：「我聽大師哥說，醉道長昨晚晚餐之後，裝了一葫蘆酒就走了。」

大家剛回到花廳，孟君杰聞訊趕來，迎着許蘭芬問道：「小師妹，愚兄聽說谷伯母……你們去花園裡找……沒找到嗎？」

許蘭芬道：「大師哥來得正好，谷伯母不見了，小妹正要找大師哥，你趕快派人出去附近找找看，不知會不會找到。」

谷飛雲拱拱手道：「痲煩孟兄，眞是不好意思。」

孟君杰道：「谷伯父谷少俠只管放心，在下立時要二師弟、三師弟率同莊丁，分頭去找，我這兩個師弟對附近百里方圓的人地都極爲熟悉，一定可以找得到的。」

荊月姑道：「孟大哥，還有一點也十分重要，就是昨天，或者今天，這兩天中，有沒有岔眼的外人？我是說附近各村落之間，是否發現有不是本村人的人走動或者打尖。」

谷清輝心中暗道：「這荊姑娘果然心思縝密。」

孟君杰點頭道：「在下會告訴他們的。」說完，匆匆往外而去。

莊丁們重新熱了稀飯送上。

許蘭芬道：「谷伯父、谷大哥，谷伯母不會有事的，還是先用早餐吧。」

谷清輝只喝了一碗稀飯，便自放下筷子。

宇文蘭道：「谷伯父，只管寬心，這一帶，每個村落的人都會武功，而且每個村落之間也都有連繫，有這裡許莊主門下張二哥、年三哥出去，一定會有消息的，只要在這裡等着好了。」

大家用過早點，莊丁泡上茶來。

谷飛雲眼看娘無緣無故失蹤，心中一直覺得事非偶然，忍不住朝爹問道：「爹，以你老人家的修爲，竟會連娘甚麼時候起來的都一無所覺，不是有可疑之處嗎？」

谷清輝給兒子這一提，不覺瞿然道：「不錯，唔，飛雲，你想到了甚麼？」

谷飛雲道：「孩兒是說，爹昨晚會不會着了人家的道兒？」

谷清輝臉上不覺一紅，連連點頭道：「你這話倒不無道理，爲父這二十年來，蒙醉道友兩次上山探視，轉交師尊手註洗髓經，勤練不懈，自問十丈之內，只要有人潛入，都應該瞞不過爲父耳朵，昨晚竟會一覺睡到今天早晨，連你娘究是何時出的事都一無所覺，如今想來，確實有點蹺蹊。」

馮小珍道：「會不會有人使五更鷄鳴還魂香一類下五門的迷香？」

許蘭芬道：「這會是甚麼人呢？」

馮小珍道：「知道他是誰就好辦了。」

宇文蘭道：「谷伯父、谷伯母二十年沒在江湖走動，不會有甚麼仇家的，谷大哥，你想想看，有沒有和人結怨呢？」

（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徐不凡在師叔的棺內得到血劍血書，千斤莊的同門四代陳家祖孫、三才會的幾位堂主都藉詞索閱血劍，陳家先借閱不還，引起紛爭，仇家西門豹也來了，徐不凡正愁沒法找到他，現在送上門來，便大開殺戒，先將他祭劍，接着陳家祖孫等亦難倖免，但血劍在陳家手裡，後鍾玉郎、布魯圖、古月嬋等人出現，都來搶奪血劍，結果一場空，血劍亦不知下落……



# 血劍屠龍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 代秀才索償血債　送例帖先殺一雄

斷腸人的眸子在徐不凡身上轉來轉去，不知她在想些甚麼，嬌聲嬌氣的說道：「小事一件，你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話鋒一轉，徐不凡又換了一副臉色，道：「但是，恩歸恩，怨歸怨，妳擅入他人轎內，徐不凡還是不能不追究。」

斷腸人冷笑一聲，道：「徐不凡，你變得好快。」

「我是就事論事。」

「你想知道甚麼？」

「我想知道妳進入血轎的目的？」

「是……是想找一樣東西。」

「甚麼東西？」

「對不起，現在還不能告訴你。」

「找到沒有？」

「沒有。」

「所以，妳今天又來了？」

「今天來，不單單是為了找東西，另外還有原因。」

斷腸人從身後取出一把劍來，赫然竟是血劍，淡淡的說道：「為了物歸原主，退還你這一把破劍。」

血劍乃武林瑰寶，人人捨命以爭，斷腸人却視為破劍，甘願拱手讓人，豈非咄咄怪事？徐不凡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追問了一句：「姑娘要還給我？」

「是呀，一個修為有素的人，心隨意動，意動招發，可以傷人於無聲無息中，要兵器刀劍何用？」

玉手一揚，當眞將血劍擲過來。

徐不凡接劍在手，道：「謝謝妳，看來對妳是越來越難瞭解了。」

「有甚麼難瞭解的？」

「冒着生命危險，好不容易將血劍搶到手，現在又送回來了，難道這還不夠古怪？」

「這沒有甚麼古怪，搶血劍只是順手牽羊，目的是想消弭一場無法止息的爭鬥，就當時的情形而言，血劍好像是一根骨頭，羣豪是狗，只要骨頭存在，狗羣就會永無止息的爭下去。」

「姑娘比喻得好，我可否請教尊姓芳名？師承何派？」

「蠻荒野女，從未通名道姓，你就叫我斷腸人好了。」

「斷腸人自然別有一番傷心懷抱，姑娘可是有甚麼不幸的遭遇？」

「往者已矣，我不想談過去。」

「那麼，談談妳的師承如何？」

「我與家師離羣獨處，相依為命，既未開宗立派，亦不想與人爭長論短，實在乏善可陳。」

「敢問令師上下怎麼稱呼？」

「徐不凡，你問得太多了，再見！」

說走就走，去勢如風，霎眼便消失不見，徐不凡想攔也攔不住。

*　　*　　*

河北饒陽縣，是一個大縣，也是一個富縣，縣太爺錢九通已在任十年，不知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單是小老婆就娶了九房，環肥燕瘦，老蚌新蛤，害得他骨瘦如柴，疲於奔命。



這日中午，錢九通正在九姨太房裡小睡，九姨太在一旁嘮嘮叨叨說個沒完沒了，嫌他不中用，錢九通心餘力絀，只好用珠寶金銀來塞她的嘴。

「篤！篤！篤！」

突聞門外有叩門聲，曲捕頭的聲音說道：「啓稟老爺，有人在大堂喊冤，請大人即刻升堂審理。」

錢九通睜開朦朧睡眼，伸了一個懶腰，一面向外走，一面嘟嘟喃喃的自言自語：「當官不自在，自在別當官，這羣王八兔崽子，沒有事撐着，就喜歡打官司。」

來到大堂之上，堂下站着一個乾巴老頭，先拍一下驚堂木，耍耍威風，然後大聲喝問：「本縣正在睡覺，如果沒有十足的理由，小心你的屁股。」

一見縣太爺，乾巴老頭馬上撲跪在地，呼天搶地的道：「寃枉呀，寃枉，請大老爺為民伸寃。」

錢九通顯然還沒有睡醒，有氣無力的道：「你叫甚麼？有甚麼寃情？」

「小老兒黃鐵牛，我的女兒黃玉蘭被人姦殺了。」

「是先姦後殺？還是先殺後姦？」

「是强姦未遂而殺人。」

「可曾抓到兇手？」

「兇手在逃。」

「知道是誰嗎？」

「是杜太傅杜伯元的獨子杜家駒。」

太師、太傅、太保乃一品大員，位極人臣，尤其是人命關天的大案子，到這時候錢九通才眞正清醒過來，猛的一拍驚堂木，道：「杜太傅位高權大，國之棟樑，信口雌黃可是要殺頭的。」

「小老兒句句實言，不敢有一句假話。」

「杜家駒人中龍鳳，風流倜儻，會看上你的女兒？」

「小老兒雖然家貧，玉蘭却是天生的一個大美人。」

「這事可是你親眼所見？」

「是小老兒親眼所見，杜家駒侵入小女閨房，意圖不軌，玉蘭抵死不從，被他追殺在大門口。」

「可有人証？」

不知何時，大堂門外已麕集了大羣圍觀的民衆，有不少人同聲說道：「杜家駒色膽包天，仗勢欺人，橫行鄉里，無惡不作，不知道糟蹋了多少良家婦女，這事我們都在場親眼目睹，可以作証。」

黃鐵牛補充道：「太傅府的家人杜福也在場，請大人作主。」

太傅的官位太大，錢九通一個小小的七品縣令可惹不起，眉頭一皺，沉聲說道：「黃鐵牛，你先到簽押房候着，待本縣查明眞相後，再行升堂提審。」

立有一名捕快將黃鐵牛領至簽押房，並將圍觀的民衆驅散。

錢九通正打算退堂、猛聽篤的一聲，大堂之上突然多了一面血紅色的旗子，曲捕頭大吃一驚，游目四望，却連來人的影子都沒看見。

望着紅色小旗，錢九通茫然無知，道：「這是甚麼玩意兒？」

曲捕頭上前說道：「血旗，血轎主人徐不凡的信物。」

「徐不凡是幹甚麼的？」

「是中山王之後，徐全壽之子，也是一位響噹噹的武林人物，聽說血旗一出現，必會有人頭落地。」

「他來本縣找誰？」

「現在還不知道，要等血帖送到後才能弄明白。」

錢九通拔出血旗，往地上隨便一丢，對堂下的衙役說道：「管他找誰，反正不會是找本官，等一下這個徐不凡如膽敢再來，先給我逮住再說。曲捕頭，備轎，咱們到太傅府去一趟。」

備好轎子，又帶了四名捕快，直奔太傅府，適逢杜伯元告假在家，一聽父母官來了，忙親自迎了出來。

肅客入內，分賓主坐定，錢九通說明來意，杜伯元臉色大變，道：「你說甚麼？我兒子又犯下了姦殺的案子？」

錢九通字斟句酌的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苦主目前還在縣衙的簽押房。」

杜伯元氣得吹鬍子瞪眼睛，氣虎虎的道：「荒唐！荒唐！來人呀，去把家駒這個畜牲給我叫來。」

一名家人領命而去，不一會，走進一個眼神不正，神態猥瑣，穿着華麗，却骨瘦如柴，一望便知是酒色過度的紈袴子弟，二十七八歲的年紀，看上去要比他實際的歲數大得多。

杜家駒的身後，緊跟着一人，是家丁杜福。

杜伯元正在氣頭上，大聲喝問：「家駒，我問你，黃玉蘭是不是你姦殺的？」

杜家駒望望父親，瞧瞧縣太爺，支吾其詞的道：「這……這……」

「說呀，到底是不是你？」

「是黃玉蘭太倔强，不肯和孩兒相好，所以……」

「所以你就把她殺了，對不對？」

「我是氣憤不過，才把她殺掉的。」

「混帳！混帳！你可知道，殺人是要償命的。」

盛怒之下，不由分說，上去就是兩個耳光子，杜家駒見父親動了眞火，忙不迭的雙膝跪下去。

杜福不敢例外，也擦身跪在杜家駒側後。

杜伯元怒冲冲的道：「畜牲，你有本事惹禍，為甚麼沒有本事善後？」

「事後，孩兒曾送去三百兩銀子。」

「那黃老兒收下沒有？」

「沒有收。」

「你爲何不再多送一點？」

「第二天又送去一千兩，他還是不肯收。」

「黃老兒想怎麼樣？」

「他要孩兒一命抵一命。」

「這種性命交關的事，你爲何不與爲父的講？」

「我……我不敢。」

事情已經發生了，擺在杜伯元面前的難題是如何善後，他老謀深算，經驗多多，細一盤算之後，已有成竹在胸，命人取來明珠三粒，黃金百兩，親手往錢九通面前一送，鄭重其事的說道：「錢大人，老夫只此一子，務請大力成全。」

錢九通不過是個芝蔴大的小官，對太傅老爺想巴結還來不及，自然不願意放棄這個大好的機會，但人命關天，又怕自己扛不下來出紕漏，心中甚感猶豫，道：「老太傅的事，就是我錢九通的事，只要本縣能力所及，自當克盡棉薄，只是姦殺的案子非同小可，本縣恐力有未逮。」

杜伯元白眉雙挑，特意靠近了一些，道：「九通兄，你只要答應幫忙就行了，至於說怎麼做，咱們再慢慢研究，聽說錢大人有九房小妾，過兩天老夫再替你物色一位，湊成十美圖，如何？」

錢九通好色成性，十美圖實在誘人，既可攀上高官，又可獲得巨金，這種事打着燈籠也找不到，馬上一口承擔下來，道：「老太傅既然這麼說，錢九通敢不從命，但不知太傅有何錦囊妙計？」

杜伯元的眼睛瞇成二條小縫，一臉狐笑的道：「九通兄，十年前，家駒姦殺趙秀才新婚妻子的那件案子，你還記不記得？」

這事錢九通亦曾得了不少好處，當然不會忘記，連說：「記得，記得，老太傅的意思是……」

「如法炮製，照着老法子去做就是了。」

「你老人家的意思是說，屈打成招，治黃鐵牛一個誣告之罪，將他活活打死？」

「不錯，誣陷當朝太傅之子，罪不在輕，死有餘辜。」

「然而，這一次與上一次的情形不盡相同。」

「那裡不同？」

「前次只趙秀才一人在場，這次另有見証之人。」

「有幾個？可一併治以構陷之罪。」

「不行，太多了，這樣絕對無法防杜大衆悠悠之口。」

「那依九通兄的高見，該當如何？」

「事到如今，我看必須找一個代罪的羔羊。」

杜伯元口裡反覆的唸着「代罪羔羊」這四個字，目光突然落在杜福的臉上，語重深長的道：「杜福，你來太傅府多久了？」

杜福誠恐誠惶的道：「小的八歲入府，差不多快二十年了。」

「老爺待你怎麼樣呢？」

「老爺視我如子姪，少爺待我如兄弟。」

「既然我們父子都待你不薄，你可曾想要報答？」

「烏鴉尚知反哺，小的絕不敢忘記老爺的恩德。」

「知恩就好，現在就有一件事等着你去做。」

「甚麼事？」杜福的頭皮直發炸。

「替少爺去死！」

這話仿如五雷轟頂，杜福透體生寒，一個勁的叩頭哀哀上告：「老爺饒命，老爺饒命，小的家有高堂老母，再過三天就要娶媳婦……」

杜伯元根本未將杜福的哀求放在心上，自顧自的說道：「杜福，你與少爺一向同進同出，由你來頂罪，最是適合不過，再說，少爺幹的那些壞事，你也有份，可謂罪有應得。」

「老爺，我可沒有幹壞事，都是少爺一個人幹的，攔也攔不了，拉也拉不住，從今以後，我不想在你們家幹了。」

說着，站起身來就走，杜太傅勃然大怒道：「哼，忘恩負義的東西，給我拏下！」

立有兩名捕快衝上來，將杜福擒在手中。

另一名捕快，及數名太傅府的家丁，神色慌張的進來齊聲稟報：「老太傅、縣太爺，外面停下一頂血轎。」

杜伯元聽得一楞，道：「血轎？聽說血轎主人叫徐不凡，此人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大同知府賀紹庭，歸化總兵褚鵬飛等人，就是死在他的手裡……給我擋駕！」

擋駕？憑數名捕快、幾個家丁，能擋住八駿二老？丁威、毛奇連劈數掌，就將他們震得歪七扭八，門戶爲之洞開。

杜伯元眼見來人膽敢硬闖太傅府，不禁大怒，道：「你們好大的膽子，竟敢闖老夫府第，那一個是徐不凡，站出來答話？」

徐不凡並不在血轎內，就在頭頂的屋樑上，聞言一躍而下，道：「徐不凡在此，老太傅有何見教？」

杜伯元怒不可當的道：「你潛入太傅府，意欲何爲？」

「徐某是來找人的。」

「找誰？」

「一個是饒陽縣令錢九通，一個是老太傅養子不教、無惡不作、專門魚肉鄉民的杜家駒。」

「何事？」

「有一筆賬要算一算。」

錢九通丈二和尚摸不着腦袋，道：「徐不凡，你我素昧平生，有甚麼賬



好算？」

徐不凡指着一旁的一根柱子，上面貼着一張血帖，插着一炷香，香火頭還剩下一寸不到，道：「血帖上寫得一清二楚，你可以自己去看，按照徐某的規矩，香火頭燃盡時，你的人頭就該落地。」

血帖、香火是何時貼上去的，無人知曉，錢九通雙眼發直，色厲內荏的道：「本縣沒工夫去看，你自己說吧。」

「我們的確素不相識，徐某是代友討債。」

「代何人討債？」

「趙秀才趙玉璞。」

趙玉璞三字一出口，杜伯元父子、錢九通、曲捕頭皆嚇呆了，因爲這件枉死案，乃絕秘之事，知道的人少之又少，怎麼會傳到徐不凡的耳中？

錢九通疑雲滿面的道：「徐不凡，你與那趙玉璞是故交？」

「談不上，我們才認識五六年，相聚的時間更短，總共僅一二天。」

「趙玉璞死亡已達十年之久，你怎麼可能在五六年前認識他？明明是亂開黃腔，一派胡言。」

「錢九通，我是在地獄裡認識他的，這下你總該可以明白了吧。」

「你……曾經去過地獄？」

「我曾經死過一次，信不信由你。」

「趙秀才告訴你些甚麼？」

「洞房花燭夜，趙秀才尚未圓房，正陪友好在前廳喝酒，杜家駒這個狗東西却摸上了床，正欲興雲作雨，被新娘子發現認錯了郎，拚命掙扎，杜家駒慾火焚身，陡生殺機，殺人不算，還要姦屍，簡直猪狗不如。」

惡狠狠的瞪了杜家駒一眼，徐不凡又道：「醜事被趙玉璞撞見，告到官裡，你錢縣令得了杜家的好處，沆瀣一氣，不問是非，竟將趙秀才活活打死，天理何在？國法何在？你們的良心又何在？」

錢九通鐵青着臉，道：「就算這是事實，此案已了，你也翻不了。」

徐不凡冷笑一聲，道：「你錯了，徐不凡此來並不是想翻案。」

「那你是想幹甚麼？」

「要你吃飯的傢伙。」

扭過頭來，對二老說道：「先摘下他的烏紗帽！」

二老躬身應是，杜伯元大聲喝道：「錢縣令乃朝廷命官，不得無禮！」

曲捕頭也拔刀而上，企圖阻擋，却被天叟丁威堵到牆角去，錢九通的烏紗帽隨即到了地叟毛奇的手裡。

徐不凡跨步而上，短刀一揮，錢九通僅僅留下半聲哀鳴，便告身首異處。

所有的人都嚇傻了，杜家駒躲到他老子的身後直哆嗦，徐不凡一把將他揪出來，道：「杜家駒，好漢做事好漢當，種甚麼因，就得甚麼果，今天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

杜伯元怒氣冲天的道：「徐不凡，老夫貴爲當朝太傅，你要是膽敢動我兒子的一根汗毛，即使上窮碧落下黃泉，我也絕不放過你。」

「杜伯元，你聽清楚，徐某乃中山王之後，王位素爲世襲，你官位再大，也大不過君王，最好少在我面前大呼小叫，怪只怪你教子無方，咎由自取，怨不得誰。」

「你想將我兒怎樣？」

「一命抵數命，他還有賺頭。」

「放肆，你無權殺害任何人。」

「你忘了，徐某乃中山王，有權代天巡守。」

「你父徐全壽私吞貢品，滿門抄斬，爵位早已被皇上廢掉。」

「那是以訛傳訛，事實並非如此。」

話落，刀子已架在杜家駒的脖子上，準備割頭。

杜家駒嚇得屁滾尿流，面無人色，若不是丁威在後頂着，早已癱在地上。

杜家只有這麼一條命根子，硬的行不通，只好用軟的，杜伯元以近乎哀求的口吻說道：「徐不凡，想要甚麼，你說吧，只要老夫能力所及，一定照辦，但求你放我兒一條生路。」

「老太傅，你別想歪了，我徐不凡天生的倔脾氣，軟硬不吃，只要一樣東西。」

「甚麼東西？」

「你兒子的頭。」

頭字出口，腕上加力，杜家駒的身子癱在地上，人頭已到了丁威的手中。

「家駒！家駒！」

命根子斷了，杜伯元一陣急痛攻心，哭倒在兒子的屍體上。

徐不凡卓然而立，振振有詞的道：「杜太傅，你教子無方，賄賂官府，構人入罪，迫害家僕，按律亦罪在必死，姑念你風燭之年，來日無多，不予深究，但盼你上體天心，好自爲之，勿再讓我抓到把柄。」

來至杜福面前，見仍被捕快抓在手中，道：「杜福又沒有犯法，你們憑甚麼抓他？」

一名捕快說道：「是老太傅叫我們抓的。」

「大膽，這簡直是草菅人命，還不快給我放開。」

捕快怎敢違抗，忙將杜福放開，杜福死裡逃生，感激涕零，謝恩的話說了一大堆，徐不凡正容說道：「杜福，我看你在太傅府是混不下去了，臨走的時候，別忘了跟老太傅將工錢算清楚，如果少了一分錢，告訴我，我來替你討。」

言畢，大步而出，登上血轎，轉眼便離開太傅府。

* * *

血轎一路南下，快如奔馬，第三

天便出現在順德府西方的太行山麓。

這一帶是太行三雄曹傑、侯達、衛英的地盤，這三位異姓兄弟，不僅在白道上聲譽甚隆，即使黑道綠林，亦以他們馬首是瞻，在紅花綠葉的襯托下，更顯出他們昆仲的地位特殊，凡是途經此地的武林朋友，莫不以一會太行三雄爲榮。

此刻天色已黑，正好山窪裡有三間茅草房子，徐不凡命人將血轎抬進去，準備在此過夜。

血轎這時又多了兩樣點綴，血劍掛在左邊，血書吊在右側，而血轎頂上的骷髏頭，已累積到二十一顆。

吃過晚飯，大家打好地鋪，除了兩名放哨的人外，多數均已就寢，徐不凡翻閱了一陣討債的賬簿，又打開血書來看，發現書內的文字、圖案，皆深奧難懂，看了半天，還是看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索性又放回原處。

天叟丁威就躺在近旁，坐起半個身子來說道：「少主，有一句話，老奴知道不該說，但又不能不說，血劍、血書，人人想得之而後快，少主這樣明目張膽的掛在外面，一定會引起羣魔覬覦之心。」

徐不凡笑道：「我的用意，就是希望大家有目共睹，進而消滅不必要的紛爭。」

「有目共睹，就必然會有紛爭，如何消滅？」

「恰恰相反，有一部份人對血劍、血書只是好奇，並無佔有之心，只要能夠讓他參觀見識一下，就於願已足。」

「對於那些必欲得之而後快的人，又當如何？」

「對於這些貪心不足的小人，只有一個字：殺！」

「嗯，少主之見的確高明，能見人所不能見，好奇的人滿足了，貪心的人死光了，紛爭自然也就沒有了。」

忽聞一個熟悉的聲音接口說道：「這是痴人作夢，一廂情願的想法，事實上人心不足蛇吞象，好奇的人永遠不會滿足，貪心的人也絕對殺不光，多了一把血劍、一本血書，你的痲煩就更多了。」

神秘女郎鍾雪娥邊說邊走，話落，人已走進茅草屋來。

外面放哨的人聞警趕來攔截，丁威挺身堵在她面前，徐不凡叫大家退下，從容不迫的道：「看來我們眞是志同道合，一直常相伴左右，今夜又巧遇了？」

茅屋內一燈如豆，鍾雪娥綠紗蒙面，益增三分恐怖氣息，嬌滴滴的聲音說道：「客氣，客氣，你爲甚麼不說陰魂不散，駡我是跟屁蟲呢？」

「君子絕交，不出惡言，念在姑娘過去賜助之恩，徐某不願意說難聽的話。」

「聽你的口氣，似乎有意與姑娘我絕交？」

「不是有意，而是我們已經絕交了，在白馬寺，妳殺掉銅衣使者時便已生效。」

「徐不凡，我說過，現在得知這位幕後大人物的身份來歷，對你有百害而無一利。」

「何以見得？」

「因爲他權力太大，憑你現有的証據，還扳不倒他，更因爲他功力太高，憑你現在的本事，也殺不了他，與其無可奈何，又何必自尋煩惱？」

「妳就是爲了解釋這件事而來？」

「其實姑娘我是爲好奇而來。」

「妳也想一睹血劍的眞面目？」

「不想的人就不是人，起碼不是武林中人。」

言語間，輕移蓮步，姍姍的朝血劍、血書走來。

徐不凡冷冷一笑，道：「是純粹的好奇？還是別有用心？」

鍾雪娥嬌笑道：「僅止於好奇，絕無貪心，我鍾雪娥本事再高，也不是你們主僕十一人的對手。」

「妳知道就好。」徐不凡對她已有成見，是以說話毫不客氣。

鍾雪娥沒再理會他，隨便翻了幾頁血書，亦難窺堂奧，撫摸着古色斑斕的劍鞘，却愛不忍釋，右手握住劍柄，就是往外拔。

徐不凡急忙阻止道：「好奇到此爲止，拔劍就屬於貪心的範疇了。」

「不見劍刃，有如身入寶山空手而回，如何能滿足好奇心？」

「血劍一出，無血不歸，妳總不希望咱們兩個的人頭掉下一顆來吧？」

「好吧，不看就不看，咱們該談談生意了。」

「一萬兩黃金的金票我早已準備好，只要妳交出僞詔，立刻銀貨兩訖。」

「且慢，我主意已變，不想要錢了。」

「妳想要甚麼？」

「老條件：嫁給我。」

「抱歉，我是個殘廢，配不上金枝玉葉。」

「我不在乎，娶到你，血劍、血書就是最好的嫁粧。」

「可是我在乎，徐不凡還沒有淪落到娶不到老婆的地步。」

「男歡女悅的事，絲毫勉强不得，姑娘我願退而求其次，咱們以物易物如何？」

徐不凡一怔，道：「如何以物易物？」

「拿僞詔，換你的血書、血劍。」

「不行，血書、血劍乃黃家祖傳之物，我無權慷他人之慨。」

「五柳莊早已毀宗滅派，你是黃天德唯一在世的傳人，自然也是血書、血劍的唯一新主人。」

「黃家雖已滅門，冥府別有洞天，遲早還是要物歸原主的，妳最好死了這條心吧。」

「徐不凡，你不要拒絕得太早，對



你而言，僞詔要比血書、血劍重要得多，不妨多考慮考慮，等你想通的時候再找我，再見。」

鍾雪娥身子一擰，已衝出茅屋去，徐不凡提劍追出來，道：「站住，徐某還有幾句話要問妳。」

「甚麼話？」

「妳義父，也就是你們這個秘密組織的首腦是誰？」

「說出來對你沒有好處。」

「有沒有好處是我的事，無須姑娘操心。」

「對不起，時機未到，現在還不是告訴你的時候。」

「金票一萬兩，徐某要買妳的僞詔。」

「我說過，不賣了，除非你嫁給我，或者以劍易詔。」

「我也說過，徐某已緣訂三生，血劍是別人的。」

「那就算了，生意不成仁義在，姑娘我不想强求。」

「可是，徐某今夜却準備强求。」

「你想强求甚麼？」

「僞詔我志在必得，老魔頭的底我必須查清楚。」

「僞詔不在我身上，其餘的時機未到。」

天叟丁威道：「公子，這丫頭身份曖昧，行爲怪異，別跟她嚕七八嗦，先將她圍起來，不說實話就宰掉她！」

說話中，二老八駿俱已衝出茅屋，場中人影一陣閃晃，已將神秘女郎鍾雪娥團團圍起來。

徐不凡却大不以爲然，將血劍往褲腰帶上一插，道：「你們退下，咱們絕不以多爲勝，你們也絕對不可以隨便插手，鍾姑娘由我一個人招待就夠了。」

二老八駿應命退下，鍾雪娥舉步欲走，徐不凡閃身攔阻，殺機滿面的道：「鍾姑娘，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妳今天要是不交代清楚，休想全身而退！」

鍾雪娥綠紗之後的黛眉一挑，聲嬌語冷的說道：「徐不凡，我早已說過，我不敢說一定能勝得了你，但絕對不會輸給你，何必白費力氣。」

僞詔的得失，仇人的底細，對他太重要了，徐不凡咬牙切齒的說道：「一招制不住妳，十招，十招制不住妳，百招，百招制不住妳，千招，我今夜是吃了秤鉈鐵了心啦，非查個水落石出不可。」

「你一定要打？」

「廢話！」

「也好，咱們痛快淋漓的打一架，你就知道甚麼叫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

鍾雪娥好厲害，靜如處子，動如猛虎，話一出口，招已出手，雙手幻出無數掌影，一眨眼便攻出十餘招，快如電光石火，勢如山崩海嘯，徐不凡絲毫也不敢輕敵大意，縱然全力以赴，依然不會佔得半點上風。

不僅功力莫測高深，鍾雪娥的身法尤其曼妙絕倫，每能逢凶化吉，絕處逢生，徐不凡一掌劈到，原以爲十拿九穩可以得手，往往僅震得飛砂走石，早已失去了鍾雪娥的芳踪。

反而被鍾雪娥欺至側後，「穿心指」電襲而到。

「穿心指」太霸道，徐不凡已多次見識，忙以鐵臂阻擋，饒是如此，噗的一聲！指、臂相撞，徐不凡立脚不穩，身子仍歪了一歪。

「看打！」

徐不凡心駭之餘，發出二枚袖箭，鍾雪娥拔足騰身，袖箭堪堪擦足而過，徐不凡心一横，「天王托塔」，照準她的脚心推出一掌，原想將她一掌震上半天去，詎料，鍾雪娥一個大廻旋，竟繞到他身後上方，「穿心指」又朝徐不凡的肩頭點下。

急切間，徐不凡猛一個疾轉身，發掌還擊，鍾雪娥也變指爲掌，硬往上撞，二股掌勁一觸即分，各退一步，難分軒輊。

蓬！雙方各不服輸，再以十成十的功力硬拚一掌，依舊半斤對八兩，秋色平分。

徐不凡出道以來，還不曾遇上這麼棘手的對手，論功力，憑身手，鍾雪娥無疑在褚鵬舉之上，係徐不凡所遭遇過的第一號勁敵。

他身負血海奇仇，及特殊使命，任重而道遠，偏偏重要的關鍵完全操在鍾雪娥手中，不由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鏗鏘一聲！銀虹閃處，劍影如血，血劍已握在手中。

鍾雪娥睹狀似是吃了一驚，身不由己的退了三步，道：「血劍一出，無血不歸，你好像要殺人？」

徐不凡怒沖沖的道：「就是這個意思，妳今天要是不交出僞詔，說出實話，我就殺了妳！」

「哼，就算你血劍在手，也不見得能把我怎麼樣，再見！」

說走眞走，掉頭揚長而去，驀覺脖子上劍氣森寒，徐不凡已挺劍攻到，血劍吹毛斷髮，鋒芒太利，鍾雪娥可不敢大意，急忙矮身躲過，順勢掃出一腿。

徐不凡志在必得，原式不變，仍取她頸項要害，鍾雪娥彈身飛起，也拔出一支長劍來，在週身佈下一道劍影，護住全身。

噹！噹！噹！像晚鐘，更似喪鐘，徐不凡咬着尾巴追上去，一口氣將她的劍削成三段，血劍還是原來的架式，眼看就要抹上鍾雪娥的脖子。

鍾雪娥一見大駭，連斷劍帶鞘，一齊擲出，力道足，方向準，原想將血劍震歪幷得以乘隙脫身，不料血劍實在太厲害，劍刃一偏，又將劍、鞘削斷，絲毫阻擋不住。

不過，總算爭取到半身之隔的空間，全力劈出一掌，點出一指。

「穿心指」拿捏的恰到好處，將劍身撞歪三寸，掌勁綿柔無力，徐不凡有置身漩渦或流沙中的感覺，寸步難進，忙打「千斤墜」，飄落地面。

他原打算先躲過她的陰柔掌力，彈身再進，那知道徐不凡再度提足縱起時，鍾雪娥已越過山崗，消失在遠處黑暗中。

徐不凡登上山崗，但見風吹樹動，鳥雀無聲，心知已無從追起，只有跺足乾着急的份兒。

鍾雪娥的武功之高，出乎他意料之外，誠然，她的成就只有在鍾玉郎之上，決不會在鍾玉郎之下，自己想要取勝她，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徐不凡佇立半晌，提着血劍，返回茅屋，掛好劍鞘，血劍僅僅插回三分之一，便再也插不進去了。

血劍一出，無血不歸，必須殺個人才能原劍歸鞘。

鍾雪娥是第一個使血劍歸不得的人。

也是第一個未假借外力，而能逃過徐不凡追魂一擊的人。

尤其，她也會「綿陰掌」，頗令他感到驚異。

她與斷腸人是甚麼關係?」

莫非誼屬同門，師承一脈?

還是……

徐不凡百思不解，想着想着，便進入沉沉夢鄉。

也不知睡了多久，突然被一陣濃烈的煙霧，與「畢剝」的火燒聲驚醒，徐不凡睜開眼睛看，糟！整個茅屋已全部着火，當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叫醒大家，揣好血書，提着血劍，一頭就往外面闖。

甫出茅屋，就是一陣箭雨，徐不凡就地打滾，滾出三丈以外去，口中大喊:「小心暗器。」

也幸虧他這一聲吆喝，當二老八駿抬出血轎時，已有所準備，未爲暗器所傷。

茅屋本極易燃，似澆了燃油，剎那之間便化爲灰燼。

驚魂稍定，這時候才看到，在外面放哨的人，已着了別人的道兒，兩個人被人用蔴繩綑在一起，口裡還塞滿了棉花，脖子上架着鋼刀，就立在對面的一方山石上。

八駿個個身手不凡，能夠將他二人制住的自非泛泛，徐不凡馬上發現，站在二人一旁的黑臉大漢，正是太行三雄中的老三衞英。

老二侯達立在左方的一塊巨石上，老大曹傑立於右側山崗上，三兄弟鼎足而立，正好將徐不凡主僕困在中央。

四下裡人數更多！有三雄麾下高手，有黑道綠林魔頭，摩肩接踵，水洩不通。

徐不凡環目四顧一週，對曹傑說道:「曹大當家的，血帖上寫的一淸二楚，明日拂曉，取你們三昆仲的項上人頭，你們不在凌雲寨等死，跑來此地作甚?」

曹傑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徐不凡，你沒有聽說過，攻擊是最好的防禦。」

「不錯，你倒很懂得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的道理，可惜偷襲不成，可能是看中了這兒的風水吧?」

「看中好風水的是你徐不凡，未葬身火海，我看你要葬身血海。」

徐不凡臉一沉，道:「曹傑，別把話題扯遠了，血帖上的罪狀，你可有甚麼分辯?」

侯達直接了當的道:「沒有錯，當年夜襲五柳莊，我們兄弟全部參加了，而且還殺了人，可惜空手而回，未能奪得血劍、血書，看來今夜時來運轉，一定會滿載而歸。」

徐不凡目射精光，威風八面的道:「滿載而歸?怎麼?到現在還不死心，想要血劍，血書?」

「當然，血劍、血書，武林至寶，那個不想，誰個不要。」

「侯達，血劍在此，有本事你就來拿。」

衞英冷哼一聲，道:「徐不凡，你家衞爺爺要你親手送上來。」

「送上來?你作夢!」

「這不是作夢，我告訴你，你要是不將血劍、血書親手獻上，老子就要他們兩個的命。」

站在旁邊的兩個嘍囉鋼刀一緊，兩名八駿的脖子上已血光隱現。

猛可間，徐不凡怒吼一聲:「找死!」

颼!颼!二聲，二支袖箭電射而出，兩名嘍囉僅僅慘嘷了半聲，便咽喉中箭而亡。

衞英吃了一驚，拔刀就斬，噹!徐不凡動作飛快，血劍過處，先斷了衞英的刀，接着游刃而上，卡察聲!一顆血淋淋的腦袋已滾落在地。

快!快!快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全部過程皆在電光石火的一瞬間，曹傑、侯達的眼皮子才眨了半下，徐不凡已將兩名八駿的繩索割斷，恢復自由身。

曹傑大聲吼叫道:「上，毀掉血轎，毀掉八駿二老，不惜任何代價。」

徐不凡揮劍劃了一個血紅色的半圓，朗聲說道:「各位，寃有頭，債有主，我今夜要殺的只有太行三雄，知趣的即刻退下，不怕死的儘管衝着我徐不凡來。」

話落雙脚一彈，挺劍直朝侯達立身的巨石飛過去。

衆嘍囉喊殺震天，有不少人縱身攔截，可惜不是劍斷刀折，就是被削掉一塊頭皮，落地後立被二老八駿摺倒，如摧朽拉枯。

侯達是識貨的，眼見三弟被殺，一點也不敢輕敵大意，大砍刀舞得虎虎生風，護住全身。 （未完・十二）


HILTON
香港五大名煙之一
U.S.A
HILTON
Lights
U.S.A.
HILTON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新上市 特醇希爾頓